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上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書介

本書緣起於農業部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的「臺灣林業史：以新竹林區管理處所轄國有林事業區為主軸闡述 1925 至 1989 年臺灣林業之發展」編撰計畫項下的林業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非常感謝新竹林管處的協助，團隊才能在訪談人選方面有所突破，得以自退休職員串聯至過往林業工作現場的第一線人員人物訪談。

本書 20 位涵蓋林業機關之公務人員、技術士、造林榮民、民間業者，乃至於早年的林業巨賈後人。關於日後正式出版的訪問紀錄篇章排序，參照 2021 年 3 月 5 日的工作會議決議（竹作字第 1102230282 號函），將依林業大事記排定。是以，經團隊內部討論後，決定參考受訪者們進入林業體系工作的時間依序排定；若遇有同年情形，則再依照任職身分排序：技術人員為先、公務人員次之、相關從業廠商最末（身分相同時，再依姓名筆劃排序）。其中，係林業巨賈後人的李智慧女士因身分較為特殊，放置全書最末，以免混亂讀者於全書閱讀時的思緒。

排定的篇章順序如後：陳鏡隆、葉兆椅、李世基、彭春貴、葉義熾、張維舟、陳英琳、張玉印、辛政坤、劉桂仁、張乾榮、林德勝、范來福、黃松妹、陳溪洲、馮光宏、李遠欽、黃吉星、楊駿憲、李智慧。

附表、本案 20 位受訪者相關資訊（本表依章節順排序）

| 序號 | 姓名 | 出生年 | 服務時間 | 歷任單位 |
|----|-----|------|-----------|--|
| 1 | 陳鏡隆 | 1929 | 1945-1974 | 臺車工、捆材工、卸材工 |
| 2 | 葉兆椅 | 1927 | 1945-1997 | 林班標售業者 |
| 3 | 李世基 | 1932 | 1947-1992 | 檜山集材工、竹東林場製材廠、獅潭分 站巡視員 |
| 4 | 彭春貴 | 1931 | 1947-1991 | 貯木場、觀霧站 |
| 5 | 葉義熾 | 1931 | 1951-1991 | 竹東林場製材廠、乾燥廠、貯木場、（巡 視員）內灣檢查哨、上坪檢查哨、觀霧 與秀巒 |
| 6 | 張維舟 | 1936 | 1952-1997 | 運材股（運材車、公務車） |
| 7 | 陳英琳 | 1932 | 1954-1997 | 機電人員 |
| 8 | 張玉印 | 1933 | 1954-1999 | 造林課、貯木場主任、材料股長、推廣 股長、行政室主任，以及三義、龜山工 作站主任。 |
| 9 | 辛政坤 | 1936 | 1955- | 集材工、伐木工（小包商） |
| 10 | 劉桂仁 | 1928 | 1956-1989 | 造林榮民、森林護管員 |
| 11 | 張乾榮 | 1937 | 1957-1958 | 造林監工（亦協助攝影） |
| | | | 1960-1997 | 內灣、秀巒、檜山、觀霧、上坪工作站； 亦辦過森林育樂 |
| 12 | 林德勝 | 1935 | 1960-1999 | 竹東處檜山站作業股長、林產課處分股 長、造林股長及造林課長、林務局造林 課長、恆春處副處長、林務局副局長 |
| 13 | 范來福 | 1935 | 1960-1992 | 造林包商 |
| 14 | 黃松妹 | 1937 | 1961-1999 | 監工妻子、炊婦、林管處工友 |

| 序號 | 姓名 | 出生年 | 服務時間 | 歷任單位 |
|----|-----|------|-----------|---|
| 15 | 陳溪洲 | 1936 | 1961-2002 | 坪林、卓蘭、三義、檜山、大湖工作站主任，林務局保林課長、木瓜林管處副處長，農發會森林科科長、林業處處長 |
| 16 | 馮光宏 | 1941 | 1964-2006 | 木材乾燥場主任、材料股長、貯木場主任、經理股長、治山課長，以及觀霧、大湖、竹東工作站主任 |
| 17 | 李遠欽 | 1939 | 1965-2004 | 觀霧、檜山工作站主任，竹東處造林課課長，農發會森林科科長、林業處副處長 |
| 18 | 黃吉星 | 1944 | 1966-2017 | 豐邦家具總經理（林班標售業者、木材業者） |
| 19 | 楊駿憲 | 1953 | 1979-2014 | 觀霧工作站、竹東處、局本部 |
| 20 | 李智慧 | 1938 | — | 巨賈李好生之女 |



目錄 CONTENTS

上

書介 3

陳鏡隆先生訪問紀錄 9

葉兆椅先生訪問紀錄 33

李世基先生訪問紀錄 67

彭春貴先生訪問紀錄 85

葉義熾先生訪問紀錄 105

張維舟先生訪問紀錄 121

陳英琳先生訪問紀錄 145

張玉印先生訪問紀錄 173

辛政坤先生訪問紀錄 219

劉桂仁先生訪問紀錄 245

張乾榮先生訪問紀錄 281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上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下

書介 329

林德勝先生訪問紀錄 335

范來福先生訪問紀錄 361

黃松妹女士訪問紀錄 377

陳溪洲先生訪問紀錄 415

馮光宏先生訪問紀錄 493

李遠欽先生訪問紀錄 517

黃吉星先生訪問紀錄 563

楊駿憲先生訪問紀錄 597

李智慧女士訪問紀錄 639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陳鏡隆先生

訪問紀錄

| | |
|------|-----------------------------|
| 時間 | 2020年5月14日上午10:00至11:30 |
| | 2020年7月20日下午01:30至04:00 |
| | 2020年7月31日上午09:30至11:45 |
| 地點 | 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巨群街 陳宅 |
| 使用語言 | 國語、客語 |
| 訪問 | 洪廣冀、李聲慶、張家綸、 張嘉顯、張雅綿、陳瑞琪 |
| 列席 | 黃松妹、徐美鳳 |
| 記錄 | 李聲慶 |



熱情分享林業工作回憶的陳鏡隆先生

受訪者簡介

陳鏡隆，1929年生，新竹橫山人。1945年成為臺籍志願兵，在訓練期間二戰結束。終戰後便投入林業相關工作，1952年與太太鍾網妹女士結婚，同年進入檜山當臺車工人，後轉任集材工人，工作效率甚高，頗受眾人信賴。1974年轉至榮工處就職，成為基礎建設組一員，投入高雄煉鋼廠、臺北汙水下水道等多項重大建設之基礎工程，為臺灣經濟建設之無名英雄。



一 家庭背景

我叫陳鏡隆，1929年生，是新竹縣橫山鄉的客家人。偕爸（nga' ba'，我爸爸）叫陳欽華，偕姆（nga me'，我媽媽）叫劉茶妹，是竹東人，我家兄弟姊妹一共4男5女，我排行第七，是家裡第二個男孩子，但是我5個姊姊小時候都送給別人了，不過彼此還是都有聯絡，在以前那個時代，這是很常見的事情。我的祖先從中國大陸來臺後，在關西鎮的南坑落腳，¹開墾的土地不到一甲。當時在南坑的客家人比閩南人少，客家人後來敵不過閩南人就被趕走了。到吾公（nga gung'，我爺爺）陳玉賜時搬到橫山的沙坑，²當時我們家住的比較靠山裡，1980年才搬出來到比較接近街區的現址。老家是土磚屋，小小的一間，那時候一般窮苦人家都是住土磚屋，只有比較有錢的可以住磚頭コンクリ（concrete，混凝土）屋。我們以務農為生，主要種稻和茶，不過偕爸只有幾分地，日子過得很辛苦。我們小孩子要上山撿乾枯的樹枝，回家當柴來生火煮飯，平常的食物只有番薯籤配高麗菜、小白菜、菠菜這種常見的蔬菜而已。

1 此地指關西鎮東平里南坑道路一帶，為關西鎮極北處。南坑自清末即隸屬於大旱坑庄，1949年劃分為大東里，1978年大東里、大平里合併為東平里。資料來源：韋煙灶等編，《關西鎮志》〈地理篇·行政區域〉（新竹：關西鎮公所，2018），頁43、46。

2 此地指橫山鄉沙坑村，該村靠近關西鎮，以臺三線公路為主要幹道，與橫山鄉其他村落沿內灣線鐵路發展有所不同，受此地緣關係影響，與關西鎮往來較密切。資料來源：橫山鄉公所官方網站：認識橫山，2020年9月27日下載，http://www.hchst.gov.tw/1_2.html#content。

我 23 歲（1952 年）的時候透過媒人介紹，和我太太鍾綢妹結婚，她是油羅人，我們年紀一樣。我婚後就進入檜山工作，太太也一起進山裡面工作，孩子陸續出生後，她就回來橫山帶小孩、做家務、種菜、養豬。我們一共生了 5 個孩子，4 男 1 女，老大是女兒。其中一個男孩子六、七個月大時，得到小兒麻痺，其中一隻腳笨笨的、沒法出力，也不會長大，下半身行動很不靈活，他長大後我還特別買三輪摩托車給他代步，他在 41 歲的時候去世了。



二 日治時期的成長記憶

還沒上學前，我曾得過マラリア（Malaria，瘧疾），病得很嚴重，都快被它弄死了，病發時全身都會發冷，而且千萬不能去曬太陽，會更不舒服。我有吃アトバコン（Atovaquone，阿托奎酮）治療，皮膚都變得黃黃的，吃了藥也沒治好，過了好幾個月才好。不過等我進山裡工作的時候，已經沒有聽說有人得到マラリア了。

我小時候有讀日本的小學，大約 10 歲左右才讀，那時候我先唸兩年沙坑分校（大肚分教場），後來才轉出來唸大肚國小（大肚國民學校）。³ 那時候兩間學校都還在蓋，教室不夠，我們還曾在三山國王廟裡上課。記得老師好像都是日本人，同學都是橫山這邊的客家人。學校裡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能講客家話，都要說日本話，講母語被聽到會被老師打，同學們私底下也不敢講。以前上學都走小小條的田埂路，從山裡到學校其實不會很遠，學校生活都記不太起來了，只記得當時有上農業課，有學種菜，種菜的地是學校的校

田，就在學校旁邊。⁴

日本政府對人民的管理相當嚴格，當時規定百姓有義務勞動，稱為「奉公」，男丁會被鄉公所徵召去修路或幫忙採茶、炒茶。後來戰爭的時候，鄉公所會到各家各戶去拉男丁當兵、當軍伕，食物也強制徵收，改用配給制。除了鄉公所會派人到家裡搜查，看大家有沒有私藏食物，當時大肚派出所有3個日本警察，他們晚上還會去山裡巡邏，防止我們村民私下宰豬偷吃，被抓到的人會被警察打，還會罰他雙腳夾木棍一直跪著。政府會定期去查看家裡的豬隻大小，我們私下殺了豬後，就會拿小豬替代那隻原本被殺的豬，政府的人看到說「怎麼豬都不會大？」，我們就會回應「人都吃不飽了，豬哪有東西吃，當然都小小一隻。」不過整體來說就算大家努力工作，還是沒飯吃。

戰爭爆發後，美軍派飛機來轟炸。竹東因為有水泥工廠，所以也在他們的轟炸目標內。因為這樣，我對躲空襲的印象很深刻。我記得除了水泥工廠以外，神社也被炸毀了，庄裡養的牛被炸死的也

3 受訪者所指沙坑分校係指1935年成立之大肚分教場，該分校於1941年獨立為大肚國民學校，故受訪者所指之沙坑分校、大肚國小實為同一間學校，皆指今橫山鄉大肚國小。資料來源：不著撰人，《沙坑國小創校百年特刊》（新竹：沙坑國小，2017），頁8；大肚國小官方網站-校史沿革，2020年11月6日下載，<http://www.ddes.hcc.edu.tw/p/412-1095-3.php?Lang=zh-tw>。

4 日治時期小學教育中的農業課被歸屬於「實業科」，內容包括農業、畜牧、商業、手工等課程。陳氏曾就讀的沙坑國小，其官網校史特別題及到農業課的上課情況。資料來源：許毓凌，〈日治時期小學校臺灣兒童的跨文化經驗〉（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113；沙坑國小官方網站-校史沿革，2020年10月1日下載，<http://www.skps.hcc.edu.tw/p/412-1096-3.php?Lang=zh-tw>。

很多。為了提防空襲，當時的火車白天不走，晚上才走。我有一次要搭火車到半屏山探望當軍人的阿哥（a' go'，哥哥），火車停靠在臺南時，我就遇到日軍用高射炮要打美軍飛機，但沒打中，反被美軍飛機轟炸，我看到有人被炸斷腿，現場情況很淒慘。

一般來說要 20 歲才會入伍當兵，但當時受戰爭影響，很多不滿 20 歲的都被強制入伍了，像我自己當時才 16 歲，也被拉進去，到「青年學校」做訓練。⁵ 那時候名字叫志願兵，其實哪有人是自願，都是被政府拉去當兵，政府他們對戶口，發單子到你家後你就要去，沒去就會被打。我們橫山這一帶的人都到大肚國小（大肚國民學校）報到，拿用樹木做的木槍訓練，每天都要去，像上學一樣。當時我已完成身體檢查，被分去海軍，聽說再過三、四個月就要去服役了，剛好日本投降，臺灣光復，才不用上戰場。很多年紀比我大的人，都上過戰場，我哥哥是海軍，當時被調到半屏山，半屏山裡很多壕洞，他在那邊顧大炮。也有不少人是下南洋去打戰的，像我一個叔伯阿哥（sug` bag` a' go'，堂兄）就被派到印尼去當軍伕，幸好戰後平安搭船回來。他說很多人到那邊就被大水沖走，因為對方攻過來，他們逃跑到大河旁，結果就被大水沖走了，其實當下那個情況，已經打不下去了，舉手投降就好了。我們這邊到南洋去的人，大部份都沒有回來，有一些平安回來的人，沒多久也死了。去南洋沒殺過人倒還好，要是真的在戰場上殺過人，情況就很糟。我聽說這附近有一個人曾經殺過人，回來後時常呼天喊地，發瘋了。

日本天皇宣布戰敗以後，在臺灣的日本人就沒有抵抗，乖乖地回去了，不過我們平常和他們沒什麼互動。我當時也沒遇過番仔

(fan`er, 原住民)，但當時內灣有生產煤礦，街市很熱鬧，那裡比較靠山，聽說他們會下來玩。戰爭結束後（1945），大家都很开心，我因為不用上戰場當兵，也很高興。後來長山仔（chong san`er, 外省人）來以後，只要當兩個月的國民兵，部隊裡的幹部都是長山仔，雖然我不會說國語，但大家靠著比手畫腳來溝通，勉強還是能瞭解彼此的意思。我在接受完基本訓練後，被派往南寮海邊巡防了約一個月。之後沒多久，我就進山裡工作，在上坪的林場工作，很少去到外面（指市街），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包括像「二二八事件」這些大事其實都不清楚。

三 職涯回顧



16歲國小畢業後，先到上坪林場拉大線（鋼索），當時警察都會上山來查年紀，後來我被拉進志願兵，在青年學校訓練。光復後先去幫人當長工，然後又回去上坪林場當流籠工人，負責放流籠、檢查鋼索等工作。當時的頭家（teu ga`，老闆）叫張桂友，不過我只做了幾個月就離職，因為上坪那一帶有不少原住民，當時我年輕不懂事，看到當地一位來我們工寮的原住民，就半開玩笑的說「番仔要殺人了」，雙方因此有衝突。雖然事後和解，不過我還是離開上坪，選擇先去服兵役。

5 當時青年學校接收了青年團的任務，以徵兵訓練所的身份，負責選拔青年送往已改組之青年特別鍊成所。資料來源：宮崎聖子著，郭婷玉譯，《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頁323-342。

人家常說「靠山吃山」，偕爸爸雖然有耕一些田，但那些地是河霸地（ho ba` ti+，河川地），後來葛樂禮颱風（1963）時被大水沖掉。當時的工作不好找，務農也賺不到什麼錢，亞洲水泥公司還沒開，⁶內灣的煤礦是要錢不要命的人才敢做，最後還是回到山裡工作。新頭家叫徐石榮，⁷他是工頭，承包竹東林區管理處的林班地。這份工作是堂弟介紹，他先問過徐頭家，我再去他家問他們有沒有缺工。我先在檜山工作，檜山結束伐木後再改到觀霧。

剛開始我先擔任臺車工，推臺車運送木材。當時在檜山工作站的木材要運下山時，要先走兩段索道（流籠）到招待所，再經過一段臺車道到腦寮，再走一段索道到清泉土場，到土場後再由卡車運送出去。當時或許是因為張學良被軟禁在清泉的關係，在桃山設有檢查所，有憲兵駐守，進出山林都要先檢查入山證、工作證明一類的文件，檢查無誤後才會放行。一般常見臺車道的距離大約是五、六公里，我一天最多可以運4趟。林業工人的薪水都是以材積總額來算的，伐木的、集材的、運材的都是。我剛進去時，只有兩、三個人，算下來一個月可以領到八百多元的薪資。但是後來公家陸續派外省人進入林場工作，來推臺車的人就愈來愈多，到我離開前已經十多個人擔任臺車工，算下來每個人運送的材積量就少了，運材量少就賺不到錢，於是我就去和老闆說要換工作，不推臺車了。

我推了7年臺車後，換去做集材的工作。當時檜山的開發已經結束了，我換到觀霧去工作，林管處也將伐木作業從包工制改變成監工制，我們這些工人變成林務局的員工，但也不是正式的公務員，只有勞保而已。集材作業我都做疊車（tiab` cha`，指將木材堆

疊上卡車) 作業比較多, 因為我的表現很好, 當時來載木材的卡車司機們紛紛指名要我負責作業, 甚至他們如果知道不是我來疊車, 就不願意來載木材下山呢! 有一次我開刀, 休息了三、四個月, 一回到林場, 他們那些司機馬上要我幫忙他們疊車, 算是對我工作能力的肯定。

我在林場前前後後做了二十多年, 1973 年榮工處登報紙招工人, 我便決定轉換跑道, 去應徵了榮工處的工作。當時考量的點主要還是錢, 其實到榮工處後薪水並沒有比較高, 但是相對穩定多了, 山上經常下雨, 一下雨就無法工作, 做工人不是月薪, 你一天沒工作收入就少了。我在榮工處做打樁工作, 下雨天不影響打樁, 一樣可以做, 收入相對穩定。

1973 年政府在做高雄煉鋼廠第一期工程, 我在報紙上看到榮工處招工人, 就自己去高雄應徵。我在榮工處專門做打樁工程, 做荷蘭人專利的雷蒙基樁 (Raymond concrete pile, 亦稱雷蒙樁),⁸ 算是打基礎的地基工作。進榮工處後, 一地的工程做完就去另外一地, 有時候大型工程之間的空檔, 我們也會 3 至 5 人一組到其他

6 此指亞洲水泥新竹廠, 位於橫山鄉大肚村, 該廠於 1957 年成立。資料來源: 亞洲水泥官方網站 - 公司簡介及沿革,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載, <https://www.acc.com.tw/about-us/company-profile-history>。

7 即建榮木行。徐氏家族在日本時代就擁有熬腦執照, 徐石榮、徐石房兄弟延續林業生產, 在戰後創設「建榮木行」, 專營伐木、集材、臺車和索道運材 4 種工務。1953 年, 徐家兄弟拆夥, 徐石榮獨自經營建榮木行, 徐石房另立門戶。資料來源: 陳顏、陳郁涵, 《檜山邊境·觀霧森林: 竹東林場職人傳》(新竹: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2012), 頁 106-123、134-144。

8 雷蒙基樁為美國雷蒙公司 (Raymond International) 擁有專利權之基礎鋼管樁, 受訪者所述為荷蘭人之專利, 應屬記憶有誤。當時榮工處的基礎工程隊在雷蒙公司人

地方支援，但是本隊工程要開始時，我們都要歸隊。高雄煉鋼廠第一期工程做完，就上臺北做忠孝橋。1979 年煉鋼廠第二期工程又南下高雄，接著再去臺北做汙水下水道工程，我記得那個工程的起點在老美麗華飯店（今榮星花園一帶）前面。下水道工程告一段落後，又到蘇澳港做，然後又回到八里做下水道，然後還有臺五線公路（北基公路），這些工程是我比較有印象的。

1989 年，我 60 歲那年從榮工處退休。回顧四十多年的職涯，我算是很得老闆疼的工人，大概是我做事學很快，在工作表現很不錯，所以在林場疊車時，卡車司機都指名要我去裝疊；在榮工處時，也是很多主管想要我到他的工班，像中正紀念堂的工程、臺北榮民總醫院的工程都想要我去做，我覺得在工作的表現上我算是很不錯，這是我自己很驕傲的一點。



圖一、1989 年陳鏡隆退休匾額「功成身退」

退休後，我也不是真的不工作，畢竟退休時才 60 歲，身體其實還可以做。有人叫零工，我還是會去做，不過那都是一些簡單的小型工程，像是鋪設產業道路、做水泥駁坎這一類的，加減賺一點

錢，不然在家也是閒閒沒事。我也到過關西的高爾夫球場做環境維護，拔草、整理場地等工作。當時球場散落一些高爾夫球，沒人回收，我就利用吃飯或休息時間去撿，把它帶回家洗乾淨，數量多了以後，有人來跟我買，曾經有一批球賣了 2 萬元呢！後來一起工作的同事看到我撿球，也會跟著去撿。工作之餘也會種菜，菜園在山裡，是我自己開闢出來的，離我家走路約 5 分鐘路程。我看時節種一些像高麗菜、茄子、菜瓜、苦瓜等常見蔬菜，收成後就自己吃或送給親朋好友。

長久的勞動還是對我的身體有一些傷害，像我兩個膝頭（cid teu，膝蓋）都開過刀，像我左膝頭這道 12 公分長的傷口，就是當時開刀留下來的。左膝頭 20 年前開過一次、10 年前又開另外一次；右膝頭開了 12 年，現在走路感覺又會痛了。這些傷害和我年輕時做疊車，在卡車上跳上跌落（tiau shong` died log`，跳上跳下）有關，那時候工作哪裡會注意，也沒時間慢慢上下，常常就直接從卡車上跳到地面，年輕時沒有感覺，老了才痛。年紀大了，睡覺也變成問題，現在沒吃安眠藥就沒辦法睡著，就算吃了藥，大概也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凌晨兩、三點醒來後就睡不著。現在年紀大，膝頭也不好，上、下坡很吃力，就沒去種菜了。每天早上起來散步，然後到市場買菜，中午就自己隨便煮來吃一吃，下午看電視、用手機聽客家八音，晚上家人回來吃個晚飯，大概八、九點上床睡覺，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員的指導下，使用雷蒙基樁做為基礎樁。資料來源：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導會真情故事：勞工事蹟篇》，臺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007），頁 179。



四 工安意外

在山林裡工作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太多現在人沒辦法想像的意外會發生。每年一定都會有人發生意外，小則受傷，大則死亡，前前後後這幾年，我大概死了五十幾個同事。像倒樹仔（do`su e`，砍樹）來說，要把樹砍倒之前，伐木的人一定會大喊著樹要倒了、樹要往哪個方向倒了，會喊好幾次後才整根鋸掉讓樹倒地，你在現場的人一定要注意，如果沒注意樹倒下的方向，等到發現樹倒了，要跑就已經來不及，曾經有人因為被樹壓到，大腿以下都沒了，被樹壓死更是常見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意外是有一位運材工人，為了確認木頭斷面是否完整切斷而發生的事故。當時伐木工已先把原木鋸成一大段、一大段，運材的人把其中一段原木綁好鋼索，準備要吊運下去時，發現集材機吊不太起來，為避免造成集材機損害，就有一位運材工去確認還有多深沒鋸斷，整個頭探進去切斷的開口去查看。沒想到綁好的鋼索斷掉，樹木失去支撐的力量，啪的一聲人就沒了。事情發生的前一晚才祭過山神，沒人想得到發生這麼嚴重的意外。

早期運送木材的「木馬」是最危險的工作，每年「收」（su´，指結束生命）掉最多人的就是推木馬事故。用木馬運送木材下山，木馬路當然是下坡，山裡的路一來不像平地那樣平坦，二來有些路段坡度陡峭，加上運送的木材很重，遇到陡坡，木馬往下帶的力量很強大，如果運送的過程中重心沒抓穩，一瞬間就會連人帶車被拖下山，帶子來不及解開，想跑都來不及，被它扯下去就沒命了。有

些木馬路旁就是崩崗（ben' gong'，懸崖），沒注意、小心就是滾下崩崗，哪還能有命？所以說推木馬運材是一等危險的事情，以前收掉最多人的就是推木馬。臺車出來後，就漸漸不用木馬，但臺車也很危險，運送的時候一樣大意不得。臺車的輪子單一顆就130斤重，加上車臺、木材，試想一臺載滿木材的臺車它會有多重？如果木材擺放的不好，就很容易翻車，這麼重的東西翻倒了，推送的人當然很容易受傷。

進入築工處工作後，我也是一直處在危險的工作環境。比方說要爬梯架幫打樁機上油，那大約有四十多米高，我們定期要爬上打樁機的鐵架去打黃油。那鐵架很陡，上面又都是黃油漬，我們工人只有一條爛布讓你擦油漬，沒有安全帶，也沒有安全帽等保護措施，常常加一、兩個小時的工錢都沒人願意上去工作，那時候我當小領班，底下的工人不願意上去，最後只有我硬著頭皮去做。在工地也會發生各種大大小小的意外，有一次有位荷蘭還是哪一國的外國工程師來監工，當時工地旁有一根綁照明燈用的柱子，有些人從打樁工地上來時會拉一下那柱子當施力點。當時我們在做夜班，天上下著雨毛仔（i' mo' e'，毛毛雨），那位外國工程師從工地上來，拉一下柱子來支撐，誰知道居然就被電死了！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照明燈漏電，很奇怪其他人拉都沒事，就那位外國人被電死，這是我印象很深的工地意外事件。

工安意外在以前的年代，特別是像我們這種高危險的工作環境，說實在是見怪不怪的事情，因為看過太多現在人所沒辦法想像的情況。那個年代的安全意識沒那麼高，很多事情的管理和查驗不

是很嚴格，不像現在這麼進步，有各種什麼保險，也沒撫恤金，遇到了就只能怪命不好，死了就死了。發生意外，其他人還是要工作，不幸死掉的人，就簡單唸幾句佛經，再找人把遺體搬下山，送到他們家辦後事；傷者就看情況，輕傷去山上的醫務所，嚴重一點的就直接下山，送到竹東去治療。

五 山林工作



在山裡工作很辛苦、很危險，雖然薪水在那個時代來說不錯，比一般的工作好，但辛苦、危險的程度也比一般的工作高很多，沒有覺悟的人做不來這個工作。如果你穿皮鞋進林場，還沒到工作現場，半路上被主任看到，他馬上就叫你回家不用來了，因為山裡是要穿草鞋，你穿皮鞋就代表你搞不清楚狀況，沒有決心要做這個工作！

在進到新的林地準備砍伐前，要先有一批人員到那邊占等（zam den，占據，此處指駐紮）做測量工作。砍樹不是隨便砍、隨便開發，要先評估這區的總材積量有多少。進去測量的人員3人一組，負責測量、記錄砍伐區外圍的樹木，再由林務局吃業績的人（指正職員工）去推測總材積有多少。這項工作很辛苦，我們在檜山的時候，山上就已經很難走了，還要爬上爬下，檜山的竹子又長得特別茂密，根本沒路可走。

伐木前，集材的人要先去看地形和樹，或是砍了一小塊區域後去看——有時候樹沒先砍一部份，無法評估當地的樹況——先預留

幫集材機拉線的中立樹，中立樹通常是挑又大又粗壯的樹，如果沒有合適的樹，就要用好幾棵樹一起支撐，才能避免中立樹斷掉、鋼索脫落的情況。砍樹的人最艱苦，他們要揹很多東西上山，像是鏈鋸、油料這些，以前沒有鏈鋸的時候則要用大鋸。砍樹前，有些樹要先搭好支撐架，因為山裡的地不平，有些樹也不是筆直的生長，有斜度的地如果不用支撐架，怕樹還沒鋸斷時就先裂開。鋸的時候，要在樹的另一面先鑽孔，這叫做「留後筋」，鋸切的那一面等到開口較深後，大鏈鋸再進去，鋸到最後把那「留後筋」的部份鋸掉，樹就倒下了。樹要倒下前，伐木的人一定要再三警告，大聲喊出警語，包括「樹要倒了」、「樹要往哪個方向倒了」等讓大家注意，不然很容易發生意外。

伐木完後就要進行集材作業，集材工將集材機運上山，並透過之前預留的中立柱做轉接，先將小線用人力揹上山拉好，再利用機器將大線拉上山，然後將木材綁好運下去，再用流籠或臺車運送到土場，最後由トラック（Toraku，卡車）運出去外面。遇到離集材機太遠的木頭，我們會用鶴嘴撬起木頭，想辦法讓它滾下山。撬樹不是亂撬一通，需要五、六個人通力合作才行，所以會由領頭人發號施令，用唱歌的方式讓大家動作一致，配合歌謠的節奏讓大家能夠同時發力，這樣子撬樹才會動。這種工作的歌謠以日文為基底，參雜閩南語或客語，是山林工作的一個特色。因為山區遼闊，大家工作有時會分的很散，用唱歌的方式大家比較能清楚的接收指令，所以像是樹要砍倒時，或是像集材要撬木頭時，都會用這種方式溝通。現在這一類的歌謠已經很少人會了，竹東地區恐怕只有我還會唱這種歌了。



圖二（左）、陳鏡隆展示山林工作時隨身攜帶的鋸子
圖三（右）、鋸子繫在身上的樣子



圖四、鋸子俯視圖

我當了7年的臺車工，對於臺車該怎麼裝疊木材才不容易翻車很有心得。臺車本身的長度是120公分左右，原木約每4.5公尺會切成一段，以方便運送，不過最長也有一段6公尺的原木。這麼短的車身要載運這麼長的木材，如何裝疊就是一門學問，如果疊木頭疊的不好，那在推運的過程中就很容易翻車，翻車即使人沒受傷，也是很麻煩的事情。技巧就是臺車的裝疊要留空隙給木材，不是堆愈密愈好，如果沒有預留一些空間給木材，那麼在轉彎的時候就很容易轉不過去。有時候我看別人推臺車，看他裝載的這麼滿，我就和他說你這一定會翻車，果然沒多久他就翻了，對方說：「你是神仙嗎？怎麼知道我會翻車？」因為對方不懂裝載要留空間這個道理，那他自然會翻車。為了防止臺車發生翻車意外，我們會在軌道上放石頭，增加摩擦力；臺車本身也有煞車功能的車檔，避免下坡時愈滾愈快，讓運送的人拉不住車子。臺車的保養以上油為主，如果齒輪的油乾掉，這麼重的一臺車根本推不動，所以齒輪、機芯等部位都要定期上油保養。我自己曾遇過一次爆胎意外，因為載太重，輪胎爆胎，造成臺車翻覆。把車子搬正後，得趕緊去旁邊的樹林裡鋸一段小木頭回來墊高臺車，這樣才方便更換輪胎。裝車輪時一定要注意有沒有裝好、裝穩，不然臺車會不好推，很容易又翻車。

我轉做集材後，主要是做卡車的疊車比較多。卡車的裝載和臺車不同，要愈密愈好，一來這樣載運的量比較多，二來不會因為空隙太多讓木材從車上翻落下來。因為樹木並不是都直直的一條，有些樹彎彎曲曲，所以在裝載的時候，負責疊車的人要想清楚要怎麼擺放，再指揮卡車的機械手臂把木材擺好，如果放得不好，就把鋼

索解開，用鶴嘴把樹木撬到適合的位子。這項工作很考驗空間感，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決定好，要怎麼擺放這些大小不一的木材，大的木材可能三、四根就滿了，小的又可以裝到十多根木材，腦袋要很清楚車上哪裡還有空間。我因為這項工作做的很不錯，很受那些卡車司機的信賴，都紛紛指名要我去幫他們疊車。

在山上工作沒有固定的工時，平常大家差不多八、九點到達工地，沒有硬性規定說幾點以前一定要到，因為大家工作的地點不一樣，從工寮到工作地要花的時間也不一樣。到了現場以後就開始工作，中午也沒有休息，所以吃飯、喝水都要自己找時間。以做疊車工作來講，中間會有空檔時間，就要自己把握時間吃飯。下工時間也沒一定，基本就是做到天快黑了才收工，回工寮時都像拼命一樣，天色黑路又不好走。如果是遇到趕生產的時候，上工的時間就會更早，甚至連兩天都得要工作。像我做疊車，趕材時第一趟車早上四、五點就來了，那我可能三點多就要起床，疊完第一趟車再回來工寮，有些時候甚至還要點著火把來工作。

工作分配的部份，雖然有工頭、監工一類的人，但其實大家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就自動自發的去工作，不需要人家指揮。也不會發生罷工這種事，當時大家都要賺錢，沒上工就沒錢了，怎麼可能去罷工。薪資是用材積去算的，做愈多錢領愈多，所以大家都很認真工作，因為不上工就沒錢，不會隨便請假。薪資在每月月底結算，依每個月運送或砍伐的材積總量來發放，我剛開始推臺車的時候，一個月算下來可以領到八百多元。薪水大多由在山下的家人到頭家的家裡領回，後來改成匯到銀行帳戶裡。我們會拿到類似薪

水單的憑據，家裡有急用時，也會先向頭家預支，待月底結算時再從薪水裡扣回去。以前的時代不像現在那麼進步，講究休息、放假，以前沒上工就沒錢，基本上很少在放假。除了月底發錢的時候，大家會下山休息個一、兩天左右，就只有三大節會放假。當時林班也多，幾乎整年的砍伐工作都不間斷，不同林班之間的空窗期，也因為要移轉機器設備等事情，工人們也都是在工作。

休假的時候，山裡也會有人留守應付一些臨時情況、看守工寮。通常老闆會指派某某人負責留守，有些家眷也在山上工作的工人，會自願留守。留守的人員如果有指派工作、有出工，比方說砍樹的那天還是有去砍樹，就有算工錢。平常月底休假，時間不長，一、兩天而已，大概就回家看看家人，又要上山了，不過大家為了要賺錢，時間到了還是摸著鼻子，乖乖的回到山上。山上的工人因為住在不同的地方，不會約好時間集體一起回山上，不過都會在下公館（今竹東鎮東寧里、中山里一帶）那邊等要進山的卡車，搭便車回到林場。那時候我家前面的路（臺三線公路）還是石頭路，休完假要回山裡時，我買好菜之後，就騎腳踏車載孩子去下公館等卡車，上車後，再讓孩子騎腳踏車回家。

六 山生活



在檜山、觀霧工作的時候，林務工作站的工寮還是用檜木搭建呢。我們都住在工寮，一人一個隔間，有門可以隔開，也有簡易廚

房和澡堂。我們不會固定在一個工寮，而是視工作地點移轉。工寮裡有伙食團組織，可以自由參加，如果參加了，那就不用擔心煮飯、洗澡、洗衣等生活雜務，會有女工幫你處理，這些女工大部份是跟著工人一起上山的眷屬。參加伙食團要繳錢，費用由參加的人平均分攤後，直接從薪水裡扣除。很多人都會選擇參加，省去這些瑣事，但也有像我這樣，覺得家裡苦要多存點錢的人，就不參加伙食團，那麼生活雜務就要自己料理了。我每天下工後，洗衣、燒水、煮飯，這些雜事做好，差不多也就要睡了。

山上的食材多從山下市場（竹東中央市場）買來，再用卡車運過來，但是很多時候都會長蟲，一堆蟲到處爬。參加伙食團的人，三餐都有人準備好，下了工就閒閒的，身腳（siin' giog`，身體）洗好等吃飯；像我沒有參加的伙食團的人就要自己處理，下工後要自己煮飯菜，早上也要比別人早起，弄早餐和中午的便當。我因為家裡苦，吃最差的菜，都配一些菜乾之類可以放比較久的菜。

中餐我們都帶便當，畢竟沒辦法在深山裡工作到一半還回工寮吃中飯。同一組工作的人，會把便當放在同一個地方，山上氣溫比較低，不用擔心它會因為太熱而發臭；但是秋、冬時節就要生一堆火幫便當保溫，不然飯菜很快就冷掉了。飲用水我們都自己帶個水壺，喝山上的山泉水，山裡的山泉水最好喝。

每到冬天山上都會祭拜山神，每月初一、十五也會有祭拜儀式。這些信仰活動都是工作人員負責，我們工人就拿香跟拜而已，更別提像中元普渡這種比較大型的活動，一般工人沒能力也沒時間辦。我們每個月初一、十五拜拜的時候，有機會可以吃到豬肉。沒

參加伙食團的人，可以先注文（zu vun^ˇ，預約）多少量，不過要自己煮就是。

山裡比平地還要快變冷，大約八月半（中秋）過後，就開始下霜了，以前不像現在這麼熱，冬天山裡下雪是常有的事。公家沒有配給衣物，你在山上工作用的衣服、禦寒的衣物都要自己先準備好。其實工作的時候不太覺得冷，因為我們都走路到工地，速度又很快，走著走著身體就熱了，到了工地又都是勞力工作，一直有在活動不會覺得冷。我們工作的基本衣著雖然沒有強制規定，但很多人會穿兵仔衫、兵仔褲——耐穿、耐磨、不怕髒，鞋子則是穿たび（Tabi，足袋，分趾鞋）。我們使用的水是用水管接到工寮的山泉水。冬天的時候，水房（儲水槽）會結冰，要先敲掉才能取水，如果遇到水管結冰，山泉水送不過來，又不知道是哪一截水管結冰的話，那就得要到溪河裡挑水回來用，要洗熱水澡就要自己用大鍋燒水，再提到澡堂去。

林務局的工作站設有醫務所，林務局會派駐一位醫生幫大家處理簡單的傷病。小傷小痛在醫務所看過後，休息幾天就能繼續工作，大病痛就必須要下山就醫了。像我有一年胃痛不舒服，醫務所的醫生檢查是十二指腸的問題，必須要開刀處理，醫生介紹我到中壢的醫院開刀。當時手術把十二指腸剪掉一段，再接回去，休息了四、五個月才回到林場，那一陣子完全沒收入，日子過得很辛苦，甚至要和我哥哥借錢過日子。工人最怕病痛，一生病就沒錢，真的很辛苦。

夏天時最怕遇到颱風，除了下雨不能工作外，後續的處理也很

麻煩，葛樂禮颱風讓我印象很深刻。⁹ 當時我人在山上工作，工寮差點就要被吹垮，山路幾乎都壞掉了。當時在桃山的張學良故居整間被大水沖掉，前幾年才重新整修。¹⁰ 鋸好的檜木，一段段堆好放在土場，結果全部被颱風吹下山，沿著河道一路飄流到南寮港，後來派吊車去把它們載回來。當時山裡消息不發達，根本不知道有颱風要來，等知道的時候要走也來不及了，風雨一來，在山裡根本沒辦法出去。

山裡也有福利社，販賣菸、酒、罐頭、麵條、日常用品等，但價格比較貴一點，像我不抽菸、不喝酒，家裡又苦的人就很少去福利社消費。山上沒什麼休閒娛樂，一群工人沒事做就只好抽菸、喝酒，最多的是在賭徼（du` gieu`，賭博）玩四色牌，這3項我都不會，也沒錢和人這樣玩，有空閒時就利用木材廢料做做手工藝，幫朋友做一些蒸籠、箱子之類的器具，等下山時再交給他們使用。

我退休後的第二年，林務局全面禁伐天然林，伐木業在臺灣就這樣沒落了。以前臺灣砍很多檜木，都被日本人買去，現在檜木已經很少了，都要到深山裡去才看的到，像是觀霧、八仙山事業區等。我離開山林 15 年後，曾經回去看過一次，那些檜木都很大了

-
- 9 1963 年的葛樂禮颱風對竹苗山區帶來嚴重災害，許多當時在竹苗的林業工作者對其印象甚深。當時竹東林管處正在開闢連結土場、檜山、觀霧等地的大鹿林道，1965 年所立「大鹿林道殉難榮民紀念碑」的碑文便提到「葛樂禮颱風災害竹區最烈，高山交通全部斷絕」。
- 10 張學良於 1946-1959 年幽禁於清泉，其故居於葛樂禮颱風時毀壞，然受限於該地為土石流敏感區而無法重建。新竹縣政府於 2008 年在原址設立張學良故居遺址公園，並覓地重建故居，將其整合成張學良文化園區。資料來源：五峰鄉公所官方網站 - 景點介紹，2020 年 11 月 6 日下載，https://www.hcwft.gov.tw/content_edit.php?menu=1884&typeid=2448&typeid2=2449。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葉兆椅先生

訪問紀錄

| | |
|------|--------------------------|
| 時間 | 2020年12月17日下午05:30至19:30 |
| | 2021年1月23日上午09:30至03:30 |
| 地點 |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路 葉宅 |
| | 新竹縣竹東鎮康寧街 葉宅 |
| 使用語言 | 臺語、海陸音客語 |
| 訪問 | 洪廣冀 |
| 列席 | 張雅綿、葉名峻 |
| 拍攝 | 羅玟珊 |
| 記錄 | 李聲慶 |



第一次訪問後之合影
自左起分別為計畫主持人洪廣冀、葉兆椅先生、助理李聲慶、張雅綿

受訪者簡介

葉兆椅，1927 年出生，新竹人。葉氏早年生活困苦，公學校畢業後雖獲學校推薦，仍因家裡經濟因素無法繼續升學，遂投入林業基層工作，從事木馬道開建、集材工等職，後受老闆賞識，轉做文職行政工作。再之後他與兄弟、朋友合股標售林班，葉氏兄弟並另於 1964 年正式成立「葉山木材行」，他主要負責木材買賣、行政流程等業務，因而與廠商、銀行、醫院、公務體系人員多所來往，熟知其中門道。「葉山木材行」解散後，他仍自力從事林木買賣十餘年，直至 1997 年才正式退休。



一 家世與婚姻

我叫葉兆椅，昭和 2 年（1927）生，我父親的名字是葉阿德，母親是莊福妹，兄弟姐妹一共 8 人，5 男 3 女，男生裡我排行第三，全部排第四。我們家是竹東的客家人，日本時代的行政區名字叫新竹州竹東郡橫山庄南河白石湖（今橫山鄉力行村白石湖）。我母親是苗栗頭份珊瑚湖人，但她大約在五、六歲時就賣到我們家當養女，也就是童養媳，她十七、十八歲左右和我爸爸結婚。我們家以前沒有自己的田，阿公只能到處幫人耕田，爸爸剛開始也是到處幫人家做工，後來聽說白石湖這一帶有在做石炭（煤炭），他就過來白石湖當石炭工，負責進山洞裡運煤。我們家好幾個人都很長壽，像我阿嬤活了九十幾歲，年紀很大時還會幫人家做粿；我幾個兄弟也很長壽，大哥 91 歲去世，二哥前年（2018）95 歲去世，大姐還健在，今年（2020）剛好 100 歲，我也 94 歲了。

我父親在光復那年過世，當時我已經成年了，大哥葉兆樞、二哥葉兆驥也已經結婚搬去竹東。家裡除了母親要奉養，底下幾個弟弟、妹妹也都還小，需要人照顧。我雖然曾交過幾個女朋友，但是當時女孩子比較能讀書、有知識，知道我家裡窮、沒什麼錢，跟我結婚後，還要幫忙照顧母親和弟妹，每個女孩子都嚇到，所以我一直到 36 歲（1963）才結婚，在同時代裡算是比較晚婚的人。我太太叫徐碧清，她家是布店，她本身是裁縫、會自己做衣服。我們是人家介紹而認識的，結婚時她 30 歲。她知道我的狀況後還願意嫁給我，我都笑她說是「不怕死的人」，我們結婚後生有兩個兒子。



圖一、四弟葉兆鳴先生結婚時之家族合影／葉名峻先生提供
(後排左三者為葉兆椅先生)

我太太本姓羅，後來過繼給姓徐的人家。羅家孩子很多，共有3男6女。徐家原本有一個孩子，但聽說健康狀況不好、後來夭折了。之後徐家聽說姓羅家子女很繁盛，打算分一個女孩給人，於是我太太就這麼來到徐家。我太太到徐家後，養父養母陸續生了好幾個小孩，3男3女，最後連她一共7個小孩。他們兩家人一直都有聯絡，也住同一條街上，來往還蠻密切。我們結婚生子後，太太回徐家那邊的娘家比較多，但也是會回去羅家。羅家的幾個小孩後來的發展都很成功，像我外甥那一輩出了好幾位醫生，也有人移民美國發展順利，也有人在臺灣的金融界當高層主管。



二 日本時代的記憶

我 9 歲（1936）進沙坑公學校唸書，¹ 當時從我家走到學校要 1 小時，走快一點的話大概 40 分鐘。講到我和二哥在學校的表現，不是我要嘍滿（hau-siàu，說大話、吹牛），我們的成績那可都是屬一屬二。不過因為我們家裡經濟不好，爸爸一個人做炭工要養活十口人，所以沒辦法供我繼續讀書。校長中島先生（中島政光）² 很疼惜我。知道我們家的狀況，因此我畢業時他特別介紹我去一間農業學校，他跟那邊的校長談好願意讓我免學費就讀。但我爸爸覺得我去學校的伙食費是一個額外開銷，會造成家裡相當大的負擔。好比說一家 10 個人一起吃，一個月只要花 100 元，但我去讀書的話，一個人在學校的伙食費可能一個月就要 15 元。他怕伙食費給多了家裡負擔不來，給少了我不吃飯又有問題。我考量到家裡的經濟實在不好，我就放棄了繼續讀書，公學校（1942）畢業後就出來工作。

一開始我先跟著一位姓蘇的頭家（thâu-ke，老闆）做炭，當時的薪水是一個月 15 元，後來變 20 元。後來我換一個地方做工，薪水一個月 50 元。我工作那幾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工作的

1 今新竹縣沙坑國小，成立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初為樹杞林公學校沙坑分教場，1921 年（大正 10 年）獨立為沙坑公學校。資料來源：不著撰人，《沙坑國小創校百年特刊》，（新竹：新竹縣橫山鄉沙坑國小，2017 年），頁 8。

2 中島校長指第九任校長中島正光，於 1940 年 3 月 31 日就任，1943 年 3 月 31 日卸任。中島任內對沙坑國小之發展貢獻頗多，除自分教場改制為公學校外，亦舉辦過全郡教學觀摩會。葉兆椅先生正好為其任內最後一屆畢業生。《沙坑國小創校百年特刊》，頁 8、14。

同時我有去參加竹東青年學校³的夜間部。青年學校一般是要讀5年才能畢業，但我讀到第三年時，就因為戰爭情況不利，提前被徵召入伍當兵（1944）。也因為這樣，第二份工作我只做了一年而已。

我被分到海軍部隊，因為那些基本（戰鬥）技能我在青年學校就學過了，所以我比其他新兵懂得多，進到部隊很受部隊長的喜愛。當時海軍的人會抽籤，看分到菲律賓還是其他地方，但當時已經是戰爭晚期，軍隊沒有船把阿兵哥運過去，部隊只好留在臺灣訓練，我待的部隊就先駐紮在高雄左營。當時美軍會來空襲臺灣，左營幾乎每天都被轟炸，所以部隊後來就轉移到岡山。

這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讓我印象深刻：左營某部隊裡有一個炮兵，他沒讀什麼書，可能頭腦也不是很好，後來耳朵又受傷造成聽力不好，經常被其他士兵欺負。有一次美軍又來空襲，他剛好在訓練時摔倒，整個人昏昏脹脹，他性子起來，大罵「幹伊娘」，就擅自朝美軍飛機開炮攻擊，他的班長斥責他說「沒部隊長的命令怎麼可以隨便開炮」、「你完了、完蛋了」。沒想到居然讓他擊落一架轟炸機，這個阿兵哥還因此得到天皇的勳章！從此他就不用和一般兵一起排隊，吃飯時還能和長官一起坐。這件趣事是當時我的班長告訴我的，沒想到一個被欺負的人誤打誤撞，反倒成了英雄。

我當兵一年，日本就戰敗了。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軍隊就開始復員工作，印象中我在8月22日退伍，從高雄回到竹東。日本人很負責任，我退伍那天，他們不僅算好我的薪水發給我，也幫我們準備車票到離自己家鄉最近的火車站，像我住竹東，他們就給我一張高雄到新竹的車票；另外，他們還會依據士兵回家的距離

發配米、罐頭等食物。當時我們部隊有一位臺東人，因為高雄到臺東的路不通，他必須北上經臺北、花蓮才能回到家，所以最後他那拿了一大袋的米和罐頭！這一點來說日本人是很有公道的，距離近的人分的少，距離遠的人分的多。

講到空襲，不得不提我自己親身遇到的經驗——新竹大空襲（1945年11月25日）。⁴當時我還沒入伍當兵，有一次要從竹東去新竹市辦事，沒想到就這麼剛好遇到這次大空襲。新竹市區附近好像有日本軍部的設施，我記得那一帶被轟炸的很嚴重。當時我人就在現在的新竹女中附近，那邊有個防空壕，警報響後大家都擠到裡面去避難。外面「轟隆轟隆」、「乒乒乓乓」的亂炸一通，有些女孩子太害怕了，也不管隔壁的人是誰就直接抱緊對方。轟炸過了十幾、二十分鐘才結束，有些女孩子這時發現自己竟然抱著另個陌生男子，連忙害羞的說對不起、對不起。

3 係屬日治時期的其中一種社會教育機構，由總督府設立，目的在於推行日語和皇民訓練，使臺灣人的思想、語言、習俗都日本化，以達「內臺一元化」。資料來源：林振中，〈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同化教育政策之批判與啟示〉，《國民教育研究學報》16期（2006年3月），頁109-128。

4 此指1943年11月25日由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所發起之空襲行動，主要目標為新竹空軍基地及鄰近的海軍第六燃料廠，即受訪者於後文所指的日本軍部設施。關於臺灣空襲的情況，可參考張維彬著，《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臺北：前衛出版社，2015）。



三 戰後的早年工作經歷

我年紀輕輕就出來工作，因為我頭腦好、又會寫字，知道怎麼寫政府公文，因此很得老闆器重，很快就從基層被提拔起來做文職工作。記得我在燒炭會社的時候，有事情要出差到臺北時，我幾乎都是一個人去處理，那些行政文書的書寫、跑流程都是由我負責。像有件事到現在我都還印象很深：有次會社要發薪水了，社長當時開了萬餘元的支票給我去領錢，我去銀行要換錢時，行員看我是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就對我說：「小孩子不能領錢」，我很不服，回嘴說：「我有頭家的印章和會社的印章為什麼不能領？」對方說：「那不然打電話給頭家確認」，當下便真的打了電話回公司，頭家跟他說他真有委託我去提款，而且他也把公司印章給我了，我當然可以領錢。行員這才沒話講。

1945 年光復，爸爸在那年過世，當時我 18 歲，大哥、二哥又已經結婚、沒住在竹東，家裡就我一個做文書工作，領到的薪水買幾斤米就沒了，但還有媽媽和小弟、小妹要養，家裡的經濟狀況真的成了一個大問題。而且那時候我也成年了，想存點錢以後娶老婆，沒辦法只好忍耐點，改去山上跟人做木材，開木馬路、當集材工。當時在平地做工的薪水一日只能買到五、六斤米，但在山上做的話，一日薪水就可以買到快十斤米。米夠吃了，問題就解決大半，配菜問題就簡單多了，配點自己種的蔬菜或醃的醬菜、菜脯就可以。

我先跟一位姓葉的老闆做木材，在五峰鄉的清泉工作，當時正



圖二、架設三角柱方便鋸材／葉名峻先生提供⁷

是張學良剛被軟禁在清泉。⁵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聽說竹東警察局前面有好多穿日本衫、戴日本帽的人靜坐抗議，⁶ 也有看過外省

5 張學良於 1946 年 11 月起軟禁於清泉，二二八事件時，曾有傳聞指出有人欲趁動亂劫走張學良。負責看守張的劉乙光便曾請示上級「緊急情況下是否可直接槍殺張學良」。資料來源：羅添彬，〈軍情檔案解密：張學良夫婦 228 險遭處決〉，《自由時報》2014 年 5 月 21 日出刊，2021 年 3 月 14 日下載，<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780776>。

6 二二八事件初期，竹東亦發生大規模抗爭，3 月 1 日約三、四百名民眾襲擊派出所、焚燒水泥、化學工廠。可參考賴澤涵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出版社，1994）。

7 造林商范來福推測，三角柱是為了方便鋸材，木材的來源可能是自上游沖下之良材。颱風大水過後，林務局會派員註記，並指示木材商依照處理。木材經沖刷至下游，通常表皮磨耗得差不多，便就地架設三角柱方便鋸材，架設的位置如尖石地區的下游內灣或五峰的下游上坪附近。

人被本省人打，但是之後政府派兵鎮壓的事情我就沒印象了。後來我轉到同藏木材行的彭清政老闆那邊工作，他也是客家人。因為我會寫字、算盤又打得很不錯，有一天彭老闆說我在山上太可惜了，就把我升職當監督，負責算材。我當時可是有拿到算盤的級別呢！當年其實我並沒有一定要做林業，只是為了養家的關係才入這行，而這一路也做得順順的，就這麼一直做了下來。

在彭老闆底下的工作結束後，我開始和尖石的原住民批發杉木來做買賣，再加上我大哥、二哥和四弟也都是做林業工作的，彼此都認識一些朋友，大家都覺得木材事業很有趣，就決定一起合作做木材生意。我印象很深的是太麻里、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兩次經驗。

太麻里那次的時間我記不清楚了。當時竹東這邊有人要賣田，說一坪農地賣 200 元，我剛好有一筆錢，本來打算拿去買 100 坪的地來種。好死不死一位屏東的朋友和我說太麻里有一批木材很不錯，要我不要買地了，一起合夥去做這一筆生意，於是我們三、四個朋友就決定一起合股把那批木材地給標下來，但那次的合股可以算是失敗。我們不熟太麻里的天氣，工期碰上當地的雨季，伐木時間一直在下雨，花了一年才完成，結算下來還虧錢，最後我不僅沒買到土地還了錢（liáu-tsinn，賠錢）。那次我沒有帶太太一起去，說好我到了太麻里後打電話回家。不過當時打電話不是那麼方便，我們就約定好只要是「太麻里打來，指名要找我的電話」，那就代表我到了，這樣一來，即使我打電話回家時我太太不在，她回家後也能知道我人已經到太麻里了。

另外一次則是去水裡坑砍伐雜木林，時間點大概是 1960 年到 1964 年之間、確切哪年我忘了。那次我們借了別人的牌子去投標，過程也是很辛苦，對方只派了兩、三個人來，可以說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做。水裡坑那邊的人幾乎都講臺語，當時我不太會講臺語，對當地也不熟，不知道這個地點在哪個位置，又常得為了工作上的事向人低頭拜託，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很痛苦。真的是「好空（hó-khang，好事情、好機會）的毋，壞的朋友卻一直來找」。



四 葉山木材行的成立與解散

我們家有 5 個男孩，其中 4 個兄弟都從事林業工作，唯獨小弟例外。他出生沒多久，爸爸就過世了，但因為我們幾個哥哥都長大、開始工作賺錢了，所以能供他一直讀書，後來讀到臺北工專畢業，⁸ 講得嚟滿點，現在的博士都還比不上當時臺北工專的畢業生，而且他們在那個年代隨隨便便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像我小弟當時就去應徵長春化學，剛好老闆也是臺北工專畢業的，就錄取他，給他很好的待遇，後來當到廠長退休。⁹

8 臺北工專北前身為設立於 1912 年的「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教授木工、金工及電工等專業技能。至 1914 年改為「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1919 年改稱為公立臺北工業學校。光復後，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1948 年升格為升格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為全國最早的專科學校。1994 年國立臺北工專改制為國立臺北技術學院，1997 年正式改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2021 年 7 月 21 日下載，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5_001_0000358726&lang=chn。

9 即今長春集團，旗下事業產品橫跨工程塑膠、電子材料化學品、成形材料、塑料添加、接著劑、紡織類、藥用中間體、工業中間體、樹脂類、水處理、包裝材料等等。集

1964年，我和大哥葉兆樞、二哥葉兆驥、四弟葉兆鳴一起成立了葉山木材行，當時四弟年紀很輕，才二十幾歲，還沒有自己的事業，我們兄弟就講好用他的名字做負責人。公司一開始設在竹東鎮商華街，後來遷移到東寧路上。¹⁰



圖三、94 林班施作工程同事合影（1968）。畫面中間者為葉兆椅先生胞弟葉兆鳴／葉名峻先生提供

當時林務局在做林相改良，¹¹有補助可以領，所以我們才成立了公司。當時竹東大概有十幾間木材行，大家彼此都會私底下講好誰家做哪個標案，而我們葉山大部份都標檜山的雜木林來做。有次我二哥去標林班，本來只想標一件，沒想到另個去充人頭的案子也標到了！這下子我們麻煩就大了，因為我們只有一個林班的資本，我們沒辦法同時負擔兩個林班，連保證金都交不出來！也因為這樣，我們只好到處拜託朋友們來合股，想辦法增資湊到足夠的資本

額，這才有辦法做完兩個標案。當時入股的人有張雲業、黃阿立、薛炳坤，也因為這樣，葉山雖然是我們幾兄弟成立的，但我們卻都不是大股東，錢可以說是都給別人賺走了。如果當時我的資本夠，現在就好額（hó-giáh，富裕）囉。

葉山的經營雖然是我二哥負責，但其實大股東們的主導性很強。他們算是我大哥的結拜兄弟，年紀也比我大上十多歲。尤其以張雲業來講，公司資金的缺口幾乎都是他補上的。打個比方好了，假如說有個案子我們當初預算抓 10 元，最後卻花了 12 元，那多出來的 2 元幾乎都是張雲業先「借」給公司。因此葉山名面上由我們兄弟組成，負責人也掛弟弟葉兆鳴的名字，但實際的老闆其實算是張雲業，我們反倒像是幫人做事的員工。張雲業也是竹東的客家人，他本身就是做木材起家，有錢後也做借貸生意。當時出借 1 萬元，每個月利息 300 元，如果不怕被人倒帳的話，沒有工作

團前身為「長春人造樹脂廠」，由甫自臺北工業學校畢業的廖銘昆、林書鴻與鄭信義 3 人合夥創辦。1964 年，成立第二家公司「長春石油化學公司」。其後陸續成立數十家相關公司，亦分別於中國、馬來西亞等海外各地設立生產據點，成長至現今的集團規模。資料來源：長春集團，2021 年 4 月 13 日下載，https://www.ccp.com.tw/ccpweb.nsf/ProfileTW?OpenAgent&ProfileName=About_Team#。

10 根據財政部稅務網、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顯示，葉山木材行於 1964 年 11 月 9 日獨資設立，登記營業項目為伐木造林、竹木材、塊石、砂石買賣，負責人為葉兆鳴，於 1996 年 1 月 25 日終止營業。資料來源：財政部稅務網，2021 年 4 月 13 日下載，https://www.etax.nat.gov.tw/cbes/web/CBES113W1_1；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2021 年 4 月 13 日下載，<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usmDetail/queryBusmDetail.do>。

11 此處受訪者記憶有誤。當時所執行之政策為 1965 年至 1976 年的「林相變更」，「林相改良」係 1983 至 1987 年之政策。資料來源：李桃生，〈農業 100 年精華一百年林業承先啟後〉，《農政與農情》第 237 期，臺北：行政院農委會，2012 年 3 月。2021 年 3 月 16 日下載，<https://www.coa.gov.tw/ws.php?id=2445336>。

比放利息好賺。當時普通工作的薪水一個月頂多也就兩、三千元，但若有資本一個月 10 萬元放利借貸出去，每個月就能曲趺撚喙鬚（Khiau-khaliántshuì-tshiu，輕鬆自在的樣子）翹著腳等收錢就好了。

當時在竹東，姓劉和姓李兩家的製材所最大，不過如果是講專門標林班、砍木頭的木材行的話，我們葉山就是竹東規模最大的木材行。我們這種木材生意從得標的那刻起就開始花錢，一般來說一個案子要花 3 個月到半年做完，期間工人、設備、伙食、交際費等都是開銷。木材賣出去後，我們跟客戶的習慣是每個月收一次帳。他們把木頭運走後，有的會開支票給我們自己去銀行兌，也有的是要去對方的製材所親自收款。這一來一往，通常也要一、兩個月才有錢進來。所以要確切去計算每個標案賺到多少錢其實很困難，加上我也不管公司的總帳，我只知道「喔！公司這個月有賺錢！」但實際到底賺多少我不是很清楚。以前木材生意算好做，當時竹東的



圖四、與四弟葉兆鳴（左方）攝於竹東山區之工作留影／邱玉蓮女士提供

同業幾乎都有賺錢，賺多賺少而已。以我的印象來說，10 件案子裡大概有 8 件是賺錢。

我在公司主要負責木材買賣和公家單位的事務，工人們的工傷、保險等行政事務也是我負責，因此我經常要和同業、醫院、銀行、警察、稅務、林務等單位的人員打交道。我雖然只受過日本教育，但我讀過漢文，會寫申請書這一類的公文，因此公司的申請書、契約等都是我在處理，以前工作也有相關經驗，再加上我腦筋轉得快，所以學寫漢文也快。剛開始大家還會笑我，有一位年長我好幾歲的大股東要我把寫好的申請書唸給他聽，我說：「我不會唸啊，我沒學過漢文」，他就取笑我說：「不會唸怎麼會寫」。我就回他說：「一回生二回熟，我知道要怎麼去用這些字。」

收帳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說起收帳，這可是個苦差，有那麼多家製材所要跑，有些款項儘管不大筆，但是大大小小的客戶我們都要和人拜託、好好去做，誰不想涼涼的在公司等拿錢就好，只有我這蠢蠢（gōng-gōng，呆傻）的人才會去做收帳工作。再來，也因為公司這樣的收款方式，我們經常遇到欠帳、跳票的客人，我記得當時 10 萬、20 萬元兌不到的空頭支票就有一大疊，被倒掉的錢加起來大概幾百萬。後來我甚至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識人方法，我跟公司的人說，如果遇到那種手上一百多張支票的客戶，然後他開支票都隨隨便便寫，那種人就很危險；相對的，如果身上只有 15 張、30 張支票，感覺起來好像也不太會寫字的這種人反而大丈夫です（Daijōbudesu，沒關係），絕對不會被倒票。

我對自己看人的眼光非常有信心，像有次有個澎湖人來和我們

買木材，他說他買的木頭要送去高雄鋸材完再送回澎湖，但他身上沒帶現金也沒帶支票，他說：「你信用我，我一定會付錢。」我看他人老老實實的就答應了。當時股東們都不肯，我說：「這人老實，我們不用怕！」股東們就笑我說之後這筆一定會被倒。後來木料送到澎湖後，對方果然如約寄了支票過來。這件事讓我覺得很神奇，印象很深，但是這種人畢竟是少數，很多都是直接倒帳。

葉山其實不是嚴謹的公司組織，有時候我們用葉山公司去標案，有時候也會和其他人合股用別的名稱去標案子。大家後來都各有各的事業忙，再加上木材沒了（指禁伐天然林），大股東說不要做了，大家就把錢分一分，葉山就解散了。



五 有起有落的人生

葉山結束後，我自己出來做木材買賣。但生意才剛起步，沒多久就遇到太太過世、家裡住的房子被賣掉，日子真的很辛苦。1983年，我太太過世，那幾年算是我運氣最不好的時候。我還記得我太太才說要一起去日本旅遊，我答應她等手上的案子做完就一起去。誰知道過沒多久她就檢查出來心臟不好，那個案子還沒做完她就過世。¹²我太太那時在長庚醫院開刀，當時張昭雄在那當院長，我問他手術成功機率有多少？他說大概三、四成。我跟他說我太太以前很辛苦在幫忙我，拜託他就算只有一也要救。我太太沒有勞保，這個手術花了二、三十萬元。當時我沒辦法額外請人來照顧她，是她小妹來幫忙，可惜手術完過了三、四個月她還是過世了。當年白白

(奠儀)的行情來說，普通朋友會包二、三百元，交情要好的會包到 500 元，我總共收到 20 萬元左右，我全部都花在喪事上了。我當時沒想到以後的事，滿腦子都是太太以前跟我一起拚事業，人卻這樣突然的走了。以前公家的墓不用錢，可是那裡離我家很遠，我沒辦法常去；家裡附近的天主教墓地雖然要 6 萬，再加上其他零零總總的花費就要 7 萬元，儘管這不是一筆小數目，我還是決定把她葬在那裡。我大概一、二個禮拜就會去看她一次，就算死了她也還是我太太。

以前有個算命師說我會有 5 到 7 年的好運，而且這個好運來自我太太。果不其然，我太太死後家裡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很多壞事。先是我二哥欠了人家幾百萬，他開的支票沒辦法兌，因為〈票據法〉規定如果跳票了要被罰錢，如果沒錢繳就要被抓去關，二哥為了還債、繳罰金，就把東寧路的房子賣掉還債。當時那裡住了二哥、我和四弟總共三家人，而房子的所有權是我跟二哥一人一半。我知道二哥、二嫂的為人，他們不可能無緣無故欠那麼多錢，應該是被朋友騙了。我想到我們做木材生意，被人欠錢、倒債是常有的事，連十幾萬的債都被別人倒過，幫自己的親哥哥還債，房子賣掉也就算了。

房子賣掉後，我們沒地方住，剛好有一位親戚想蓋房子，他來問我要不要一起，我們講好產權一人一半，蓋了間四層樓的透天。

12 據葉兆椅先生弟媳邱玉蓮女士（四弟葉兆鳴妻子）表示，其妻徐碧清女士是因肺積水開刀，其死因為肺癌。當時長子甫考上陽明醫學院，葉家出外吃飯慶祝，徐女士在當時發現身體不舒服，遂赴醫就診，經診斷為肺癌。

我二兒子說三、四樓比較清幽，我就選了三、四樓、一、二樓歸親戚，我在那一直住到現在。那時我兩個兒子都在臺北讀大學，我要負擔他們的學費、租屋、生活費，但生意一直很不順利，有好幾個案子都賠了十幾萬，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真的很辛苦，而且新房子蓋好後還一度要被查封！那是我兒子當兵時的事，我跟另外兩個人一同幫一位工頭作保，好讓他跟銀行貸款。他借了十幾、二十幾萬元，結果最後還不出來，被銀行告上法庭。銀行申請假扣押，要查封我的房子，法院判我全額償還。我很不服，抗議：「有 3 個保證人就應該 3 個人一起償還，沒有道理讓我自己還！」我這才保住這間房子。

儘管日子過得辛苦，但好在我在葉山辛苦打拚期間還是有留下一些好處。這不是說我有多少存款，而是認識的人脈。我把在（桃園）復興鄉的竹林地賣掉，換成 50 萬的現金，身上才有一點資本做生意，之後我也是靠著朋友幫忙才能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我這個人的信用很好，平時跟朋友間的交情也好，認識不少在銀行工作的朋友，他們對我很好。舉例來說，有位在第一銀行（竹東分行）上班的羅先生，日本時代他就在銀行當職員了，我們很熟。我去銀行準備借錢時，他還開玩笑對我說：「小朋友也會做生意囉」。我問他銀行有沒有可能借錢給我，他說只要我能繳出保證金，就幫忙請銀行借我 20 萬。另位土地銀行（竹東分行）的襄理也是我的貴人，他是苗栗客家人，我們交情很好，他知道我這個人不嘍滿、不倒帳，也很放心地把錢借我。當時跟銀行借錢是兩、三個月就要還款，還款後才可以再借。每當我要還第一銀行的借款時，我就去和

土地銀行借錢；等要還土地銀行的借款時，又再跟第一銀行借錢還。我是透過這樣的周轉方式去撐過來的。

除了木材買賣，我也接一些類似仲介的案子來做。像有些製材所需要木材，但他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就會花錢請我幫忙找。又或者一些標到林班卻找不到地方賣的小型業者，也會找我幫忙賣木料，這種工作，我通常抽賣價的一成當作利潤。如果被對方倒帳的話，則由我負責虧損，因此這些小型業者都很願意來找我。因為葉山以前來往的客戶主要是桃竹苗一帶的相關業者，所以我自己出來做（經營）也主要是做這些地區的生意。我就靠著這樣還清了作保的錢，也供兩個孩子唸完大學。我一直工作到 70 歲（1997），那時因為生意慘賠，尤其有個案子施工期間還遇到颱風，做好一大片的竹園都被吹壞掉，連砍好的竹子都因為來不及處理、全部壞掉，那個案子真的賠慘了。後來我想說兩個孩子都在工作了，自己年紀也大了，乾脆退休不做。

六 林務雜談



小時候聽人家說，木材在山上砍了後，要鋸成一塊塊的木塊，當時 12 尺算一才，¹³ 木塊最大就鋸成一才，超過一才就沒辦法運下來，因為那時是靠人力搬運到比較平的地方後，車子才來載出

13 1 才 = 1 台寸 × 1 台寸 × 10 台尺，1 台寸等於 3.03 公分，1 台尺等於 30.3 公分，即 1 才等於 2,782 立方公分，1 立方公尺的木材約 360 才。資料來源：〈你知道木材如何計價嗎？〉，《國家林產技術平臺》，2021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cwcbawqac.org.tw/forest-tech/index.php?action=knowledge-detail&id=12>。

去。我開始做工時，交通比較發達了，有開木馬路來運材，才能夠運一才以上的木塊。開木馬路時要注意坡度不能太陡，坡度必須維持在兩、三度左右。木馬用赤柯木製成，用兩片木板合起來打4個洞，栓好後用拖拉的方式把木料運下來。當時的路幅至少要有一尺八才會開馬路，寬度不足的地方就用木馬路把木材運出來。而木材也只運1尺以上的木頭，太小的就留著不運。木馬道主要是日本時代用的，光復後也用了一陣子，像我就有拉過。

後來時代比較進步了，就用鋼索取代木馬。鋼索分大線、小線，大線用8分線，小線用3分線。還沒有集材機的時候，大、小線都要靠人力拉上山，一網大鋼索大概五、六十斤（約30-35公斤）重，運上山很辛苦。後來有了集材機以後就比較方便，先拉小線上山，小線拉好後用集材機把大線拉上山，兩條鋼索都不能拉太緊、太直，大約七、八分緊就好，要留空間給木頭，鋼索才不容易斷。木材用集材機運下山後，再用流籠放到下面，最後再用卡車載出去。大家用集材機後，一些比較小支的木材在成本許可的範圍裡也會一起運下山，據我所知，我們這邊的業者都會賣給王永慶在彰化的織布廠做纖維。¹⁴

木材的種類分針葉林、闊葉林兩種，裡面又有分一級木、二級木。針葉林要長在1,000千米以上的高度才有，屬於一級木的有扁柏¹⁵、紅檜¹⁶、香杉¹⁷、紅豆杉¹⁸、肖楠¹⁹。二級木有鐵杉²⁰、冷杉、柳杉²¹、臺灣杉（亞杉）²²。

扁柏，是一級木裡最好的，一般人說ひのき（Hinoki），造房子最好；紅檜，日文叫べにひ（Benihi），和扁柏一樣最適合當建

- 14 臺灣企業史資料庫編輯室，〈臺塑發展史（II）〉，《臺灣企業史資料庫電子報》21（2011年10月）。2021年4月7日下載，http://bh.nccu.edu.tw/epapers/epaper021.html#context_2_1。
- 15 中名為臺灣扁柏，學名為 *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old & Zucc. var. *formosana* (Hayata) Rehder，為扁柏屬柏科的喬木。為臺灣特有種，分佈於臺灣中央山脈海拔1,300至2,800公尺間，純林或與紅檜混雜成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4月8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10003031>。
- 16 中名為紅檜，學名為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Matsum.，為扁柏屬柏科的喬木。與闊葉樹、扁柏或鐵杉混生，或成純林。分佈於中央山脈1,000-2,900公尺之山區。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2月13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10003010>。
- 17 中名為巒大杉，學名為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ata，為杉屬杉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北部中海拔之山區，與闊葉樹、紅檜或扁柏混生，或成純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2月29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08002010>。
- 18 中名為南洋紅豆杉，學名 *Taxus sumatrana* (Miq.) de Laub.，為紅豆杉屬紅豆杉科的喬木。散生於中海拔山區之針或闊葉林中，屬瀕臨絕滅之保育植物。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4月14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203002030>。
- 19 中名為臺灣肖楠，學名為 *Calocedrus macrolepis* Kurz var. *formosana* (Florin) W. C. Cheng & L. K. Fu，為肖楠屬柏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北部低海拔山區，生長於溪谷兩岸，常與闊葉樹混生。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3月20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10002011>。
- 20 中名為臺灣鐵杉，學名為 *Tsugachinensis* (Franch.) Pritz. ex Diels var. *formosana* (Hayata) H. L. Li & H. Keng，為鐵杉屬松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央山脈的中高海拔山區，與闊葉樹或其他針葉樹混生，或成純林。為臺灣特有種。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07009012>。
- 21 中名為柳杉，學名為 *Cryptomeria japonica* (L. f.) D. Don，為柳杉屬杉科的喬木。係外來種，為日本治臺時所引進。1891年初引進時，於烏來、龜山一帶種植失敗。1921年，經10年的栽種試驗獲得成功後，才促使臺灣演習林、阿里山等地陸續種植柳杉。資料來源：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s://e-info.org.tw/against/2002/ag02032201.htm>。
- 22 中名為臺灣杉，又稱亞杉，學名為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為臺灣杉屬杉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央山脈的中海拔山區，散生或成純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08008010>。

材；香杉和紅檜差不多，但是質比較粗；紅豆杉很少見，它這種樹很油，聽說以前蓋皇宮要用它來蓋。我做材的時候有遇過紅豆杉，但數量和頻率都很低，有人說它泡水可以治糖尿病，我有位朋友遍尋不得，有一次颱風天過後，倒了一棵很大的紅豆杉，我運出去後就給這位朋友；肖楠味道很香，一般會把它鋸成一塊一塊，主要用來做家具。這5種一級針葉木是木材市場裡價格最好的，而且它們不太能夠以造林的方式生產，雖然扁柏、肖楠有人工造林，但是都長不大，肖楠造林過了二、三十年還是不會大，這些樹都要天然生長的才好。二級木的鐵杉、亞杉一般也是天然生長；柳杉，又叫吉野杉，和臺灣杉兩種二級木是造林的主要樹種。

闊葉林一般平地就有，一級木包括櫟木²³、烏心石²⁴、樟木；



圖五、葉兆椅先生在牛樟藝品旁解說其來歷

二級木有赤柯²⁵、柚木²⁶、樺木²⁷。

樺木又叫「雞油」，以前是用來做槍（槍拖）的材料，不能隨便買賣，後來也用在造林，據我所知尖石就有樺木造林地；烏心石是用來做家具；樟木²⁸有兩種，平地小支的樟木可以煉腦油，也拿來做南部鹽田運鹽的五分車的鐵道枕木。另一種是山上的樟木，就是牛樟²⁹，牛樟是用來煉腦油，在日本時代是屬於專賣局管理，

23 中名為樺，學名為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為樺屬榆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南部低至中海拔山區。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2月29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07005010>。

24 中名為烏心石，學名為 *Michelia compressa* (Maxim.) Sargent，為烏心石屬木蘭科的草本。分佈於全島低中海拔山區闊葉林裡。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3月20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28003030>。

25 中名為赤柯，學名為 *Cyclobalanopsis morri* (Hayata) Schottky，為柁屬殼斗科的喬木。分佈於全島中央海拔 1,600 — 2,400 公尺山區，經常形成純叢存在。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5月10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306003070>。

26 中名為柚木，學名為 *Tectona grandis* L. f.，為柚木屬馬鞭草科的喬木。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5月10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521013010>。

27 中名為臭樺，學名為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er) Swingle var. *tanakae* (Hayata) Sasaki，為柁屬苦木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北部中海拔地區。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4月14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418001011>。

28 中名為樟樹，學名為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為樟屬樟科的喬木。分佈於全臺 1,800 公尺以下之中海拔山區或平地。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4月14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333003030>。

29 中名為牛樟，學名為 *Cinnamomum kanehirae* Hayata，為樟屬樟科的喬木。主要生長於低至中海拔天然闊葉林，為臺灣特有種，現已瀕臨滅絕。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2月29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33003060>。

不是林務局，不能亂砍牛樟。

關於牛樟有一件趣事，我家有一塊牛樟很漂亮，我特別交待兒子們不能賣掉，要拿來當紀念。我拿到這塊牛樟的過程說來好笑，它完全不花我一毛錢。那塊牛樟本來屬於公司，有一位工人起歹念想偷，但是他因為家裡臨時有事先下山回家。那時山上的木材要運出去前都要先打印，公司派我去監督，我到山上後有位職員告訴我「有一塊牛樟很漂亮，有工人想偷，但他有事下山了。」於是我拜託那位通報的職員把那塊牛樟拿過來，先不要送去打印。剛好有一臺已經疊好木材的卡車準備下山，我就把那塊牛樟疊到車上運下山。那木材是要賣給三義的製材所客戶，我問對方能不能順便幫忙處理那塊牛樟，對方不僅答應，處理好後還請他們的司機幫我送回來。我本來要拿錢給司機，但他一直不肯收，我只好打電話給那個客戶、問說要多少錢。對方電話接來後要我別跟他開玩笑，他們不收我的錢。我就這樣免費拿到了一塊牛樟。

七 木材生意二三事



(一) 關於林班標案

葉山的標案地點大部分在檜山地區。以標案的流程來說，林務局會先登報公告，我們看到有興趣的案子後，就會去那個林班實際巡一巡，看看地界、材木的情況，然後計算工錢、運費、利潤，評估要用多少價格去投標。要投標的業者得先交保證金，最後由出價高的人得標。因為我曾在現場做過，所以我非常瞭解伐材、集材、

運材成本，我能從林班的大小推測出大概成本。

標到案子後，我們會先去找一些熟識的工頭來分配任務，再讓他們自己去招底下的工人。竹東的業者大部份是客家人，因此工頭、工人也多是客家人，比較少外省人、原住民。發薪水的時候是把錢統一交給工頭，讓他去發錢給工人。工人在山上工作時要是受傷了，住院等醫藥的費用會由我們付，但至於賠償的部份，因為是工人自己工作不小心受傷，不是公司害他，所以公司除了勞保的工傷賠償，一般不會另外再給錢，不過我們會包紅包給受傷的工人。如果不小心發生死亡事故，處理程序就會比較麻煩，得報案請警察、檢察官、法醫和死者家屬一起上山勘驗。在法醫勘驗的同時，我們也會向家屬說明事故的原因，避免讓他們以為是故意或人為的原因造成死亡。家屬沒有異議後，就由家屬將遺體領下山去處理後事。

(二) 生意潛規則一：紅包文化

我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和政府單位打交道，從高層的長官到基層的課長、警察，不曾聽說過要送現金，大都是送雞蛋、花生一類的禮物；但是光復後，從上到下，不管是外省人、本省人，做什麼事都要收錢，這是很討厭的一點。

像有一陣子，業者在傳政府要派榮民進來林班工作，大家都嚇死了，怕會受影響。林務局招標的第一標，業者聽到要安插榮民工作，大家都不敢投標，後來有人去和林務局的官員「交際」、說情，才改規定，把配榮民進林班的規定改掉，才有人去投第二標。另外，林務局的標案規定要提前登報公告，如果有花錢先進去打點，標案

的資訊就會登在像《青年報》這一類的比較沒人看的報紙，而不登在像《聯合報》的大型報紙，知道標案資訊的人就少了，而有事先打點的人自然知道標案資訊。

標到案子後，更是上上下下都要打點。第一次到大溪工作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大溪和竹東的規矩不一樣，要去派出所申請入山證時，警員說要「3 天後」，我想說工人、卡車、裝備、食材都準備好要上山了，要我多等 3 天那不是完了嗎？我苦苦哀求警察還是沒用，只好用頭腦，我請那位警察帶我去廁所，在沒人看到時，私下塞了 500 元給他，警察看到錢了，就走出來在大家面前公開說「葉山的人今天有困難，我看這位葉老闆這麼老實，特地破例幫他一次，把入山證開給他，普通人不能這樣！」才發給我入山證。其他像是檢查打印的人員、卡車運材出來時的檢查哨、派出所，都是每個月固定要送錢去打點。

當時承辦的警員比「OK」手勢，說「3 天後」其實就是在向我們業者要賄賂，有送錢一切好說，沒送錢他就百般刁難。像卡車放行要蓋主管單位的印章，你去申請的時候，沒送錢他就說：「承辦人出差啦，要幾天後才會回來。」甚至當下和你說明天，晚上又變卦說要幾天後；有送錢去交際的話，申請書還沒遞給他，他就拿著已經蓋好印章的申請書叫你自己填。又像是檢查站的人，你不送錢打點，他就刻意刁難你，要求木材全部卸下來量測，超過一、兩公分就說不合規定；有送錢的話，他隨便量一量，印章蓋下去就放行了，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按照規定。

我這些大大小小的「疏通」裡面，最有印象的就是送錢給一個

高層主管。那是我第一次標到林班，還沒討舖娘（bu' ngiongˊ，老婆），才 20 來歲算起來已經 60 年前左右的事了。當時對方剛好要出國，我打聽到他臺北的住所，準備了 3,000 元的紅包，親自送到他家說「長官，一點小小意思」，這筆錢差不多就是一般人當時的月薪呢。有些長官不好說話，好比說我更早年在水裡坑（今水里鄉）時遇到的巒大林區處長羅健。³⁰ 羅健嘴巴上答應你，實際上一點也不通融。印象中他是比較不好說話的人，所以我也未曾向他「疏通」。

有些時候出身相同也會有一些好處。水裡坑那邊的閩南人比較多，剛好副處長是東勢角（今臺中東勢）的客家人，我去辦事情就會和他說客家話，旁邊的職員是閩南人，就說私下說「竹東來那個姓葉的和副處長很有話講」，其實我們只是因為彼此用客語交談，他們聽不懂，就誤以為我倆交情很好。或許是因為這層關係，在處理事情上比較不會被職員們刁難。有時候利用長官的個性，也能從中得到一些便利。某位長官他有一位結拜兄弟，是老兵退下來的工頭，我在水裡坑租的房子剛好就在他隔壁。那位長官時常在下班後來找那個工頭聊天，又愛和他講公事，我住在隔壁都聽得到，這些資訊就有給我利用的空間。比方說講起某職員表現很壞，要把他從好的職位調到差的位子，我聽到後就到局裡和那個人說「你要被調

30 羅健（1907-1982），字子剛，湖南省長沙市人。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森林系畢業，獲農學士學位。歷任西康省雅安模範林場苗圃主任，西康省茶葉公司技師，貴州省農業改進所獨山農場場長等職。1946 年來臺，任林務局造林課長，不久辭職。1951 年重回林產管理局服務，先後任職於太魯閣林場、竹東林場場長，改組後任林務局巒大林區管理處處長、大雪山林業公司總經理等職。資料來源：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臺北：著者自印，1991），頁 12。

走了」，我和他嚙滿「某某長官有和我說，你完蛋了」，後來他果然被調走，後來就有人開始傳「竹東來的客家人，長官很信任他，會和他說人事」，所以大家就會稍微給我通融。

(三) 生意潛規則二：酒家文化

以前做生意都要喝酒交陪（kau-puê，交際應酬），可以說不喝酒就談不成生意，我專門跑外務、談生意，一個月可能有 20 天都要喝酒。好比說製材所的人來看木材，大概早上八點多到，一起到山上看，清點他看中的材，開單子給他之後，安排明天卡車載材下山，講好月底收錢，事情處理完也差不多 11 點，都要中午，哪有輕易放客人走的道理？請對方吃飯總不可能只叫便當，所以要下山找飯館，幾道菜、幾瓶酒，讓客人吃飽飯再回家；下午來的客人，事情談完就傍晚，就一起上酒家招待對方。做林業的習慣這種生活，喝酒沒在喝ビール（biiru，啤酒），都是喝洋酒，我後來就因為喝太多酒，把胃喝壞掉，還去開刀。

有一次上酒家很有意思。我在水裡坑認識了孫海，³¹ 他最出名的就是在當地做一級針葉林的生意。孫海是閩南人，沒讀書也不會寫字，可是交際一流。他人很慷慨，很會用錢去打點，他標林班的時候，（國民）黨部的人都會幫他。他在水裡坑和那些長官交情都很好，林務局的人怕他怕得哭爹（khàu-pē，叫苦連天），³² 他人一出現，每個職員都「阿海伯」、「阿海伯」的打招呼。當時已經光復好幾年後，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上酒家招待日本客戶，有些十七、八歲的小姐來唱那卡西（ながし，走唱）。小姐日文歌唱得很好，日本人聽了很開心，要問她們怎麼會唱日文，因為孫海不會日文，

日本人就請我問。我問小姐「妳知道歌詞的意思嗎？」小姐說她不懂，是硬學起來。日本人聽了很感動，就和小姐說「如果我點的歌妳會唱，那我就喝一杯」，結果最後那些日本人喝的東倒西歪。

除了客戶之外，官員也是一樣帶去上酒家。那時候公務人員可以去酒家。在水裡坑時，有官員來，晚上就帶著他們和客戶——臺中、崙背、鹿港，大家一起在酒家吃飯、喝酒。前面講的檢查官、法醫、警察辦完事，下山也是請他們吃飯、喝酒。在竹東這邊，我身上有帶錢的話就和店家結算，沒錢就寫欠條，讓店家月底時去和張雲業請款，張雲業認得我的字，他一看就知道是交際費用，所以說我喝酒是出名，酒家都開玩笑說我喝的酒要 15 台トラック（Torakku，卡車）來載運。



八 退休生活

1991 年 8 月 2 日我胃穿孔開刀，那一陣子我身體很不舒服，自己知道已經胃出血。我大兒子從陽明醫學院畢業後，在屏東榮民醫院服務，我打電話請他幫忙介紹醫生，剛好大兒子同事劉醫生的哥哥在竹東榮民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服務。當時竹東

31 孫海（1917-1979）字揚波，臺灣雲林縣人，戰後臺灣林業大亨。14 歲（1931）赴嘉義木材店工作，學習伐木、銷售木材等工作。1939 年於嘉義市創辦「振昌木業」。孫海認為木業經營需科學畫、企業化，才能跟上時代。其企業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而不斷調整，致力於林產多方面利用，發展木材防腐廠、合板工廠等木材加工業。孫海於 1970 年因熱心公益獲總統蔣介石召見，1973 年獲選全國第三屆十大傑出企業家。資料來源：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頁 175-177。

32 哭爸（khàu-pē），粗俗的罵人語。以喪父為比喻，來表示不屑他人的叫苦或抱怨。

榮總有一位從臺北下來的外科醫生技術很厲害，透過這個關係請那位劉醫生介紹我去給他開刀。因為我以前常來這裡處理工人的工傷問題，榮總很多人都認識我，所以他們在一些小地方上會給我一些方便。我記得那次總共花了 8 萬元。

胃開刀完沒幾年，兒子們都有穩定的事業，我年紀也大，就退休了。後來陸續又開了 3 次刀，腸子、攝護腺，最後一次是好幾年前被摩托車撞到、手斷掉去開刀。那時正好我二媳婦在護士學校的學生在竹東榮總當護士，她推薦了一位年輕的醫生，說他比較好商量。當時我痛得不得了，就問醫生能不能馬上開刀。醫生說這時候開刀房是主任的時間，他排定的日期是隔天，不過他願意去和主任商量。幸運的是主任同意，說他的兩檯手術結束後，就讓我的醫生使用，我才能當天就進開刀房。那次手術要全身麻醉，麻醉師看到我年紀這麼大，怕麻醉的劑量我會受不了，我說：「我有 3 次全身麻醉的經驗，你聽我現在說話這麼有元氣，不用怕我會出事。」前幾年我在路上遇到對方，他還講起這件事，他說當時麻醉劑量一直不敢下太多，怕我會死掉。

退休以後，有一陣子我固定一個月會上臺北一次。我有個朋友會固定約一群朋友，大家每個月一起在錦華樓餐廳³³吃一次飯，後來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都過世了，我就比較沒有參加。現在我主要是在林口的二兒子家和竹東老家兩邊跑。儘管我已經 94 歲，我還是都自己來往兩地，不用麻煩別人接送我。在林口時，我主要住在二兒子家，我有參加當地的老人會，每週三、四中午公所有辦老人共餐，政府補助 50 元、自己只要出 30 元。因此我現在固定週二回

林口，週五再回竹東。我在竹東的行程也過得很充實，我會和親戚、朋友相約，吃的部份就自己簡單打理，煮個麵或是簡單弄點菜吃，一天三餐差不多 100 元就解決了，親友知道我在竹東時，也會帶東西來看我。前年（2019）有一次我感冒了，但我想到已經和竹東的親友約好了，我覺得自己一定要回去。等回到竹東後我就去附近的診所看病，醫生聽到我自己從林口搭車回來還嚇到，稱讚我說「92 歲還這麼有才調（tsài-tiâu，本事），厲害！」

九 人生有感



我今年（2021）已經 94 歲了，同時代的人大部份都已經不在人世，但我身體還不錯，可以自理生活。說實在，我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活這麼久，以前要蓋這棟房子的時候，挑了三、四樓，那時候只想說自己可能活到七、八十歲差不多，住樓上比較清靜，想不到自己活了這麼久，現在上下樓梯反倒是一件辛苦事。

我是苦過來的人，小時候因為家裡沒錢沒辦法繼續唸書，所以對於子女的教育就很在意。我很驕傲的是下一代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兒子當醫生、二兒子當老師，孫子輩也都讀很好的學校。記得大兒子要考高中的時候，本來我和他說報新竹的學校就好，誰知

33 錦華樓為臺北市中山區知名江浙菜餐廳，成立四十餘年，2019 年歇業。「資料來源：「錦華樓」江湖謝幕！不敵月租 150 萬 黑白兩道情資站收攤」，《蘋果新聞網》（2019 年 3 月 3 日），2021 年 7 月 21 日下載：<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190303/A3KAL5ZSOLBIRCXZX7X26MIPCI/>。

道他偷偷給我報臺北的學校，等到準考證寄來我才知道。只好聯絡朋友，請朋友幫忙找離他考場比較近的旅館，趕快幫我注文（zu vunˊ，預訂）一間，我們夫妻倆帶他上去考試；等到二兒子要考試時，他說「阿兄去臺北唸書，他也要去」，我也沒辦法不要，就隨便他了。當時竹東地區考到建國中學的人大概不到 5 個，他們兩兄弟考上時，大家都來給我恭喜。

我太太過世時家裡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我和兩個兒子說：「我沒才調留財產給你們，只能供你們讀書，你們能讀到哪裡，我一定供你們讀到哪裡。假如我留錢給你們做生意，但做生意很講運氣，運氣好有賺錢，運氣不好你就倒了。不過要是讀書就不一樣了，你讀到腦子裡的東西不會不見。」後來我大兒子讀醫科，博士畢業後出來當醫生；二兒子看到哥哥讀醫他也想考，但沒考上，不過他後來考上臺大，之後當高中老師，他們兩個都很有成就，工作、家庭、經濟都不錯，讓我很放心。可惜的是家裡 9 個人，大媳婦是外省人、二媳婦是閩南人，只剩下我和 2 個兒子會說客家話，孫子輩的全都不會說。我在林口和二兒子講客家話，和媳婦講閩南話，和孫子、孫女講國語，講客語他們也不會，要講國語才聽得懂。

現在我回頭看這幾十年，可能沒有很多錢跟大房子，但我不用為生活發愁，吃用也都很足夠。孩子每個月會給我錢，兒子們只交待我兩件事：第一，在吃的份上絕對不要省，想吃什麼東西就去買，不用考慮價錢。第二，有錢也不要想說拿去玩股票，他們說股票買了不一定會起（hì，漲），但要是跌了、賠錢，我晚上鬱悶睡不著覺，講難聽點，原本能活 10 年，說不定 2 年就死了。

想到以前小時候日子那麼辛苦，爸爸做炭工，他和媽媽兩個人辛苦工作養我們那麼多小孩，還供我讀完公學校，我真的很感謝他們。我也很感謝我太太要是沒有她辛苦的幫忙，我也沒才調做這些工作。儘管我沒有像以前葉山的大股東張雲業、黃阿立他們那麼有錢，但我的孩子、孫子們都很優秀，我自己的身體也還算健康、活到九十幾歲，我已經很滿足、很感恩了。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李世基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12月7日上午9:30至12:00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長安路 李宅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陳瑞琪、顏翊卉

列席 黃松妹、徐美鳳

記錄 陳瑞琪



分享林業工作甘苦的李世基先生

受訪者簡介

李世基，1932 年出生，新竹橫山人。1938 年進入竹東公學校就讀，後因戰爭關係失學。其父李胡東在日本時代也從事林業相關工作，而他自己則於 1947 年投身林業。他先受雇於竹東地方包辦家族徐石榮，前往檜山任集材工，並憑藉著優秀的技藝順利升上一等工。1954 年進入竹東林場製材廠工作，從乙種技術工人轉為甲種技術工人，並也順利升上最高級的三等鋸製工。1986 年觀霧停產，因製材廠裁撤，轉任獅潭分站巡視員，負責林班地巡護。於 1992 年退休。



一 個人生平

(一) 家世

我叫李世基，1932 年出生在八仙山林場，老家在現在的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我爸爸叫李胡東，媽媽叫李鄧香妹，她是大坪頂人。我媽媽生了 12 胎，其中有一胎是雙胞胎，因此我家一共有 13 個孩子，但順利長大的只有 3 個男孩、5 個女孩。我是長子，底下是 2 個弟弟和 5 個妹妹。弟弟們現在都過世了，一個活到 51 歲、一個活到 60 歲。5 個妹妹有人就近嫁在竹東，也有嫁到北斗、臺北和竹北，還有個妹妹小時候就過繼給住埔里的姑姑當養女。

(二) 成長於日本時代的童年

因為我爸爸在做木材（生意），所以我們家也跟著他的工作四處搬家，也因為這樣，我在八仙山林場出生。大概在我 4 歲時（1935），¹我爸爸改到太平山林場工作，我們也跟著搬去就近住在附近的工寮。我現在只記得太平山的家附近有對夫妻，他們家也有一個跟我同歲的小女孩。他們是當地人，夫妻倆平時做豆腐來賣。

後來大概到了我 7 歲的時候（1938），我爸爸又換到了竹東的香杉山工作，我們便跟著搬回來竹東。爸媽把我托給住在街上的姑婆照顧，他們住在香杉山。說到我姑婆，她先生過世得早，她一個女人家生活不容易，後來跟一個日本人在一起，兩個人算是同居。

¹ 受訪者所言年紀皆為虛歲，為尊重受訪者原意全文將保留此年紀敘事，並另外於後頭標註正確時間點。特此說明。

我記得對方好像姓小日向。

我 8 歲時進入竹東公學校²唸書，當時學校的老師幾乎都是日本人，很少臺灣人，我們在學校學五十音和算數。教我的老師很兇，是一名退伍的日本兵，上課時只要誰不專心，老師一棍子就打下去了。升上三年級後（1940），附近要蓋新學校，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國小，³我們都被叫去幫忙搬建材。以前的房子不是用泥土、竹子做牆，就是用木頭，很少能用得上磚塊。

另外一件我比較有印象的事也發生在三年級，我和大我一屆的表哥一起走路去香杉山，我去找我爸爸，他去找他哥哥。他住在九贊頭，我先從竹東街上走去找他，兩個人再一起往內灣、尖石去。當時從竹東走到香杉山要一天半的時間，我們也不覺得害怕，而且我們很聰明，知道會走到天黑，出發前還帶著火把照路。以前沒有手電筒能用，都是截一段竹竿後在上頭纏布、澆油點火。我們出門時沒有跟大人講，走到 3 號索道時（錦屏一帶）正好碰上趕下山找人的大人們，儘管可以不用獨自在山上過夜，但那時真的是被家裡臭罵一頓。

過沒多久戰爭爆發，學校停課了。為了躲空襲，我爸爸帶我們回到沙坑老家，住在陳屋一帶。我記得當時竹東街上的神社曾被炸毀，神社的位置就是現在的竹東高中。戰時的生活很辛苦，能吃上稀飯已經算是非常好了，大部分都只能吃地瓜、地瓜葉。糧食到後來都由日本人統一管理發放，日本警察還會時不時地到家裡巡邏，突襲檢查我們有沒有偷藏食物。要是被他們抓到，當場就會用皮帶狠狠地抽打人一頓。

後來，大概在我 12 歲（1943），家裡把我送去南投水里投靠小姑姑。小姑姑的先生被日本人抓去南洋當軍夫，她一個女人家要養家很不容易，但是她很厲害，自己做生意賺錢。她開了一個小攤子賣米苔目和一些沾花生米的小糖粿，生意非常好，我常會幫忙顧攤。

記得有一次日本警察來取締，還把她帶回集集的派出所，我擔心姑姑，也跟著過去。那時有日本警察在派出所前用皮帶抽打臺灣人，小姑姑很害怕自己也被打，著急地跟對方解釋說她先生被派去南洋當軍夫，她為了活下去才不得不出來賣點小吃。那位日本警察聽完後，先問她有沒有孩子，姑姑立刻跟他說有一個女兒，而且她肚子裡還懷著一個孩子。或許是同情她，警察後來對她說：「那你回去，沒有事了。但你現在回去後生意不要做這麼大，自己生活過得去就好了。」小姑姑知道沒事了，這才放心來。但沒想到這件事之後，小姑姑不但沒有被嚇到收起生意，反倒是換個地方而且生意還做更大。我非常佩服她的勇氣。

我在姑姑家待了一年後改去埔里投靠阿嬤，阿嬤是（沙坑）江屋人，後來跟著她其中一個女兒搬到埔里。我在埔里也待了一段時間才回到新竹老家，平時我會跟上公館那的人批發竹筍到竹東的商華市場賣。大概過了半年左右，臺灣才光復。

2 即今新竹縣竹東國民小學。前身為樹杞林公學校，設於 1897 年。1921 年，改名竹東公學校，轄下的橫山、沙坑分校亦獨立設校。1941 年，改名為竹東旭國民學校。1946 年，更名為新竹市竹東第一國民學校。1950 年，再改稱為新竹縣竹東國民學校。1968 年，因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校名再改為竹東國民小學。資料來源：曾水妹等，《春風一百希望兩千 竹東國小創校一百週年特刊》（新竹：新竹縣竹東國民小學，1999），頁 53-55。

3 指新竹縣中山國民小學，位在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 70 號。

（三）光復後的生活

光復那年我 14 歲（1945），儘管戰爭結束了，但我沒有回到學校讀書，就留在家裡幫忙，也因為這樣，我雖然看得懂漢文，但不太會寫。那年爸爸在街上的仁愛路買了一塊地自己蓋房子，房子蓋好後，我們就從沙坑搬了出來，我一樣待在家裡幫忙，像是去山上砍柴再挑回家給媽媽煮飯。

過了一年（1946），我們家對面開了一家米粉工廠，我就過去那邊打工賺錢。以前的米粉是用在來米做的，我負責曬剛做好的米粉，等它們晾乾後再收進來。我在那家工廠大概做了一年，之後爸爸把仁愛路的房子賣掉，我們搬家到大鄉里附近（今竹東高中一帶），我就也跟著爸爸去山上做林了。

（四）婚姻與家庭

我太太叫李林貴英，她是竹東人，我們是媒人介紹而認識。在我 25 歲的時候（1956）結婚，婚後我們共有 4 個小孩，2 男 2 女。

二 我的林業故事



（一）淵源：從事林業工作的父親

我的爸爸李胡東是家中長子，以前生活很辛苦，他在年紀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人放牛、打工賺錢。我記得他 13 歲就在當長工，幫親戚看牛或是去茶園採茶。大概 18 歲的時候，朋友找他一起去南投砍樹做林，他才算是真正踏入這一行。

我記得爸爸的老闆有兩個人，一個姓賴的埔里人、一個姓黃的臺南人。他在南投那邊工作到 21 歲，和我媽媽結婚後改到八仙山林場做事，幾年後（1935）再到太平山林場，再之後（1938）才回到了竹東的香杉山。他跟我媽媽也算是媒人介紹結婚。

他在南投時主要是當伐木工，後來到八仙山、太平山改負責牽流籠。他在這一行打滾了很久，不僅流籠放得好，集材功夫更是不得了，也因為這樣，回到竹東後他便自己出來當總包辦，專門做植松（會社）的生意。他非常受到日本人的信任，他們很看重他。以前跟植松做生意只要雙方講好就可以，不像光復後還得去投標案。

山上的工作現場有伐木工、集材工、卸材工和臺車工，負責檢尺的則是植松他們的人，這點跟光復後的包辦制很像。香杉山的伐採以香杉為主，ひのき（hinoki，扁柏）比較少。香杉這種木頭很好，不怕（腐）爛，因此日本人都拿去做船料。運送的話，我記得木頭在山上砍下來後會先用流籠送到土場，再用木馬拉到山下，之後才接臺車送回竹東。

我爸爸底下有四、五個小工頭，他們會負責再去招人。我爸爸只負責發薪水給工頭，其他工人的事情都不管。畢竟他監督每天的生產工作就夠忙了，還得跟植松的人打交道，沒有那麼多時間再去管那些小事。

我記得我爸爸常跟一個光頭的日本人來往，可惜我已經記不得對方的名字了。讓我印象最深的只有爸爸那時的生意做很大，他的辦公桌抽屜打開來幾乎都是鈔票，賺了非常多錢。至於當時用什麼名義（公司）去談合作、生產量多少、工人的薪水等等，我當時還

小，不會知道這麼細節的事。不過他底下的小工頭都是竹東鄰近的人，他們找來的工人應該也都是附近的居民。

戰爭爆發後，因為山上比較不怕空襲，所以伐木沒有停止，我爸爸一樣在山上工作，只有我們疏開（soo-khai，疏散）⁴回老家。當時所有木材都是軍用材，日本軍方會派他們的阿兵哥來把木頭運走。可是他們對臺車路線不熟，又一心求快、拚命把木頭堆上臺車。結果就是常常在臺車路的彎道上，因超重失速而發生意外，死了很多阿兵哥。

光復後，竹東這邊的林產改由林場負責，政府派了很多外省人來接辦。我爸爸跟這些外省人的關係不好，接不到標案，就只好改去檜山幫忙我姑丈徐石榮。⁵姑丈在這一方面還蠻厲害，能跟政府打好關係，工作也可以繼續做下去，我之後也是在他那做事。

（二）投身：包辦商雇傭工人

我大概 16 歲（1947）進去當學徒，從集材開始學，不過其實什麼都要會做，所以我也會開集材機。集材機很不好操作，通常都是派會開車的人負責。以前的集材機都是日本製，之後才慢慢也有美國製的機器。那時集材工分成 6 個等級，從一排到六，一等工是技術最好、最棒的工人，我大概在 20 歲、21 歲（1951、1952）時，當到了一等工。每個等級的工人薪水差很多，我當一等工時，一天的薪水是 36 元。

開集材機的風險也很大，像我就因為意外（1949），左手手指被機器的輪子弄到斷掉，雖然食指、中指有順利接回去，但無名指骨頭爛掉了，最後只能截掉最後一節。以前山上沒有什麼醫療資

源，出事了只能緊急送回山下林場的醫務室，情況太嚴重才會再送往新竹市的空軍醫院，像我就是被送到空軍醫院做縫合，空軍醫院當時還是日本式的木房子呢！竹東現在的臺大醫院、榮民醫院都是更後來才有的。說到這個，當時我原本請醫生截短一點，覺得這樣傷口比較俐落。醫生聽到後念了我一頓，說我傻傻的，他會幫我多留一小段，是為了方便我痊癒後搬東西時，手指能夠多一些支撐點去使力。

再說回來。當時的勞保制度不完全，政府沒有強行要求雇主替我們投保，造成我發生了意外後也拿不到賠償金，這點說來實在無



圖一、李世基先生因工作意外受傷造成手指部分截肢

4 指戰爭時因躲避空襲而疏散到鄉間。

5 徐氏家族在日本時代就擁有熬腦執照，徐石榮、徐石房兄弟延續林業生產，在戰後創設「建榮木行」，專營伐木、集材、臺車和索道運材 4 種工務。1953 年，徐家兄弟拆夥，徐石榮獨自經營建榮木行，徐石房另立門戶。資料來源：陳顏、陳郁涵，《檜山邊境·觀霧森林：竹東林場職人傳》（新竹：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12），頁 106-123、134-144。

奈。不過，也因為這樣，我收到兵單去體檢時，被判定為丙種體格，直接免役。林業工作很危險，尤其是我們這種在山上作業的現場人員，以前也發生過集材線在收放時斷掉造成的傷亡，又或者是我自己發生的這個意外。

姑丈徐石榮對他底下的工人算不錯，我在他那邊工作時，不曾聽過他跟工人發生過糾紛或衝突。工人們在山上住工寮，然後三餐自理。我是和姑丈的兒子徐金來搭伙，伙食費每個月從薪水裡扣。徐金來算是我姑表，他那時還沒結婚，再後來才娶了太太 Matsu（即黃松妹）。

檜山主要也是砍伐ひのき（扁柏），雜木的話就是楠木。⁶山上砍下來的木頭用流籠、臺車運下來，最後經 1 號索道送到土場，再用卡車載回竹東。當時我們一天大概都是十幾臺車的量，不過送下山後的製材流程，我就不清楚了。我只待過檜山，之後就調去製材廠工作，沒有去觀霧。

（三）意外：因工安事故轉聘入林場（林區管理處）

我有個姑姑叫羅金梅，她跟當時的林場場長羅健⁷很要好，後來因為兩人同姓，還認對方做乾爹。我姑姑得知我在山上工作受傷，還因此截掉了部分手指頭，很心疼我，就拿這件工安意外去向場長羅健說情，希望能把我聘入林場。羅場長人很好，答應聘我，並把派我去製材廠。

就這樣，我在 1954 年改到竹東林場工作，從乙種技術工人變成甲種技術工人。製材廠當時的主任叫廖迎霖，我從助手做起，工作內容是幫忙把推進機器裡的木材拉出來。大概 3 年後我升上頭手，⁸負

責操作小剖機，慢慢才又升上大剖機頭手。不過一開始當助手的薪水很低，一天只有 7 元，我有點沒辦法接受，但身邊的人一直叫我忍耐，要想想更長遠以後的事，畢竟甲技是正式職。

我記得當時一天也大約有十多臺車的原木量進來，一臺車能載約 3 立方公尺重的木頭。製材原木以鐵杉、ひのき為主，也有一些楠木和其他雜木，但數量不多。製材規格和現在其實差不多，最短的是 36 公分，再來就是 45 公分、1.8 公尺、3.6 公尺和 4.5 公尺，其中 36 公分的沒有做多久就停產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用鐵杉做了很多軍用的箱板材，應該是要再做成子彈箱。我們那時（1950 年代）很常趕產，常常加班做到天亮，不過林場會另外給加班費。除此之外，我們當時的製品沒有特別做防腐處理。

林場之後改制成林區管理處，但我一樣在製材廠工作，沒有什麼影響。

6 中文名為大葉楠，別名楠仔、大葉楠，學名為 *Machilus japonica* Siebold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J. C. Liao，為楠屬樟科的喬木。多分佈於海拔 1,000m 以下的闊葉樹林中，在陰濕之溪谷常見。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 年 3 月 20 日下載，<https://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333010012>。

7 竹東林場的歷任場長順序則為：王子君（1947）、張振鵬（1948-1949）、徐守圍（1949）、羅健（1953-1957）、阮履泰（1957-1960）、李家琛（1960）。竹東林場於 1960 年併入新竹山林管理所，並改制為竹東林區管理所。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三章 光復初期之林務局，2020 年 10 月 24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3-1.htm。

8 正式名稱為鋸製工。

(四) 轉折：林業政策改變下的轉職

1986年因為製材廠結束，我們這些人就被拆散到各個工作站，有人被調去大溪、有人被派去內灣。當時製材廠主任是羅仁晃，羅主任問我想被調去哪個工作站，那陣子我爸爸身體不好，便告訴主任希望能調到近一點、可以通勤的工作站，羅主任就把我派去大湖當巡視員。每天騎車通勤上下班，從竹東騎摩托車到大湖單趟大概五、六十分鐘，不算遠，這樣我就可以繼續住在家裡照顧爸爸。要不然被派去山上的話，通常一週才能下山一次。

我被分配到的巡邏區域是大湖事業區的第一、二、三、四、八、九、十等7個林班，因為區域上比較靠近獅潭，所以我算是在獅潭分站上班，從大湖騎車到獅潭還要再40分鐘的路程。獅潭分站有4個人，一個主管、一個護管員和兩個巡視員。護管員和巡視員的工作其實差不多，只是巡視員通常都是本省人，護管員多是外省人，我們都覺得外省人的待遇比較好，出事時主管比較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

以我一天的工作來說，大概就是巡邏完負責的林班地後回到辦公室做報表，紀錄自己今天的巡邏情形。獅潭山區比較沒有貴重木，大多是一些雜木，因此不太會發生盜伐案，最多的是鄰近居民偷偷砍樹種香菇。住那一帶的多是漢人，沒有什麼原住民。我們如果在巡邏時發現居民私自開建的香菇寮，會先好好地跟對方講，希望他們自己拆掉，不會直接取締。

巡視員的薪水不高，約莫一萬多元而已。就我自己來說，當巡視員的薪水其實比不上以前待在製材廠。而且製材廠還有一些小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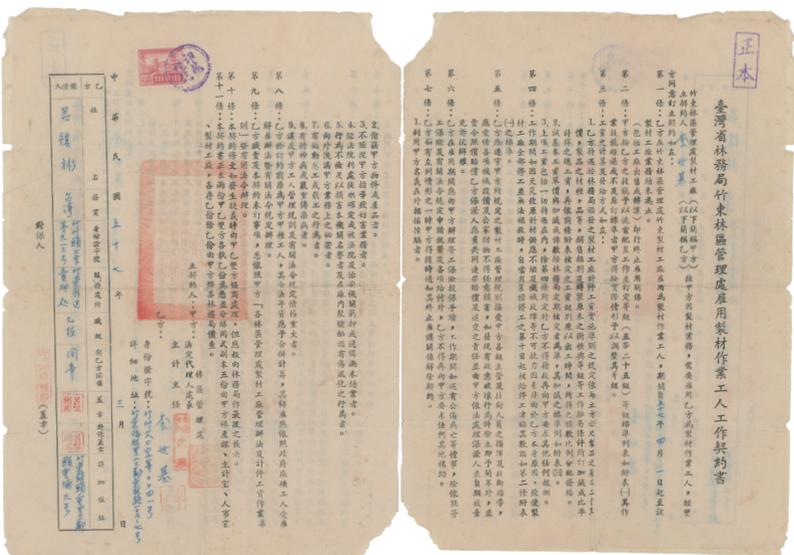
利，像是員工每人每月都會另外配給 300 臺斤的薪用材，儘管都只是些製材剩下的邊材或製壞的廢材，但對我們的生活有很大的實際幫助。整個林管處最讓人羨慕的單位，我想應該是工務課吧？畢竟可以利用開林道或施工等機會四處跑，不用一直待在工廠裡，還可以請領差旅費多賺一點錢。

其他我比較有印象的主管叫劉桂仁，他是外省人，我跟他共事大概 3 年，對我們還算公正。至於大湖站主任，我印象裡換過好幾個，現在還記得名字的就兩個人，分別是林遠德和戴國清。製材廠的廖主任也曾被調到大湖站當過主任。

（五）衝突：職涯唯一勞資糾紛

我在林管處工作四十幾年，只跟管理處發生過一次糾紛爭議。那時（1968）先是貯木場的同事接到通知，說從下個年度起將被改聘為乙技、取消原本的甲技身份，但上頭什麼原因都沒說。沒多久，我們製材廠這邊也接到同樣的通知。我一看那個異動名單，廠內的外省人一樣還是甲技，被改聘為乙技的只有我們這些本省人。

大家都很生氣，後來我們聽說貯木場那邊的同事要跟林務局申訴，我們便決定跟進，同事們一起湊錢請了代書幫忙寫訴狀。一開始我們的上訴被林務局駁回。後來，我們有個外省人同事叫郭振明，他有朋友在新竹地方法院工作，說願意幫忙我們寫陳情書，建議我們去找其他政府機關陳情試試，我們便拿著他幫忙寫的陳情書四處陳情。我們跑了很多地方，新竹縣政府、新竹縣議會也去，但他們都說這是林務局內部的事，他們也沒辦法。最後，我們將陳情書送到監察院才被監察委員受理，並承諾介入調查。這個過程整整



圖二、當時被迫換約的工作契約書／李世基提供

花了3年，最後監察院裁決林務局必須繼續沿用甲技資格聘雇我們。

我現在想起這件事情還是很生氣。甲技跟乙技的差別在於，前者屬於受保障的林務局正式員工；乙技則要看雙方契約怎麼簽訂、沒有聘期保障。有這樣的差異，怎麼可以沒有任何解釋，說改就改呢？而且人員改聘上又明顯偏袒外省人，叫我們怎麼能服氣！幸好最後法官做出公正的判決。不過在打官司的那3年，現場的主管也沒有刻意刁難我們，大家也不會故意不好好做事，一切工作歸工作。



三 記憶中的製材廠

製材廠舊廠在現在文化館⁹那，空間比較小一點。後來因為機器太舊、員工人又增加，就改搬到了大明路上，鄰近貯木場。製材廠裡除了頭手（鋸製工），還有磨鋸工跟搬運工。頭手能依照技術程度分成3個等級：初級、二級與三級，像我就是三級工，負責操作大剖機。而磨鋸工主要就是負責機臺鋸刀的保養，至於搬運工幾乎都是榮民。

製材廠員工最多時大概有七、八十人，這還不包含負責搬運木材的四、五十名搬運工。我記得廠內有兩臺大剖機（一號、二號）、一臺中剖機、6臺小剖機（一號到六號），還有3臺小橫檢（即圓鋸機）。橫檢的作用是把壞掉的地方剪掉，它的磨鋸是比較圓的刀片，檯子上有刻度，操作的人可以看著那個刻度去剪除他要的厚度。

大剖機的功用在於把一根大原木鋸成板材或角材，一個人吊木材，一個頭手負責把木頭推進機器，一個搖尺負責注意製材的方向與尺度，然後再有3個人把木材拉去機器後端的大橫檢。中剖機跟大剖機的功用很像，操作方法也一樣，但只需要兩個人把切割好的木材拉去中橫檢。而小剖簡單來說就是把板材進行更細（緻）的切割，操作上來說也更簡單一點，頭手、助手、搬運工3個人就能操作，而要是製材製壞了，搬運工就再把成品搬去橫檢那裡。

⁹ 指樹杞林文化館，位在新竹縣竹東鎮新生路377號。



圖四、製材廠新廠工作現場／李世基提供



圖五、於製材廠內的工作側影
畫面左一為擔任搖尺的同事彭煥勳，左二為任頭手的李世基，右方的女同事則為助手／李世基提供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彭春貴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9月16日上午9:30至11:30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 彭宅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張家綸、張雅綿、張嘉顯、

顏翊卉、陳瑞琪

列席 彭瑞燕

記錄 陳瑞琪



訪談後大合影
自左起分別為新竹處代表顏翊卉、助理張雅綿、彭春貴先生，
計畫協同主持人張家綸與助理張嘉顯

受訪者簡介

彭春貴，1931 年出生，新竹竹東人。1947 年進入竹東製材廠工作，製材廠亦被併入竹東林場、到 1960 年林場再改制為林區管理處，此期間皆於貯木場擔任統計人員。待林區管理處結束直營生產任務後（1986），因業務調整，改調往觀霧工作站任會計兼辦育樂業務，至 1991 年屆滿 60 歲退休。於觀霧站服務期間除負責會計，主要負責經營福利社與餐廳。



一 個人生平

(一) 家世與童年

我是彭春貴，1931年11月25日出生在新竹竹東。我爸爸叫彭阿敬，媽媽叫彭李菊妹，他們都是竹東當地的客家人。我們家有6個孩子，我排行最小，上頭有1個哥哥、4個姊姊。在我小時候我們家因為祖先的事業失敗搬到南部，直到光復後才搬回來。

記得在我3歲左右，我們先搬到屏東去投靠舅舅。舅舅那時先我們一步下屏東耕田，那裡一年可以收兩次稻子。為了賺錢養家，只要哪裡有缺工，我爸爸都會去。大概在我5歲時，我們搬到鳳山種鳳梨，鳳梨收成後賣給批發商賺錢；在鳳山住了兩年，我們又搬到高雄。我們在高雄人生地不熟，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更沒有田能耕種，幸好那時候哥哥姊姊都已經長大了，可以工作賺錢，家裡的經濟情況好很多。

也因為這樣，我在高雄唸小學。我的母校是現在高雄市三民區的三民國小。¹ 當時整個三民區幾乎都是水田，我們的鄰居也都是種田人家，就只有我們一家不是。而且大家幾乎都是閩南人，很少客家人，我的同學也都是閩南人，上課的時候我都跟他們講閩南話，他們都不知道我是客家人。

¹ 時名為高雄州高雄市旭國民學校。前身為高雄州第三公學校，創設於1921年。1937年改名為旭公學校，1941年再改名為旭國民學校。戰後，易名為高雄市第七國民學校。1947年，奉令改名為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民學校。1968年，因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校名改為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民小學。資料來源：高雄市三民國小，2020年10月22日下載，<http://school.kh.edu.tw/index.php?WebID=152>。

我的4個姊姊，大姊小時就送到獅頭山附近農家做童養媳；二姊學洋裁做衣服；三姊在日本人開的餐廳工作；四姊從小就給舅舅當女兒照顧。說到這個，有件事或許也值得一提，因為我二姊在幫人家做衣服，而我們平時在家都講客家話，有些客人來拿衣服時、聽到我們在講客家話，很驚訝地說：「你們也是客家人啊！我也是！」我們才知道說原來高雄也有客家人，不是全部都閩南人。有些人是桃園來的、有些是中壢搬下去的，他們會互相介紹來我們家。

我哥哥彭春梅在日本海軍的冰糖公司²服務，算是相當好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在日本時代也當過保正。因此他的身分在辦一些事情的時候比較吃香。光復後，糖廠收歸國有，冰糖公司被撤銷了，他被改調到臺糖的恆春糖廠工作。

（二）戰時記憶與光復後的生活

戰爭時，我記得我們高雄家附近的醬油工廠被整個炸毀。那個醬油廠存放了好幾百個大醬油缸，飛機（美軍）從高空俯視時把醬油缸當做了油桶轟炸。儘管沒有炸到我們家，但爆炸產生的熱風還是吹到我們這裡，我們都被嚇得躲進附近的防空洞。

爸爸覺得繼續待在高雄太危險了，要死也要回到故鄉。因此，哥哥就幫忙找到可以搭乘的火車車次，連同家當行李載我們連夜回到新竹。當時因為哥哥、姊姊們在高雄各有工作，所以只有我跟爸爸、媽媽3個人回竹東老家。

當初搬到南部時，我們把竹東老家租給別人，回來後就請對方搬走。以前的房子都是土磚做的，房子裡面蜈蚣、蜘蛛什麼的蟲很多，我們大概打掃後，將就住了下來。老家的位置就是現在這個地

方，沒有改變。

我們搬回老家後，過了一段時間，日本宣布投降。光復初期大環境不好，我無法繼續學業，家裡的生活很辛苦，穩定的工作也不好找。因此只要有人喊上工，不管工資多少我都會去。像我就跟叔叔一起去過新竹到竹東區間的鐵路工程，³不過我做的工作只是很簡單的打地基，一天工錢 5 元，兩天沒辦法上工，就沒有收入。

搬回來的第二年（1946）我爸爸病逝，他過世時才 55 歲。在那之後我媽媽就常對我說：「不要倚靠人家，自己堅強一點」，像當時因為沒有瓦斯能用，所以我每天都會跟著叔叔上山找柴，因為我年紀小，還沒辦法砍樹劈柴，於是我專門去搬那些人家砍剩下的樹頭回來當柴，要不然家裡沒辦法煮飯。

這樣的生活大概過了兩年，竹東製材工廠的主任官德彬先生找我去上班。他說：「你這樣年輕，在外面這樣做太辛苦了，不如到我們工廠工作。」官德彬主任的媽媽和我媽媽是朋友，他大概瞭解我家的情況，我非常感謝他。雖然我在製材廠當雜工的薪水很少，但至少收入穩定，而且製材廠的員工還有火柴配給。加上我們每年會養一條豬，等年底時將豬賣掉換錢。我跟我媽媽兩個人生活也還

2 據受訪者記憶，該冰糖廠疑位於高雄鹽埕，戰後相關工作人員併入南州糖廠。據此，該冰糖廠疑為 1917 年於打狗設廠的泰昌冰糖株式會社。待進一步追查。資料來源：臺灣給督官房調查課，《臺灣第十三統計摘要：大正六年》（臺灣：臺灣總督府，1918），頁 299。

3 內灣線鐵路於 1944 年動工，隨即因戰時而中止。戰後，工程才又復工，並略改路線。1947 年 11 月 15 日先通車至竹東，1950 年 12 月 27 日延伸至十分寮（合興），1951 年 9 月 11 日全線完工。資料來源：陳鴻麟，《鐵路隧道》（臺北：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2011），頁 59。

過得去。她常說生活過得去就好，薪水低沒關係。順道一提，我們當時也會在河邊找無主的空地種地瓜餵豬，豬養在家門口，養到大概兩百多斤重。

（三）軍旅與婚姻

我在 1956 年入伍，被分發到新竹的關東橋營區，入伍時一個班有 12 人。因為我是補充兵，所以只需要服役 4 個月。我是第八期的補充兵小班長，同時也是最後一期。⁴ 補充兵的年紀不一，但通常士兵的年紀都偏大，像我入伍時就已經 25 歲。因為這樣，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同袍可能已經有小孩了，家屬在離開時孩子們常會哭哭啼啼、不願意離開爸爸，同袍們的妻子也難免跟著哭。看見這樣的場面讓人很難為情，所以我就向副連長建議，希望之後能降低徵兵的年齡好避免這種場合，不然這其實也挺打擊士氣。不過我也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議，上頭長官怎麼決定這就不是我能掌握的了。

退伍後透過大姊的介紹而結婚。我太太叫黃金英，她是下公館人，剛好大姊這時因婚嫁後搬到那裡定居而認識，充當了介紹人。婚後我們共有 4 個小孩，2 男 2 女。

二 漫漫職涯路



（一）製材廠、貯木場：統計工／計算工

在官德彬主任的介紹下，我在 1947 年 9 月進入竹東製材廠工作。一開始算是學徒，跟在前輩們身邊見習，什麼都要學。像檢尺這個技術就是我看著老前輩們工作，再加上自己實作的經驗後去慢

慢摸索。

檢尺這工作好像很簡單，只要測量木材的長度、寬度、直徑後去換算材積，但這其實最考驗師傅的經驗，因為木頭不會每根狀態都很好。⁴又或者是木頭上的結疤位置，會影響到後續製材時的製品外觀，所以也反映在木材價格上。假設有塊木頭長 5 公尺，要是結疤長在兩端那還好，製材時可以削掉尾端，算三等材；但要是長在樹幹中間那就比較麻煩，可製材的部分就會減少很多，它就不是好木頭，屬四等材。好的檢尺人員在記錄時都會注意這些細節，準確評斷木頭的等級，不過這都要有經驗的老師傅才會知道。

大概過了一年多，官德彬主任覺得我在現場的工作學得差不多，就叫我進去辦公室當助手，成為正式員工。我每天看著前輩計算產量，久了也就慢慢知道該怎麼做。可能我本來就對數字比較敏銳，還能耐住性子，再加上有一點天份，因此我自己學會了打算盤。之後，官主任覺得我可以了便指派我當統計，計算每天的總生產量。可惜時間過得太久了，我現在不記得一天的總生產量有多少，只有印象那時候山上主要生產檜木，檜木製品幾乎都外銷日本，副產品則是內銷。

1. 原木標售與制度變革

以前不能直接把原木賣給老百姓，都是要做成製品後才可以販

4 受訪者所言應為其之後為政府暫緩徵招補充兵，而非指涉其後不再徵招。

5 彭春貴先生補充說明：「據檢尺規定，原木不論長短，一定以原木尾段為檢尺標準。如果末端有腐爛，腐爛部分全部扣除，不能檢尺。如果腐爛部分在原木中間，可能整根會影響，就不能檢尺。這樣對來買的業者才比較公平，我們如因此多賺錢，卻占了人家便宜就不好了。」

賣，也因為這樣，木頭從山上運下來就直接送到製材廠堆放。直到後來製品滯銷，政府才開放原木標售。除了少數優先配售給輔導會（即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其他一律標售。而竹東林場也才設立了貯木場存放原木，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還是有生產製品提供購買。⁶

之後，因業務調整，我在 1952 年被調到貯木場當統計。除了計算當日的總生產量，我還要計算當日各級樹種的生產量；每個月要製作當月的總生產報表，以及各級木的當月總生產報表。

2. 標售前的作業

原木自山上運到山下的貯木場後，會先由檢尺員檢測、丈量記錄，監工則負責監督吊車堆放。堆放時會將用於外銷的原木單獨放一堆，其餘的一般用材現場監工再分針一級、針二級、闊葉樹材等不同級別堆放。待檢尺人員計算材積後，再交給統計人員上前記錄每堆原木支數及材積立方，裡頭分針一級木（有紅檜、扁柏、肖楠、香杉）、針二級木（有鐵杉、松樹、亞杉），以及闊葉樹。原木堆能分成甲、乙、丙 3 個等級。之後再把這些紀錄交給辦公室同仁，由他們計算每堆數量、材積。匯整成報告後，林管處會上呈林務局，待林務局核准哪些木材可以標售後，才能張貼公告，我們也會將公告寄給相關各木材公會。

以前是通訊投標，不管東南西北，只要有意投標的業者都可以來投。公告的有效時間是兩週，貯木場在開標前一週會開放業者現場看貨。我們會製作一張標售原木堆的資訊明細，提供有意參與標售的廠商參考。明細上記有該堆原木的支數與總材積、每一根原木

的長度、徑寬與樹種等。我們之所以會再另外做明細的原因，則在於標售的原木堆木材數量不定，少則十幾根，多的可能會到上百根。沒有明細的話，業者沒辦法知道詳細情況，無從決定要不要投標。

業者到貯木場看木頭時，通常會先到辦公室跟我們借每堆明細表去現場比對，等離開時再把明細表還給我們，不過也有些廠商會跟我們索取明細。因為我們本身都還有業務要處理，不一定有辦法一一接待每個來探勘的業者，所以我們做了指示牌，告訴他們各件標售原木堆的位置在哪裡、要怎麼走，原木堆前也會再釘一個牌子說明這堆木頭的總材積、樹種等等。

但是業者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問題想問，或是有些比較特殊的情況想拜託我們幫忙。比如說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有些外地來的業者可能開車到竹東已經傍晚，大家都準備要下班了，天色昏暗，外地來的人一時間也找不到堆放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些比較小型的業者，只能派一個人來探勘，光是開車到竹東就費了大半體力，到現場後真的沒有精神再仔細看過等等。

我以前在竹東製材廠待過，知道招呼客人的重要性。我認為公家單位為大家服務也是應該，但我觀察發現，當時同仁光是手上的

6 1946年2月頒訂「公定木材價格表」為配售依據。1951年11月，木材配售方式改為牌價核配及報價核售，其餘標售。1956年1月，改頒「木材出售辦法」，以標售為主、配售為輔。1963年2月，取消配售改行標售，軍用材逕供製品，工業材依合約供應原料。1969年9月，修訂「木材出售辦法」，分一般標售、委託外銷、軍用材供應。資料來源：姚鶴年，〈臺灣林業歷史課題系列（二）臺灣木材配售問題大檢討〉，《臺灣林業》第29卷第4期（2003年8月），頁58-73。

業務就忙不過來了。因為我是負責計算總生產量的統計，本來就會比較晚下班，所以遇到這些情況時，我通常會帶對方走到現場堆放區，然後告訴他們這堆木頭的總材積和一些狀況。這些明細表上的內容都有，多少金額可得標由廠商依此評估、自行決定。

無論對方是大老闆還是小老闆，只要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我都會盡力幫忙。我可能比較沒有經驗，但服務一定做到好，也因為這樣，當時從臺北、花蓮，到高雄、嘉義、臺南的木材商我幾乎都認識。退休後我去到當地旅行，他們都很歡迎我，但我從來不會開口要他們招待，這點我非常堅持。畢竟他們來竹東是林區（管理處）的客人，我們本來就應該誠意招待，讓每位業者滿意回家。

透過這些機會我也學習到很多，像聊天時他們會告訴我木頭的特性，也會跟我分享要怎樣從外觀上去判斷一根木頭的好壞、細節在哪等等。我也會趁機向他們打聽外面的木頭價格，瞭解現在的市場行情。一般來說，新竹的原木價格會比高雄便宜，畢竟新竹是生產地（消費地），運到高雄的話，得再加上運送成本。

至於來標售的業者分布，像一級木銷售群主要是羅東、嘉義、臺中、屏東的業者，次一等的二級木則多由桃園、中壢的業者來投標。至於新竹當地的廠商，就我印象，他們大多來標些闊葉樹回去做課桌椅或傢俱。

3. 原木標售流程

業者們會依照投標須知去準備標書，然後最慢得在開標前 3 天繳納保證金，這樣才算完成所有手續。各地方用通信投標，寄到新竹郵局。時間到了之後，我們會派人去郵局領標，固定在處長室或

會客室開標。通常一個月會開標兩次，開標時林務局會派一名技正或課長來監標。我們這邊則由承辦人、處長、林產課課長、貯木場主任、負責標售人員及紀錄人員出席。現場也對外開放，鄰里百姓、投標業者或任何有興趣的人都能進來。由於我需看開標結果統計各標案的金額，所以我也會出席。

我們會一案一案去唱標，一定都是現場才拆封廠商們寄來的標書。得標者的價格一定要高於底價，如果沒人超過底價而流標，一週後查價人員重新查價再通知開標。確定得標者後，我們會通知對方繳款，然後退還沒得標者的保證金。什麼情況會流標呢？那就是負責查價的同仁高估了市價，但他們也不是專業人員，通常就只是去跟業者打聽一下行情，回來寫市價調查表供內部參考。有可能是被故意欺騙，開了比較高的價格流標後，下次再開標時的價格就會變動。通常第二次再開標就會順利賣掉，查價作業會更精準。畢竟我們倉儲空間有限，每天山上的生產量很大，一天都十幾、二十幾部運材卡車送下山。

4. 製材廠、貯木場的空間變化

以前的製材廠在竹東車站附近，山上運送下來的原木會視樹種而堆放在不同的地方。像扁柏大多存放在貯木池裡，紅檜、香杉、針二級木、松、鐵杉和其他樹種就依種類分堆疊放在陸上的貯木場。⁷之後貯木場改到以前的水泥廠旁的那塊空地，那裡現在變成造林的

⁷ 原址為現在的竹東消防局（新竹縣竹東鎮長安路 77 號）和中油加油站（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178 號）一帶。

育苗地。⁸製材廠在 1984 年搬到貯木場旁，而舊的廠房在 1986 年被拆掉、土地還給政府。因為臺灣禁止伐木，⁹原本跟政府商借的林務局就不再有伐木業務使用需求，所以土地自然也就被收回去了。

（二）觀霧：會計兼辦福利社

1986 年 3 月 1 日，觀霧的直營伐木結束，臺灣的林業政策也改為保林、造林，因此我們這些在貯木場、製材廠工作的人就被分派到各個工作站。那時主管問我想到哪個工作站，我想說觀霧上下班有交通車能搭，因此主管就把我派去觀霧。

我剛到觀霧時，工作站主任是羅仁晃先生，他曾在製材工廠當主任。由於當時山上沒有計算機，同事們計算都是用算盤。羅主任知道我擅長珠算，便請我去幫忙。他們給了我兩、三本紀錄，我很快就算好，還連報表都做好，他們很驚訝，不過對我來說統計算是我擅長的事，不會太難。之後我就負責會計，計算同仁們的薪水，但實際發薪是出納處理。

在觀霧，工作人員多數要兼職。我本身除了主辦會計之外，也兼辦林班巡視員等工作，像每木調查缺人手時，我也得去幫忙造林地測量等事情，我去支援過好幾次。每木調查時，我要丈量記錄樹的樹高、直徑、寬度，還要用小銼刀在被測量的樹幹上劃記號。調查通常是 4 個人一組，最少要有 3 個人，一個人記錄數據、另外 3 個人幫忙找木頭、砍草開路。

觀霧站的辦公室是一棟一層樓的建築，我記得總共有二十幾位同仁在此辦公。整個觀霧站除了辦公室外，還有餐廳、員工福利社和員工宿舍，其中，部分員工宿舍改建為供遊客住宿的場所。因為

林道改鋪水泥後，遊客增加很多，製造的垃圾也連帶增加了，後來觀霧站主任謝瑞濱先生提出成立對外（開放的）福利社，並由福利社販賣一些簡單的乾糧、飲料等，希望藉此將人為製造的垃圾盡可能集中，減少遊客對山林的破壞。決定成立福利社後，接著就是要安排誰來辦理這項業務，當時大家還在討論要由哪位主任或股長負責時，廖福麟處長¹⁰直接指派我兼負責福利社及餐廳業務。

成立福利社最初的基金來源是觀霧站的周轉金，在廖處長的許可下撥款籌措。當時我問謝主任，之後福利社買菜如果來不及付錢要怎麼辦？畢竟一般採購付款需要經過主任、股長層層蓋章同意才可以，要是不巧碰到他們有人請假出差，造成貨款支票開不出去給廠商，那就麻煩了。廖處長非常信任我，跟我說：「那就不要了，以後觀霧福利社的支票你蓋章同意就可以。我們福利社的目標就是要賺錢。」我想這大概是長官們對我的信任吧。

福利社的位置和現在一樣，整體內部空間能分成前後兩部分：前面是販賣部，後面是我的辦公室。販賣部的空間配置很簡單，進門後直接就能看見陳列販售的商品櫃。福利社外並設有一臺飲料販賣機。福利社販賣的商品除了乾糧類的泡麵、糖果、餅乾和菸酒。主要的客戶群就是遊客，酒和泡麵是最熱銷的商品，很多山地人會

8 地址為新竹縣竹東鎮大明路 296 號。

9 省府訂於 1989 年度須結束所有直營伐木業務，惟標售處分得以延續至售罄。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五章 事業機構之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5-6.htm。

10 廖福麟，於 1989 年 5 月至 1994 年 3 月擔任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 年 10 月 24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about>。

來買酒，我還會煮熱水讓遊客自己泡麵。每天早上五點多我就要起床到福利社補飲料，一定要讓櫃子滿滿的。

我大概兩週補貨一次，一個月的營業額大概有五、六萬，一年三十幾萬元左右，算蠻賺錢。以飲料的售價為例，通常我跟山下業者拿到的批發價是 10 元，福利社賣 22 元。曾有一個業者來跟我說，他可以在批發價上調漲 2 元，讓我「賺一點福利」，希望我之後可以多跟他叫貨。我想都沒想直接拒絕對方，我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違背良心，怎麼能夠做這種事呢！

而對於售價，我自己也有一套原則在裡頭。有次我到處本部開會時，一位負責查價的同事就對我提出疑問，認為我把售價訂得太過便宜，觀霧外面的商家都賣 25 元，甚至更貴。我就跟他解釋，我們成立福利社除了要賺錢，最開始的目的是希望能集中並減少遊客上山製造的垃圾。如果為了賺錢把價格訂的太高，遊客不來消費，反倒失去最初的目的。而且去觀霧的交通變得方便後，遊客其實大可從山下帶飲料上山，到時我們不僅賺不到錢，還要花更多成本去收垃圾，太划不來了。處長一聽，覺得我的想法很好，便也同意我的做法。

和福利社連動的另項業務是餐廳，這也是我負責的工作之一。餐廳除了供應員工伙食之外，也開放給遊客和附近派出所員警們用餐。員工的餐費是一天 100 元、可以吃三餐，統一等到月底發薪的時候扣，而遊客和員警們的收費就是一餐 100 元。對於開放員警用餐這點，他們所長非常感謝我們。因為山上真的沒有什麼地方能吃飯，所以員警執行勤務時能來這裡飽餐一頓再方便不過。

餐廳的食材大概是兩週採買一次。不過採買常給人藉機撈油水的印象，因此我都會安排大家輪流負責下山採買。一來是避免讓人有機會閒話，二來也是透過這個方式讓所有人知道採買其實是個辛苦活，要買到新鮮、價格實惠的食材可不是件容易事。輪到我自己採買時，以豬肉為例，我一定是買新鮮又便宜的黑豬肉，而且拒絕一些要請我吃飯的攤販。

通常早餐會提供稀飯和白飯兩種，畢竟有同事當天可能要去比較遠的地方需要帶便當。午餐是一天之中最豐盛的一餐，菜色基本上是三菜一湯，有菜有肉。我記得最開始時廚房請了兩位工友在餐廳煮飯，另外有一位工友負責招待所的房務打掃。

觀霧的招待所有 6 間套房，專門留給來訪的上級長官或立委們住宿。每當只要有長官來訪，處本部都會特別通知我們派員接待。而貴賓來訪期間餐廳的菜金也會提高到一天 2,000 元，要不然一般一天的菜錢就是三、五百元。多出的金額會由處本部另外派人來結帳，不佔觀霧本身的業務費。

林道改水泥路後，交通比較安全，所以遊客日日增加，觀霧沒有設有樂股，全部是巡視人員兼職。我也一樣分擔招待業務，再加上我原先負責的會計、福利社與餐廳經營，我每天都非常忙，有時候白天要陪客人去爬山、看神木、看瀑布，自己的工作只能等晚上再來做。而且我們要帶遊客上山遊覽，自己一定要多少瞭解每個樹種的特性，之前巡山學得的內容，剛好可以派上用場，讓我能好好地跟客人介紹，不會只是帶他們走馬看花。此外，每月會有兩次由觀霧站陳國雄股長帶領全部巡視人員，搭交通車到大鹿林道東線及

西線雷達站周圍巡山。

我接待過很多貴客，像是我曾陪省建設廳長的太太和婦女會成員們一同去看瀑布，也曾招待過私下前來遊覽的最高法院副院長蕭景哲先生。當時是林管處總務課長張玉印特別打電話給我，說有位蕭副院長要去觀霧玩，指派我招待完他再下山。沒想到我剛和蕭副院長見面，他一看到我就說：「叔叔！你怎麼在這裡？要是知道你在這，我就帶我爸爸媽媽來了！」我這也才發現原來是故人。

蕭副院長也是竹東人，他爸爸媽媽在竹東街上開了家製材廠。我跟院長的爸媽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他爸爸常找我去他們製材廠聊天，彼此交流一些事情。後來我被調到觀霧，他們也因為他爸爸年紀大了，乾脆把工廠收起來搬到新竹。事隔多年，我們竟然能在觀霧重逢，真是讓人開心。蕭副院長離開前還特別對我說，如果有需要幫忙的事都可以去臺北找他。

有時我會在休假前接到臨時通知，說隔天哪個貴賓要到，希望我先不要下山，等送走客人後再休假。也因為這樣，我休假的時間比較不固定，如果趕不上員工的交通車下山，我就只能改搭便車，請同事順道載我一程。我最常搭的是摩托車，雖然沒有交通車舒適，不過搭摩托車能吹風，還能欣賞沿途風景。我下山休假最多2天就一定再上山。

我休假的時候福利社就關起來、不營業，餐廳則照常營業，但因為餐廳會有酒類商品的需求，所以菸酒這些產品我就會托給一位同事幫忙登記銷售。

(四) 印象深刻的長官與同仁

我記得製材廠合併入竹東林場時的場長是王子君先生，他是外省人。王子君場長之後還有好幾位場長，但我比較沒印象。我只記得最後一位場長叫羅建，羅場長也是外省人，個性嚴格，講話比較不客氣。畢竟我只是基層人員，業務上不太會跟高層長官有接觸。其他我比較有印象的長官還有：詹德懋主任、張玉印主任、謝瑞濱主任，以及廖福麟處長。

詹主任後來在林產課處分股服務，再被調去當貯木場主任，最後調到處本部當總務主任。他曾是我的長官，能力很強，我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他在待人處事方面也給了我很多指導，對我非常有影響力。竹東林場被合併改成林務局的林區管理處後，詹主任就想寫本「竹東林場誌」，把林場的開發、變化記錄下來。於是他就來找我幫忙，因為他說我比較早進林場工作，對沿革發展那些事情比較了解。我也很開心，幫忙蒐集了很多資料給他。他寫得非常詳細，從日本時代日本人的開發寫起。他寫好後我就拿去給鎮公所，公所那時候有打算要出《竹東鎮志》，¹¹ 記錄我們竹東的產業發展，像是玻璃業、水泥業。可惜當時我沒有想到要留一份存稿，因此現在我手邊也沒有任何資料。這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可能鎮公所那邊還會有留存吧？

張玉印主任是我在貯木場工作時的老長官，他後來被調到處本

11 《竹東鎮志》分為6本出版，分別為地理篇（2005年出版）、社會篇（2011年出版）、文化篇（2011年出版）、政事篇（2011年出版）、經濟篇（2007年出版）與歷史篇（2005年出版）。全文可見於竹東鎮公所網站，2020年10月24日下載，https://www.hcctt.gov.tw/iframecirculated_list.php?menu=2503&typeid=2505。

部。張主任當時很照顧我，對我很好，我們到現在都還有保持聯絡。至於廖福麟處長，他是一位好長官，非常關心底下的員工，員工有什麼困難的話他都會盡量幫忙。

三 回望職涯路



我在 1991 年屆滿 60 歲退休。原本廖處長希望我能以個人僱傭名義繼續留在山上經營福利社，但我婉拒了處長的好意，跟他說我覺得自己有這樣的經驗就夠了。

退休後我曾再上去過觀霧。整體來說，我覺得觀霧沒有太大的改變，風景還是非常漂亮。不過有些硬體設備變得比較舒適，我覺得非常好。我想這大概是因為現在觀霧的經營是外包交給廠商的關係吧。畢竟廠商為了招攬更多遊客，一定會好好地升級園區內的各項設施。

舉例來說，辦公廳現在全部往上遷，舊宿舍都改成供遊客住宿的房間，而且全部都改裝成套房，變得很漂亮。以前我們雖然是一人一間房，但就只是簡單的雅房。又或者像是餐廳委外經營後，收費一律變成每人每餐 200 元，現在好像一餐要 400 元。價格不再便宜，但菜色上也變得比較豐富。園區裡面甚至還有便利商店呢。

此外，以前上山的路（即大鹿林道）¹² 是泥土路，下雨後路面不平，都是由派駐的榮民協助補路。路壞了就補，但下雨了又壞。交通車開在前車留下的 2 條泥溝上非常晃，我第一次搭車上觀霧就被嚇到，坐在車上眼睛都不敢張開。也因為這樣，走這條路往雷達

站（即樂山雷達站）的阿兵哥卡車常常翻車，畢竟他們不像我們的員工熟悉路況，後來軍方和我們達成協議，工程費用均攤，在我到觀霧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改鋪柏油路面。巧合的也是那之後開放觀光，正好方便遊客開車進出。

退休後，我不是待在家裡，就是出去外面到處走走。我們里長知道我退休後來找我，叫我一定要去幫忙他，他找我當鄰長，一起處理鄰里事務。後來我們社區成了一個協會，我現在也是協會的理事。¹³ 協會的其他成員年紀都比我大，我加入後他們就說「事情就交給你這個年輕的去做了！」因此社區舉辦的旅行、一些活動不僅都交給我處理，連收帳也都是由我負責呢！

我在林區管理處工作了 44 年，我的座右銘就是：不違背良心且誠心誠意地為每一個人服務，絕對不要特殊對待。在自己的能力範圍，能幫忙人家的就幫忙。而且一定要記得，我們既然有這個機會在這個位置上工作，待人處事就要誠懇、誠信。別人自然也會這樣對待你。

12 即為竹專 2 線，為臺灣北部地區一條橫跨新竹縣與苗栗縣之間的林業經營用道路。1964 年由四百餘位榮民組成的工程隊耗時兩年，至 1966 年才竣工。林道依路線又細分為大鹿林道主線、東線、東支線及西線。主線全長 28 公里，東線及東支線全長 35 公里，西線長度為 6.8 公里，全部路線總長約 70 公里。目前東、西兩支線皆未開放一般民眾行駛車輛進入，除公務車及緊急救護車輛之外，僅提供步行使用，目前主線與西線由新竹林區管理處管理維護，東線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所管轄。資料來源：黃德雄，《觀霧生態旅遊》（臺中：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4），頁 66-69；張仕京總編輯，《馳騁：公路總局六十年專刊》（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頁 26。

13 即新竹縣竹東鎮東孝社區發展協會。1992 年成立，登記負責人為彭振垣，聯絡地址係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里康寧街 119 號。資料來源：文化部社區通，2020 年 10 月 25 日下載，<https://reurl.cc/00k0zY>。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葉義熾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11月23日下午1-3時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長安路 葉宅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陳瑞琪、郭惠珍

列席 官玉妹

記錄 郭惠珍



訪談後葉義熾先生與夫人官玉妹女士之合影

受訪者簡介

葉義熾，1931 年出生，新竹湖口人。1945 年湖口農業專修學校畢業。1950 年新竹縣立中壢初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1951 年進入臺灣省農林廳林產管理局竹東林場製材廠任職，先後擔任學徒與頭手。於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期，歷經新製材廠模具、乾燥廠裝車、貯木場交貨等業務，並在 1986 年觀霧林業停產前，擔任林班駐在員，負責監視最後一批伐木工程。1986 年開始，歷經內灣、秀巒、上坪分站職務。最後在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時期，於 1991 年以技術士職位在秀巒分站退休。



一 個人生平

我是葉義熾，1931 年出生，新竹湖口人，老家在湖口老街上。我爸爸是葉紹霖，媽媽是葉陳妹，父母都是客家人。父母婚後共有 11 個孩子，我是唯一的兒子，排行第六，有 5 個姊姊、5 個妹妹。

我在竹東林場服務期間和太太官玉妹結婚（1959）。太太是竹東人，我們是經朋友介紹認識。我們共有 3 個孩子，1 男 2 女。婚後我們先租房子在現在中山國小¹ 廚房附近，後來買了林森路網球場旁邊的 13 坪小房子（1964），1983 年 10 月才又搬到現在的住處。

我爸爸在日治時期是湖口鄉公所課員，² 負責戶政相關事務，我媽媽則在家裡專責照顧小孩。那時鄉公所多數職員是臺灣人，只有主管是日本人。我們家當時也有種稻子，家裡的田是水圳與埤塘灌溉，一年可以收成 2 次。稻子收成後都是交給農會處理，我印象中稻穀售價都很公平，沒有被特別壓低。

我 6 歲時（1937）上小學，就讀湖口公學校。³ 學校離我家很近，大概步行 3 分鐘的路程。學校校長是日本人，老師則是一半臺灣人、一半日本人。其中，我對一位名叫熊本的老師印象深刻，因為他很兇，會打人。我的同學有湖口本地人，也有從山上來的原住民。當時課程

1 指新竹縣中山國民小學，位在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 70 號。

2 當時應為湖口庄役場，但受訪者皆以戰後改制的湖口鄉公所稱之。此外，當時湖口庄役場未有「課員」一職，受訪者在此亦是以戰後職稱敘述，特此說明。

3 即今新竹縣湖口國民小學。創立於 1907 年，戰後於 1946 年更名為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學校，1968 年再次更名為新竹縣湖口國民小學迄今。資料來源：新竹縣湖口國民小學校網，2020 年 12 月 30 日下載，<http://www.hkes.hcc.edu.tw/p/412-1075-3.php>。

有五十音、算數那些，然後非常重視體育課。我們一個禮拜有好幾堂的體育課，體育課的時間在下午 1 點，所以吃完午餐後就要準備跑步，要從學校跑到湖口長安附近的公車站，來回大概是 8 公里。

二戰期間，我印象中是在公學校畢業（1943）後才開始躲空襲，當時我們家自己有挖防空洞，不過有時也會躲去湖口山上。那時日本人管控糧食很嚴格，會有警察定時到家裡巡邏，如果被發現偷藏糧食，會當場被打，不過湖口的日本警察不多，大概只有三、四人。當時豬肉也被管控，即使家裡有養豬也不能自己殺。養豬要事先向政府登記數量，⁴ 如果要殺豬，還要先拿小豬換大豬，因此居民都會偷偷在晚上殺豬。我們會先將豬帶到郊區，並牽進池塘裡淹死，以防宰殺時發出聲音，然後再處理豬肉。鄰居們都不會偷偷檢舉，因為殺完豬後，大家會互相分享豬肉。

公學校畢業後，我因為對農林有興趣，所以報考湖口農業專修學校，⁵ 幸運地順利錄取。那時考試科目和以前讀得差不多，我都是自己讀書，沒有補習。當時湖口農業專修學校是兩年制，每個年級一個班，每班大概有 40 人，而且都是男生沒有女生。學生多數是湖口本地人，很少外地人。學校老師是一半臺灣人、一半日本人，不過上課都講日語。其中有一位老師讓我印象很深刻，不過我不記得他的名字，只記得他身形矮矮、膚色又黑，講起話來有點怪，感覺不是日本人。上課科目除了國語、數學之外，還有農業、農林，以及養豬等課程。當時沒有實習課，都是在教室上課，但是學校有個很大的豬圈，我們偶爾會去那裡觀摩。

我在湖口農業專修學校畢業後（1945 年 3 月），先到駐紮在

湖口山上的「武部隊」（たけぶたい）⁶的廚房工作，當時工資是由鄉公所事後發放。那時我是一個人去應徵，沒有和同學一起。工作地點其實離家裡很近，沒有多遠。武部隊是陸軍，戰力很強，有一千多人，配有大砲、重機槍等設備，印象中他們是我國小畢業那年，從中國東北調來湖口，目的是防止美軍攻打臺灣。當時以保甲為單位，湖口居民要定期輪流供應食材給武部隊，而鄉公所會發放津貼給居民。光復以後，等於我們臺灣人是「老大」，日本人會怕我們，因此儘管我名義上是去工作，實際上可以說是去玩。工作期間，我會到部隊裡四處看看，我發現他們裡面藏有很多罐頭類的食物，當時如果我要自己拿回家也可以，不會被阻止。

我記得那年也是臺灣光復（1945年8月），當時我是從家裡收音機廣播聽到日本戰敗消息，印象中我爸爸當下很不開心。日本

4 受訪者所言應指日治時期即設有的屠宰稅制度。在日治時期，殺豬必須經保正蓋章同意。農家需將豬隻賣給豬灶，再另外至市場選購豬肉。戰後，豬灶改由地方鄉公所管理，殺豬須有「豬牌」（即批發商賣肉的牌照），欲殺豬時須先去公所財政課繳稅，並憑單屠宰豬隻。未繳稅即殺豬者等同逃漏稅，被抓到會移送法院。相關證言亦可見：嘉義鄉村永續發展協會，〈栗仔崙「豬灶」〉，2020年7月14日下載，http://cceda2010.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7807.html?m=1。

5 設立於1931年，為日治時期的實業補習學校之一，屬於職業教育機關，專收公學校、小學校畢業者，修業年限為兩年。由於實業補習學校入學門檻較低，學費亦較便宜，受到當時臺灣社會歡迎。當時湖口農業專修學校設置於湖口公學校（今新竹縣湖口國民小學）內。資料來源：許佩賢，〈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師大臺灣史學報》第6期（2013年12月），頁101、110、140。

6 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第32軍轄下的第九師團，是日軍戰鬥力較強的師團之一。1944年10月，日軍為防衛沖繩，將該師團從中國滿州調往沖繩。之後又為補充臺灣兵力，在同年12月將該師團調往新竹。資料來源：讀谷村史編集室，〈戰時記錄關係資料集 第2集〉，《讀谷村史 第五卷資料編4》，2020年12月30日下載，<https://www.vill.yomitan.okinawa.jp/sonsi/senseki/shiryu/shiryu.html>。

戰敗後，有些住在湖口的日本人會送鄰居東西，因為他們也帶不回日本，所以有人要就會給，不過我們家沒有跟他們拿東西。後來，武部隊被遣返回日本，似乎是先搭火車到基隆，再搭船回日本，而我也在那之後回家讀書，準備報考中壢農校。⁷

日本人離開後，國民政府軍也隨後進到湖口，印象中他們身穿軍制服、打綁腿，身上不但背著武器，還挑著鍋碗瓢盆等家當。我們湖口人和初期來的軍人相處不好，因為那些軍人會亂來，例如在街上看到想要的東西就直接拿走，比日本人還壞，而那些軍人後來就住在以前日本人的軍營裡。

二二八⁸發生那一年（1947）我都在家裡，因為大人說外面很亂不要出去，在家比較安全，同年我也考上中壢農校。當時基本科目和專業科目考試都和湖口專修學校學得差不多。中壢農校是3年制，我住學校宿舍。那時每年級有一個班，每班40人左右，而且一樣沒有女生，不過學校老師都是臺灣人，沒有外省人。我曾聽說有老師被抓走，但詳細情形如何我並不清楚。我當時成績普通，不過特別喜歡農林課，因為我喜歡戶外，而農林課能夠上山。

我中壢農校畢業後（1950），曾短暫回家幫忙種田。之後，我在臺北公路局上班一年。會有這個機會是當時已經在臺北公路局工作的農校同學介紹，當時只要通過面試就好，不用考筆試。在公路局工作期間，我住在日本人留下來的宿舍，那時是一人一間套房。剛開始我在修車廠負責修車，之後才被調去臺北西站開公車。那時臺北公路局分東站和西站，東站跑臺北、基隆一帶，西站跑新竹、中壢一帶，不過都是最多可以載35人的小公車。雖然我不記得當

時薪資金額，但是足夠我在臺北的生活開銷。我那時常回湖口，因為可以免費搭公路局的車子回家。後來爸爸叫我辭職回家，因為他覺得開車危險，怕出事情很麻煩。我曾聽說公路局早年有職員被抓走，甚至被槍斃，不過我工作期間社會的局勢已經比較穩定，沒發生什麼事。



二 職涯轉捩：我的林業人生

（一）林產管理局竹東林場時期（1951-1960）

我從臺北回到湖口後，在 1951 年 6 月進入竹東林場工作，介紹人是已經在林場工作的官德彬先生。那時我先住在竹東親戚家，直到結婚後才在外面租屋。一開始我在舊製材廠（以下簡稱舊廠）當學徒，學習操作製材機器。當時舊廠位置是現在文化館⁹那裡，而

7 當時應為新竹縣立中壢初級農業職業學校，即今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設立於 1934 年，原名新竹州中壢農村國民學校。1941 年更名為新竹州中壢實修農業職業學校。戰後，於 1945 年更名為新竹縣立中壢初級農業職業學校。1950 年縣治重劃後，更名為桃園縣立中壢初級農業職業學校。1951 年更名為桃園縣立中壢農業職業學校。1968 年為配合九年國民教育及農校招生困難，改制為桃園縣立中壢國民中學。2014 年桃園改制為直轄市後，更名為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迄今。資料來源：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校網，2020 年 12 月 30 日下載，<http://163.30.138.2/xoops/modules/tinyd0/index.php?id=7>。

8 指二二八事件。1947 年 2 月 27 日，因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引發 28 日後的臺灣民眾訴願與反抗行動。當局遂派遣軍隊逮捕與鎮壓殺害臺灣民眾，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史稱「二二八事件」。究該事件發生因素，與戰後初期的諸多失政，如官場貪污舞弊、公營企業經營不善導致通貨膨脹、對臺灣人的歧視等有關。資料來源：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官網，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s://www.228.org.tw/228_overview.php?PID=7。

9 指樹杞林文化館，位在新竹縣竹東鎮新生路 377 號。

機器是日本植松株式會社留下來的。那時竹東林場場長是羅健，我印象中他身形小小、瘦瘦的，性格陰險，若被他看不順眼會被開除，而他的風評也不好，竹東人不喜歡他。製材廠主任是羅仁晃，我在製材廠任職一年後羅主任被調去觀霧站，換廖迎霖主任。此外，林場當時有位顏福華主任，我們那時候都知道他是情報人員，但我個人和他沒什麼接觸，印象裡他是高個子、中等身材。我聽說過林場那時有同事因思想問題被抓去綠島關，像是羅仁晃主任和陳集耀。¹⁰

我差不多當了一年多的學徒後改任製材頭手，負責推木頭進製材機器，這個工作很危險，曾經有同事弄斷手。我在舊廠期間曾短暫到關東橋基地¹¹當4個月的補充兵，在部隊時主要就做基本訓練，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我在這段期間和太太官玉妹結婚（1959），3個小孩也陸陸續續出生（1960、1962、1963）。在這時期比較特別的事，大概就是竹東林場被改制為竹東林區管理處（1960），不過這對我的工作沒有什麼影響，我一樣在製材廠上班。

（二）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期（1960-1989）

1. 製材廠

後來，我到位在大明路上的新製材廠（以下簡稱新廠）負責模具。新廠都是半自動新機器，其中有一臺是日本製造的機器，性能比較好。當時機器操作不會很難，不需要技術教學，通常自己摸索、看看就會。除了日本製的機器以外，也有我們自己國內廠商做的機臺，我記得是臺中的一家公司製造。

製材廠的製材規格都是按照市場需求，製材樹種的話針葉樹和闊葉樹都有，像是檜木或扁柏，不過木頭都沒有經過防腐處理。那

時沒有強制規定每天一定要做多少，製材量也不一定，但一天8小時的工時一定可以做完。當時竹東林場有賣原木和木材製品，製材廠負責木製品，貯木場負責原木。木製品主要是賣到全臺，沒有外銷。只有原木有外銷到日本，像是形狀漂亮的檜木。

2. 乾燥廠

在新廠工作幾年後，我被調到乾燥廠擔任裝車人員，負責將製好的木材疊好裝車，然後推進乾燥室。當時乾燥室只有一間，設備是臺灣製的機器，內部還有一個火爐，以煤炭或木頭當燃料，每次大約可乾燥100立方公尺。那時含水量都有監工在測量，我印象中含水率要在90%以下。乾燥廠當時沒有主任，最高主管是監工蘇平治，整體員工有6個人，一個監工、一個裝車、4個疊臺，而疊臺是兩人一組。

3. 貯木場

我在乾燥廠的時間很短，大概幾個月而已，後來在1982年8月底被調到貯木場擔任交貨人員，負責取貨點交業務。貯木場位在大明路上、水泥廠後面，工作人員大概二十幾人，當時主任是馮光宏。那時原木買賣程序是先由管理局公告木頭出標，買家標到木頭後，要先到管理局繳費、拿單子，才能到貯木場取貨。買家取貨時，

10 羅仁晃與陳集耀皆因涉入新竹地區的「竹東水泥廠案」，於1951年4月被軍警逮捕。兩人當時皆被指與林政金、李義豪、謝正山，受劉興炎、羅文通、殷啟輝等領導閱讀左傾書籍。兩人最後於同年皆被判處感化教育。資料來源：張炎憲，〈導論〉，《風中的哭泣——50年代新竹白色恐怖政治案件》，2020年12月16日下載，http://www.twcenter.org.tw/publications/a02_2_a_f/a02_02_228_01/a02_02_228_13/a02_02_228_13_01?fbclid=IwAR289vSbeS1ZNt8Xo0Z0qVdTZS6fxo89liWq--LsTePXGcPFAdY_x7XSLx0。

11 指新竹關東橋陸軍新兵訓練中心。

要先讓我檢查繳款單據、明細表，以及告訴我木頭番號，我確認沒有錯誤後，還要再交給門口守衛進行第二次檢查。買家都很規矩，我沒有遇過麻煩或跟他們發生衝突。在我的印象裡，那時買家多是臺中人，很少竹東在地業者。而賣最好的木頭則是檜木、扁柏。我記得有個常買檜木的臺中富商甚至還有一口池塘，專門當貯木池用。至於會把檜木泡在水裡，是怕木頭受太陽影響裂開，因此放在水裡作為保護。

4. 觀霧工作站

貯木場之後，我被調到觀霧站擔任林班駐在員，負責監視林班標售後的伐木工程，而當時剛好是最後一批木頭砍伐，觀霧自1986年開始禁止伐木，我也在那之後被調到內灣站。我在觀霧時期住在臨時搭建的工寮，位置大概在大鹿林道2公里左右。當時觀霧站沒有辦公室，大家都在工寮辦公，不過山上設有員工餐廳，所以我三餐都在那裡解決。伐木工人也會在工寮吃飯、洗澡，然後再到上山工作。觀霧最後一批砍伐的樹種也是檜木、扁柏等，我記得標到的業者是竹東人，叫葉金乾，他似乎是找人集資去標那塊林班地。我工作期間沒遇過盜伐，那個時期已經沒人敢偷砍樹。

5. 內灣分站

1986年1月，我被調到內灣站擔任巡視員，那時內灣是分站，位置是現在內灣林業展示館，而現在建築的樣子和過去差不多，都是一層樓平房。當時內灣分站主任是彭錦奎，他人很好，也是客家人。我在內灣時期都是通勤，內灣離竹東很近。

我當時負責巡視的區域是錦屏，那時錦屏山上幾乎都是杉木的



圖一、內灣分站前的職員合影／葉義熾提供
(最前排中間者為彭錦奎主任、第三排從右邊數來第四位、身著深紅色上衣者為葉義熾先生)

再造林，不過更多的是栽種的桂竹。¹² 不太會有人去砍這些竹子，因此也可以說沒有盜伐問題。而且內灣的林產多是開放給業者競標的林班地，林務局直營的很少。

後來，彭錦奎主任覺得我算木頭的速度既快速又精準，於是把我調到內灣檢查站。檢查站位在內灣國小對面，我負責核對業者在此出入的木材點交。在我任職期間，曾發生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當時蕭煥堂股長和職員羅美岑、范坤金 3 人一起去做每木調查，他

12 中名為桂竹，學名為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為孟宗竹屬禾本科的喬木。廣泛分佈於全臺低、中海拔地區，屬臺灣原生種。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628100040>。

們傍晚下山時遇到一根大木頭擋在路中間。范坤金長得很高，直接跨過木頭，羅美岑比較矮一點，選擇爬過去，而蕭煥堂比較胖，他一踏到木頭上，就不小心滾下懸崖，還因此把腳弄斷。搜救人員一直到半夜才順利把他救上來。我當時因為在檢查站不能隨便離開，所以沒有參與救援、只是聽聞這麼一件事。

6. 秀巒分站

內灣分站後，我被調到秀巒分站當巡視員。我覺得秀巒很好玩，空氣很好。秀巒分站不大，算是小站，沒有主任，大概有 8 個工作人員。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有個主管叫彭炳河，他人也很好，也是客家人。我忘了我在秀巒期間的巡視範圍，只記得有好幾個林班地。秀巒沒有盜伐問題，最多是原住民會去林班地偷砍樹種香菇，但是案例也不多。以前我在貯木場工作時，曾聽說因為香菇寮取締而爆發激烈衝突事件，¹³ 所以我不會主動去抓人，畢竟我們身上沒有配戴任何武器，自己也會害怕。因此我如果有遇到這種事，通常會先口頭勸說，假如對方真的屢勸不聽，我才會通報。我在擔任巡視員時沒聽說什麼禁忌，也沒有和周邊居民或原住民有任何互動。

(三)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時期 (1989-1991)

秀巒分站後，我再被調到上坪分站擔任林產物檢查員，負責檢查林產物搬運單，以及來往運輸車輛上的貨物。大概半年後，上坪分站因為正式停產而關閉，所以我又被調回秀巒分站。我在秀巒分站又待了一年左右，於 1991 年以技術士身分退休。¹⁴



圖二、2008年新竹縣槌球C級裁判講習合影（最後一排左三、身著深綠色上衣者為葉義熾先生）

／葉義熾提供

- 13 可能指發生於1969年的「Komin Tana事件」。林務局巡視員林從森取締在森林種香菇的泰雅族人，由臨時巡視員劉雲南、邱紹見夥同族人邱家榮等商議殺害。邱家榮在追緝過程中遭擊斃，劉雲南日後被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邱紹見則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權5年。資料來源：參見本案另篇訪問紀錄〈楊駿憲先生訪問紀錄〉；李允如、林華慶，〈林務局面對歷史真相及推動原住民族森林資源共管—共管這條路，由衝突走向和諧〉，《臺灣林業》第43卷第4期（2017年8月），頁3-4。
- 14 1989年7月，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從事業機構改制為公務機後，除了更名為新竹林區管理處外，竹東分所上坪、內灣、秀巒三站，外加觀霧站共四站合併為「竹東工作站」。因此當時應無「上坪分站」與「秀巒分站」。同時據葉義熾先生的工作履歷（山林管理所竹東林場工人名冊）中，從1990年1月1日開始至其退休，工作場所亦皆註記為「竹東工作站」。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廖福麟，〈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辦公大樓落成記〉，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辦公大樓竣工碑，1992。



圖三、葉義熾先生（最後排右一）與夫人官玉妹女士（最後排右二）和女兒、孫女的合影
／葉義熾提供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張維舟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11月9日上午9-12時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中正路 張宅

使用語言 國語、客語

訪問 陳瑞琪、顏翊卉

列席 張羅瑞花、古月惠

記錄 陳瑞琪



陪同接受訪問的張維舟先生與夫人張羅瑞花女士

受訪者簡介

張維舟，1936年生，新竹橫山人。1952年進入竹東林場修理廠工作，負責相關用具修理及製造，兩、三年後改被調往修理班負責運材卡車維修。退伍後（1960）再回林場報到，適逢林政改革，竹東林場改制為竹東林區管理處，他也被改派為運材卡車司機，負責載運木頭來往觀霧與竹東地區。大鹿林道開通後（1965），他甚至是第一位經大鹿林道上觀霧的運材卡車司機。直營生產任務結束後（1986），業務調整下再被改調往處本部駕駛公務車。1993年，因腰椎受傷，申請調往竹東工作站任巡視員，負責八五山地區的林地巡視。1997年1月15日退休。



一 個人生平

(一) 家世

我叫張維舟，1936年10月15日出生，老家在現在的新竹縣橫山鄉田寮村。我爸爸叫張世壽，媽媽叫張鄧冉妹。我們家有9個小孩，7個兄弟、1個姊姊、1個妹妹，我排行第五。我妹妹在一歲多的時候送給其他村庄的人當養女，之後我爸媽又從另個庄裡抱養了一個一歲多的女孩給我當太太。我太太是鄰近的大肚村人，她的名字叫張羅瑞花。我們這種結婚方式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了。我跟太太婚後生有3個男孩。



圖一、全家福。中間由左至右分別為夫人張羅瑞花、父親張世壽、張維舟與長子。
後排人物由左至右則分別為小兒子夫妻與二兒子夫妻。／張維舟提供

我們家以種稻為生，橫山這裡一年可以收兩次稻。我們這一房的田是阿太（a+ taiˊ，曾祖父）在日本時代開墾的河埔地，當時那邊是山地人的領域，阿太還因為這樣被山地人砍頭殺掉，是後來日本人把他們趕回山上，我們才能安心種田。所以我爸爸常跟我說「我們家的田是阿太用頭換來的，一定要好好珍惜。」這句話我一直牢牢記在心裡，也這樣跟我的孩子說。不到萬一，這塊田我絕對不會輕易變賣。田的位置在現在的橫山鄉砵子段。



圖二、父親張世壽與孫輩之合影／張維舟提供

我們張家在田寮村算是有勢力的大家族，小時候我每餐都能吃到白米飯，不像其他人家裡可能只能吃地瓜簽。我們家族有四、五十個人住一起，在我 10 歲（1946）左右分家，各自生活。我 11 歲時媽媽生病過世，以前家裡沒有車，我們當時是用曬蘿蔔乾的竹

竿架做成擔架，緊急把她送到竹東街上的宋醫院（今竹東分局一帶）急救，可惜最後媽媽還是走了。現在講來真的很辛酸，沒媽媽的孩子生活是非常辛苦的。

（二）對日本時代的記憶

我小時候是日本時代，曾唸過幼稚園，學校就在村裡，幼稚園老師是臺灣人，會用水粿（shuǐ bān）給我們當點心吃。再之後，我進入橫山公學校¹讀書，但後來因為戰爭的關係，常常早上九點多空襲警報就響了，大家都趕緊跑去防空洞躲，根本沒辦法正常上課，所以學校就關起來了。要等到光復後（1945），我才又正常上學。我二哥張維盛當時則是跟著大伯父家的堂哥一起去讀宜蘭高等農校。

我對日本時代比較有印象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我大哥是日本志願兵，他被派到南洋戰場就再也沒有回來了。我大哥大我 10 歲，他的身體很強壯、口才又好，在部隊裡還當到了班長，負責每天廣播。他被派去南洋時只有 18 歲。儘管說是自願，但其實當時的日本警察會到每家每戶去抓年紀適當的男人當兵。有個三重埔人（今竹東鎮三重里）跟我大哥同部隊，他平安回到臺灣後我跟我爸爸曾去拜訪他。他說我大哥在戰場上過世，火化後他有用一個罐子裝骨灰，本來要帶回橫山給我們。但之後又遭到敵襲，為了方便逃命，他不得已只好把罐子丟下。

1 即今新竹縣橫山國民小學。前身為樹杞林公學校橫山分校，創於 1911 年。校舍原先借橫山國王宮，1920 年方遷校至現址。翌年奉准獨立為橫山公學校，1941 年改為橫山國民學校。1968 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更名為橫山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古美華、胡雨欣、彭筠雅等，《新竹縣橫山國民小學創校 100 週年校慶特刊》（新竹：新竹縣橫山國民小學，2011），頁 10-20。

第二件事是以前我們附近山上的田會種甘蔗，²人家收成後會用牛車把甘蔗載出去交給糖廠。我們小孩有時就會跟在牛車後面，去撿掉下來的甘蔗當零食吃。有次我撿到從牛車上掉落的甘蔗頭，正準備要放進嘴巴啃時被日本警察看到，他立刻跑過來作勢要打我，喝斥說：「這是要拿來製糖的重要作物！不是給你們小孩隨便拿來吃的！」

（三）戰後生活

光復後（1945），政府向我們徵收了很多稻穀，我們每次收成都要交一定數量的公糧，確切的量我不記得了，但可能有超過當次收成的一半或是將近一半。我們把稻穀交到橫山街上的一個專門收官糧的倉庫，也因為這樣，大家的生活都變得很辛苦。

我記得剛光復沒多久，很多外省阿兵哥進駐橫山。阿兵哥腳上打綁腿，身上揹著鍋碗瓢盆，看起來很狼狽，而且他們行事不講理，村人都不喜歡跟他們來往，很討厭他們。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我們橫山的情勢沒什麼變化，可我曾聽鄰居說，他從竹東回來時經過竹東大橋，只要有人的服裝穿著像日本人，像是在腰後綁一條毛巾，就會被外省人毆打，不過其實那些人會在腰後綁毛巾只是為了方便擦汗而已。

過一段時間，我又回到了學校讀書，從四年級開始唸，畢業時大概十三、四歲。當時學校分兩班，一班四、五十人，學生都是附近的客家子弟。甲班是考試班，乙班是放牛班。我爸爸為了讓我進考試班，還特別去找學校老師，拜託他多多照顧我，一定要把我分進考試班。可是我不喜歡讀書，我比較喜歡摸（索）機器零件，因此畢業後就跑去竹東街上的私人汽車修理廠當學徒。

我記得那時教我們的老師幾乎都是外省人，不過不曉得為什麼，換老師的頻率很高，但我們小孩也不會多問。我比較有印象的老師有兩位，一位叫彭阿輝，大我 10 歲而已，他教我們ㄅ ㄆ ㄇ ㄏ（注音符號）；另一位是高玉樹老師，高老師很嚴格，只要誰上課不專心，他手上的棍子就往他的頭揮過去。



二 我的職業生涯

（一）修理廠學徒

國校畢業後（1949、1950），我自己找到竹東的一家私人汽車修理廠當學徒，修理廠位置大概在現在的長春路二段。以前當學徒要跟店老闆簽學徒約 3 年 4 個月，每個月老闆會給 5 元薪水，其他吃住都由老闆負責。我二哥當時已經在林場裡頭當檢尺監工，他的工作表現很好，說可以也介紹我進林場工作。

因此我沒有做滿契約期，就跑到林場去應徵。當時汽車廠的老闆還跑去林場跟場長羅健說我跟他的學徒約沒滿，要他千萬不要僱用我。後來是我爸爸跑去協調，加上汽車廠老闆也漸漸把公司裡的事交給他女婿處理，才把這個問題處理掉。

（二）進入竹東林場：修理廠技工

我去應徵時羅健場長要考驗我的技術，叫我現場打 6 個騎馬

2 所指地區應為屬紅土臺地的古金山面地區。因土壤較為貧瘠，加諸灌溉系統不發達，並不適合耕作稻米，居民改種茶與甘蔗。最早的相關種植紀錄可見於清光緒年間的《新竹縣採訪冊》。資料來源：周錦宏、游明潔，〈日治時期金山面聚落之特色產業〉，《竹塹文獻》51 期（2018 年 9 月）頁 62-79。

釘³給他看，我打得又快又好，羅場長看了很滿意，叫我直接去修理廠報到上班。那時的修理廠主任姓胡，是湖南人，當時已經快過年了，他說為了方便計算薪資，叫我過完年再去上班。我想跟羅場長報告一聲，便又往回走，沒想到半路上遇到他，他得知主任叫我明年再上班，直接拉著我的手去找胡主任：「你為什麼叫張維舟等到過年完再來上班？明天就叫他來報到上班！」就這樣，我在1952年12月正式進入竹東林場工作。

在林場工作的福利相當不錯，儘管一個月的薪水大概只有一百多元，但員工的福利很好，不僅製材廠會把製剩下的木柴撥配給我們帶回家煮飯，林場年節時也會提撥盈餘給我們當福利金，而且那時候還能領米代津貼，⁴已經算是一份不錯的收入。

我先被派到修理廠裡的鐵工廠，負責做伐木車、起卸木材用的鐵鉤、運木材用的鐵環等等，只要是他們山上集材運材要用的東西，全部都由我們製作，但我對打鐵做這些東西不是很感興趣，我還是比較喜歡碰車。我在鐵工廠待了兩、三年才被調到修理班修理運材卡車，接到這個調令後我非常開心。

運材卡車由於載重，車後頭的鋼板常會被壓壞而需要更換，其次比較容易出現故障的則是引擎。儘管當時我還不會開車，但我非常大膽，有次我把車修好後就自己上路試車了，結果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轉彎，在以前自由貨運的那個路口大彎撞上電線桿，電線斷掉，造成竹東街上大停電。當下我很緊張，心想這下完了，不知道要怎麼賠償。我趕緊先打電話給林場機電股的朋友蕭漢芳求救，他替我再打電話給臺電，請他們趕緊派人來搶修。最後，我把車子開

回修理廠自己修理，總算是有驚無險地度過這個意外。

三) 插曲：軍旅生涯

我在 1957 年入伍，被分發至陸軍的步兵連。我到臺中車籠埔營區受訓 4 個月，結訓後隨部隊移駐楊梅，並在那等待前往金門。我還記得因為那時已經快過年了，所以後來部隊索性在軍艦上過年，等過完年後直接前往金門。到金門後我們駐紮在沙美，每天的任務就是帶上部隊發的臉盆和圓鋤去幫忙挖土、開馬路。我們在金



圖三、入伍前與同學（左）的留念合影／張維舟提供

3 用於固定集材、裝車時的原木。

4 即實物津貼。相關紀錄可參考：孫延綏，〈林場乙種工人作業工資單價之研究〉，《林產月刊》第 11 卷第 6 期。資料來源：陳東元，大元山翠峰湖網站，2020 年 11 月 12 日下載，<http://www.taiwanland.tw/06Dah-yuan/discussion/worker01.html>。

門待了 40 天就又輪調回臺灣的小基隆，最後再移防北新莊。⁵ 我在 1960 年以上兵位階退伍。

在部隊裡，我最開心的是駐紮小基隆營區時，長官知道我入伍前是在修理廠修車，就把我調到部隊的保養廠。我不僅不用再參加朝會，



圖四、張維舟先生攝於其所駕駛的運材卡車旁／張維舟提供

還可以每天碰車，我非常感謝長官。我在保養廠主要就是幫吉普車換引擎，以及一般車輛檢修。保養廠裡有 5 組人，我這個小組表現得最好，我個人甚至平均一天可以換 3 顆引擎，長官常誇獎我。

（四）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期：運材車司機

退伍後（1960）我回竹東林場的修理廠找股長劉辛養報到，我記得當時修理廠的主任叫謝永松，之後他們職位輪調，謝被調下來當股長，接替的新主任是一個外省人。過沒多久，謝就辭職去馬來西亞發展自己的事業，這是後話。我回到林場工作後又過了一段時

間，林場才改制整併成竹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竹東處）。我聽說原來的場長羅健被調去大雪山林場當場長，但因為我只是一個基層員工，所以我也不清楚新接任的長官是誰。⁶

改制後，我被派到運材股開運材車。林務局第一批撥下來的運材卡車是美國的萬國牌，大概有十幾部，我開了一、兩年。萬國牌常有水箱過熱問題，也容易發生後輪車芯斷裂。1965年，運材車換成了日本的 ISUZU，竹東處分配到了 12 輛，從 1 編號到 12。當時我們幾個司機抽籤，我剛好抽到了一號車，再加上排班時我又被排到是第一部出發的車。因此我也是大鹿林道開建後，第一部開上觀霧⁷的運材車。後來觀霧停止生產（1986），運材股也被裁撤，我才被改派到處本部的總務課庶務股去開公務車。

（五）新竹林區管理處時期：公務車司機、巡視員

1. 公務車司機

竹東處在 1989 年改制更名為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新竹處），我還是一樣負責開公務車。整個處配有四、五臺公務車，都是七人座的廂型車。當時的總務課主任是張玉印，庶務股長是陳英琳。

公務車的任務很簡單，只要同仁提出申請，我們就開車載他們到轄區內的林班地。我最常載監工去巡林地的水土保持，也曾載課室同仁去烏來檢查巡視員的簽到箱，或是載治山課的同事去大湖訪

5 此處所言的小基隆、北新莊皆為三芝地名。

6 竹東林場最後一任場長應為李家琛。

7 觀霧工作站於 1965 年設立，原為林相變更業務而設。1966 年錦屏工作站結束後，遂成為直營伐木單位。資料來源：林務局誌 - 第三章 五〇年代大事記，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4.htm。



圖五、載運著木頭的運材卡車／張維舟提供

查當地的攔砂壩工程情形。我記得有一次還載同事去阿里山開會（應為林務局的局務會議），那趟開最遠，還去了兩、三天。期間都在下雨，我幾乎都待在車上等他們。又或者是有些長官快退休了，林務局很鼓勵他們再去各地的林管處走走看看，便也會指派我們公務車載他們去。

有時，若學術單位或他機關有向提出申請，我們公務車也會義務幫忙載送。像我就曾載一位臺大的學生和他採樣的木頭標本從大湖回臺北，我後來還直接送他回學校宿舍。他很客氣，請我到學校附近的餐廳吃牛排，那是我第一次吃牛排，因此我記憶非常深刻。

除了每個月固定領的薪水外，公務車司機也能再申請差旅費，要不然開公務車跟開運材車的薪水差不多，都是兩萬多元，只是

開公務車輕鬆很多。也因為改開公務車，我跟處本部的長官同事才有比較多的接觸，像處長廖福麟⁸要去哪裡開會、巡視，幾乎都是我載他去。廖處長人很好，很關心我們這些下屬，而且他對我很信任。

舉例來說，每次林務局分配新車下來時，總是會有個同事想盡辦法去爭取開新車。有次我載廖處長去臺北林務局開會，他看到我開舊車就說：「不是發新車了嗎？不可以每次都讓特定的人開新車，要輪流，下次發新車直接給張維舟開！」還有一次公務車的司機員額出缺，廖處長問我有沒有推薦人選。我想到以前有個同事姓徐，他開車很穩，觀霧停產後被調去拉拉山當巡視員。處長說我推薦的



圖六、改開公務車後，與駕駛車輛的合影／張維舟提供

8 廖福麟，1989年5月至1994年3月擔任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新竹（竹東）林區管理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年1月27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人肯定不會有錯，轉頭就把調令交代下去。

後來，我因為腰椎的問題前前後後到新竹空軍醫院開了3次刀，醫生建議我不要再開車，說對身體負擔太大。我想了想，就尋了機會向廖處長報告這件事，問他能不能幫我調換工作，處長問我想去哪，我跟他說我想回竹東站，畢竟離家近。處長聽完後，就叫我隔天直接去竹東站上班吧！我問他不用再跑什麼程序嗎？處長笑笑地又對我說：「你張維舟的人大家都知道，你去到哪裡大家都是很歡迎的，不用特別交代！」

2. 八五山巡視員

我在1993年左右改調竹東工作站當巡視員，負責八五山一帶的林地巡邏，巡視員能多領一筆山地加給，算不錯，我們當時分成好幾組，一組五、六個人，平時就兩兩為單位去山上巡邏。我們巡邏時，首要確認的是有沒有人、狗在林地盜伐，再來就是取締山地人



圖七、擔任公務車司機時之差旅側影／張維舟提供

的香菇寮，因為他們會偷砍林班地的樹木來種香菇，我們抓到後一定是把現場所有東西都破壞掉，所以他們都很討厭我們。

我曾聽說過新岡那邊（尖石山區）就曾發生過有同仁上山時，被山地人拿刀擋路，有點像是要恐嚇他們。正因如此，我自己在巡邏時會盡可能避免發生衝突，有甚麼不對勁，就記下人員和地點，報請地方派出所員警會同處理，所以我任內沒有跟山地人發生過任何意外。

不過我還在觀霧開運材車時，聽我二哥說過尖石曾發生因取締衝突的殺人案。有個山地人因為不滿自己的香菇寮被取締，埋伏殺害了一個獨自巡邏的巡視員。傍晚大家收隊後沒看到人，才分頭出去找他，最後還報警處理，但一直都沒找到人。等發現時，人早就過世了。過世的同仁後來被就近葬在尖石公墓，再之後我二哥奉主管的命令處理遷葬，將他改遷到青草湖那的公墓。我二哥當時還先去尖石跟他搏筊，問他同不同意。

（六）退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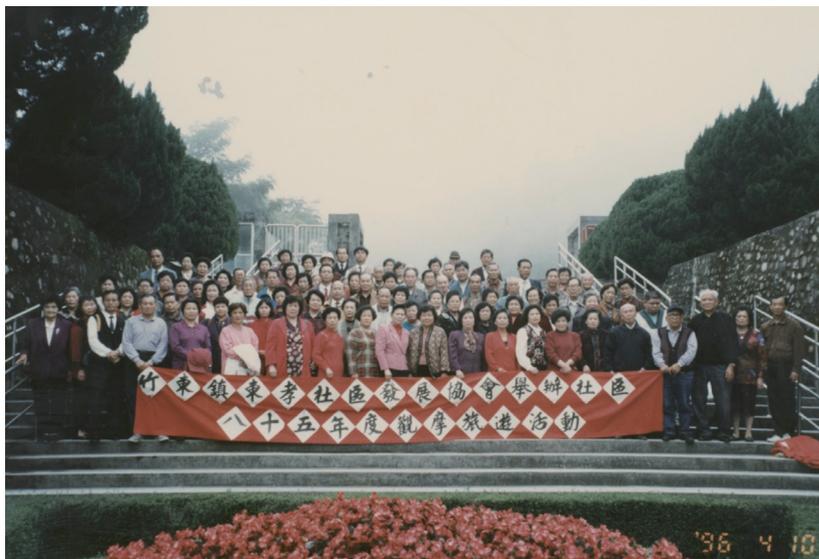
我在 1997 年 1 月 15 日退休，退休後不是在家休息，就是自己騎車回橫山老家的田種菜，有時候我也會跟竹東的鄰居一起搭遊覽車出去玩（社區旅遊）。不過現在因為腰傷，所以我比較少出門了。



圖八、竹東工作站同仁合影／張維舟提供



圖九（左）、退休時新竹林處所贈送留念的小牌匾／張維舟提供
圖十（右）、獲汽車駕駛工會聯合會頒發優秀會員獎章／張維舟提供



圖十一、社區旅遊合影（1996）／張維舟提供

三 記憶中的觀霧二三事



（一）大鹿林道與養路班

大鹿林道是由退輔會撥來的退伍榮民建的，1965年完工。我記得山上總共有6個養路班，每個養路班大概都有十幾個工人。養路班分別位於土場、林道8公里處、13公里處、17公里處、東線6公里處以及觀霧站。由於西線距離不長，觀霧站的養路班也兼負西線段的養護工程。

由於是新路，路基還沒有壓得很穩，路面又因為運材車載重弄得坑坑洞洞，車子的輪胎很容易就被卡住。如果真的卡胎了，我們

就得下車請養路工幫忙，大家合力用綁木材的粗繩把陷下去的車子給拉上來。也因為這樣，管理處規定我們空車出發時，都要先到竹東大橋那邊的公立砂石場「載級配」，也就是每車載運一立方的土石上山給養路班修補道路用。他們會告訴我們要在林道的幾公里處下貨，交給負責的養路班。

（二）運材路線

在大鹿林道還沒開建前，我們都統一到土場載木頭，他們山上伐木完會用索道把木頭運到土場。在土場時，會有兩個人一起上前測量記錄，一個人拿尺丈量、另一個負責記錄並用刀在樹皮表面刻劃做記號。裝材完，檢尺工會開一張簡易傳票（指三聯式的林產物搬運單）給我們，我們下山停上坪檢查哨時，再把那張單子交給那裡的一位朱姓檢尺去開正式的傳票。

大鹿林道開好後，共有4條運材路線，東西線各又有兩條支線。



圖十二、於觀霧工作站之留影／張維舟提供

誰負責去哪裡載貨由上頭指派，近的話一天要載兩趟，遠的話一天就跑一趟。下午後的觀霧山區容易起霧，增加危險性，因此我們凌晨三、四點就要起床準備上工。而且為了趕路，我們午餐都是自己帶便當。車子開到裝材點後，就先把便當拿到集材機那加熱。因為集材機是靠柴油運作，又一直開著，所以我們會拿一個大鐵盤放在機器上頭吸熱，當作臨時的蒸飯箱。這種便當最好吃，因為開車很耗精神和體力，我們又一大早就出門，一到觀霧就餓了。肚子餓時吃的飯最美味了。

從土場下山後會經過兩個檢查哨，第一個是警察管理的，主要是核對檢驗入山證，但也要出示單子證明我們是林務局的運材車。第二個檢查哨就是林務局的上坪檢查哨，檢查哨的同仁還是會拿傳票去核對，不會因為是自己人就隨便放行。不過他們都是老經驗了，眼睛掃過就能知道跟紀錄有沒有出入，若他們覺得有必要的話，還是會再重新檢尺測量。

回到竹東後，我們再依照原木種類去到不同地方卸材。比如說檜木會送到貯木池（今車站前的北興路加油站），鐵杉和一般闊葉樹材就送到中山路、大明路交界的陸上貯木場。至於實際的載運量我沒有注意過，因為我拿到傳票後會直接交給負責的人。不過通常一臺車載重大概在 4 立方公尺（即 40 公噸）左右，畢竟要是車子太重，走山路也危險。

（三）天然災害

風災後如果路斷掉，我們就只能等鄉公所派人搶修完才能再運材，像葛樂禮颱風（1963）發生那年，桃山隧道整個崩塌掉，卡車

完全沒辦法行駛。當時我二哥在檜山當監工，二嫂跟著上山管福利社，因為夫妻倆都在山上工作，所以他們的3個孩子也都帶到山上。

颱風前剛好我二哥下山辦事，沒想到颱風來了，還造成嚴重的災害。二哥很擔心山上的嫂嫂跟孩子，因此我們等不及公所修路，颱風後我們兩個人天還沒亮就從竹東出發，一路跑步上山。到了檜山大概晚上6點，嫂嫂煮了一鍋香菇雞湯慰勞我們，我這輩子從沒喝過這麼好喝的雞湯。在山上住了一晚，隔天我們3個大人再一人抱一個小孩下山。我記得3個姪子都還很小，一個2歲、一個3歲，最小的甚至還是要人抱的嬰兒。

除了這次意外，我也遇過因為山崩，運材卡車沒辦法繼續行駛。我只能先把車子放在原地，自己跑步下山，等路修好了，再回



圖十三、冬日降雪的觀霧／張維舟提供

去把車開下來，我記得那是在東線五、六公里處；另外有一次則是冬天下雪，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所有人把車都停在觀霧派出所，然後一起開一臺車下山。

在所有災害裡，我最害怕的是聽到發生森林火災。因為火災通常都發生在半夜，摸黑開車上山的壓力很大，而且那都是山林火災更危險。只要一接到通報說山上失火了，我們運材車司機就要趕快會同救火隊集合，我們先送他們和打火設備上山，再趕快開車下山載便當回去給他們吃，畢竟救火工作很操勞。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經驗是半夜接到尖石那邊傳來的火災消息，我急急忙忙地開車送主任到宇老那的派出所；還有一次梨山失火，東勢林區管理處請求我們支援，我也是大半夜就趕緊開車把人載過去。

（四）工安意外

開運材車其實是個危險工作，大鹿林道的路不寬，會車時如果沒有注意，一不小心就會翻車摔下山，像我的助手官大燕就翻過兩次車，第三次就沒救回來了。我時常告訴他，如果看到對向有車過來，倒車時車輪一定要先往內線一點再繼續退，因為邊坡的路比較不扎實，我們運材車載重，所以絕對不要靠太外邊。我們運材車司機其實彼此間有個默契，會車時，上山的空車會讓載重下山的車，空車會稍微靠外一點，盡可能讓載重的車靠內，比較安全。

官大燕前兩次翻車都還算幸運，有被救回來。其中有一次意外原因比較誇張，他上山時車被小鳥撞到，他覺得鳥很漂亮，想帶下山養。同事都勸他不要，跟他說山上的東西帶下山不好、不吉利，但他很固執，還是堅持要撿回家養。結果當他開車下山，本來量厥

的鳥突然醒來飛出窗外，官大燕竟然忘記自己在開車，手離開方向盤要去抓鳥，車就這樣失去控制跌落邊坡。幸好車被山壁上的大樹卡住，有驚無險。

但第三次他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在林道 13 公里處和軍方的吉普車交會。阿兵哥和我們司機沒有禮讓的默契，官大燕當時車又載重，倒車時一個不小心太靠外，就這樣連人帶車摔下山谷。最後我們是在現場架索道，用集材機把車和人吊上來。我想人應該當場就過世了，因為他的頭上有一道很長的撕裂傷。大體被吊上來後，是我開車送他回家。我還記得我當時跟他說：「兄弟啊，我現在要送你回家了，你要保佑我們這一趟平安下山啊。」

官大燕也是客家人，我們客家人的習俗是凶死在外的人不能進家門，因此我車開到他家時他太太很難為，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他太太問我要怎麼處理，我跟她說：「官大燕天還沒亮就為了家庭上山工作，要是因為這樣，連最後都不讓他回家，實在說不過去。」他太太聽了一直流眼淚，答應讓我把大體搬進客廳。

每次想起這件事我就很難過，山上工作真的有太多危險，是現在人很難想像的，至於後續工作站有沒有給家屬撫恤金，這不是我負責的業務，我就不清楚情況了。也因為這樣，我們 12 部運材車一定會留一部車在土場，以防萬一山上有甚麼緊急狀況，他們才好開車下山求救。

（五）其他

至於山上的集材現場，就我所知，當時好像一共有五、六部集材機。每臺集材機由一組六、七個人的工作人員負責，裡頭有伐木

工、集材工、卸材工、木馬工和檢尺，還會有一個監工負責管理監督。其中，只有檢尺和我們運材車司機是甲技，也就是林務局的聘僱人員，領月薪；其他都是乙技，做多少算多少（即薪資單價，依生產量計算薪資）。

另外，軍方在樂山蓋雷達站的時候，我們也曾義務幫忙他們載水泥、建材等進山，他們補貼我們油錢。後來，軍方跟林務局合資，把大鹿林道鋪上水泥，路才變得比較好走，不過我記得他們只鋪自己那條路（往雷達站），其他還是我們自行處理。而當時跟我一起開運材車的同事，除了我推薦給廖處長的那位徐先生，還有曾連訓、曾連茂兄弟跟羅壽榮。其中，羅壽榮入行最晚，沒幾年觀霧停產，他就也改調去當巡視員了。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陳英琳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11月3日下午1-4時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林森路40號

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顏翊卉、陳瑞琪、郭惠珍

列席 黃松妹、徐美鳳

記錄 郭惠珍



全神貫注繪製往昔工作場域平面圖的陳英琳先生

受訪者簡介

陳英琳，1932 年出生，臺南人。1952 年畢業於臺灣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同年考取國家特種考試乙級電機科合格後，被分發至臺灣省農林廳林產管理局八仙山林場擔任實習員。1953 年從實習員晉升工務員，職務內容為機電管理。1954 年 5 月被調派至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同年 12 月再調竹東林場。擔任工務課機電股技術助理員，並曾任修理工廠主任。其後，隨著我國林政改制，其聘任隨著單位更迭變動，但他一直於新竹地方服務，直至 1997 年退休於新竹林區管理處事務股長任內退休。



一 個人生平與求學

我是陳英琳，1932年11月26日出生在臺南。父親是陳城，母親是陳胡銀，父母育有8個孩子，6男2女。我在男孩裡頭排行第五，全部裡頭排行第七。我家以前住在臺南市西區仁愛街13號，離永樂市場約100公尺。父親在臺南市新美街經營雜貨店，位置離赤崁樓約兩分鐘路程。

我小時候讀的是臺灣人唸的學校，叫「港國民小學」。¹ 求學期間，學校沒有嚴格禁止我們講臺灣話，我下課偶爾會幫忙父母親看店。我小學三年級時（1942），因為太平洋戰事爆發，所以學校的課程也就斷斷續續，有時候上課，有時候沒有上。大概1944年左右，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飛機常常在臺灣上空擾亂。也因為這樣，我們常常要躲空襲，後來學校也就乾脆停課了。不過，美軍飛機雖然常飛來，但我印象中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沒有投彈（即轟炸）。起先他們也都是不固定地飛來，等美軍收復菲律賓後，應該是他們掌握了制空權，空襲之後就像是在上班一樣，大概上午10點會飛到臺南上空，下午三、四點就飛回去。我聽人家說那些飛機可能是從菲律賓飛來。² 不過也因為空襲時間規律，

1 當時應名為「臺南市港公學校」或「臺南市港國民學校」。創立於1927年，原名臺南第四公學校，隔年更名為臺南市港公學校。1941年更名為臺南市港國民學校。戰後又歷經幾次易名，最後於2004年更名為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民小學迄今。資料來源：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民小學校網，2020年12月15日下載，<https://www.sjps.tn.edu.tw/modules/tadnews/page.php?ncsn=2&nsm=9>。

2 可能指1944年10月中，美軍為登陸菲律賓雷伊泰（Leyte）地區對臺灣的空襲，用以阻絕日軍從臺灣對菲律賓增援。資料來源：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

我們要躲空襲也就容易多了。

我記得在我國民學校五年級時（1944），美軍有一次投彈在臺南市內，一夜之間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逃走。我們家隔壁被燒夷彈波及，連帶我們家也燒起來，當時家裡只有我和我弟弟，可是都沒人來救援。弟弟在旁邊哭，不過我很勇敢，一個人提水救火。只要隔壁的火燒過來，我就趕緊提著水桶過去把火潑熄，我們家才沒有被完全燒掉。我二哥也在那年被「拉夫」（戰時強迫人民到軍中充當夫役），他被派去馬尼拉當兵，我當時有去臺南火車站送他，我記得當天早上5點左右，連天還沒亮。聽說他們要先搭火車到左營，再坐船到馬尼拉。

因為我們家裡人口多，躲空襲期間，父母親照顧不了我們所有人，所以我們都要很自立，我常常帶弟弟到臺南市近郊養虱目魚的地方躲空襲。我甚至曾經一個人跑去嫁到佳里的大姊夫家躲空襲。後來，我和父母親一起逃到屏東西勢的親戚家躲空襲。那時我大哥和四哥在日本，二哥已經被派去馬尼拉，只有父親、母親、弟弟、我跟三哥5個人到西勢。在西勢的親戚家裡有田地，我們還能吃到白米飯，算是非常幸福，要不然當時多數人家裡都是吃番薯簽。番薯挖出來後要先刨成簽，曬乾後再拿去煮飯。不過西勢那邊也不安靜，因為附近有糖廠，所以美軍飛機也常常會來（轟炸）。

日本學制是3月底畢業，因此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我已經從國校畢業，並且考進臺南二中。³但因為是戰爭期間，所以那時初中考試是簡單的口試，不過我現在不記得被問了什麼問題。

日本投降時，我是從家裡的收音機聽到這個消息。當時日本天皇

有廣播，街上的人都在議論，我那時候年紀小，又因為受日本教育，所以不太相信日本會投降，可是像我父親和鄰居長輩們，他們就都覺得日本一定會投降，畢竟美軍飛機天天來。日本打敗仗對我來說心情很複雜，我覺得自己好像有點難過，卻也有點高興可以回到祖國。

戰後，學制改為 9 月開學，我成為臺南二中的學生。印象中，那年 10 月左右，國軍才進到臺南市區，我們臺南二中的學生曾經排隊到臺南火車站附近迎接他們，當時還有用樹幹簡單搭建迎接的牌樓。不過，國軍的形象和我們想法不一樣，以前日本軍隊都穿皮鞋，但是國軍是穿草鞋，而且人人身上還揹著煮飯鍋，給人的形象有點打折，甚至有同學因此笑出來。那位笑出來的同學，當場就被學長給訓斥了一頓，我記得學長還有動手打人。我自己看到這一幕時心情很複雜，有點想笑卻也笑不太出來。

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臺南二中被改名為臺南一中，而當時的臺南一中⁴被改名臺南二中，兩校交換名字，因此我畢業時是臺南一中。另一方面，因為以前上課都是講日本話，我們聽不太懂國語，

(1938-1945)》，《國史館館刊》，51（臺北，2017），頁 69。

3 即今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創立於 1922 年，原為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1945 年 12 月 14 日，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1970 年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2000 年因改制更名為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迄今。資料來源：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校網，2020 年 10 月 27 日下載，<http://w3.tnfsn.tn.edu.tw/history/main-07.htm>。

4 即今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創立於 1914 年，原名臺灣總督府臺南中學校，為日治時代臺灣中南部最先設立之中學，學生以日籍青年為主。1922 年更名為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1945 年 12 月 8 日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二中學」，於 12 月 28 日正式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1998 年改制為「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資料來源：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校網，2020 年 12 月 15 日下載，<http://www.tnssh.tn.edu.tw/page.asp?nsub=A0A000>。

所以初中一年級都在學ㄅㄆㄇㄏ，教我們的老師是一個臺灣人，我記得我們大概學了半年才比較有概念。不過，我大概花了兩、三年才完全學會講國語，等於我初中畢業時才聽得懂國語。也因為我聽不懂國語，所以初中時我成績不太好。當時我很喜歡踢足球，但由於我個子比較小，都搶不太到球。我印象中曾經有中國老師教我們唱中共的歌，歌名叫「行進曲」⁵。

升上初中二年級時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1947），事情影響到臺南這裡時已經到了3月，當時氣氛很緊張，軍隊會在街上巡邏，軍隊的風紀不好，我有一位同學就在街上直接被軍人搶走手錶，那時手錶很珍貴，能買得起手錶算是家境很不錯的人家，我當時還沒戴過，我那同學為了這件事還傷心了一段時間。此外，我也曾去看湯德章⁶被槍殺後的曝屍場景，他的屍體被放在公園好幾天，我記得我是第二還是第三天的時候去，我當時年紀還小，但我對這件事情印象很深。我很傷心，當初我們歡迎的國軍、祖國，怎麼會變成來槍殺我們的人？

我父母親雖然對政治不熱衷，在家也不談二二八事件，但是他們對政府很失望。我父親那時在經營雜貨店，但物價一直在漲，貨幣還從4萬元變成新臺幣1元，⁷他根本不敢開門做生意。通貨膨脹嚴重到同樣的東西在同一天就會漲價好幾次，東西賣出去馬上就虧本。

臺南一中畢業後我沒有繼續升學（1948），在家待了幾個月。後來，我父母認為我應該要繼續唸書，1949年9月，剛好遇上臺南高工⁸第二次招生，我順利考上電機科。當時考試內容就是初中課程內容，有國語、數學等。

臺南高工離我們家很遠，路程約一小時，我每天放學後就要趕路回家，也因為這樣我很少參加課外活動或是和朋友出去玩。我對上課內容沒有特別印象，但是期間曾因為成績不好被留級、多讀了一年，所以高工共唸了4年。我們學校應該沒有人因為政治問題被帶走，但是我聽說其他地區常有人被抓。



二 一輩子的林業人

(一) 契機

我唸初中和高工時，家裡的雜貨店都有僱人工作，所以不用我去幫忙。我在臺南高工畢業後（1952），參加國家電機科職業考試，

5 可能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6 湯德章（1907 — 1947），日治時期臺南市執業律師。戰後曾任臺南市南區區長、臺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候補省參議員。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擔任處理委員會臺南分會治安組組長，出面維持社會秩序，但卻在事平後於3月13日遭到槍決。同年3月中旬，白崇禧來臺後，被高等法院宣判無罪，可謂含冤而死。資料來源：線上臺灣歷史辭典網站，2020年12月15日下載，<http://lib2.tnngs.tn.edu.tw/Doth/Article.aspx?3022^%b4%f6%bcw%b3%b9>。

7 指1949年6月15日，國民黨當局為避免臺幣受國共內戰影響繼續貶值，遂進行貨幣改革，宣布將臺幣以四萬元比一折成「新臺幣」之政策。資料來源：薛化元，〈舊臺幣4萬元兌換新臺幣1元的故事：戰後臺灣為何被捲入中國嚴重的通膨風暴？〉，《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5年11月9日），2020年11月4日下載，<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9655>。

8 即今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創立於1941年，原名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1945年於戰後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之後又歷經幾次更名改制，最後於2000年更名為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迄今。資料來源：線上臺灣歷史辭典網站，2020年12月16日下載，<http://www.ptivs.tn.edu.tw/index.php/home/2016-12-06-08-01-15>。

⁹ 考試內容和高工課程差不多。我覺得這個職業考試是國家的德政，它雖然比普考低一個位階，但是高職生一旦考過後，可以馬上進入職場。我當時一次就考過，然後就被分發到位在臺中豐原的林務局¹⁰ 八仙山林場。

（二）林產管理局八仙山林場與太平山林場時期

1952年9月，我進入八仙山林場擔任實習員，期間沒有安排什麼課程，直接讓我到佳保臺分場監看林場自設的水力發電廠的運轉。水力發電廠需要整天供電，所以採3班制，包含我在內共有3個人在此輪班，每人每日上班8小時。其中一位同事和我一樣是同年職業考試被分發進來的新人。1953年9月，我的職級從實習員升到工務員，職務內容是機電管理。

在八仙山林場待了約兩年，我在1954年5月被調到位在宜蘭的太平山林場擔任技術助理員，主要工作是監看大元山分場的動力柴油引擎發電機。當時機器是由林務局統一購買，而這裡是使用美國很有名的GM廠（General Motors，簡稱GM，通用汽車公司）發電機。發電機的維修和維護由羅東修理工廠人員負責，我只負責監看運轉過程。不過和加保臺分場的水力發電廠不同的是，這裡的發電機不需要整天發電，只需要在下午6點至晚上10點運轉，又每小時監看一次即可，所以當時在大元山分場只有我一個機電管理。除了晚上4小時監看發電機運轉外，我白天還需要到辦公廳工作4小時，所以每天也是上班8小時。

(三) 林產管理局竹東林場與 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工務課機電股時期

我在太平山林場大約待一年，1954年12月被調到竹東林場。那時拿到竹東派令，我心裡感到有一點奇怪，但也有一點高興，因為大元山分場在海拔1,200公尺的地方，天天要在山上，公務人員薪水不高，山地津貼也不多，薪水加不到100元。調到竹東後，我的薪水不但一樣，還因為住在平地了、生活變得比較舒服便利，後來我才曉得，林務局調我到竹東林場是為了符合工廠規範。那時工廠差不多運轉100馬力，就要指定一名電器技術人員，並且要向臺電（臺灣電力公司）登記，而技術人員的條件很簡單，只要高工電機科畢業就合格，所以他們需要我去擔當那個職缺。不過，他們事先沒有來找我商量，所以讓我起先感到有一點奇怪。

另外，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我戶籍一直變動，所以較晚收到兵單。我調到竹東林場後，在1955年4月至7月期間短暫服兵役，當時是留職停薪去當陸軍補充兵。

1. 製材廠和木材乾燥工廠

現在竹東郵局對面的竹東林業展示館以前是林場工廠，我到竹東後第一個工作地點就在那，那一帶有很多房子都是林場的相關建築，像是竹東火車站前曾是製材工廠。我在林場的工務課機電股擔

9 據陳英琳先生公務人員履歷表記載為「特種考試乙級電機科」。

10 當時應為「林產管理局」，但受訪者對於局本部皆以「林務局」稱之。為保留受訪者語意，特此說明。林產管理局於1960年更名為林務局，並於1999年因精省，從臺灣省農林廳改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官網，2020年12月16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Intro>。

任技術助理員，職務內容一樣是機電管理，負責管理竹東林場所有電機方面的事，像是每天監看製材廠的機器有無正常運轉、維修壞掉的電機設備，而機器的日常保養則由製材作業員負責。我最主要的重點管理區域在製材廠和木材乾燥廠，至於閒暇時候我一般都是待在辦公廳。



圖一、竹東林業展示館現貌／本團隊攝影

當時製材廠裡面有很多機器，像是切「大剖」、「中剖」和「小剖」的機器。機器引擎如果壞掉，都要送到修理工廠，而修理工廠就是現在竹東工作站後面的防火倉庫，我也曾當過修理工廠主任。現在防火倉庫正後方的建築是以前修理廠辦公廳，而辦公廳後方是修車庫。另外，原本製材廠在大明路前段上，後來因為機器老舊，又員工比較多，林務局主動買機器來改善運送方式，於是把製材廠

整個搬到大明路尾段、森警隊¹¹後面的貯木場，時間點大概是林場改公務機關¹²前10年（1979），但是用了10年就又被廢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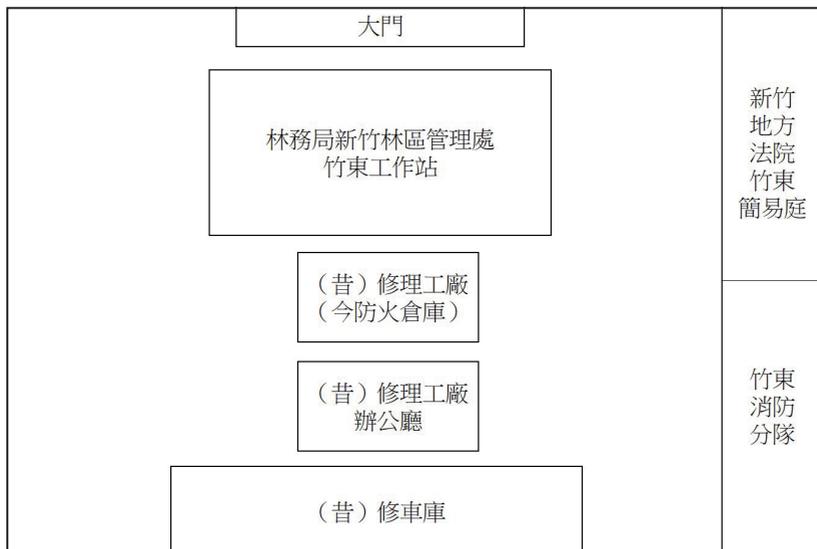
至於竹東林場的木材乾燥工廠，它是臺灣第一座人工木材乾燥工廠，我有參與建廠時的機電設置工作。它的廠房建築開建於1958年10月，完工於1959年4月，機器安裝完成於1959年6月，使用購自美國標準木材乾燥公司的機器，年產能力（乾燥木材）約3,000立方公尺，原址就是現在的竹東工作站。它內部機械都是我們修理廠員工自己看圖面組裝，電器方面則是由我負責，都沒有請美國廠商幫忙或和國外有技術交流。工廠運轉後，我主要管理馬達、吹風機等設備。

我聽說當時臺灣對外銷售的木材多數是闊葉樹，但是它製成的家具會變形，而為了防止製品變形，要先將木材乾燥，所以才有這個木材乾燥工廠。建廠之初，上級辦了好幾次講習會，全省有關家具廠、有關木材加工廠也都派人來講習。那些廠商表示木頭不要等三、五年才處理，半個月、一個月內就應該把它乾燥完。

我記得木材乾燥工廠包含作業人員與辦公人員大概有七、八位，24小時輪班作業。現在竹東工作站辦公廳建築所在位置，是以前木材乾燥工廠的辦公廳和乾燥窯，現在大門的位置以前是圍

11 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森林警察隊新竹分隊，位在新竹縣竹東鎮大明路296號。

12 指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於1989年7月從事業機構改制為公務機關一事，而改制後，竹東林區管理處更名為新竹林區管理處。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官網，2020年12月16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Intro>。



圖二、陳英琳先生記憶中的修理工廠平面圖／本團隊依陳英琳先生手稿再製



▲ 修理工廠現貌
(今防火倉庫)



▲ 修理工廠辦公廳現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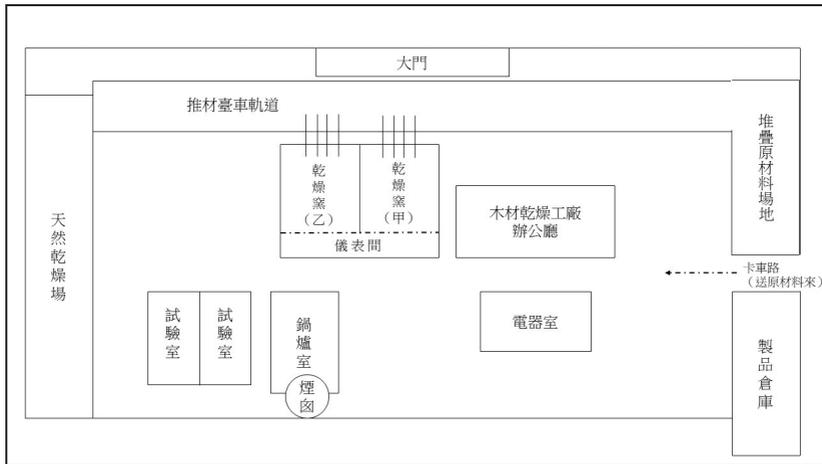


▲ 修車庫現貌

圖三、修理工廠有關設施現貌／本團隊攝影

牆，隔離乾燥工廠和外面的路不相通，現在工作站的大門是直營生產停止、乾燥廠業務也停止後，改建新辦公室時所新設。面向大門，辦公廳的左方有一棟兩開間的乾燥窯，後方則是一間電器室。乾燥窯左後方有一間鍋爐室，鍋爐室有支煙囪。鍋爐室左方是一棟兩開間的試驗室。試驗室左方，範圍超出現在竹東工作站圍牆的馬路旁，有個天然乾燥場。大門口當時有推材臺車軌道，而現在法院¹³和消防隊¹⁴位置有間製品倉庫。

當時木頭會從大門口藉由推材臺車軌道被運進天然乾燥場，先露天曝曬不曉得幾天，之後會從中抽取少量、未乾燥的木頭進試驗室，然後再把木頭整批運進乾燥窯，依據試驗結果進行乾燥流程，待木頭乾燥後再運進製品倉庫。因為試驗室的工作不是我職責，所



圖四、陳英琳先生記憶中的木材乾燥工廠圖／團隊依陳英琳先生手稿再製

13 指新竹地方法院竹東簡易庭，位於新竹縣竹東鎮中正路 202 號。

14 指竹東消防分隊，位在新竹縣竹東鎮中正路 206 號。

以我不曉得實際試驗情形或數據，只知道他們有程式可以計算乾溼度，並且最快一個禮拜可以得出有關數據。

後來，這座木材乾燥工廠在 1991 年被拆除改建為竹東工作站辦公廳。雖然我不曉得這座工廠有沒有賺錢，但是它對臺灣木材加工業應該有貢獻，所以我覺得它被拆掉很可惜，因為那是臺灣第一座，很有歷史意義。

2. 林場電信設備

除了電機相關工作，我另個主要工作是處理竹東林場的電信設備，而當時機電股的電信工包含我在內共有 4 個人。那時沒有手機，只有無線電，但是國家規定無線電只有軍隊可以使用，林區不准使用，所以我們機電股的同仁們為了電信花了很多時間，比方說從竹東工作站到觀霧工作站長達 60 公里以上的路程，一路上都要埋電桿。那時臺電沒有幫忙，都是我們自己做，一路上要量地形、做記號，同時還要先跟有關單位報告我們的路線從哪裡到哪裡，以及電話線使用數量，然後待拿到電信執照後才能動工。

我那時也有參與埋電桿的地形勘查工作，主要是調查從竹東工作站到觀霧工作站，還有到香杉山（錦屏工作站）的路線。當時沒有看地形圖，都是直接現場看。埋電杆前還要先開山路，讓運材卡車可以通行，而這方面是由工務課土木股負責。電桿材是用我們林區自己的木頭，主要使用柳杉，而木頭砍完後要先防腐，但是因為林場沒有防腐設備，所以是請外面的公司處理。如果沒有防腐，木頭大概 3 年就會爛掉，如果防腐防得好，可以維持二、三十年，防得差也有七、八年。

電桿在平地大概 60 公尺埋一根，河床一帶大概是 200 公尺埋一根。此外，電線不能走捷徑，因為後續的保養與維修會是個大問題。以前我們就有做過直接穿越森林的捷徑路線，但是當時森林裡沒有開建道路，只要電線壞掉，就必須大費周章地派出人力去維修。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於人力考量，因為我們的林區管理範圍很大，電線維修人員天天都必須留意電路有無發生問題，畢竟只要一根樹枝掉在電線上，電話就不通了。

電信設備要隔一段時間才會正式保養一次，不過一旦遇到颱風就要修很久。颱風一來電桿倒、電線斷，曾經還修過一、二十天，像是葛樂禮颱風（1963）侵臺的時候。除天災外，我服務期間，整體設備沒遇過大型工安事故，頂多是漏電。

3. 印象深刻的長官、同仁與事件

我在竹東林場印象深刻的長官是場長羅健，當時大家都有一點怕他，聽說他好像有特務背景，不過我沒有和他直接互動過。另外，還有一位也是被人說是有特務背景的人是總務課長顏福華，我有跟他接觸過，和他蠻談得來，但感覺他人很和氣，不像特務頭子。

當初剛到竹東林場的時候，我聽說有人因為被懷疑思想有問題被送到綠島。據我了解大概有兩個人，一個叫羅仁晃、一個叫謝正山，¹⁵ 但是他們後來又都有回來林場工作。傳聞他們兩人是在 1950

15 羅仁晃與謝正山皆因涉入新竹地區的「竹東水泥廠案」，於 1951 年 4 月被軍警逮捕。兩人當時皆被指與林政金、李義豪、陳集耀，受劉興炎、羅文通、殷啟輝等領導閱讀左傾書籍。兩人最後於同年皆被判處感化教育。資料來源：張炎憲，〈導論〉，《風中的哭泣——50 年代新竹白色恐怖政治案件》，2020 年 12 月 16 日下載，http://www.twcenter.org.tw/publications/a02_2_a/a02_02_228_01/a02_02_228_13/a02_02_228_13_01?fbclid=IwAR289vSbeS1ZNt8Xo0ZozqVdTZS6fxo89liWq--LsTePXGcPFAdY_x7XSLx0。

年代被抓走，大概 1970 年代回來林場。我記得謝正山當時在作業課，羅仁晃後來當過觀霧工作站主任和製材廠主任。

1960 年竹東林場和新竹山林管理所合併為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我印象中行政業務沒什麼改變，也沒有人員調動。只是當初「總處」位置的討論有爭議，起先好像是要設在竹東，但後來因為交通因素，所以決定設在新竹。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大影響，但是有些竹東人覺得要去新竹上班不方便，所以當初也因此設置專用交通車好幾年。

林場的本省和外省員工不太會衝突，我感覺彼此在相處上都還算好。但是我覺得有些人很可憐，有些外省人比較想不開，在林場幾十年都沒有結婚，一直想念中國的家鄉，結果人也就這樣逐漸凋零。有些人比較想得開，在這裡結婚生子，至少還有孩子陪著他。

(四)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總務課事務股時期

我在機電股後來從員工升到機電股長，並在 1959 年從技術助理員升到技術員，而技術員就是我的職等頂點。1987 年左右，我被調到新竹市政府對面的處本部，擔任總務課委任課員並兼任事務股長，直到 1997 年退休。我從技術職轉為行政職，感覺上是從技術員「降級」為辦事員。我在事務股的行政工作主要是財產管理、採購、蓋房子、修房子等，我任內共經手竹東、大湖、大溪 3 個工作站的建築工程，其中大溪工作站我花費最多心力，但是我發包完後就退休，由後續接手的人負責執行。當時都要自己找資料評審建築師，我認為我當初選的人都還可以，而竹東、大湖、大溪工作站都是不同建築師。

此外，當時新竹林區管理處沒有冷氣，第一代冷氣是我負責處

理安裝，而它現在辦公廳建築表面的綠色磁磚也是我任內貼的。那時冷氣裝好後還曾被嫌不夠涼，不過這是由於當初我們經費有限，我把用電量算得剛剛好，所以冷氣能量小、不夠冷。

1989年竹東林區管理處改制為新竹林區管理處後，轄區範圍擴大，烏來、龜山一帶也成了我們的管區，所以我當時也常帶著我們經辦人員到那些地方處理建築事宜。



三 職涯回顧與感悟

回顧我整個職業生涯，我在竹東大概30年，在新竹10年，當時竹東林場附近的居民很羨慕我們的工作。不過我們員工有一點後知後覺，為了吃飯在林場奉獻一輩子，卻沒想到它那麼快就關門了。¹⁶

以前我們主要是賣原木，多數是軍用木頭，拿來做製品的很少。外銷好像也很少，有小部分的枕木會賣到韓國。以前建築門窗都需要木頭，但是鋁窗出現後，臺灣木頭的銷路就走下坡。當時竹東木頭主要買家是一位黃姓業者，他在竹東很有名。他非常有先見之明，不但買土地在外面做林業工作，可能也預料木材作業生產有一天會關門，所以還經營木材加工廠。我雖然沒有支援過山上的伐木工作，但我聽說這個業者也有去標檜山的林班地。當時我們好像規定不能挖樹頭，但他那年卻連根挖，他在合約上玩文字遊戲，說

16 應指政府於1989年結束所有直營伐木業務。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五章 事業機構之林務局，2020年2月14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5-6.htm。

合約定義不清楚云云，這爭議當時好像還有上報紙。我曾實際看過他的工廠，也確實看到裡面堆了很多樹頭木。不過整體林班標售規矩，我其實不清楚，就是聽說有這麼一件事。

竹東以前有四大機構，分別是林場、玻璃廠、臺灣水泥廠、¹⁷中油鑽油場，¹⁸它們讓竹東曾經繁華一時，可惜後來一個接一個收場，連帶竹東也開始沒落。竹東林場大概在 1985 年左右停止直營生產。玻璃廠¹⁹原本是臺灣第一家出產平板玻璃的工廠，但現在如新竹香山等其他地區也都有設廠。臺泥則是因為環保問題，改到花蓮設廠。不過，現在臺積電工廠設在竹東附近，好像有一點救了竹東。²⁰竹東近年蓋了很多房子，房價也漲了不少，以前三、五百萬一棟，現在都要七、八百萬。我覺得現在竹東的公務員很可憐，房價那麼高，買房子實在困難。

現在竹東火車站附近的加油站（東林路）、臺電公司、郵局等的範圍，以前都屬於竹東林場，例如現在加油站那邊是貯木池，大明路前段有製材廠，後來製材廠搬到大明路尾段，同時在大明路尾段還有貯木場，不過隨著林場停止生產作業，這些土地也一一挪為他用。另外，現在臺灣林業好像完全停止砍伐，這部分我不太贊成。雖然我是機電專長，對林業算是門外漢，但是服務期間曾有機緣上山、觀賞山，退休後也偶爾爬山，這些木頭都長得很漂亮。我覺得臺灣林區應該要繼續生產，並搭配再生能源計畫，像是訂定 80 年周期，分 80 個區域輪流生產與栽植木頭，而不是全靠國外輸入。

我退休後（1997）沒有參加社團活動，但每天固定會在竹東街上散步約 2 小時，分上、下午兩次。在我退休一段時間後，育樂課

有位小姐曾請我就林場印象寫一些東西，我就在 2005 年寫了一篇〈觀霧林業發展史－檜山站經 1 號巨木通往觀霧站〉，大概描述 1960 年代的林區開發。在我的印象中，這篇文章是竹東站在數位化檔案作業時的邀稿，所以我剛好有機會參閱一些檔案，因此我在文章最後面還有寫引用的檔案號碼。我後來將文章交給了作業課人員，但之後就沒收到下文，不曉得是否就這樣不了了之。

另外，我覺得林務局近年做事很難為，像是大霸尖山被拆除鐵梯事件。²¹ 大霸尖山是我們新竹林區管理處鼎鼎有名的山，前來爬山的人很多，但是不好爬，也不能登頂，因為登頂前最重要的 5 個鐵梯被拆除。這件事的起因我聽說是因為以前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發生了遊客發生溺水事件，被追究是管理處管理不當，有關首長因此跑了好幾次法院。該事件之後，各管理處開始檢討轄區範圍內有哪些危險區域。新竹處因而決議將大霸尖山的鐵梯拆除，以免發生類似的憾事。

我曾經參與過大霸尖山的安全網設置工程，對那 5 個鐵梯印象

17 指臺灣水泥公司竹東廠，該廠創設於 1954 年，2000 年停產。資料來源：臺灣水泥公司官網，2020 年 12 月 16 日下載，<https://www.taiwancement.com/tw/aboutChronicle.html>。

18 應指臺灣中油鑽探工程處，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一段 54 號。

19 可能指 1953 年創設的新竹玻璃公司。資料來源：明台玻璃公司官網，2020 年 12 月 16 日下載，http://www.mtglass.com.tw/faq/index.php?act=ZGV0YWlts&i_id=10。

20 指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位在新竹市東區與新竹縣寶山鄉一帶的廠房。

21 林務局於 1970 年在大霸尖山東南方沿著峭壁架設鐵梯，但在雪霸國家公園成立後，於 1991 年拆除鐵梯。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官網，2020 年 12 月 16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Intro>。范榮達，〈高山鐵梯該不該架？老朋友：這不只是安全問題〉，《聯合報》（2020 年 5 月 17 日），2020 年 12 月 16 日下載，<https://udn.com/news/story/7934/4569663>。

深刻，山頂那塊岩石攀爬的支撐點，因此如果沒有鐵梯是完全不可能「登頂」。我曾在電視上有看過國外山頂也有架設像大霸尖山那樣的鐵梯，所以這其實是必要的設施，但是我們林務局太過小心。我認為走山路本身就很危險，尤其是斷崖、山壁處，遊客或登山客要自己有擔當一點、自己要小心，不能樣樣出事情都要怪罪林務局，這樣不好。而且我認為鐵梯被拆掉反而危險，畢竟有些人如果真的想登頂，他只能吊繩索，那更可能發生危險。

附錄、

陳英琳〈觀霧林業發展史—檜山站經 1 號巨木通往觀霧站〉全文

編寫者：陳英琳（2005 年 11 月 26 日）

民國 50 年間自竹東鎮搭乘竹東林管處運材卡車，沿著上坪溪左岸南清公路經上平老街，林管處上坪工作站旁設木材檢查站，往前約 1 公里處抵達南口，警察五峰入山檢查站，此站位於直駛往五峰清泉，左彎過橋通往花園村的岔路口，上山或下山人員車輛必須停下來憑入山證接受檢查始得通過。因而此地形成小聚落有幾家小商店，進出山地人員在此稍作休息並可順便購買物品或到洗手間，車子再行經五峰鄉公所、茅圃、通過桃山隧道，此隧道長約 300 公尺，當年為單車道，在隧道口必須確認無來車才可以駛入，再前行經清泉溫泉區上方，不久車抵林管處清泉分站土場。

投稿人：陳英琳 民國 99 年 11 月 26 日

| | | | | | | | | |
|----|--|----------|-------|-------|--------|-----|------|------|
| P1 | | 觀霧 | 林業發展史 | 一 | 檜山站經 | 1 | 號巨木通 | 往觀霧站 |
| 2 | | 民國 50 年間 | 自竹東鎮 | 搭乘竹東林 | 管處運材卡車 | 沿著上 | 坪溪左岸 | 南清公路 |
| | | 經上平 | 老街 | 林管處 | 上坪工作 | 站旁設 | 木材檢 | 查站 |
| | | 往前約 | 1 公里 | 處抵達 | 南口 | 警察 | 五峰入 | 山檢查 |
| | | 站，此 | 站位於 | 直駛往 | 五峰清 | 泉，左 | 彎過橋 | 通往 |
| | | 花園村 | 的岔路 | 口，上 | 山或下 | 山人員 | 車輛必 | 須停 |
| | | 下來 | 憑入山 | 證接受 | 檢查 | 始得 | 通過。 | 因而 |
| | | 此地 | 形成 | 小聚 | 落有 | 幾家 | 小商店 | ，進 |
| | | 出山 | 地人 | 員在 | 此稍 | 作休 | 息並 | 可 |
| | | 順 | 便購 | 買物 | 品或 | 到 | 洗手 | 間， |
| | | 車 | 子再 | 行 | 經 | 五 | 峰鄉 | 公 |
| | | 所、 | 茅圃 | 、 | 通 | 過 | 桃 | 山 |
| | | 隧 | 道， | 此 | 隧 | 道 | 長 | 約 |
| | | 300 | 公 | 尺， | 當 | 年 | 為 | 單 |
| | | 車 | 道 | ， | 在 | 隧 | 道 | 口 |
| | | 必 | 須 | 確 | 認 | 無 | 來 | 車 |
| | | 才 | 可 | 以 | 駛 | 入 | ， | 再 |
| | | 前 | 行 | 經 | 清 | 泉 | 溫 | 泉 |
| | | 區 | 上 | 方 | ， | 不 | 久 | 車 |
| | | 抵 | 林 | 管 | 處 | 清 | 泉 | 分 |
| | | 站 | 土 | 場 | | | | |

圖五、陳英琳先生〈觀霧林業發展史—檜山站經 1 號巨木通往觀霧站〉一文／陳英琳提供

清泉土場是南清公路（南寮至清泉縮稱為南清公路）終點，自竹東至清泉土場路程約 30 公里，自五峰鄉公所以道路當年是碎石道路，車子走來顛簸的利害，車程約需 90 分鐘。在觀霧地區未開發前，清泉土場是檜山工作站直營生產木材轉運站，檜山站林班採集之木材經多次臺車及索道交互運搬至土場，再以卡車轉運至竹東貯木場貯放標售。清泉土場面積約有 0.5 公頃，主要設施有兩部引擎捲胴裝材機，空地上空架設裝材用鋼索兩條，由上面索道運達的木材用臺車推至適當場所卸下，另行裝到卡車上，經檢尺填寫搬運單後運出，途經上坪檢查站檢查後運至竹東貯木場核對貯存分批標售。土場的設施有裝材機房、辦公室及工寮，都是供林區員工及眷屬居住。距離 500 公尺外面路旁有一小間磚造炸藥庫，貯存工程用炸藥。

人員坐車到土場要往上面砍伐山區開始要步行山路，越過清泉溪支流上空吊橋，沿著第一索道開設的步道往上爬。第一索道的長度約 1,000 公尺、斜度約 40%，木材由上而下大約 5 分鐘到達土場，但由土場上坡步行至第一索道發送點約需 90 分鐘，汗流浹背相當辛苦，所以偶而會搭乘索道，輕鬆又節省時間，但坐在木棍上抓著纜索吊掛在空中搖晃，心中很是害怕，沒有心情欣賞由空中俯視美麗的山林景色。索道係左右單線架設立索，上面掛著搬器及鏈條滑車吊掛木材，而引索繞經制動捲筒拉著搬器，利用木材重量自行滾動下行，引索另一端則為空車或吊掛資材、糧食往上滾動。左右線輪流轉換上行下行運轉，第一索道發送點較土場著點高度升高約 400 公尺，看出外面五指山連峰歷歷在目，竹東峽谷平原朦朧可見。

在第一索道發送點停留片刻，看到索道工人忙著吊掛木材運轉索道，同時臺車載著木材陸續來到，臺車由腦寮分站第二索道著點裝載木材，捆綁好由工人控制推出。一般以 3 臺木材臺車組隊推出，以便互相照應。自第一索道發送點到腦寮分站第二索道著點約有 6 公里臺車路，稱為中間軌道，順坡約 2%，人力推動後利用順坡自行滾動行駛。一臺車一人坐在木材上，利用繩索拉桿、牽制剎車控制速度，遇有平緩路段則需下車人力推動，需要熟悉路段起伏控制得宜及好體力，始能擔任臺車工。返程空車則一路上坡，人力推回相當吃力，中間軌道中途站設有會車複線軌道，算好時間在此會車。如時間錯過在單線上相遇，必須移開空車讓重車通過後再搬回空車到軌道上。由第一索道發送點步行中間軌道至腦寮分站 6 公里路程約需 90 分鐘，一路上看到中間軌道上下兩旁林班，均有造林木生長林相整齊，可見早期伐木跡地造林成績。腦寮分站（今大鹿林道 9 公里上方約 500 公尺處）辦公室約 15 坪，附設有值夜室兼招待所，附近也有數幢工寮及公共浴室及販賣部。出差人員體力較差的在此休息過夜，第二日再繼續上山行程。

由腦寮分站往前步行約 5 分鐘可看到第二索道，長度約 800 公尺，此段山路步道步行需 60 分鐘。到達第二索道發送點，連接第三索道長度約 1,200 公尺，步道爬坡需 90 分鐘，步行中汗流浹背，一路上有留存的原始森林地，也有砍伐跡地。到達第三索道發送點，海拔約 1,800 公尺，視界廣闊但時而雲霧罩住，看不清山光水色。涼風吹來感覺有寒意，這裡是檜山地區最上層的作業地區，索道頭附近山腰有一棟工寮，臺車軌道由索道頭再分西線及東線。西

線軌道先開發，全程約 10 公里，到達樂山雷達站下面林班。西線軌道 1 公里處有舊辦公室及工寮數幢，現場作業人員有伐木造材工、集材工、臺車工、索道工、養路工等，約有二、三百人住宿此地，每日往返作業現場。東線全程約 6 公里，後期開發的。東線 500 公尺處軌道上方有 U 字型招待所約 40 坪，往前 1 公里處為檜山工作站辦公室約 60 坪，內壁有壁板裝設及天花板等，相當考究。東線 3 公里處軌道旁，下方有一株紅檜巨木（今之觀霧 1 號巨木）聳立著，昔日經過該處但覺此巨木樹根形狀扁狹，較周圍許多立木高大雄偉，但不覺得珍貴。上級並無特別指令要留存，只是樹木太大，昔日手鋸伐木手鋸不夠長，伐木後又要橫剖胴割，造材困難，又有樹大敬畏之心，現場作業工人遂手下留情未予砍伐，幸運留存後代子孫觀賞瞻仰。再步行翻過崎嶇的山頭約 40 分鐘就到達舊稱茂義利（今稱觀霧）跡地，有一棟日據時期建造房屋約 20 坪，泥磚壁加強木造建物。外面空地有 4 尺高泥磚砌成的防禦圍牆，為巡防山區兵警駐屯站（今觀霧分站遊客中心原址）。大鹿林道未建造前調查森林資源大都經由檜山站行經 1 號巨木到茂義利（觀霧）工作。

民國 52 年檜山站直營伐木因森林資源漸漸減少，生產量不能繼續下去，而茂義利（觀霧）地區森林資源豐富未經開發，而大鹿林道之開設已經在測量籌備，所以檜山站於民國 52 年 6 月（註一）呈報建議林管處為配合大鹿林道之開設，將來本站生產業務全部移至八仙山事業區（今稱大安溪事業區），本站名稱請改為大鹿工作站。

檜山時代直營伐木作業手鋸人工伐木造材，集材機集裝材後經

二次臺車軌道及三次索道交互運材至清泉土場，再以卡車運轉至竹東貯木場分批標售，作業程序繁瑣困難成本較高，年生產量約為 1 萬 5,000 立方公尺。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自民國 35 年林管處接管直營伐木至 54 年檜山站結束直營作業期間約計 20 年。又為配合作業現場聯繫需要，當年禁止無線電通信，故由平地架設林務專用電話桿線至作業山區，為日常業務聯繫不可缺少，功用甚大。晚間則自備發電機供電數小時，以應夜間照明之需。

沿清泉溪上流左岸自五峰鄉清泉土場至觀霧興建大鹿林道於民國 52 年 2 月開工，由林管處工務課測量設計主辦。大鹿林道 1 ～ 9 公里道路與第一索道發送點至腦寮的臺車中間軌道 6 公里形成下上平行道路，由大鹿林道 9 公里處步行上到腦寮分站只需 20 分鐘。大鹿林道第一期工程 20 公里，在林道興建初期完成路段沿線林班即行辦理林相變更招商採運木材，並即實施造林工作。迄民國 55 年 6 月完成至觀霧山莊計 28 公里，係由林務局榮民工程隊施工。工程相當困難，殉職者有 9 名。通車時在觀霧建立「為國捐軀」紀念碑供悼念。

於是直營木材生產遂漸由檜山站移向觀霧站，先是於 53 年 8 月設立檜山工作站觀霧分站（註二），而後於 54 年 1 月 1 日設立觀霧工作站（註三）。前任工作站主任陳宏謨，其間檜山工作站與觀霧工作站並立一段短短時間，到 55 年 5 月 15 日檜山站停止工作，辦公人員遷移至觀霧站辦公室（註四），直到 55 年 7 月 15 日檜山工作站歸併於觀霧工作站，正式結束檜山工作站業務，改稱觀霧工作站檜山分站，其末代主任為陳溪洲（註五）。斯時觀霧站直營木

材生產逐漸展開，在觀霧站陸續興建辦公廳、職工宿舍、招待所、倉庫、自備發電機房，並以卡車全程運材之方式配合新式作業，以鏈鋸伐木取代檜山時代人工手鋸伐木作業，維持直接監工制度，減少生產工人被中間剝削，提高工作效率。直營木材年產量逐年由 2 萬立方公尺提高到 5 萬立方公尺，先開發西線、西支線，然後再開發東線、東支線，並能秉持「今年砍伐，明年即造林」的作業方式。供應木材市場、為國家社會貢獻，工作進行了約計 20 年。合計 40 年。

註一。檜山工作站 52 年 6 月 14 日，檜人字 0872 號呈報林管處建議工作站移設並改名。

註二。林務局 53 年 8 月 21 日，林人字第 32127 號令：檜山工作站增設觀霧分站乙節應准備查。53-240-1-1-4 檔卷。

註三。54-241-1-1 檔卷：觀霧工作站於 54 年 1 月 1 日設立。

註四。55 年 5 月 19 日，檜總字第 993 號呈報林管處報備。55-201-1-1-6 檔卷。

註五。55 年 8 月 4 日，竹人字第 13999 號呈報林務局：檜山站合併於觀霧站。55-201-1-1-14 檔卷。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張玉印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2月12日上午09:30至12:00

下午01:30至03:00

地點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2號 新竹林區管理處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洪廣冀、張家綸、何伊喬、

張雅綿、陳瑞琪

記錄 陳瑞琪



結束訪談後於新竹區管理處合影
自左起分別為新竹處代表何伊喬、助理陳瑞琪與張雅綿、
張玉印先生、計畫主持人洪廣冀與計畫協同主持人張家綸。

受訪者簡介

張玉印，1933 年出生，彰化二水人。1953 年 7 月自臺中高級農校森林科畢業，於同年通過「特種考試」和「普通考試」的森林科人員，並於當年（1953）9 月入伍訓練 4 個月。1954 年 2 月退伍後正式進入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產管理局新竹山林管理所服務，直至 1999 年退休。此外，亦於 1972 年通過「高等考試」及格，同時取得「技師考試」及格的森林科人員。服務期間歷任造林課、貯木場主任、材料股長、推廣股長、行政室主任，以及三義、龜山工作站主任。1985 年更曾獲得一等服務獎章。



一 個人生平

(一) 家世

我是張玉印，1933年7月10日出生。我的祖先是漳州人，家族在彰化二水定居已經有兩、三百年。我的爸爸名叫張維慶，日本時代時，日本人主動找他當保正，¹因此庄內有什麼大小事，大家都會找他處理。以前的保正算是地方上的大官，甚至能下令停駛即將要發車的火車，可以說連警察都要敬畏三分。不過我爸爸他不識字，都是我當他的小秘書，那時候我才四、五歲呢！光復後，我爸爸被政府找去當村長，之後也當過鄉民代表。他如果平時有公文要簽名，都是叫我抓著他的手，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以前的地方官雖然名義上是經過選舉，但其實都是政府安排的，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投票，是由幾名代表人選出來的，像鄉長就是由鄉民代表投票所選出。我爸爸因為不識字，所以如果快到投票時，他就會提前練習寫要投的人的名字。

我的媽媽名叫張陳味，她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在我的記憶裡，她總是熱心地在背後默默幫助需要幫忙的人。我有個親戚，年紀跟我差不多，但他得喊我一聲叔公，我唸彰化中學時他唸員林農校，²他每天都會來家裡跟我一起走路到二水車站搭火車上課。我

1 據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其父張維慶先生於日本時代乃係擔任區總代。戰後任二水鄉茄苳坑村村長，並擔任過4屆二水鄉鄉民代表（1946-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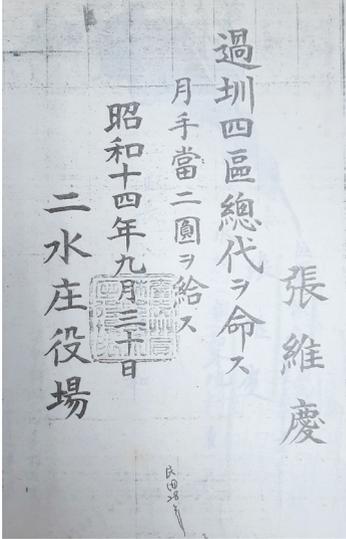
2 彰化中學即今國立彰化高中。前身為臺中州立彰化中學，創建於1942年。戰後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中學，之後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的完全中學。1968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逐年結束初中部。1970年再改制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高級中學，

媽媽每次都會找機會偷偷打開他的便當，如果發現對方只帶了番薯，她就會把裡頭的番薯倒掉、改裝白米飯，還會另外煎一顆荷包蛋放進去，對方到了學校，吃午餐時才發現。他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還忍不住流眼淚，一直跟我說我媽媽對他真的太好了。他後來創辦了國強製藥，公司在臺南工業區。³我父母現在都已經過世了，爸爸過世時是 65 歲，媽媽則在 71 歲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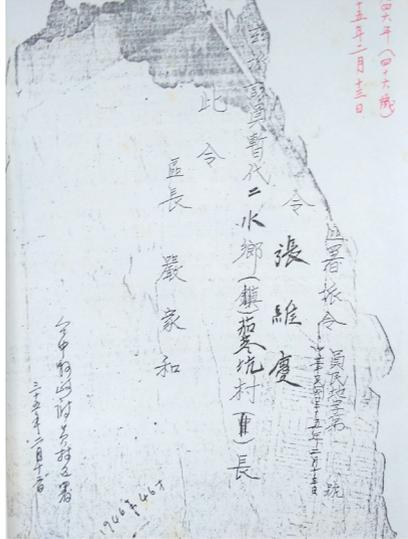
我們家共有 10 個孩子，3 女 7 男。以前鄉下地方沒有助產士，我家那裡連產婆都沒有，我們這些小孩都是我媽媽自己轉臍（túng-tsâi，生產後把臍帶切斷）的。如果鄰居有婦女要生孩子了，她也會去幫忙。雖然我們家的孩子多，但其中我大哥、二哥和排行第五的弟弟幼年時就夭折了，因此我算是家中長子。算命師說我天生命大，我大姊 89 歲過世、三姊 87 歲過世，二姊 56 歲時因為癌症過世。我四弟屬牛、住高雄，今年 85 歲；六弟屬龍，今年 80 歲；最小的弟弟跟我差 10 歲，我的孩子都「厝（ban，排行最末）叔」、「厝叔」地叫他，意思就是他是最小的叔叔。

1999 年因精省更名為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員林農校即今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前身為臺中州立員林農業學校，創建於 1943 年。戰後易名為臺灣省立員林農業學校，1961 年再易名為臺灣省立員林農業職業學校。1974 年，因增設工科，校名改為臺灣省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999 年因精省更名為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資料來源：國立彰化高中，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www.chsh.chc.edu.tw/files/15-1000-224,c282-1.php>；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www.ylvs.chc.edu.tw/home?cid=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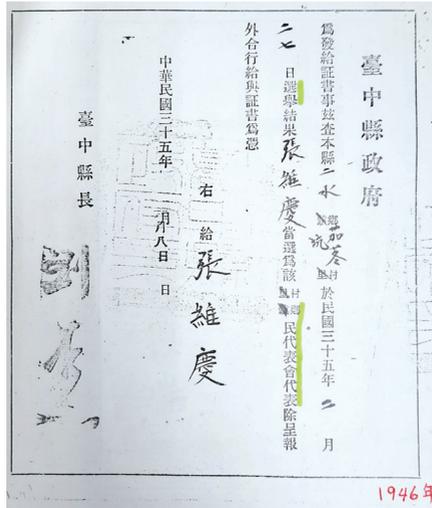
3 即國強生技現任董事長張家福。其父為張賜甲（益壽），係張家第十五世侄，其為第十五世孫，因而身為第十六世的家福得稱呼其為一聲「叔公」。國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現任登記代表人為張家福。1965 年 6 月 4 日登記，公司所在地為臺南市南區新忠路 20 號。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reurl.cc/8lrQQR>。



圖一、父親張維慶先生於日本時代擔任公職的證明書／張玉印提供



圖二、父親張維慶先生於戰後的村長派令／張玉印提供



1946年

圖三、父親張維慶先生的鄉民代表證書／張玉印提供

我們家以務農為生，主要種植水稻。從掖秧仔（iā ng-á，播種）、挑秧仔、佈田（pòo-tshân，插秧）、拏草（so-tsháu，跪行於水田中，以手除去雜草）、割稻再到曝粟（phák tshik，曬穀），這些我都會做。以前佈田時，連小孩都要下田幫忙。大人的手比較長，一次能拏 7 行秧仔，我們小孩手小力氣小，就一次 3 株、3 株地拏。粟仔曬乾後，我們會送去米絞（bí-ká，碾米廠）絞米，然後分次拿米回來煮。這叫做寄米，畢竟沒辦法一次吃完收成的量。除了田裡的工作，我們小孩平時也要幫忙煮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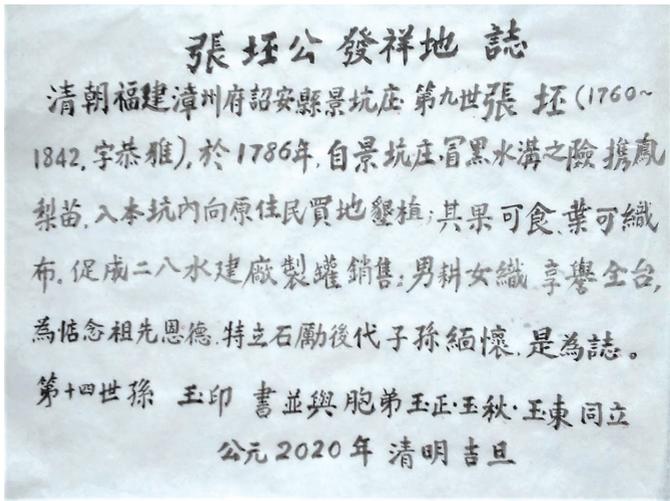
種稻之外，我們家在山上也種鳳梨、相思樹和龍眼。以前我們二水街上有鳳梨加工廠，田中、彰化、員林、南投也都有，所以不少人都會種鳳梨。從前的鳳梨品種跟現在不太一樣，葉子比較大，可以達到 1 公尺。早期我們都把這種鳳梨叫做「本島鳳梨」，種苗是我的祖先張坯公於 17 世紀來臺時一併帶來的。本島鳳梨比現在的南洋鳳梨小，可以醃來配飯吃。南洋鳳梨是戰後才引進。⁴ 鳳梨的果實除了能加工做罐頭，在日本時代時還會把鳳梨葉的纖維拉絲拿來織布做衣服。這種材質通風，天氣熱的時候穿在身上很舒服。因此，鳳梨是我們這裡一項很重要的經濟作物。在以前還沒有瓦斯的年代，相思樹是很好的煤炭製材，樹木長到差不多五、六尺高後就能砍下販賣。以前的電力也不普及，電費是以「盞」來計價，不是度數，一個家庭如果能裝一盞燈，就已經算是相當好額（hó-giáh，有錢）。

我家算是地主，也因為這樣，光復後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我家的損失慘重，家境變得比較散赤（sàn-tshiah，貧窮）。我們有一甲多的地被放領，自己只剩下幾

分田能耕種。幸好我們家還有一個當醫生的叔叔，生活上才不至於太難過。至於現在的話，雖然彰化還有人在種鳳梨，但猴子常常跑來偷吃，我都開玩笑說是種給牠們吃。鳳梨現在的主要產地是在南部（臺南）。我家山上種的鳳梨、龍眼都被猴子吃光了，現在改種麻竹及臺灣肖楠、烏心石，由我最小的弟弟負責。

（二）家族中的二二八陰影

說到童年回憶，我有個比較特別的經歷是關於「二二八事件」。由於事件發生時（1947）我已經懂事了，所以我對當時臺灣人的軍



圖四、張玉印先生手寫之先祖發祥誌／張玉印提供

4 據查，南洋鳳梨即開英種，係於日本總督府為生產鳳梨罐頭而於1908年引進品種 smooth cayenne，日語稱「スムースカイエン」，臺灣人過去則稱為南洋種。另，關於本土鳳梨於17世紀的引進過程，目前起源眾說紛紜，僅能確定乃隨中國移民渡臺所引進。資料來源：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臺灣省農業試驗所一百年來之試驗研究專刊》（臺北：臺灣省農業試驗所，1995），頁252；陳省吾，〈清代臺灣蔬菜的引進與利用〉，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圖五、胞叔張高明醫師開設之高明醫院改建為高明診所，於診所前之合影／張玉印提供
畫面由右至左分別為張高明先生五男張英精先生、其媳張顏彩玉、
子張家豪、張高明先生與張玉印本人。



圖六、於胞叔張高明開設的診所前之堂兄弟合影（1980）／張玉印提供
從左至右分別為張玉印、堂弟張英仁、堂兄張英芳、堂弟張英術、堂兄張英才、
堂弟張七郎、張英精、胞弟張玉秋、張玉正，以及張七郎之子張天成。

隊和中國蔣介石的軍隊的打仗印象很深刻。他們都是真槍實彈地在對戰，不是單純的肢體衝突。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一批臺灣人在臺中的干城營區組成了「二七部隊」，他們換上了日軍遺留下來的衣服，由鍾逸人⁵隊長帶頭。本來他們預計和虎尾的陳篡地醫師⁶隊伍在埔里國小會師，並以此為根據地繼續跟中國國民黨對抗。可惜最後兩支隊伍還是被從雲林虎尾飛機場登陸的國軍打敗。⁷

陳醫師在二二八事件後帶隊以武力接收了虎尾飛機場。他本身也是我們二水人，雖然我們沒有血緣關係，但因為他們家與我媽媽的娘家僅僅隔著一條坑，再加上我阿公過世時我阿爸才5歲，陳醫師家族中的長輩很照顧我們一家人，所以兩個家族關係很好，我們這些小輩也才喊陳醫師一聲叔叔。陳醫師很疼我。他本身是眼科醫師，畢業了先在雲林開業，等戰爭發生後他被徵召前往越南當軍醫。再之後，日本戰敗、越南被解放，他回到臺灣。不過當時他用醫療

5 鍾逸人，1921年出生，臺中人。日後，二七部隊因與國民黨軍之間懸殊的兵力、武力，疏散敗逃。鍾逸人躲於臺北的友人李舜卿家，擬透過小型機帆船潛逃至日本。後因被人出賣，遭憲警逮捕。國民黨政府原打算將其作為逮捕謝雪紅的誘餌，因而將其改處15年有期徒刑。1962年刑滿，未被如期釋放，轉送小琉球職訓第三總隊強制勞改兩年。獲釋後與友人共同綠藻，並於1967年成立臺灣首家綠藻公司「北斗克羅列拉工業企業社」。相關生平可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臺北：自由時代，1988）、《辛酸六十年（下）》（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火的刻痕：辛酸六十年（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此書並獲得第十八屆臺灣文學家牛津獎。

6 關於受訪者所言的陳篡地與史實略有出入。國民黨軍隊抵臺後，因不敵對方武力，部隊瓦解。他潛逃藏匿於二水山區6年，直至1952年因遭人檢舉而被逮捕。其後，因臺中一中時期的同學謝東閔（時任省教育廳副廳長、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主任）保釋，得以於1953年釋放。資料來源：陳儀深，《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12；鍾逸人，《此心不沉：陳篡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臺北：玉山社，2014）。

7 受訪者此段證言與史實相符，關於二二八事件後中部地區居民與國民黨軍隊的對抗情形，詳可見：陳翠蓮，《百年追求：卷一 自治的夢想》（臺北：衛城出版，2013）。

器材的名義偷偷從胡志明市運了一批槍械子彈，經高雄港再北上送到雲林藏放。那時候的海關沒有警察檢查，這批武器就被當作醫療器材順利地運了進來。只是誰都沒想到，之後它們還真的派上用場。

二七部隊會失敗是因為中國國民黨軍有後勤補給，但陳醫師他們沒有，他們的子彈打完就打完了。被打敗後，陳醫師逃回二水，我爸爸在陳醫師家的鳳梨園挖了一個地窟讓他躲起來，他就這樣躲了5年。那段時間剛好我在彰化中學初中部唸書，每次回家時，我會從彰化買一條吐司轉交給他，他還特別交代我每個月都要買一本《自由中國》雜誌給他。《自由中國》的創辦人是雷震，雜誌本身在香港出版。⁸買來後他總是要我先看，但我當時年紀小，不太能懂裡頭宣揚的理念，只當成文章撰寫的參考資料來看。

這件事帶給我的影響，說起來大概有二：一是日後自己是作文比賽的常勝軍，應該就是因為小時候常看那些很棒的文章，所以比



圖七、張玉印先生的彰化中學初中部畢業證書／張玉印提供

較知道文章架構要怎麼安排。1970 年代左右，國民黨常會舉辦三民主義論文比賽，我是我們竹東林管處的參賽代表，我曾連續 3 年都拿到第一名，寫出來的文章不會輸給那些大學畢業的人。本來第四年還要派我去參加比賽，但我拒絕了。第二則是 1972 年我參加高考時，光是國文一科就拿到了七十幾分。我之後才知道我同事們的國文高考成绩都在 40 分左右，由此便可想見我的分數有多高了。

再說回陳醫師。後來因為有人自首時舉發了他，所以他最後還是被政府騙出來。不過慶幸的是有很多人去保安司令部幫他說情，其中最有力的一位叫謝東閔。⁹ 謝本身也是彰化二水人，他們兩個是臺中一中時期的同班同學，他後來還當了副總統。可能是因為謝跟蔣經國的關係還算不錯，反正陳醫師最後沒有被槍斃。他出洞窟後，因未被判刑亦未入獄，僅被關押在保安司令部審問。最後，他仍舊能繼續經營診所，但是一直都在政府的監控之下。他一路從華亭街搬到南京西路、現在的日新國小對面，最後搬到臺北車站後站

8 受訪者所言之出版地有誤。1949 年 4 月，雷震、胡適、王世傑、杭立武等人創辦《自由中國》，胡適並在前往美國的航行上為雜誌撰寫了創刊宗旨。惟因時局之故，雜誌正式創刊乃延至 1949 年 11 月 20 日，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擔任社長，正式於臺北發行。再之後，因雷震不滿蔣介石的統治有違自由主義，不僅頻於雜誌發表文章針貶時政，更於日後規劃籌組中國民主黨。種種行徑觸及國民黨政府底線，警總遂於 1960 年 9 月 4 日以涉嫌叛亂罪拘捕雜誌社一干人等，並勒令雜誌停刊。資料來源：王筱莹，《臺灣政黨政治發展史》（臺北：崧燁文化，2018），頁 73-78。

9 謝東閔，1908 年出生，彰化二水人。曾任中華民國第六任副總統（任期：1978 年 5 月 20 日—1984 年 5 月 19 日），是臺灣人中第一位擔任此要職者。晚年被人們尊稱為「謝求公」，在二水鄉當地又被稱呼「東閔仙」。資料來源：張錫池、張碧照，《二八仔風華：光化村史》（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頁 150-159；陳微毅，〈謝東閔任事用人別具風格——紀念謝求公百年冥誕兼述其二三事〉，《中外雜誌》第 81 卷第 2 期（2007 年 2 月），頁 13-20。

的太原路上。我記得叔母（謝玉露）是婦產科醫生，我每次到臺北都是借宿在他們的診所。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半夜若有遇到產婦生產時，叔母著急地把我叫醒的聲音，「玉印喔，趕緊起來喔！有人欲來生困喔！」

此外，二七部隊的另一位主要人物鍾逸人隊長則是我的好友。我們兩個相差 12 歲，都屬雞。鍾隊長說話的聲音非常宏亮，他今年雖然 100 歲（虛歲），到現在都還能自己開車。有一次他癢（siáu，瘋狂）到一個程度，我現在想起來都愛笑（ài-tshiò，覺得好笑）。我記得那時候他已經八十幾歲了，還專程從臺中開車載我到臺北市的七條通，也就是中山北路，就為了吃一碗日式鰻魚飯。但那碗鰻魚飯確實很好吃，我還記得一份 250 元，我們到的時候店家客滿，我們還在外面排隊等了一下咧！他本身是日本東京外語學校畢業的，在臺灣有兩個住處，分別在寶斗（即北斗）和臺中。我們在臺中的住處離得很近，相距大概兩、三公里而已。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我有一個在二水鄉公所建設課當課長的叔叔，他被警備總部（當時稱保安司令部）抓去拷打，被逼問說陳篡地家裡的地窖是誰設計的、有沒有幫忙藏匿誰。他被打得很痛，只好招供說：「我不知道啦！這要問我哥哥！」不過我爸爸很幸運，當下沒有直接被抓走。他能躲過一劫是因為二水車站前的一間旅舍老闆通風報信，他才能提前躲起來，那老闆也姓張，是我阿姨的小孩。晚上國軍抵達二水後準備要去抓人，老闆聽到了他們口中說我爸爸的名字，趕緊跑到我們家說：「姨丈！姨丈！我有聽到你的名！緊走（kín tsáu）！緊走！」再之後，透過鄉長陳慶全¹⁰幫忙打

點，安排我爸爸出面自首，每一、兩個月自動到警局報到並繳交一篇三民主義相關的讀書心得，這才算沒事了。不過他被羈押在警察局的十幾天裡還是有被用刑，但我想情況應該不太嚴重，畢竟他以前是保正，平時警察們對他還是蠻尊重的。我爸不識字，他的那些讀書心得都是我四弟張玉正幫忙寫的，他就專門寫些三民主義有多好、多好的話。

(三) 求學歷程

我唸過日本時代的公學校 4 年，不過平常我們在家都講臺語。臺灣光復後，我爸爸請了一個老師來家裡教我們讀三字經、千字文，甚至還有像《論語》那一類的古籍經典，我們都利用晚上上課。至於白天上課的學校，校名則改成了二水國校，¹¹ 學校採男女分班。我的毛筆字可是全校第一名呢！那時候全校就我和一個女同學的毛筆字還算不錯。我現在比較少寫書法了，只有過年時候寫寫春聯。我讀國校時沒學過ㄅ ㄆ ㄇ，所以國語說得不太標準。有一年新竹林區管理處新春開工團拜，我以退休人員聯誼會會長身份參加，致詞時我和處長林浩貞¹² 說：「我可不可以講臺灣話？」林處長很爽快，

10 為時任二水鄉長。資料來源：臺灣產業服務社，《臺灣產業綜覽》（臺北：臺灣產業服務社，1952），頁 91。

11 即今彰化縣二水國民小學。前身為二八水公學校，於 1901 年創建。1921 年校名改稱二水公學校，1941 年再改為二水東國民小學。戰後，校名再改為臺中縣二水鄉二水第一國民學校。1951 年，又改為二水國民學校。資料來源：陳寶芬等，《傳承二八水 飛躍新世紀》（彰化：二水國民小學創校百週年校慶籌備會，2001），頁 24-25。

12 林浩貞，現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副局長。曾任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2017.06.02-2019.08.25）、羅東林區管理處處長（2013.01.16-2017.06.02）、林務局主任秘書、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組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034>。

回我：「可以啊，怎麼不可以。」她之後調升林務局副局長。

國校畢業後（1946），我隔了一年考上彰化中學。中學3年畢業（1950），由於我是長子，我爸爸希望能趕快抱到孫子，就希望我趕緊去工作。他跟我說：「那個某某的兒子員林農校畢業後就通過就業考試，現在被分發到二林鎮公所工作，多棒啊！」但說實話，會被分發到鄉公所都是成績不怎麼樣的，真正（成績）好的人都是被分發到省級機關，成績普通一點被分到縣政府，再低就是鄉鎮市公所，其他沒有通過的人就自己到農會、水利會這種人民團體機關找工作。

但因為我還想再繼續唸書，所以我報考了臺中農校，也就是現在的興大附農，不過我讀書時學校的名字是叫省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¹³ 不管是去初中或農校，我都是搭火車通學上下課。以前是蒸汽火車，火車跑得不快，我對沿著鐵支路追火車跑很有印象。從我家走路到二水車站要三、四十分鐘，跑步的話大概只要20分鐘。而從二水搭火車到彰化市要一個鐘頭，到臺中則要一個半鐘頭。

臺中農校上課的科目有採種、播種、育苗、測量，以及氣象學等等。整體來說，就是與樹木、造林相關。我們暑假也要去阿里山、中興的惠蓀林場、臺大的實驗林實習。我還記得實習時，老師先帶我們去砍草、教我們認識種子，像是相思樹的種子在育苗前必須先泡過熱水，不然它不好萌芽；鳳凰木的種子也要先用熱水泡過，這樣它發芽比較快。我在學的成績一直很不錯，校長和班導師也都對我很好、很疼我。農校畢業時（1953），我不僅同時考過了特種考

試與普通考試的森林科人員，更獲得了普通考試第一名及格的好成績。前幾年我的班導師過世，過世前他生病住在新店的耕莘醫院，我有去探望他。師母跟我說老師一直唸著要看我。

在這一路的求學過程中，有兩位讓我印象深刻的老師。第一位是被譽為森林遊樂之父的陳昭明老師，¹⁴ 陳老師對人很好，他爸爸是銀行經理，家境相當富裕。第二位則是姚鶴年老師，¹⁵ 姚老師為人仁慈，從林務局退休後就在局內的圖書館擔任志工。

(四) 軍旅生活

高農畢業，我先入伍接受 4 個月的基本訓練。之後進入新竹山林管理所實習（1954），隔年成為臨編技術助理員。之後，我再次入伍服役，把剩下的 20 個月役期服完。退伍後（1958），再回到管理所服務。當兵時，因為我是國民黨員，所以被分配到保防業務。

13 即今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前身為臺中州立農業學校，創立於 1937 年。戰後，更名為臺灣省臺中農業職業學校。1959 年，改為臺灣省臺中高級農業學校。1961 年，奉令再更名為臺灣省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2000 年，奉命改名為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2014 年，改隸為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資料來源：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www.tcavs.tc.edu.tw/1-1.asp?prokid=20140124171855&proid=20140407144501>。

14 陳昭明，臺大森林系畢業後留學德國，獲博士學位後返回臺大任教至退休。資料來源：姚鶴年，〈臺灣林業歷史課題系列（五）—典型在夙昔，來者猶可追〉，《臺灣林業》第 30 卷第 1 期（2004 年 2 月），頁 71。

15 姚鶴年，1923 年出生，湖北人。1948 年自南京中央大學森林系畢業，畢業後來臺參加第一期林業人訓練班，結訓後被分發至關山分所。後因太太來臺相聚，為給予太太更好的生活，辭去林務局職務，進入嘉義農校擔任教師教書。1955 年，姚鶴年考取赴美研習，至加州大學逸年。回臺後，改至臺中高農任教，並在中興大學兼課。退輔會森林開發處首任處長沈家銘邀請他加入籌備處，自此在森開處服務 18 年，再轉往林務局服務直至退休。資料來源：朱泰榮，《霧林老兵》（臺北：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014），頁 40-49。

我先後在警備總部、馬祖指揮部和國防部待過，我記得我在馬祖待了半年。

我在軍中做了很多好事，但也做了很多虧心事。我很維護我們臺灣人的兵仔（充員兵），¹⁶ 像我在馬祖時，我會想辦法讓他們放假時可以搭飛機回來；在國防部時，由於外省兵年紀普遍都比較大，我就會特別照顧臺灣兵，不讓他們被欺負。但也因為我是保防官，要負責檢查阿兵哥往來的通訊信件，所以只要看到信裡面有抱怨的、不恰當的內容，就要往上報告，把人抓起來。不過我在馬祖服役期間的表現不錯，那時候的指揮官本來還打算把我留下來，要我留營轉調戰地政務委員會。後來是我趕緊提出申請，提前一個月回國防部等退伍，要不然我現在的發展還說不準呢！

（五）婚姻家庭

我常自我調侃說自己是「青暝雞啄到米（tshenn-mê ke tok tiòh mi，運氣使然）」，但我在校的成績確實一直不錯。我在高農畢業當年通過特考與普考（1953），我還是普考森林科的第一名呢！也因為這樣，當時很多人都想介紹女朋友給我，想要我當他們的女婿，像是鄉長、鄉代會主席都搶著要介紹女兒給我認識。像我那位毛筆字也寫得很好的國小女同學，也是當時人家要介紹給我的對象之一。她姓魏，後來唸彰化女中¹⁷、臺中師範學校¹⁸，師校畢業後她就在國小當老師。她家在田中街上開了一間金飾店，家境算很不錯。我阿姆（a-m̄，伯母）是她親戚，有意要湊合我們。但因為她在學校教書，生孩子後不可能在家裡全心照顧小孩，後來這件事就算了。

最後，開玩笑地說：「揀來揀去，揀著一个賣龍眼（kíng lái）

kíng khì, kíng-tiòh tsit ê bē líng-gíng, 選擇婚姻對象時, 過於挑剔, 最後挑選的未必理想)」。我太太叫林瑤瓊, 我們相差一歲。她是我曾祖母娘家那邊的人, 她們家有次要到松柏坑受天宮¹⁹拜拜, 經過我家時有順道來拜訪。我一看, 覺得這個女孩子蠻可愛, 2 個人算就這樣認識了。我 21 歲時結婚 (1954), 婚後共有 5 個小孩, 2 男 3 女。結婚前我住在北大路單身宿舍, 婚後就在新竹街上租屋。為了照顧家庭, 我一直都待在新竹, 沒有想過要調到其他單位。要不然以我的成績與表現, 臺東處的處長就有意願要我去那邊工作, 他還親自打電話給我。雖然能夠領偏遠地區加給, 但想到孩子的教育問題, 後來我還是決定放棄。

16 即作為補充部隊員額的士兵, 多為臺灣本地的役男。相關證言可見: 碧竹, 《安安静静臺灣人: 安安静静黃聰美, 安安静静鄭啓賢, 生活描寫王博文》(臺北: 晨星出版, 2000), 頁 74。

17 即今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前身為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創立於 1919 年。1921 年, 更名為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2 年, 再更名為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學校。戰後, 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中學。1968 年, 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2000 年, 改制為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資料來源: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 <https://www.chgsh.chc.edu.tw/aboutus.php?aulD=12>。

18 即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前身為臺中師範學校, 創立於 1899 年。1902 年臺北、臺中師範學校停辦, 至 1923 年才又公告設立。戰後, 改名為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1991 年, 改隸教育部, 更名為國立臺中師範學院。2005 年, 校名再改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料來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 https://www.ntcu.edu.tw/newweb/about_1a.htm。

19 即松柏嶺受天宮, 主祀玄天上帝。於 1657 年, 由福建遷臺之李、陳、謝、劉姓人氏隨祀。廟址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松山街 118 號。資料來源: 松柏嶺受天宮, 2020 年 3 月 20 日下載, <http://www.shoutian.org.tw/indexmain.php?mmenu=about>。

我和我太太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我們曾經得過新竹市的模範夫妻，也各別得過模範父親與模範母親，都在林政則市長任內。²⁰我曾跟我太太說，我們就差一個模範家庭獎了，新竹市府應該考慮增設這個獎項才是。



圖八、張玉印先生與妻子林瑤瓊女士分別於2003、2005年獲選新竹市模範父親代表、模範母親代表／張玉印提供



圖九、與子女於二水老家之合影／張玉印提供



二 一輩子的林業人

我在這裡第一個接觸到的長官是山林管理所時期的所長呂福和，²¹ 我記得我報到當天他還在資料表上註明了我幾點幾分到，是一位注重細節的長官。呂所長喜歡攝影，待人親切，對我們這些剛進來的年輕小伙子都很關心。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每天下班後，呂所長會開著他的吉普車，載我們去海邊看日落。呂所長後來調任臺中山林管理所所長，因此現在可以在東眼山森林遊樂區裡面的造林紀念石²² 看到他的名字，他就掛在第一個。我記得他離開新竹後，也曾在局本部擔任造林組技正。我會對呂所長印象深刻，是因為他很關照我，日後我調到竹東貯木場、三義和龜山站當主任時，他都有特別來探望我、鼓勵我，我很感念他。呂所長退休後住在新店，一百多歲時過世。除了呂所長之外，我對當時的山林管理所外觀也有印象，整體建築是木造的，鄰近的中正路、大同路上也都是酒家，我結婚時就在街上的酒家請客。

20 林政則，於 200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0 日擔任新竹市長。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db.cec.gov.tw/histMain.jsp?voteSel=20011201C1>。

21 呂福和，於 1949 年 6 月至 1956 年 10 月擔任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期間新竹山林管理所曾多次改隸，從原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新竹山林管理所，改組為新竹縣山林管理所，後再改隸回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產管理局新竹山林管理所。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22 為目前臺灣森林內唯一保留造林事蹟的活記錄。該石頭位於東眼山林道終點下方，係新竹山林管理所時期的大溪分所於 1955 年所刻繪，紀錄當時的造林工作，石上記有多位當時的造林工作人員名姓。資料來源：陳愛珠，〈張玉印見證臺灣造林史〉，《中國時報》，1996 年 2 月 29 日，版 15。



圖十、婚宴後與夫人林瑤瓊於新竹山林管理所前之合影（1954）／張玉印提供
說明：照片由當時管理所所長呂福和所攝。

（一）初入造林課

1960年，林政改制，新竹山林管理所改成竹東林區管理處。我被分配到造林課，在裡頭待了13年。但我有一陣子也負責過林政課的業務，只是我最主要經辦的業務還是造林。我會在這裡待那麼久，說穿了就一個原因：上頭沒人。講句比較通俗的話，若想當官，朝廷要有人幫忙才可以。自己有能力會做事是一回事，但一定要有人在後面幫忙推一把，不管是老師、同學、同鄉或校友，任何關係都可以，沒有機會會白白從天上掉下來。

一開始我待的那組大概有三、四個人，我們負責的區域是大湖、南庄、竹東、大溪、大安溪（一部分）5個事業區。其中，

同事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坐我旁邊的李遠欽，我常跟他「話虎秋（uē-hóo-tshiu）」，兩個人閒聊、彼此輕鬆一下。李遠欽是李遠哲的弟弟，他在兄弟姊妹之間排行第三，他本人也是當年大專聯考丙組的高分學生，本來他的分數可以進醫學院，但當時森林系很熱門，他便「棄醫從林」。我們到現在也還有聯絡，他也是我們新竹造林會²³的成員，但跟我最好的同事是陳溪洲。陳溪洲也是新竹人，他做人乖巧（kuai-khá，形容人聰明伶俐，討人喜歡），後來當到很高的職位，也就是農委會林業處處長，變成了我的上級長官。

我剛調到造林課的前幾年也是先從整理臺帳、畫圖開始，比較熟悉業務了再負責經辦，接著被派出去獨自巡視作業地。等累積足夠的經歷後，我才在 1974 年調任貯木場主任。在測量這方面上，我在高農學習時就已經算很熟悉，不管是從平板、羅盤儀、經緯儀，幾乎都是我負責，然後同學看著我做。在空拍圖辨識上，航空照片我雖然能看懂，但也不敢說自己的辨識百分百正確，但之後擔任航測所所長的盧繼承、葉賢良，²⁴ 他們當時在這方面還是蠻尊重我的專業能力。

在當時，我們利用美援的物資來造林，以「標案」形式發包給廠商。美援在美國國內的法源名稱是四八〇法案，不僅給了我們奶粉、麵粉、食用大豆油等物資方面的資助，也給予實質上的現金補

23 即文末「回望人生路」中所提及的一個新竹林管處職員退休後的聯誼組織。

24 盧繼承，於 1999 年 7 月至 2001 年 1 月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所長。葉賢良，於 2001 年 5 月至 2003 年 3 月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所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www.afasi.gov.tw/0000122>。

助。²⁵ 我們會將工資折算成等值的物資，開提貨單給他們去倉庫提領。主要是撥給奶粉和大豆油，當然也會發放現金。那時候我還都是用算盤在算錢，而且我印象很深每天都在加班。

至於工人的工資方面，實際上的市場價格應該是每日 60 元，但公家單位查價時常會得到遠低於市價的 20 元。這中間的落差很大，如果承辦人沒有謹慎查證，下場就是巡視時發現造林品質不佳，偷工減料的情況嚴重。比方說，我們規定植栽與植栽的間隔要有多少距離，但工人就不照規定來，隨便亂種；或者是不按照範圍除草，隨便做做樣子。根據我的了解，造林工人來自各地，有竹東在地人，也有鄰近地區的大湖居民，甚至還有雲林海線、蘭嶼的原住民。他們似乎會用提貨券跟工頭換錢。至於工期的話，則要看造林面積大小，沒有一定。

造林之外，當時我也負責林相變更，工程也是以「標案」形式發包。變更區域由局本部決定，林產課負責伐木發標，再由造林課負責造林標案。這點就跟貯木場不同，貯木場的木材都是直營生產，也就是林務局自己砍伐。就我經手業務的業務量來說，當時雖然砍了很多樹，但也種了很多樹。整個竹東林管處砍伐量最高的是觀霧站，至於觀霧林相變更的區域我記得則是從 5 公里處開始。

不過這項業務最後為何會停辦，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個人在想，會不會是跟臺灣能砍伐的樹都砍完有關呢？（意即已無適合的林相變更地）但若就全臺灣的原生林相來看，事實上而言，烏來的原生樹種最多。烏來雖然也經辦過林相變更，但當時的區域在內洞到桶後一帶，因此烏來當地反而沒什麼更動，尤其是更深的福山、

拉拉山地區，那裡幾乎都是原始林，沒怎麼被開發。

說到拉拉山，山上那二十幾棵神木，也是我在任內找出來的呢！那時候我還年輕，巡視時常會往樹上爬，想找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沒想到就這樣讓我發現了那群神木。別看我現在年紀大了，我還是能爬上樹的呢！我這麼會爬樹是因為小時候要摘取龍眼來賣錢。當時的同事們還幫我取了個綽號，叫張天師。

後來，東眼山森林遊樂區在規畫步道路線時，也是靠我這樣爬到樹上去看，再給他們的育樂課長建議。雖然那其實不是我的業務範圍，只是幫忙而已。但那時候我差點也被記過處分，因為他們蓋了一棟要給遊客住的山莊，但沒多久後因九二一地震，山莊建築壞掉，經調查後才發現那裡是山崩地帶。現在山莊的住宿區已經拆掉了，剩下餐廳。當時山莊在設計時，還特別丈量了李登輝總統的身高去訂做一張床，要給他入住時專用。觀霧招待所也特別設計了這樣一個房間，但他本人從沒來過，倒是他太太來住過一次。

我平時除了在辦公室內辦公，也要到造林現場監工。巡視時，我還會被工人們拜託幫忙寫家書，因為他們的（教育）水準比較低，很多人都不識字，所以我常常得在工寮待上好一段時間。巡視偶爾也會發生意外，我記得有一次我不小心走路踩空，整個人撞到造林地內腐朽的木材，當場痛得說不出話來，感覺就像死掉一樣。下山

25 四八〇號公法全名為「發展農業貿易及協助法案」（the 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由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於1954年7月10日簽署。此項法案之於美國的目的在於解決本身國內剩餘的農產品問題，為美國農產品找尋新市場，並透過多於農產品的贈予扶持受援國的經濟，以促進美國的外交發展。嚴謹而言，美援物資並不包括由美國農業部負責的480公法撥給物資。

後照了 X 光，才知道自己的肋骨斷了 3 根，公傷假休了 10 天，傷勢才好轉，卻也留下了後遺症，受傷的地方到現在偶爾還會覺得痛。

我在造林課任內曾接受過 2 次的訓練。第一次是 1970 年 8 月，我在單位主管林德勝的推薦下，進入臺大森林系進修一年。我非常感謝林德勝長官給我這個機會。在以前，如果長官覺得哪個員工辦事不錯，通常都會繼續延用，很少會把人派出去再進修受訓。就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其實也就中斷了員工的升遷可能。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遇到一位有量（liōng，氣度、肚量）的主管。我很尊敬他。

也因為這樣，我之後在當（推廣股）股長時，我一向很支持底下的人去參加考試或再進修。我不會覺得，「這個人很乖，我要留著自己用」，這樣的念頭太自私了。不過這大概也跟當時內部的風氣有關吧？我們內部其實默默地分成了大溪幫、竹東幫、大湖幫等，彼此之間有點對抗的意味，像是以前最容易被升上技師的是桃園農校畢業的桃園幫；又或者是我剛調進造林課時，課內的兩個股長都是宜蘭農校畢業的宜蘭幫。我這個人比較不在意這些，我都開玩笑說不知道自己要算在哪個幫。

我第二次接受訓練，則是在 1972 年 5 月被派往龜山的員工訓練中心參加森林調查。我個人不太清楚為何上頭長官會派我去，反正我就是接到了這樣的一則通知。這次的訓練內容偏向林產處分，像是森林經營、測量與判斷樹高、區域內的樹種調查等等。我還記得當時在中心門口放了一排標本，講師直接要我們上前去辨識樹種。我後來還有去過一次調查訓練，但我不記得時間了，只有印象那次是學習森林遊樂的相關知識。龜山訓練中心到現在也還是我們

林務局的內部教育訓練地點。

(二) 「香菇寮事件」與「高山造林」

秀巒曾設過工作站，現在又改回分站。那條路線現在很少人會走了，不過沿途的嶺線上有很好的香菇培育木，很多原住民都會偷偷把樹砍倒種香菇。那些木頭確實也沒有別的使用途，只是適合種香菇。以「si-à」（即椎木）為例，²⁶ 它長出來的香菇雖然比較小朵，但也比較香，吃起來的口感很好。原住民盜伐種植的情況很嚴重，我們處內曾發生過一件取締後的殺人案件。我們的一個員工被原住民殺害，對方是退伍的海軍陸戰隊員，他後來好像在追捕的過程中被軍警用槍擊斃。

就管理處的角度來說，若發生這種事情我們真的是無能為力，只能交給國防部和警察處理。一般而言，我們平時巡視若有發現也不太敢抓。我認為這應該有專門的人員負責，像是後來編制在林政課底下的森林警察大隊。森林警察原先在山林管理所時期就有設置，之後一度取消，近幾年才又恢復。²⁷ 就我印象中，森林警察好

資料來源：趙震揚，〈美援 480 公法救濟物資發放相關問題〉，《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8 期（2015 年 12 月），頁 65-92。

26 中名為長尾尖葉櫛，學名為 *Castanopsis cuspidata* (Thunb.) Schottky var. *carlesii* (Hemsl.) Yamaz.，為栲屬殼斗科的喬木。分佈於中國大陸東南、香港及臺灣。在臺灣的分佈區域為中海拔地區，偶見於低海拔地區。幼葉下表面被毛。葉卵狀長橢圓形，先端尾狀，基部稍歪，全緣或近頂端為齒狀鋸齒緣，下表面銀白色或淡褐色。殼斗外表具瘤狀短刺並被絨毛。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06002011>。

27 戰後，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委託臺灣省警察學校招訓森林警察 100 名，受訓 2 個月後派駐各山林管理所及模範林場擔任保林工作。何時廢除仍有待查證，但內政部警政署奉中央指派，於 2004 年 7 月 1 日調派 178 名員警成立森林暨自然保育警

像可以佩槍。再說回事件。也因為這件事情，所以之後我們的同仁若有要到秀巒、鎮西堡、司馬庫斯一帶巡視時，都會特別被交代說千萬不要說自己是林務局的員工，就怕再有個萬一。

這些原住民在林班地上私自栽種香菇，收成後主要賣給內灣、竹東的店家，復興鄉角板山一帶的原住民也是。通常他們不會問超過 3 家店，下山後直接就近找商販收。若想進一步了解這件事，應該可以去問當時林政課的同事，他們會比較清楚，我只知道一般程序上的取締處理方式。我們會先想辦法知道盜伐人的名字、住址，之後再通知警察局偵查，所以他們被警察盤查後就會記恨我們，畢竟我們影響到了他們的收入來源。原住民們平時就靠賣香菇和打獵賣山產為生。我們林管處其實也曾跟他們合作過，像是聘請他們當巡山員，近幾年甚至還開出保障名額或是降分錄取。

另一方面，我在造林課曾為了推動「高山造林」去爬過大霸尖山，不過這項政策實際推動則要到 1990 年代之後。我們竹東林管區有四、五百個員工，應該沒人比我還要早爬過大霸尖山。當時會有這麼念頭，是因為能開發的砍伐跡地都已經造林了。有天，我們林務局內一位姓蔡的同事突然跟我說，「不然我們去找看看有沒有高山的造林地？」我總共爬了兩次大霸尖山，第一次是在 1964 年，第二次在 1989 年登頂。之後我們雖然也帶人去勘查過，但就都只在下山，沒有真正上去。那時大鹿林道還沒開闢，也還沒設觀霧工作站，²⁸ 只能從尖石鄉進。尖石出發後會走過一個鞍部，中途在秀巒過夜，最後沿著泰崗稜線上大霸尖山，整個行程來回要 20 天。



圖十一、1989年10月15日於觀霧工作站召開處務會議，
會報結束後，時任處長廖福麟（第一排中間、穿著土黃色外套者）
率領19名同仁登上大霸尖山考察，並特別合影留念／張玉印提供

察隊。2013年，再整併為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轄下第四至第九大隊。資料來源：林務局誌一第一章 三〇年代大事記，2020年2月29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7-2.htm；花蓮林管處，〈保育山林急先鋒，森林警察隊成軍〉，2020年2月29日下載，<https://hualien.forest.gov.tw/all-news/0044425>；全國法規資料庫，〈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辦事細則〉，2020年2月29日下載，<https://reurl.cc/0zVYYx>。

28 觀霧工作站於1965年設立，原為林相變更業務而設，1966年錦屏工作站結束後，遂成為直營伐木單位。資料來源：林務局誌一第三章 五〇年代大事記，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4.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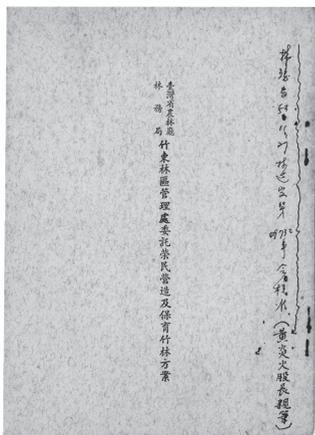
(三) 規劃「榮民營造及造林」

我在造林課時還推動規劃了「委託榮民營造及保育竹林」。²⁹ 當時林管處設有榮民工作隊，工作隊人員由退撫會撥來，用意在於協助林管處開闢林道和造林地刈草。不過這些榮民工人的工作態度並不積極，比如說我們刈草規定是至少 10 公分，但他們幾乎都隨便亂做，一心只想等領工資，而且他們技術也不是很好，開路埋設炸藥時常發生意外，尤其是攔砂壩之類的治水工程，他們沒有這種技術，不得不轉包給坊間的工程單位。舉個例子來說，攔砂壩的石頭堆疊是很講究技術的，每個石頭相疊起來都是一個三角形的形狀，這樣（建體）才會穩。這種都是師傅的真功夫，不是三、兩年就能學會。不過這種工程外包找的廠商通常也都是漢人，不會找原住民。

以我所知，我們轄區內的大鹿林道名義上就是由他們開建。整條大鹿林道分成好幾段興建，每段都配有一個榮民養路工，但實際建造上是他們工作隊再找原住民協助開闢。林道上設有一個殉難榮民紀念碑，紀念當時因開路意外死亡的榮民，我記得是處長下令要蓋的，算是安撫他們。說到這裡，我覺得有些榮民工作隊的心態很要不得，他們會偷工減料，私自把一些紅毛塗（âng-m̄ng-thôo，水泥）拿去販賣賺一筆，回頭在負責的工程上隨便抹抹了事。我們驗收時，迫於上頭的壓力也不敢不讓他們通過，等於他們從中就賺了兩手，實在是個夭壽步（iáu-siū-pōo，缺德手段）。

我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應該另外想個法子安置他們，便決定鼓勵榮民參與造林，透過實際獲得利益，好增加他們的工作意

願。這個草案完全是由我一手規劃，當時的設計是每個榮民分配兩甲地去種竹子，但他們都自己改種果樹，尤其是三義、大溪一帶的榮民。這種情況最顯著的例子在梨山，私自開發種果樹的榮民後來都被判無罪，雖然他們當年在開建中橫時的情況真的很艱困，但我覺得這應該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不過對此我們也沒辦法，這跟原住民私自伐木種香菇的情況有點像，我們要取締也不是、不取締也不是，很頭痛。



圖十二、張玉印先生所留存的「委託榮民營造及保育竹林」方案紙本／張玉印提供



圖十三、張玉印先生的技師考試及格證書／張玉印提供

29 據時任林務局長黃裕星指出，林務局自 1956 年起奉命永久性安置榮民 4,275 人，從是造林、保林、伐木、運材、開路、治山等工作。1966 年，鑑於榮民年紀漸長，爰辦理國有林地榮民竹林保育工作，一人一戶，面積以 2 公頃為準，除竹苗及一切植栽工具由林務局供應之外，另按每月發給生活補助費、年終獎金等。參與榮民限齡退休，屆時交還林地之外，亦會安置於榮民之家就養。資料來源：黃裕星，〈國有林地租地造林問題之探討〉，《臺灣林業》第 28 卷第 4 期（2002 年 8 月），頁 3-7。受訪者補充說明，該作業全名應為「委託榮民營造及保育竹林方案」，係其於造林課時所草擬，經報奉林務局後於 1964 年 11 月 27 日林造字第 49732 號令核准實施。

(四) 通過高考

我在 1972 年通過了高等考試，同時取得森林技師考試資格。我會報考這 2 個考試是受到了同事鼓舞。我在林管處的薪資一直都是超級狀態，未得合理職位。因為我在 1953 年同時通過了普考與特考，所以一般人的起薪是 90 薪點，我卻有 140 點，與以大學學歷獲得特考及格的同事同薪點。我通過高考後原本能夠異動職位，但對方一看到我先前職位的薪資後，就跟我說調動後的薪水沒有比較高，就叫我乾脆不要調整了。因此，雖然我還是技術員，但我的職等變成了薦任。以我高考通過後的薪資來說，其實能和當時大專畢業資格進入林務局的人相比，月薪大概有兩百多元。以當時的物價指數來看，算是相當不錯的收入。

(五) 轉調貯木場主任

1974 年 5 月，我轉調到貯木場擔任主任。我當時住在新竹市，每天都先騎鐵馬（thih-bé，腳踏車）到新竹火車站，再搭內灣線到竹東上班。我中午都自己帶便當。那時整個貯木場內只有我一個福佬人，其他都是外省人、客家人或是原住民，而且所有人裡面我還是最年輕的那個。在辦公室裡，因為主任的辦公椅比較大，我坐在上面，在一群人之中看起來就像一個小朋友傻傻地坐在裡面。我的 3 個姊姊都曾來探過班，她們一直叫我要多吃點，說我如果不讓自己再壯一點，看起來就像小孩一樣，畫面不好看。不過那些員工其實也不太敢接近我，一開始還都躲在窗戶外偷瞄。我想可能是在懷疑政府怎麼會派這樣一個年輕的人來吧？

我通常早上處理公文，下午巡視場內。那時全臺灣共有 6 個林

管處有貯木場，分別是竹東、東勢、阿里山（嘉義）、羅東、花蓮，以及南投集集。我在貯木場主要負責將木材分類造冊後再進行標售。正式標售前，我們會進行市價調查，結合成本後再依樹種、材積訂定新的價格。我們固定每周三在副處長辦公室核定底價，經處長、副處長同意後才打印資料、公開招標。廠商們會在期限內將標案文件寄到郵局，我再陪同林務局派來的監標人員去郵局領標回來開標，並通知得標廠商付款，他們之後再開著卡車來貯木場取貨。在我的任內而言沒有發生過違標事件，可能是因為以前的通訊傳播不太發達，所以廠商也不太可能預先知道會有誰來標吧。

投標的廠商來自全國，所以臺東、花蓮那邊現在也都還有認識我的廠商。我們賣最好、生產量最大的是鐵杉，樹材來自觀霧林道，廠商買回去後多是加工做成課桌椅；闊葉樹材的話，賣比較好的則是 186、187 林班的臺灣檫樹 *Sassafras*，檫樹能夠削得像紙一樣薄，主要被製成面板、傢俱一類產品。這種樹後來變成了保育種，整個林班地都被劃成保留區。日後我在經手造林時，也會特別叮囑刈草工人，若是有看到 *Sassafras* 一定要避開，不可以砍掉。其他「ひのき」（Hinoki）類的有紅檜、香杉，也都是屬於單價比較高的木材。這些木頭都是我們林場自己砍自己賣，沒有林班銷售。不過其實每個樹種都有它的市場，廠商會依自己的需求採購，像是雞油樹、牛樟等等，也都會有人來買。各人有各人的專業範圍，不是一個人做全部。

我印象裡，竹東車站前面有家比較大的木材行，一家就叫做竹東木行，另家叫森源，³⁰ 老闆姓黃；其他就是一些比較小型的木材

30 公司全名為臺灣森源林業公司，經營者初始為黃福來，其後交由子黃吉星經營。森源

行，分佈在車站附近，像有一位姓邱的老闆，他就專門在買殘材，之後打碎再賣給彰化的臺灣化纖，³¹ 他們販賣時都是以「噸」為單位；還有一個姓薛的老闆，我記得他兒子後來當了醫生。

至於原木的集材線生產流程，一般而言，山上工作站的工作人員能分成集材工、檢尺工和計算工，他們統一聽從監工的指示工作。他們除了領薪資外，還會有一筆生產獎金，所以薪水並不固定，端看生產量決定。至於運材的部分，司機在編制上是林管處的員工，所以司機的薪資是另外計算，不算在標案裡。我們處總共有二十幾輛運材卡車，統一由運材股調派。司機們通常凌晨 3 點自山下出發，中午 12 點左右載貨回到貯木場。在山上分裝上車時就會先經過分類，一輛車就載一種樹。送到貯木場後，現場的監工會告訴他要在那邊卸材，卸材工再上前下貨。貯木場內部都有分類，不同種類的木材會堆整放在一起，整個貯木場大概有七甲多。

在我任內發生過唯一一場工傷事故。有名吊車工人在工作時，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操作時沒注意而發生意外，整顆頭被削掉，人員當場死亡。由於我是單位主管，所以不僅得負責協助操辦後事，也要到勞工檢查站報告。又因為人員死亡，所以我還得到刑事組說明。死亡的那名員工是客家人，客家人的風俗習慣跟我們福佬人真的很不一樣，若要形容的話，我覺得他們很乾脆。我記得大體送還後沒多久，應該是當天下午三點多吧？他們就已經準備完了要給往生者的東西，準備送去埋（tâi，埋葬）了。不像我們福佬人過世後還會在家放（即停靈）好幾天，揀一個好日子下葬。而且我覺得他們還很節儉，棺材是選用比較不好的木頭，因為這樣（遺體）比較

快爛（nuā，腐爛），能早一點撿骨。

還有一件想起來就覺得好笑的事。有次處長許經邦³²來視察，剛好看見有人在長椅上打瞌睡。他問我那是誰，怎麼會在椅子上睡覺。我一看，那不是我們的員工啊，我就跟他說那是外面的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在那邊睡覺。

我在貯木場主任任內有個比較有意思的改變。由於保林業務需要人員 24 小時待命，這樣要是發現火燒山還是有人偷砍樹時，才能即時找到人幫忙，但待命的時間長了，人會覺得無聊，我發現員工們會聚在一起賭牌、打麻將。我覺得這也沒意思，便自己花錢買木材，找了一個會做木工的員工幫忙做了一張乒乓檯（phin35 phong51 tái），再買一些乒乓球具讓他們去打。之後我當行政室主任時，我也把這個風氣延續下去，請人買了幾張球桌放在休息室給同仁打球，也買了幾張球桌擺到工作站去。

（六）成立彰化同鄉會

我會想成立彰化同鄉會的原因，第一個是當時在處理工人意外死亡時，因為負責案件的刑事組與勞檢站承辦人都是彰化人，大家都是鄉親，所以在作業上多少比較通融。我記得當時警察局 4 樓有

創於 1966 年，1977 年結束營業。相關營業資料未見於經濟部商業登記司之網路公開資訊，本資訊來源於黃吉星先生之口述歷史訪談，相關公司經營始末詳見本計畫〈黃吉星先生訪問紀錄〉。

31 即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現代表人登記為王文淵。1965 年核准設立，公司所在地為彰化縣彰化市中庄里中山路 3 段 359 號。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reurl.cc/gvgggb>。

32 許經邦，於 1978 年 8 月至 1987 年 5 月擔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個戶口課，那裡有個辦事員也是彰化人，負責管理申報出國的公務員。他只要發現申請的人若也是彰化人，就會更主動地幫忙檢查資料，資料要是少，他還會自己跑一趟把資料送給對方。再加上之後的許經邦處長也是彰化人，我就想說「平平都是彰化人，就更應該把大家箍（khoo，圈）起來。大家比較親的話，若以後發生事情就比較好解決。」所以後來像地檢處那邊有四、五位檢察官也都是彰化人，平常中午吃飽後就會來找我聊天。

不過正式成立新竹的彰化同鄉會，則是要到日後（1983）我從三義工作站調回林政課。當年正好是新竹市長選舉，許處長希望我能回來組織彰化同鄉會，協助施性忠³³競選。為此，我算是從原本的地下轉到檯面上擔任同鄉會的總幹事。不過那時候還是戒嚴時代，不能隨意組織人民團體，所以我們同鄉會其實還沒正式登記，有正式登記成立的只有總工會。³⁴新竹市的總工會是產業、職業合在一起，不像其他縣市就分成兩個。總工會是國民黨輔導成立的，他們當時有要找我去當理事長，我說我不要、讓那些資格比較老的前輩當比較適合。那時候總工會的成員都是些殺豬的（屠宰業者）、木工、或是做塗水（thôo-tsuí，泥水匠），但其實他們都是有不良背景的人士，我自己比較有忌諱，畢竟我們林管處的員工就是公務員。

於是後來我就只當理事，不過國民黨當時其實是承諾要讓我當黨團書記。黨團書記的權力很大，理事長要開會前得經過書記同意，而且做決策時也都要書記答應才可以。能夠說理事長的權力反而還小於黨書記，只是理事長這個職稱聽起來比較響亮。在當時的理監事裡，我算是學歷最高的。因我同時擔任林區管理處產業工會

理事長，³⁵ 工會的辦公室就在我們林管處的大樓 3 樓，我們辦室的員工也算是公務員，等於說是拿國家的錢在幫工會和國民黨團做事。

(七) 再調工務課材料股、三義工作站

1978 年，我被調到工務課材料股擔任股長，會有職務調動的原因則是因為我在貯木場已經待了好幾年。我到材料股後負責的業務是卡車零件採買管理，甚至也要負責管理觀霧的炸藥庫。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很趣味（tshù-bī），以前我在貯木場是賣木材，現在則是要買各種機械零件，大到輪胎、卡車與推土機鋼板，小到一顆螺絲、一把錘子。向外的採購部份，我們會以「標案」形式等廠商來競標；對內的話，製材廠、修理工廠若有需要什麼材料，都要照程序經過內部開單核准後才能來領用。

我們處長（許經邦）私底下也會自己去查價，他會去問材料行

33 施性忠，1938 年出生，彰化人。為早期新竹市黨外運動人物，也是新竹市黨外「施家班」領導人物。係新竹市仍屬縣轄市時的最後一任市長（1982.03.01-1982.07.01），以及升格為省轄市後的第一任市長（1982.07.01-1985.07.10）。1983 年年底因涉案遭解職，但 1984 年補選時再度獲選。惟，隔年又因案入獄遭解職。關於其人生平可參見：諸葛真人，《無法法師－施性忠的政治傳奇》（臺中：政海書系編輯委員會，1985）。

34 新竹市總工會成立於 1947 年 6 月 1 日。1951 年因行政區域變更，奉命改為新竹縣總工會，當時加入的職業工會計有 7 個，分別為汽車司機、糕餅、泥水、製革、郵務、銀樓與印刷業。1982 年，新竹縣、市再度改制，市轄區之產職業工會依法必須退出新竹縣總工會，重新組織以符體制。總工會遂於 1983 年 1 月發起籌組新竹市總工會，總工會並於 1983 年 3 月 26 日正式成立，會內約有一百四十餘個企、產、職業工會加入。資料來源：新竹市總工會，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www.hcciu.org.tw/WebMaster/?section=2>。

35 受訪者對此補充說明，因他是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並也取得森林技師資格，所以同時具備公務員和技術人員兩種身分。

業者說若是原廠牌的产品價格大概要多少錢。舉例來說，卡車的傳動軸貴的一顆有好幾千元，不過便宜的也有人標售幾百元，有次我就被人質疑查價不實。但我這個人向來不怕被查，那時我會得到比較低的價格是因為那間汽車材料行快倒了，老闆決定結束經營，就給了我便宜的價格。

1981年，我被改調到三義工作站任副技師兼主任。那時工作站的主要業務是保林與造林，尤其是租地造林的申請案件非常多，民眾會把造林砍下來的相思樹賣給臺灣化纖。保林方面的話，則是要注意會不會有民眾來偷砍木頭拿回家當柴火，畢竟那個年代瓦斯還不普及。我在三義當主任時，通常也維持著早上處理公文、下午抽查巡邏箱這樣的作息。

另外，火炎山也是三義站的轄區。每當下雨，火炎山就容易土石崩落，阻礙交通，不過改建成隧道後，狀況就好了很多。我記得臺灣人在癡（siáu，沉迷）大家樂的時候，就有信徒在火炎山下蓋廟求明牌。後來可能是簽牌輸了吧？常常能聽到有人在鬧著說要拆廟。三義工作站現在改成分站，撤除原建築物，還蓋了一個火炎山地質生態解說館。我個人覺得火炎山其實可以整個剷平，把它的土石能去當建材，現在不是很缺建材嗎？政府應該可以考慮看看，以免進口砂石。

至於我當時為何會被調去三義當工作站主任，則是因為許經邦處長一直拜託我說：「調去三義的人都會升官喔！」他還特別舉了陳溪洲當例子。要不是沒辦法拒絕，我實在是太想過去，因為三義站是一個非常小的工作站，直屬本處，轄區小、員工也少。不過

我也確實因為這樣，從技術員升到副技師。但說實話，我應該在造林課服務時就升任副技師（1960），畢竟我的薪點一直都是超級狀態。

（八）轉調林政課推廣股

我在三義站待了一年兩個月，於 1983 年 2 月被調回林政課推廣股。我這次的調職原因有二：一是林政課長黃義雄挑中了我，但其實處長許經邦本身也中意我；二是前頭說過的，許處長希望我回來幫施性忠競選。黃義雄課長之後調任臺東處當副處長，後來又調回來當林政組組長。我記得他太太是苗栗人，他本身是個很好的人，不過這幾年的聯誼活動上比較少看到他出現。而許經邦處長則是臺大森林系第一屆的學生。臺大森林系第一屆只有 5 個學生：許經邦、許啓祐、³⁶ 謝文昭、日後留德的林務局供銷組技正楊慶瀾，以及畢業後於臺糖公司任工程師的張天佐。我記得許處長的兩個兒子後來都當醫生，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臺灣。

我在推廣股負責的業務是林業政策宣導，以及承辦租地造林。在政策宣導方面，除了依照政策製作傳單分送，我們也會有公務車

36 許啓祐（1917.10.24- 2020.04），臺灣彰化縣人。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第一屆畢業，獲農學士學位。1950 年進入林產管理局，歷任技佐、技術員、技士等職；1961 年調任臺灣省農林航空測量隊副技師兼課長，隔年升技師；1964 年調任林務局森林經理組組長；1964 年出任埔里林管處處長；1972 年調任玉山管理處處長，整頓阿里山森林遊樂區；1974 年 1 月升任林務局副局長，完成第二次土地利用暨森林資源航測調查，編成各林區事業經營計畫；1980 年 1 月升任林務局長，於任內促成立院三讀通過《森林法》修正，又因木材生產事業式微，成功爭取將林務局事業預算改為公務預算。1987 年調任農林廳副廳長，1989 年奉派臺灣省旅遊局長，1990 年退休。資料來源：王國瑞，《台灣林業人物誌》（台北：作者自行出版，1991），頁 73-74；〈許啓祐下月一日退休 傳用希暫代旅遊局長〉，《聯合報》，1990 年 9 月 25 日 4 版。

定時去各地方巡迴說明造林政策，或是廣告山火防範。若以從前的造林辦法來說，租地契約是每9年換約一次，不得超過10年，而（林產物的）利潤分配比例則是造林人7分、政府3分。³⁷現在租約依舊是9年，但利潤分配政府只收取1%，而且如果租約地遇上天災，像是山崩，政府還會給予補償金後買回。³⁸就我所知，現在林管處的租地造林業務都是辦理續約的比較多，很少新辦。當初會推行這項政策是因為政府沒有足夠的經費，所以有點像是請老百姓來幫忙。政策的立意是好的，但後來慢慢有些變質，還生出了貪污弊案。有些行政人員會利用職務方便，看上了某塊地之後就找人頭來辦申請，表面上是別人的名字，實際上就是他自己在拿那筆利益。

若在別的單位來說，租地造林其實是經理股的業務，但在我們新竹處當時就是劃分在推廣股底下，也因為這樣，我們推廣股的人很多，比其他股都還要多。幾個同事像是林良猷、林新我、鄭在位，他們3人都是我之前的主管，只是現在變成我是他們的主管。另外，還有一個叫李國平的技術士，我們兩個以前共事時，曾一起處理過很多業務；黃麗萍那時也才剛調到推廣股沒多久，我很鼓勵她去唸研究所，甚至是再後來去參加高考。我在推廣股任內推了兩位同仁去考高考，一個就是黃麗萍，另一個則是現在在茶改場的郭寬福，我那時還把自己以前準備考試的資料借給他們呢！黃麗萍現在是我們局內林政組的組長，林良猷好像自己在光復路上開了間日語補習班。

我在推廣股任內獲得一等服務獎章，我記得那年是1985年，局長是許啓祐。不過我印象比較深的倒不是獲獎這件事，而是那陣子林務局因伐木量銳減，³⁹整個局的財政緊縮，甚至窘迫到了得借

錢發薪資的地步。許局長退休後住在臺北，我記得他是 1927 年出生的，今年（2020）也 93 歲了。他太太（許張愛簾）曾當過 4 屆的立法委員。不過他現在話不多，幾年前林務局舉辦了一次退休人員聯誼會，幾乎都是他太太在跟我們聊天。

1989 年，林政再次改制，林務局由原先的事業機構改為公務機關，竹東林管處也更改為新竹林區管理處，⁴⁰ 對員工來說，整體福利待遇就差了很多。從前有的生產獎金、福利社盈餘分發的福利金、每月的柴薪配給現在都沒了，林場合作社內的醫務室、理髮店、洗衣室也都歇業，算是間接影響了員工福利。而且竹東林場編制下的職等較高，所以員工在薪資上也會有所影響。但整併後所有員工

36 省府訂於 1989 年度須結束所有直營伐木業務，惟標售處分得以延續至售罄。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五章 事業機構之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5-6.htm。

37 受訪者所言的林產物利潤分配比例應修正，1982 年 3 月 31 日，省府修正「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辦法」，明定若是林木材積分收，林務局與造林人之間的分配為 2 比 8；若是竹林則以株數、種類、長度及徑級別計算，分配比例為 1 比 9；竹筍按重量計算，比例為 1 比 9；果樹收益則按林木計算。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公報》71：春：70（1982 年 3 月 31 日），頁 5-7。

38 更精確地分配規定為，租地林木若屬皆伐作業，則收取每公頃 3,000 元、疏伐、擇伐作業則收取每公頃 1,000 元；若是竹林收益則僅收取 1%，但竹筍仍按重量計算，比例為 1 比 9；果樹砍伐亦按照林木計算，但果實收益分配比例則為 2 比 8。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966>。

39 省府於 1987 年宣布，1989 年度須結束所有直營伐木業務，惟標售處分得以延續至售罄。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五章 事業機構之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5-6.htm。

40 1989 年 7 月 1 日起，林務局由事業機構及事業預算改制為公務機構及公務預算。原本的編制為 7 組 5 室（計 34 課）及 13 個林區管理處（下設 72 個工作站），精簡為 5 組 3 室（計 27 課）及 8 個林區管理處（下設 34 個工作站，嘉義林管處另特設

都沒被裁員，連同技工在內的僱員都直接轉入林管處內，變成正式人員。

以前林場在聘任上沒那麼正式，不用經過考試，有人脈介紹就能進去當僱員，有些僱員做 1 年而已就能順利變成正式職員。這種情況就被人調侃說是「洗澡考試」，意思就是說他當僱員只是來過個水，等同我們就職考試。也因為這樣，有些人員的專業能力可能沒那麼好，有些靠關係進去的人甚至根本沒能力可言，比如說有些醫務室的「醫生」其實只是衛生兵退伍，平常也就只幫忙照藥單抓藥而已。因此，林場併入林管處後，他們就被分派到文書、人事與總務這 3 種作業比較簡單的單位。真正有學歷、走高考普考進來的正統人，都會被調去業務單位辦公。現在還有沒有這種情形我不知道，畢竟我退休 21 年了。

現在的林務局應該只有（森林）遊樂區部份不是公務預算，其他單位都是使用公務預算。所有遊樂區裡面，最賺錢的是阿里山和太平山，其他應該都是賠錢在經營。

（九）歷任：行政室、龜山工作站

1989 年 6 月，我被調到行政室當主任。原先的單位編制是總務室，後來才改成了行政室。行政室內部又分成文書股與庶務股兩股辦事，原出納股則編入庶務股。當行政室主任時，我每天都從地下室巡到 3 樓，連頂樓我都上去看。行政室的業務非常龐雜，要負責工友及司機管理、車輛管理、建築修建與水電工程發包、消耗品管理、檔案文書管理、環境綠美化工程、公共關係來往、警衛員安排等等。

當時我們光是工友就有二、三十個，司機也有一、二十個。而且司機管理除了規劃出勤班表，連在待命室等待出車的司機也要有所安排；車輛調度上，扣除應付各課室的派車申請之外，還要安排同仁們每天從處本部往返竹東上下班的交通車；建築建體修繕也不只限於處本部，連山上的工作站、工寮也都涵蓋其中，像是我記得自己經手過的修繕工程就有大湖、竹東與觀霧的工寮改建成山莊的工程，更遑論工程發包出去後，還要去監工。以前的公共關係事務叫做交際費，⁴¹ 具體業務若舉例來說的話，像是我們處對面的電信局新蓋的大樓當年就是我去幫忙剪綵；又或者平時和縣政府、警局聯繫交際，也都是行政室主任的職責。就公共關係這一塊來說，最麻煩的是每年底與外單位、媒體的來往，不僅讓人手忙腳亂，還須容忍，免得一個不小心就得罪人，如各報記者與媒體人物（電視、雜誌）。

我在任內有項最了不得的創舉，就是爭取經費買電腦，我敢說我是全臺灣林區管理處裡第一個使用電腦打字的行政室主任。當時的電腦還不普及，一臺要價三十幾萬元，不像現在可能一、兩萬元就能買到，而且當時的電腦設備很大臺，不像現在這麼輕巧方便。我們那時下班後就大家一起去外面學電腦的基本文書操作，像是打字、列印等等，我記得我們還有拿到結業證書呢！

森林鐵路），農林航空測量所體制則不變。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六章 公務機構之林務局，2020年2月14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6-1.htm。

41 受訪者補充說明，該項現在美化名稱為公共關係費，當時分送的贈品則也改稱廣告品。

1996年，我蒙晉升技師，調任新店龜山，兼任龜山工作站主任。烏來以前只是分站，隸屬文山處的新店工作站管理，後來才整併成新竹管理處的烏來工作站。之所以後來會把龜山站改到烏來算是我的建議，不過整個工作站正式遷到烏來，則要到徐政競主任任內。在當時，過一條橋其實就到了烏來，烏來算是山地，能夠領山地加給。很多員工都會改到烏來分站工作，只有我傻傻地在龜山，每天兩邊往返，還沒辦法領加給。

烏來站的轄區很大，從當地一直到宜蘭的福山都在管理範圍內。因此，我通常早上辦公文，下午實際巡視林區。烏來的每個林地我甚至都自己走過一遍。其中，每個星期四我一定帶隊巡視林地（國有林地與茶公司接收林地）。一開始我底下的員工還會騙我呢！他們跟我說：「哎呀！不行不行，這樣走一趟很遠，要走好幾天。」但其實當天就可以來回。

三 回望人生路



1999年，我自林管處的龜山工作站技師兼主任一職退休。若從高農畢業後的實習階段算起（1954），從新竹山林管理所、竹東林管處，再到現在的新竹林管處，我在這個單位一共服務了45年又11個月。自豪地說，在竹東林管處我可是1到3樓都待過，工務、材料、總務、林政、租地造林、保林、造林等等，我都經辦過。退休後我先擔任了一屆我們內部的新竹退休人員聯誼會會長。卸任後，我與謝瑞濱主任合組新竹造林會，如今也已屆滿12年。這個



圖十四、張玉印主任提供之新竹造林會 10 週年合照 (2018) / 張玉印提供
畫面中前排由左至右依序為：李遠欽、林文珍、郭武盛、顏仁德、張玉印、林浩貞、林德勝、陳溪洲。後排由左至右依序則為：陳啟榮、彭錦奎、黃文錫、魏展斌、黃久典、吳學平、鄭雅文、熊曉泉、李廷炎、林拱棋、鄭石先、楊明章。

單位有點像是我們的退休人員聯誼會，每年會聚餐幾次，我現在還是退休人員聯誼會的會長，要到明年（2021）才卸任。我都笑說，自己退休後在當遊民，但我每天都很快樂。

之後，我幫鄰居成立了新竹市同心長青會，有點像是老人會，我一共做了 5 屆 15 年的總幹事。總幹事主要就是幫忙做一些老人福利的宣導與活動，所以需要和市府承辦單位來往互動。不過總幹事不支薪，但我覺得薪水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能夠幫忙大家做些什麼。常常我去市府洽公，承辦人員都很驚訝我都這個年紀了，怎麼還會擔任這個職位，調侃我說：「你們單位怎麼不找個年輕點的來。」

我現在回彰化老家時，都會上山去幫自己種的肖楠澆水，一邊唱著小時候學到的日本歌。我種的肖楠最大的已經能拿來當我的棺

材。我今年 88 歲（虛歲），現在跟朋友聯絡時，不免又聽見誰誰誰去天堂玩了，常要出席追思會。像是前陣子我才出席了臺中二中校長陳義明太太的追思會，明明除夕當天我還有收到陳校長賢伉儷合照與拜年訊息，誰也沒想到他太太會在睡夢中過世，而且那天還只是春節過後正月初六的早晨。不過追思會現場一點都不哀傷，整整兩小時的儀式都在唱聖詩，他們的孫子還在螢幕上分享和阿嬤的回憶，氣氛很溫馨。陳義明校長是臺大森林系第十屆畢業的系友，曾任臺中高農、臺中二中校長各 7 年，卸任後轉任臺中教育大學教授。有人曾問他學林（業）的怎麼會來辦教育呢？他回答：「自古不就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個說法嗎？」至今都讓我記憶猶新。

我們福佬人說「百歲年老（pah huè nī lāu）」，所以我想我大概也還有 12 年的時間吧？誰都不曉得明天跟意外哪個會先來，我要把每天都當成是明天，好好把握。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辛政坤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6月16日上午10:00 至下午03:30

地點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 辛宅、

八卦力道路工地旁

使用語言 國語、客語

訪問 洪廣冀、李聲慶、張雅綿、

顏翊卉、黃士原、陳瑞琪

記錄 李聲慶



炯炯有神講起往事的辛政坤先生

受訪者簡介

辛政坤，1936年生，苗栗南庄人。叔父為苗栗林業大亨江基寶，辛政坤於年輕時即跟隨叔叔投入林業工作。1969年左右獨立為小承包商，為邱玉山、梁兆清等人負責集材作業，後亦負責砍伐、運材等工作。1991年林務局禁伐天然林，辛政坤一度投入砂石業、營造業，並於1993年成立政松企業社，近年來主要承接小型林地砍伐作業。其投入林業迄今已超過50年，雖已85歲高齡仍秉持林業職人精神，堅守在工作崗位上。



一 成長背景

我叫辛政坤，1936年生於苗栗南庄。我們家在我阿太（a' tai，曾祖父母）時從中國大陸過來，¹我阿公辛榮生在日本時代做過警察，²後來在蓬萊村買了一些地，田有1甲7分左右，山上則另有6分地，我們就在蓬萊村定居下來。我爸爸辛枝財當過蓬萊的村代表，我媽媽叫曾四妹，我們家一共有9個孩子，5男4女，我排行最大。我阿公分家時，我們家分到大約7分地，但因為人口眾多，田的收成也不是很好，生活過得很辛苦，小時候經常就是地瓜糜（moi，粥）、豆子糜當主食，配上一點青菜就是一餐。

我阿婆很早就嫁人，當時她嫁給桃園大溪一位姓江的，生了一個兒子叫江基火，日本人剛來臺灣時，這位姓江的就跑回大陸去，我阿婆沒和他一起去，過了好幾年都沒回來。³我阿婆後來搬到南庄來，因為當時還很年輕，好像也才二十幾歲，就和我阿公在一起，生了我阿伯、阿爸、兩個阿叔一共4個孩子。後來姓江的丈夫從中

1 受訪者的曾祖父，據《頭份鎮誌》載其名為辛紅毛，原在南庄街經營碾米廠，後因水災淹毀，遷至紅毛館（今南庄蓬萊）定居。資料來源：陳運棟等編，《頭份鎮誌》（苗栗：頭份鎮公所，2002）〈人物篇·江基寶〉，頁878。

2 據《頭份鎮誌》載辛榮生任紅毛館派出所擔任通譯，並與黃春娘（辛政坤祖母）同居於紅毛館派出所，兩人生有6子，兩子夭折，其餘4子二人姓辛、二人姓江。資料來源：《頭份鎮誌》〈人物篇·江基寶〉，頁878。

3 受訪者的祖母，據《頭份鎮誌》載其名為黃春娘（1881-1969），原嫁給世代定居於桃園大溪的江色（1870-1933，又名江阿色），育有一子江基火（1901-1962）。後江色在大溪結夥對抗日本人，逃至廈門失去聯絡。黃春娘為躲避日人騷擾，攜子沿大溪—南庄間樟腦古道，先逃至北埔，最後到南庄定居。資料來源：《頭份鎮誌》〈人物篇·江基寶〉，頁878。

然後就去湖口當裝甲兵。記得當時有一次慶祝大會，我還回來蓬萊請這邊的賽夏族原住民到營區去表演傳統舞蹈。在我當完兩年學校工友到入伍前這段時間，我就開始跟著叔叔做林業，當時覺得薪水還不錯，所以退伍後就繼續跟著叔叔江基寶從事林木砍伐的工作，一做就做到現在，算一算也已經五十多年了。我跟著叔叔學做了很多林務工作，像是修木馬路、登計磅機重量等等，漸漸上手後就當文書，登記每位工人每天的工作量，紀錄他們一天拉了幾公斤的木材，到月底結算數字，再呈報給叔叔讓他發薪水給工人。我阿爸也在叔叔底下當工頭，有點像是現在工地的現場主任。可以說在叔叔底下工作的那幾年，打下我日後從事林業的基礎，更認識了現在的太太——羅瑞妹。

我太太叫羅瑞妹，我們是在我阿叔的林場認識的。她們家在苗栗公館，我丈人老（cong' ngin' lo'，岳父）是伐木工人，我太太有時會一起上山，在工寮幫傭。我剛退伍那時木材還用木馬去拉運，有一天一個拉木馬的工人和我說山上的林場有一位小姐，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我就和那位工人一起走了四、五十分鐘的山路到工寮去。當時我太太在工寮煮飯，我見了她覺得挺有意思的，她有時會下山買菜，我們有機會見面，交往了一段時間，大概不到一年，就請我岳父的工頭當媒人。1961年5月中左右我們倆結婚，當年我

4 坪林營區原為臺中東飛行場，1945年後國防部將部份土地改為坪林營區。2009年坪林營區遷移，原土地部分轉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地，部份現為坪林森林公園。資料來源：林重榮〈坪林營區走入歷史！土地正式移撥給勤益科大及太平公所〉，2020年7月26日下載，<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04220837/http://m.nownews.com/n/2010/05/31/7110671>。

25 歲，我太太 22 歲。印象很深的是我們開卡車載著轎子到公館去迎娶，回到蓬萊老家宴客。當時家裡自己買菜回來煮，請了十幾張桌的客人吧。但家裡沒那麼多桌椅，只好到處和鄰居家借桌椅。古早時候的四角桌很重，一定要 3 個人才搬得動。我還記得那時搬桌椅費了好多功夫。

我太太在家排行老大，下面還有 3 個妹妹、2 個弟弟，從小家裡生活困苦，讓她養成一身好本領，家裡本來有兩分地，但後來沒錢也賣掉了。我岳父母都在林場工作，她沒去工寮幫忙時，就到剛種下樹苗要造林的林場去拔草，是一個很勤勞的人。後來她去和辦桌的人煮飯，負責拿大鍋鏟，很會煮，曾經有一次，在頭份山豬湖那裡有人辦桌做拜拜，老闆菜買好了要我太太煮，她一個人負責 10 桌，廚藝好手腳又俐落，真的很厲害！

二 林業大亨江基寶



我叔叔江基寶在日本時代就開始從事伐木業，⁵1947 年成立江上商行，開始從事國有林班砍伐，也開了製材廠。後來跨足煤礦業、娛樂業，也當過議員、議長。現在公司改名叫江尚，由他兒子經營，在頭份山豬湖，不過現在江尚只單做製材，他們現在需要的木頭就用進口的，不做伐木這塊了。

記得那時叔叔主要標南庄林班的案子，大部份是做雜木林班，因為他的規模大，沒什麼競爭對手，標案通常都很順利。他以江上商行這間公司去竹東林管處標伐木案，山裡砍好、拉（運輸）出來

的木材就送到江上製材廠，當時做很多木箱子賣到基隆港去當魚箱，聽說有一次叔叔還被木材商倒了二十多萬元，這個金額在當時是很不得了數字。同時代林務局也一直在推動製材廠做枕木，⁶江上公司也做了很多枕木，當時只製材沒做防腐，拉出來的闊葉林，鋸成7尺枕木，再賣給木材商，很快就賣完。

伐木賺錢後，江基寶也投入煤礦的開採，他和林為恭、張春華合組南江煤礦，⁷又在南庄開了南庄戲院，⁸在頭份開了新生戲院，⁹事業經營的很大。當時南庄有木材、有煤礦，帶動了市街的發展，相當繁華熱鬧。後來煤礦產量漸漸不足，又發生了好幾起爆炸意外，當時南庄很多寡婦，先生都是因為煤礦爆炸死掉。到1980年

5 江基寶19歲時(1932)即成為營林所苦力請負(工頭)，可在募集工人時享有5%的佣金，以此發跡。資料來源：《頭份鎮誌》〈人物篇·江基寶〉，頁878。

6 此處係指1958-1960年間，林務局推動枕木銷韓策略。可參考姚鶴年〈臺灣林業歷史課題系列(六)一臺灣超量伐木之時代背景〉，《臺灣林業》第30卷第2期(2004年4月)，頁51-61。

7 1953年9月，林為恭、江基寶、張春華三人取得開礦權，合資買下臺灣工礦公司旗下的開南煤礦，另組成南江煤礦。資料來源：劉維添口述，邱鑫森、邱一帆整理，〈南庄的桃花水，賺錢毋過烏蛇嘴〉，《南庄人》第1卷第3期(1999年3月)，頁16-18。

8 南庄戲院成立於1946年，江基寶約在1954年左右將資金投入南庄戲院之經營。南庄戲院在1958年轉讓於黃姓歌舞團業者，2007停止營業。2015年由南庄老金龍飯店接手經營，轉型為複合式餐飲店。資料來源：《頭份鎮誌》〈人物篇·江基寶〉，頁879；南庄戲院官方網站·戲說從前，2020年8月14日下載，<https://www.nanchuang.com.tw/about.php>。

9 新生戲院，江基寶於1959年成立，由徐琳彬經營，1985年結束營業。原址於1987年改建大樓，徐琳彬買下一層樓設立兩個影廳，改名東聲戲院重新經營，2018年3月1日，因徐琳彬夫婦年事已高，東聲戲院熄燈號結束營業。資料來源：陳芽薇，〈再見東聲：頭份最後一間老戲院的映演歲月〉，《報導者》(2018年3月9日)，2020年8月13日下載，<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goodbye-dong-sheng-theater>。



圖一、葛樂禮颱風時南庄受災照片

資料來源：〈大洪水〉（1953）國家文化記憶庫，2020年8月14日下載，
<http://cmsdb.culture.tw/object/5700AC4D-AEDE-49E3-A202-8625109FDC7A>

代很快就沒落下來，南庄戲院整間打掉，只剩下一個時鐘而已，一直到近幾年因為露營區、老街等休閒旅遊的關係才慢慢又熱鬧起來，南庄戲院也重建起來。現在每到假日，老街這邊的河畔停車場常常五、六百臺車停滿滿，算是相當熱鬧。

1963年的葛樂禮颱風重創臺灣，我們南庄的風雨也很強大，造成很多損失。¹⁰ 當時江基寶在鹿場的鹿湖標到一個保留地林班，我們那天才把木材從鹿湖的土場用卡車運出來，我跟著卡車出來南庄，就順便回蓬萊老家休息。當晚就開始下大雨，隔天我阿爸從蓬萊出去南庄看看，8公里的路被打到「糜糜卯卯」（mi-mi-mauh-

mauh，形容東西扭曲、變形），路都快沒了，南庄街上也倒了好幾十間房子，我叔叔的製材廠也損失很大。當時道路都不通，江基寶那時候當議長，¹¹ 是搭直昇機載到南庄國中，才回到南庄。葛樂禮颱風讓江基寶的伐木事業受到重創，後來他也慢慢不標林班的案子，把重心轉移到政治界，當選過苗栗縣第五屆（1962-1966）、第六屆（1966-1970）、第七屆（1970-1974）、第八屆（1974-1978）共 4 屆議員，還當過第八屆議長。

三 獨立作業



在叔叔那邊工作了三、四年後，自己慢慢也學到一些技術了。大概在 1969 年左右，當時蓬萊山區有一塊杉木林地要砍伐，忘了是私有地還是保留地，但是許多流籠師傅都認為地勢太險惡，沒辦法把木材運下來。業主有請我去看那塊地，我看了後認為那裡地勢還是可以拉流籠線，老闆就親自來家裡請我做，我就以 1 噸 80 元的價格負責集材工作，這次的案子算是我自己第一次獨立作業。當時我和一位竹東人金正昌租集材機，他專門在售租這些大型機器，

10 葛樂禮颱風造成南庄大窩山山崩，使鹿場至東河間的 5 座水泥橋樑被砂石淹沒，此道路即是後文受訪者運送木材到南庄的道路。資料來源：南庄鄉公所官方網站 · 南庄沿革 · 民國 52 年條，2020 年 8 月 14 日下載，<https://www.nanchuang.gov.tw/News.aspx?n=3391&sms=10635&page=3&PageSize=20>。

11 此處受訪者記憶應有誤。江基寶在 1962 年因議長何允文病逝，於議長改選中當選為第五屆副議長。此時江基寶應為副議長職，而非議長。見苗栗縣議會官方網站 · 議員資訊 · 歷屆議員 · 第五屆條，2020 年 8 月 14 日下載，https://www.mcc.gov.tw/iframeimgtxt_list.php?menu=2568&typeid=2581&typeid2=2611。

聽說林務局有不少機具都是和他買的。那臺集材機吃柴油的，大線（鋼索）就用我叔叔煤礦坑裡不要的，我把它拿來拉線，拉了大約 700 米長，剛好我弟弟那時有一輛卡車，我就從山上用流籠集材，再開我弟弟的卡車運到臺北。蓬萊這個案子我賺了大概 4 萬元，差不多是一臺集材機的錢，於是我買了一臺機器，開始專門做集材工作。

有了蓬萊山區的經驗後，我開始承包集材作業，主要是和邱玉山、梁兆清 2 位老闆合作。中間只有在 1973 年，因緣際會下我到了基隆去工作，當時基隆要蓋新的發電廠，¹² 不知道是誰介紹我，就去幫他們拉線吊鐵塔，在基隆、北海岸一帶待了兩、三年。當時我騎著野狼摩托車往返北海岸、南庄，騎一趟路大概要兩個多小時，也常在臺北各地轉轉。蔣中正去世，要從醫院到慈湖的時候，我剛好就遇見，路兩旁都是送喪的學生，場面蠻壯觀的。那時我帶了自己的班底北上，總共 4 個人去做，那一次好像賺了 10 萬元。

我幫邱玉山、梁兆清當集材工頭合作超過 30 年，當年開始合作的契機是邱玉山與梁兆清合夥標阿里山的案子，那時好像是 1969、1970 年左右的事情，慢慢的大家合作久了，互相信任了，彼此都很有默契了。那時候是 1970、1980 年代，很多林班可以標，那十幾年我們雖然大部份時候都在竹東、南庄這一帶做，但有時也會標到其他地方的案子，像是阿里山、桃園大溪的小烏來等地方。在我們密切合作那十幾年，我幾乎幫他們兩位老闆把事情都包起來，從砍伐、集材當運材都由我來負責，可以說他們標到案子後就安心了。我們計價的方式是以材積總量來算，開工前會先談好每一



圖二、辛政坤先生示範操作集材機／訪問團隊攝於八卦力道路旁工地（2020年6月16日）

材積的單價，月底的時候結算總材積，乘上單價就是我拿到的錢。比方說我們談好一材積 2 元，到月底我一共出了 10 萬材，那我就拿 20 萬。當時 1 年可以做到 3 個林班，我一整年算起來可以做到兩、三百萬。後來我也有機會入股，就花了 40 萬入了一股，當小股東。

因為我算是承包商，所以底下也養了自己的班底，包括伐木、集材、運材這些工作。最多的時候有四、五十人在我底下工作，案子比較小的話，一次大概也有十幾、二十幾人。這些人大部份都是我們蓬萊的賽夏族原住民，像是日時安、夏阿容、夏景土都是幫我做的小工頭，他們跟著我做，即使是工人，在那時候做個幾年也能存到買一棟房子的錢。規模大的那幾年，我有 12 臺集材機、17 臺

12 此處發電廠應指基隆協和火力發電廠，1972 年開始興建，1977 年一號機組開始商業運轉，1985 年 4 部機組完工，為臺灣唯一使用重油為燃料的發電廠。資料來源：朱瑞墉，〈協和火力發電廠的昨日、今日、明日〉，《源雜誌》132 期（2018 年 11 月），頁 8-15。

鏈鋸，過年時整間客廳都擺滿鏈鋸啊。集材機是和竹東的金振昌買的、鏈鋸是日本進口的、鋼索則是和臺中的廠商買的，後來新豐有一個工廠有做，我就改去新豐買。



四 林業實務

剛跟著我阿叔江基實做林業時，運材還是靠人力拉木馬，把木材運下來。我剛開始幫叔叔的工作，就是去修理木馬路，修建木馬路要先學會用水準儀測量山坡，才能知道枕木要怎麼鋪，拉木馬的人才好運送。我木馬路線劃好了，就包給人家鋪路，一間相當於6尺，¹³ 就算木馬路鋪了幾間，算錢給包商。由於拉木馬太危險了，後來就慢慢改用放流籠的方式運送，比較平坦的路線就用臺車拉運，木馬就被淘汰了。現在幾乎看不到了木馬長什麼樣子了，我後來有捐一部木馬，放在南庄國中給人參觀。

臺車需要鋪鐵軌，一般都是用小型的、18磅的軌道。放流籠需要先拉好大線、小線（鋼索），也要先找好夠粗大、夠堅固的樹當徙木柱，利用徙木柱讓鋼索在運送中有一個中繼站。先在樹上做好記號，讓伐木的人知道這幾棵是不能砍的。流籠集材的路線拉設、徙木柱的選擇都是集材作業很重要的一環，我當初出來獨立作業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因為蓬萊村杉木林這塊地，我能拉流籠而其他人說不行的關係，也是因為那次的表現，讓邱玉山老闆認識我，才有了後來合作的機會。

林務局的林產處分是用招標的方式進行，我們做的案子大多在

南庄事業區，就需要到竹東的新竹林管處去標案。標林班時，通常會先有人到現場去勘查，評估一下這次處分的林地大約有多少價值，再提報告給老闆，依據這份報告去決定投標的金額。早期林務局處分的面積相當大，一、二十公頃的案子很多，因為林務局後續還會再有造林的計劃，所以大都採用皆伐的方式，把區域內的樹都砍光。造林都是種柳杉，但那部份與我們無關，我們的工作就是負責把林地內的樹全砍光，要的木材運出去，品質差的、不要的就留在原地，之後負責造林工作的人會去處理它。每一塊地林務局都會派人來查材積，用美國人帶進來的標準地測量法來測量。簡單來說，他會先把最外圍的界木打印作號，隨機取約 20 米長的四邊形，看範圍裡面的樹有多少，再去推測全部林地的總材積，那範圍大的案子，就會多劃幾塊來當標準。

標到案子後，在訂立契約的時候就要先交錢給林務局，接下來他們只會在土場檢查運出的木材是不是和登記的正確，並不會額外要求留下木材給林務局。契約訂好，接著老闆就要找工人，有自己班底的老闆就不用說，沒有的就要去找外包工頭，伐木、集材、運材的工人等等。老闆與工頭談好價錢和工作內容，至於要找多少工人則不過問，由工頭自己去決定。砍好的木材會集中到土場，土場一般設在較平坦寬闊的地方。土場的工人會負責去測量長度、寬度等資料，並把這些木材編號，比如 A1 - A1000、B1 - B1000 諸如此類，林務局的人會來清點、檢查，查完了才可以放行這一批木材。

要進行砍伐作業前，在林班周圍都會先打界號，不能越界偷

13 間，日本計量單位，一間為 6 尺（臺尺、日尺），約 1.8 公尺。

砍，被抓到一棵樹就要罰好幾千元。不過有時候有些業者虧錢，就會越界偷砍，但像我父親監看，或是我自己承包的砍伐案件，都不會越界。像我和邱玉山老闆他們配合了好幾十個林班，我從來沒有出過錯誤，沒有違反規定。

木材由卡車從土場運出來後，木材商就會來看，除了國內使用外，也會外銷到日本、中國等地。像江基寶、梁兆清這些有自己製材廠的老闆，也會直接把木材載到他們的製材廠去囤放，再依市場的需求製造成品。近年來，有一些來自嘉義的木材商會專門來新竹林管處轄下的竹東、南庄等地買木材，像我現在砍的這一批木材是要賣給一位莊老闆，他就是再賣給嘉義的製材工廠。一些品質好的木頭，像是有些長 26 尺半、20 尺、18 尺的大木頭，都會先被人注文（zu vun^ˇ，預約）下來。

一個案子下來，老闆大概能賺到三成，但是如果在調查材積的



圖三、辛政坤先生示範集材作業／訪問團隊攝於八卦力道路旁工地（2020年6月16日）

前置作業沒有準確的話，也是有可能會賠錢。賺多賺少大部份決定在材積總量，如果是雜木天然林，運氣好碰到價格高的樹種，當然也有機會賺大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叔叔和其他人合夥，標第 50 林班的案子，我做集材工頭負責放流籠。第一次標的時候我們用 1,050 萬（元）標到，但是沒有去做。後來我們去現場看一看，發現那裡的樹都長得很漂亮，而且很多牛樟！於是二標時又去把它標起來，當時也沒有其他人去標那個案子，這個案子最後賣了 2,000 萬元，扣掉本錢賺了快 1,000 萬！還有一次和邱玉山老闆在阿里山做的杉木天然林，那個林班的樹又高又漂亮，也是賺了很多。印象中邱老闆賺了幾百萬，我也賺了 100 萬！

工人薪水的部份是算日薪，我有一個小工頭會記帳，登記每個人上了幾天工，到月底結算時，扣除伙食費就是他們實領的薪水。比如說日薪一天 700 元，上工 20 天，那這個月的薪資就是一萬 4,000 元；伙食費的部分，是看我那個月買菜總共花了多少錢，再由每個人平均分攤。至於蓋工寮、油錢、材料費等其他林林總總的支出就由我自行吸收。這一行工作雖然辛苦，但薪水來說還算不錯。像我以前當學校工友一個月只有 50 元，但山裡工作的人已經有幾百元的收入。即使到現在，薪水也不低，我現在給工人的薪水是一天 1,800 元，負責伐木的則是一天 2,000 元。有時候到比較遠的地方工作，我也會額外再給他們一些津貼。



五 山林生活

山裡的生活是很辛苦的，而且資訊流通很慢，平常也難得下山。即使是白色恐怖時代，警察也很少上山問話，也沒有匪諜混進山裡和我們一起工作，所以像是退出聯合國一類的國家大事，對我們的影響也不大，反正我們做木材的就是在山裡面老老實實的認真工作。在山裡工作，只要天氣許可我們就會上工，林班離平地都很遠，走路上去都要三、四的小時以上，所以平時我們都住山上的工寮。只有逢年過節、月底發錢的時候會下山休息，遇到雨季下好幾天雨也會下山。有一次做大林班的時候，下雨天工人們都下山了，只有我一個人留守，要看3個工寮，什麼鬼怪、山地人的我都不怕。

自己出來做以後，在山上要照顧工人們的生活。我通常一禮拜載一、兩次物資上山，一次的量大概都三、四天左右，包括稻米、青菜、肉類等平常開伙需要的食材。我還會準備一大桶5公升的米酒，讓工人們在下工後可以暖暖身子、消遣消遣。工人們有些自制力比較差的，或是喜歡貪杯的，晚上喝多了，隔天自然就有點醉意。像我有一位姓張的老班底，賽夏族人，他晚上都要喝個幾杯，有時候隔天上工時都還有一些醉意啊，不過不影響工作也就讓他上工了，我也不想辭退他，畢竟他也還要養家。有些人喝太醉、無法上工，自然就少了一天的收入。當然有時也會有口角，像有一次在大溪的小烏來工作，兩個工人酒後吵的很凶，印象中是最激烈的一次，不過倒是還沒有發生打架的情況。山上偶爾還有野味的機會，像是蜂蜜，有時在山上工作看到蜂巢，那現挖的蜂蜜味道最好，又

甜又新鮮。不過吃了蜂蜜後不能吃鹹魚，會中毒，有一次我在蓬萊土場運材時，有一位卡車助手吃多了蜂蜜，想說吃點鹹魚解膩，馬上就過敏了，全身起了紅疹子。

每次開工前，我們都會在現場拜拜，祈求工作順利。一般就拜伯公（bag`gung`，土地公）、伯婆（bag`po`，土地婆）、好兄弟，供品我一定都準備水果、糖果、飲料 3 種，伯公伯婆、好兄弟各一套。農曆七月時，如果有案子在做也會辦普渡，供品和開工拜拜差不多，但是會準備的比較豐盛，我這樣拜下來，一般都沒遇到什麼太特殊的事情。工作時倒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禁忌，不過如果農民曆上有忌伐木的日子，通常我們就會避開那天不做。比較特殊的就是我們遇到庚寅日會刻意避開，據說這個日子做事會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以前剛開始出來做事的時候，就有聽過老人家說以前他在庚寅日去做房子，不知怎麼就會發生一些事情而失敗。因此我寧可信其有，遇到庚寅日就不要做。

山林工作是很危險的，常常發生意外，一個不注意很容易就沒命了。像古早時期拉木馬運材尤其可怕，下坡路段你不小心點，連人帶車就翻下山谷，哪還能活下來？我自己也遇過好幾次工安意外。像有一次做杉木林地，當時要拉大線運材，結果挾鋼索的大夾子斷掉，就打死一個工人；還有一次邱、梁老位老闆標竹東第 88 林班，大概十幾甲地，我在現場就看過清理雜枝的工人因為太靠近要砍下來的樹，等樹倒下來時已經來不及逃，活生生被壓死。因傷死亡的工人，我記得老闆們都會撫卹，金額大約是 20 萬元。因為山裡太多意外的可能，所以後來每一年上工前，我都會幫員工保

一年 100 萬的意外險，每個人一年大約六千多元。我在頭份市有認識一位專門辦理這類事務的人，資料給他，他就會幫我處理好這部分的工作。但勞保我就沒辦法負擔，因為勞保一個月可能就要四、五千元，即使我只保工期內的時間，以 5 個月來算也要兩萬多元，負擔實在太重了。

伐木業是體力活的工作，早期除了下雨天外幾乎沒什麼休息日，只有在月底領錢時能下山休息兩天，工作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工人們很少埋怨，更別提是像罷工這一類的抗議活動，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做這行的目的就是要賺錢，尤其像我的老班底們都是賽夏族原住民，他們都願意跟著我任勞任怨的做，對我也很信任。以前大案子多，常常山裡一待就是好久，現在做的範圍沒那麼大了，我就堅持每個禮拜天一定要給工人們休息一天。我們早上差不多七點多就開始工作了，中間除了中午吃飯時間半小時外幾乎不休息，下午 3 點半就收工，讓工人們回家休息，工時算一算差不多就是 8 個小時。有時候遇到雨季，工作進度就會被拖累的很嚴重，像今年梅雨季時，我整個月只做了一天工，做工的人看天吃飯，沒辦法。

六 伐木樹種



說到伐木的樹種，檜木是一般人最直接的印象。我印象中做過一次檜木林班，是我叔叔標的案子，時間好像是 1960 年代。記得那時有兩個標案，一個是我叔叔拿下，一個被宜蘭的業者標去，當時主要都外銷到日本去，那次案子的地點在南庄事業區的鹿場到鹿

場大山之間的林班。我聽原住民說現在南庄事業區的比林溪那一帶，還有很多很大、很漂亮的檜木。

天然林砍伐後的造林計劃，一般都以種杉木¹⁴為主，這好像是日本時代就有的做法。我有一次在新竹林管處的羅山駐在所那一帶做，地點在新竹縣的五峰鄉，那邊的杉木又大又粗，應該就是日本時代就種下去的造林地。杉木造林主要是它長的快，大約 40 年就長的很高大，能夠砍伐了，同樣的時間如果是種肖楠，就沒法長的那麼好。

造林地種的杉木以柳杉、福杉（即杉木）、亞杉等。我自己做比較多柳杉的案子，像現在砍的那塊林地也是柳杉林。柳杉的質比較硬，不容易斷，但是它的顏色有黑有紅，木材中心又會黑黑的，比較不好看，一般都拿來做建料、板模，以前舊式的木頭電線桿、船甲板就是用柳杉做的；福杉的質地是三種杉木裡最有冇（phann phann，鬆軟）的，最鬆軟的，不過它的顏色很統一，清一色都是黃色的，所以大都拿來做傢俱；亞杉的硬度也是冇冇，沒有柳杉那麼硬。亞杉很容易大，顏色又很漂亮，共有 5 種色，賣相很棒，但是它太鬆軟，和柳杉一比容易腐爛，都做傢俱、藝品比較多。像是聚寶盆、盤子用亞杉做就很漂亮，還有像梁老闆他們的正昌製材，最近推出的動物拼圖也是用亞杉做的，聽說很受到歡迎。不同的生長地，對木材的材質也會有影響。像柳杉，在阿里山的就感覺有點

14 中名為杉木，學名為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為杉屬杉科的喬木。
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
<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08002020>。

冇（phànn，結構不紮實）冇，但在桃竹苗地區長的就特別好，比其他地方的要硬，甚至贏過日本原生地的柳杉。

松樹早期也是造林很主力的樹種，但是後來人家漸漸不要它了。像我有一塊約一甲的林地，都是種松樹，每一棵都是又大、又長、又粗非常漂亮，樹齡大概都有 40 年了，但是現在沒人耍，也沒開路可以進去那邊欣賞。松樹的材質也是比較冇冇，表皮又薄，太陽一曬就碎掉了，它主要是用來打松木屑，做為像玻璃杯這一類易碎品的填充物，避免這些貨品摔壞掉。後來保麗龍流行後，松木屑就沒人耍了，我記得南庄這裡以前也有一家工廠，專門做松木屑的，後來就這樣收掉不做了。松木屑被保麗龍取代，連帶使松樹的價值愈來愈低，久而久之就沒人耍種松樹了。



圖四、等待卡車運輸的柳杉木材堆／訪問團隊攝於八卦力道路旁工地（2020年6月16日）



七 挑戰與轉型

1991年林務局全面禁伐天然林，¹⁵對我們伐木業是很大的衝擊，也不得不面臨到轉型的挑戰。當時我只能承包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案子，一、兩甲地的私人杉木林，規模都不算大。1993年時，南庄的建泰砂石廠剛成立不久，我承接了他們挖砂石的工作，當時進料、載料砂石場都要開立發票，所以我就成立了政松企業社。當時砂石場的老闆問我願不願意買怪手去幫他挖砂石，我答應他後就花了430萬元買400級怪手，300級的怪手也花了一、二百萬元左右，就開始在砂石場挖砂石給卡車運送，做了七、八年的時間後，又到臺中去做東西向快速道路的工程。九二一大地震時，東勢、石岡這一帶災情很嚴重。當時我人在南庄，打電話給鄉公所問說有沒有需要幫忙的，鄉長告訴我石岡有一條路受損很嚴重，車子無法通行，我的怪手因為東西向道路的工程而停在那附近，就去幫忙挖路。當時有一批大約50臺3噸半卡車的車隊，從西螺要運送物資進去，帶隊的小隊長還一直感謝我很快的把路整理讓他們進去呢。

成立公司以前我都用個人的名義去承攬工作，成立公司後很多工作都接，伐木、進料、運搬都去做，也可以去標案子。不過我不

¹⁵ 1989年林務局由事業機構轉型為公務機構，並宣布全面禁伐針一級天然林，即紅檜、扁柏、臺灣杉、香杉、肖楠五種針葉木；1990年行政院發布《臺灣森林經營法案》，其中第八條規定「全面禁伐天然林、水庫集水區保安林、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及無法復舊造地林區。」，並於1991年11月實行。劉怡馨，〈國產木材不該缺席，林務局長林華慶：我們保護自己的人工林，砍別人的原始林〉，2020年8月14日下載，<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03541/>。

喜歡去標案，一來我自己學歷不高，也不會寫公文，二來我長年都在山上工作，不想也沒那麼多時間去處理這些繁瑣的行政手續。有一次我要標一批砍好的杉木，農業課的職員告訴我要寫什麼文件，但我不知道怎麼寫，乾脆放棄不標了。後來有想要標的案子，我都麻煩梁兆清老闆以他的名義去參與，他標到了，由我來做。因為他有一位媳婦會寫公文，擅長處理這些行政程序，案子執行期間有什麼公文往來，她也會幫我處理好。梁老闆對我也很好，標到後就全權交給我，他自己一分錢也沒拿。

禁伐令實施後，邱玉山老闆就不涉足伐木這一部份了。梁老闆則是致力在轉型工作，當時他的正昌製材廠需要多少木材，他就零零碎碎的買進來。自己則到處去買造林地，因為很多造林地都是租地，只要買地上物所有權就好。有些原主不想租了，要還給林務局的造林租地，他就用相同的價格向對方購買，我記得價格通常是一甲地 40 萬元。我們幾個人合股的公司，梁老闆也把大家的股份吃下來，他擁有的造林地大概有兩、三百甲地，包括像竹東第 10 林班就買了 105 甲地，另外像是第 7 林班、第 86 林班、五十幾林班也都有他的造林地。他的眼光又很精準，所以後來可以開始砍伐以後，他的樹都很大棵了，地又多，一整年都有樹可以砍。

近年來我也循著類似梁老闆的模式在運作。像我今年砍的這塊地，就是苗栗縣政府的縣有林地，當初地表的雜木天然林砍完後，由頭份一位劉老闆承租。劉老闆以前也是租了很多地做造林，後來他和他兒子過世後，由他媳婦把承租權賣給我，我總共買了六甲多的造林地，記得當時 1 甲地花了五十多萬元。這批造林地的杉木已

經種了四十多年了，現在都長得很漂亮，因為規定上不能砍超過 2 公頃的面積，所以我每年都砍 1 甲 8 分地左右，我繳 3 萬 8,000 元給縣政府，之後賣的價錢都算我賺的。砍完後，我再把承租權賣給造林的鄧克智先生，由他負責造林工作。

沒有新血投入大概是這個產業最大的困境，像我自己的班底這幾十年做下來，大家年紀也都大了，有些老夥伴都退休離開了，甚至有不少人已經去世。梁兆清這位合作這麼久的好老闆，前幾年也在自家宴客時受傷。當時他們吃飽飯要送客了，梁老闆可能有些醉意，摔下階梯，頭部受了創傷，緊急送往新竹臺大醫院，所幸當時有一位腦科專門的醫師，立刻幫他開刀搶救，現在已經復原，生活都很正常。梁老闆也是標準白手起家的人，年輕的時候從一家小製材工廠開始做，現在工廠很大一間，林班又好幾十甲地，這幾十年他恐怕賺了有好幾十億（元）。我和他還是很常聯絡，像這次的訪問也是梁老闆的二兒子梁國興先生和我接洽的。

我自己則是把政松企業社過戶給我兒子，算是名義上的退休了，前陣子因為沒有工作可以承包，乾脆就把公司也停業了，回到以前用個人名義去接工作。我幸運的是二兒子和孫子肯接班，投入這個產業，心裡就比較安心。很多人都有勸我要退下來休息了，但我覺得我還有其他工人要照顧，不能說停就停啊，我身體還健康、還能做我就想繼續工作下去，怕自己停下來休息很快就會痴呆呀。現在老了，很多事就放手給第二代、第三代去做，像我現在在工地，就只負責量尺寸、開怪手夾木材，集材機給我兒子負責，第一線砍伐的工作就交給我孫子。

幾年前，我父母相繼過世後，我就召集兄弟姐妹，約定好每年的大年初三大家要回來聚會。我們9個兄弟姐妹輪流作東，每年都辦9張桌，大家都會回來聯繫感情，很熱鬧。而現在年紀大了，不僅是兒女長大了，連孫子都開始成家立業。我已經有兩個曾孫了，大的是女孩子，小的是男孩子，每個禮拜都會回來看我。三、四歲大的小孩子，每次都玩的很開心才回家，我女兒也會買菜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吃飯，對我來說這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劉桂仁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10月21日下午2-4時

2020年11月19日下午1-4時

地點 苗栗縣大湖鄉民生路 劉宅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陳瑞琪、張雅綿、顏翊卉

列席 曾阿還

記錄 陳瑞琪



訪談結束後，劉桂仁先生與夫人曾阿還女士的合影

受訪者簡介

劉桂仁，1928年生，山東濰縣人。日軍佔領山東後，前往青島避難，並於當地進入流亡學生中學就讀。1949年2月加入劉安祺司令創設的「第十一綏靖區青年教導總隊」，同年6月隨部隊撤離，轉轉來臺。部隊來臺短暫停留後，旋即前往海南島金雞嶺，直至年底（1949）方又回臺。1956年退伍，被輔導安置在林務局轄下的竹東林區管理處大湖工作站任造林榮民。1957年正式考上保林隊員，歷任坪林、卓蘭、大湖、大溪、三義等工作站。1989年退休。透過他的口述證言，我們得以對早年移撥安置於林務體系的榮民工作情形有所了解，是一篇彌足珍貴的訪問紀錄。



一 在山東的成長時光

(一) 家世

我叫劉桂仁，1928年出生在山東省濰縣坊子鎮的寧家溝村。¹我爸爸叫劉守鶴，媽媽姓趙。我們家有4個孩子，我排行第三，上頭有哥哥、姊姊，底下有一個弟弟。



圖一、懸掛於家中的父母相片／劉桂仁提供

我爸爸是公務員，在鐵路局上班。我們家還有在濰坊街上經營生意，開釀酒廠、製菸廠還有豆腐店。像我家的豆腐廠會做兩種不同的豆腐來賣，賣給日本人的是12兩1元的嫩豆腐，那種豆腐沒辦法直接打包帶回家，來買的人必須帶一個小木桶來，我們會在裡頭裝一點水，再小心翼翼地吧豆腐放進去，他們再端木桶回家。另一種是比較粗糙的豆腐，3斤只要1元，但吃起來就像石頭一樣。

¹今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前寧家溝村。

也因為這樣，我小時候的家境算非常好。

有年中秋節晚上我們在老家請客吃飯，沒想到土匪偷偷摸摸翻牆進到家裡，當場就把我爸爸抓走。儘管鄰里有守望相助隊，敲鑼打鼓的想嚇阻他們，也有人馬上追上去，但還是讓土匪們逃走了。幸好他機靈，趁夜晚土匪都睡著後，把土匪裝飯給他吃的碗打破，慢慢地把綁手的繩子割破，逃了回來。但也因為這樣，他之後就幾乎都待在濰坊，很少回老家。我媽媽是鄉下姑娘，不識字，看不懂家裡的帳本。每個月都是管家來向她報告這個月家裡的開銷用度和工人薪水花了多少錢，她聽完再拿錢給對方。

（二）童年與求學

抗日戰爭爆發（1937），日軍沿著膠濟鐵路進攻，那時候山東有 500 公里長的鐵軌都被日軍拆走。沒多久，日軍就佔領了山東。像濰坊這種比較大的城市，日軍就會用高壓電網環繞城外，不僅進出都要出示良民證，街上也常有日本憲兵巡邏，管理得相當嚴格。因為他們怕共產黨或游擊隊藉機混入城裡，從內部鬧事。

因為戰亂的關係，我們家 4 個小孩沒有待在一起。在我能記事時，大哥由四姑媽照顧，他們也住在坊子鎮上；跟我爸爸去了濰坊，弟弟跟媽媽待在鄉下老家，而姊姊當時則已經嫁人。也因為這樣，我小學時讀過日本書。我記得當時上課就學兩樣：算術和日語，每天上課前老師還會帶我們先向明治天皇的畫像鞠躬。不過因為我小時候生過病，所以讀書得晚，10 歲才唸小學一年級（1938）。

爸爸平時工作很忙，白天要去鐵路局上班，下班後又要趕到個工廠看顧生意，我常常都是自己留在濰坊的家裡。當時我家的鄰居



圖二、小學同學合照，後排中間為劉桂仁先生／劉桂仁提供

是鎮長，他家有一對姊妹，我們年紀差不多，她們便常來找我玩，晚上就找我去她們家睡，姊姊睡中間，我睡裡頭，妹妹睡外側。

我讀了很多間小學，但時間過得太久了，我現在記不太得學校的名字，只記得我在濰坊的坊子區立國民小學讀了3年，之後因為哥哥在青島的水利公司工作，他就叫我去青島跟他兒子一起上課，所以升上四年級後我就轉學去了青島的學校。不過嫂嫂不太待見我，我在他們家吃飯常常都吃不飽。學校放假回老家時我照實跟我媽說，她聽了心疼，就叫我別再去青島了。

我表哥當時在昌邑縣昨山鎮當警察局分局長，回到老家後，我表嫂叫我去他們那唸書，於是我又轉學到了昨山。讀了半年，我實

在想家，便轉學回到了濰坊。之後我就在濰坊唸完小學（1944），小學畢業後唸濰坊的坊子中學。不過我們當時讀書非常克難，因為共產黨已經打到山東來了，情勢很亂，我們根本沒辦法在學校上課，大家就拿一塊木板當底，縫接上布後是書包也是「書桌」，大家再揹著自己的板凳，跟著老師到山溝裡避難兼學習。結果中學才讀了一年，二年級開學後過了一個禮拜（1945），學校就發公告說「為了學生安全著想，本學期暫時停課」。這下好了，連書都沒得讀。

（三）前往青島（1945）

學校停課後，我的初戀情人，也就是以前對門鄰居家的女兒，她要我逃去青島，說可以投靠她爸爸。她爸爸曾在日本統治時當過鎮長，他知道要是自己繼續留下來一定會被打成漢奸，所以早在共產黨進城前就已經先逃去青島了。我跟她弟弟、還有其他6個同學有再報考青島的學校，但只有她弟弟考上青島市立中學，其他人都落榜。她弟弟對我很好，為了讓我一起走，還跟學校談條件，希望學校能通融、讓我也去讀書，他願意改到鄉下唸書。學校同意，改錄取我們兩個，把我們安排到李村中學²讀書，但我不適應那裡的口音，只待了一天就跑回來。

她看到我回來，一直勸我趕快離開，但當時鐵路已經被毀，公路又只放行部隊的卡車通行。我實在想不出辦法去青島，便跑去攔截一輛軍方的車，我問他們說如果要去青島的話可不可以順道載我一程，對方也沒說什麼就讓我上車，我就這樣傻傻地去到了青島。到了青島才發現自己身上沒帶半毛錢，只好先將就在青島車站的長椅上睡一晚。

隔天天亮後，我在青島街上意外遇到以前的同學，他開口就問我：「報到了沒？」我心想我就是沒書唸才到青島啊」，但現在人都到了，身上也沒有半毛錢能去繳錢報名讀書。因此，一五一十告訴他。我這同學人很好，叫我趕緊去流亡學生中學（國立青島臨時中學）報名，我這才有了落腳處。儘管在流亡中學也一樣不能唸書，但至少政府管飯吃，餓不死。³



圖三、與青島臨時中學的同儕合影，後排左二為劉桂仁先生／劉桂仁提供

2 即青島市師範學校，2014 年併入青島藝術學校。青島市師範學校前身為李村中學，建於 1930 年，初名青島市立李村初級中學。曾有「南有南京曉莊師範，北有青島李村師範」之譽。資料來源：青島藝術學校，2020 年 12 月 3 日下載，http://www.ysxx.qdedu.net/xxgk_xxjj_1.html。

3 1947 年隨著戰爭情勢發展，昌濰等地學生大多逃至青島。經報後獲准於當地成立國

青島有很多西方的教會，他們會定期進入學校傳教、辦活動。就這麼巧地，我在活動上遇見了表嫂的一個結拜姊妹，我都喊對方「表姊」。表姊很驚訝我也到了青島，但她也非常開心能在這遇見故人。她問我在青島住哪，我跟她說住流亡中學的宿舍。隔天，她就帶她妹妹一起到學校接我，要我收拾東西跟著她們回家去。我就這樣搬去了她們家，接受她們的照顧，我非常感謝她們。

（四）加入「打虎小組」、青年教導總隊

青島當時正在鬧學潮，因為有很多共產黨的間諜混入去煽動學生鬧事，所以當地的防衛司令劉安祺⁴特別來警告我們這些剛來的流亡學生不准跟著鬧事。我們來這裡就是因為共產黨的破壞，怎麼還會加入呢！劉司令對我們的態度非常欣慰，只要哪裡有學潮的學生反動，就派我們這群流亡學生去「接收」他們的學校。既然他們不願意好好上課，就把他們的教室空間讓給我們。

另一方面，青島當時的物價膨脹非常離譜，比如早上能用 100 元買到一袋麵粉，但可能下午一袋麵粉就漲到 200 元，而且物資嚴重缺乏，有時就算再有錢也買不到。因此，後來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被組織成「打虎小組」，分組跟著軍警一起去街上巡邏。⁵像是商店要開店賣麵時，就會有一組人（一個學生、兩個憲警）去到店裡，一方面是監視店主有沒有胡亂哄抬價格，一方面也要監督有沒有人再重新排隊囤積物資。

後來，劉安祺司令想要把我們這些學生培養起來，日後當部隊的幹部，就成立了青年教導總隊（1949）。⁶也因為這樣，我們的隊徽是一枝鋼筆和一把槍，既代表我們是學生又是兵的身分，有文武雙全的寓意。



圖四、收藏於家中的青年教導總隊臂章／劉桂仁提供

立青島臨時中學，為教育部撥款設校收容山東流亡學生之始。資料來源：張玉法，《山東人在臺灣》（臺北：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1997），頁 59。

- 4 劉安祺（1903-1995），山東人。為黃埔軍校出身的高級將領。歷經東征、北伐、剿共等戰，並歷任兵團司令官、青島十一綏靖區司令官、軍團司令等職。1936 年晉升少將，1946 年起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兼行政長官、駐守青島。1949 年 5 月因解放軍攻入青島，劉遂於同年 6 月 1 日發起「青島大撤退」，自青島遷往基隆，後繼續率軍赴瓊、穗作戰，掩護廣州撤退。1950 年回到臺灣，先任臺中防衛區司令，後又任第二軍團司令、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陸軍總司令、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長、國防研究院副院長等職。於 1970 年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資料來源：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整理，《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5 受訪者所言的「打虎小組」由來係蔣介石於 1948 年實行幣制改革，蔣經國嚴厲執行，此舉被稱為上海「打虎」。他一方面召見上海經濟界大佬要求他們擁護政府政策，否則勒令停業。另一方面亦調動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出動，於市街設立崗哨、檢查來往行人，亦將其與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人員混合編隊，組成三、五人小組，四處檢查商店、工廠和倉庫，查核有無囤積物資者。資料來源：陳守雲，《解密蔣經國》（臺北：秀威出版，2011）。
- 6 司令官劉安祺於 1949 年 2 月奉令於第十一綏靖區成立青年教導總隊，收容安置流亡青島的學子們，且信守承諾讓他們以半日上課、半日操練方式維持學業。關於青年



二 輾轉來臺的青年軍旅歲月

(一) 撤退風雲⁷

共產黨攻陷青島後，我們也不得不在 1949 年 6 月搭船撤退，我們是青島最後一批撤守的軍隊。當時搭的船叫和順輪，只是一艘普通商船。本來航運只要 4 天就能抵達臺灣，但我們在海上遇到颱風，航向被打亂。好不容易看到陸地，大夥兒以為終於到臺灣了，沒想到仔細一瞧，哎喲！陸地上那些人戴的竟然是共產黨的小帽。原來船被吹到上海，完全偏離軌道。中隊長趕緊大喊「調頭！調頭！」陸上的共產黨士兵發現不對勁，下令朝我們發射好幾發 66 砲，我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來。最後整整花了 7 天才到臺灣。

當時我們同學共有四、五百人一起從青島逃出來，我印象非常深刻，船艦停在基隆港外海時，中隊長對我們說：「你們要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你們又一次死裡逃生！」我們在海上待了很久，下船後走在馬路上每個人都還在暈船，頭重腳輕，走路不穩。

我們到基隆的第一晚就睡在現在的愛一路上，連個帳篷都沒有。順利到臺灣後很多同學偷偷從軍隊逃走，劉司令先是集合了所有人進行精神訓話，但過了一個晚上還是有 30 位同學跑走。他非常生氣，乾脆勒令大部隊回到船上，不過就算這樣了，還是有人逃跑。那些從船上逃跑的同學很聰明，他們把一條條的綁腿布綁在一起，接成一條長繩自船上垂掛而下，再找當時在碼頭幫忙從大船上載運香蕉的小商船做接駁，送他們進港。劉司令知道後氣得下令開船，直接把整個部隊帶到海南島。

(二) 海南島金雞嶺⁸

我們從海南島的榆林港登陸，上岸後各部隊劃駐地。青年教導總隊被分配到金雞嶺。在金雞嶺的生活非常刻苦，船上的食材有限，每個人每天分到的就是 6 條魚乾和一點點米，那些米放太久都壞掉了。因為根本吃不飽，所以最後我們不得已只好拿槍去威嚇、島上的原住民（黎族），搶他們種的地瓜葉。回來營區後再向班長裝病，說希望能把自己那份的米領回來自己煮粥，但實際是要煮地瓜葉配粥吃。連腳上穿的草鞋，都是自己撿茅草回來編。

另外，我記得當地有很多猴子，我們這些學生兵資歷還輕，連猴子都害怕。我們跟當地住民也不太有互動，光是想辦法在金雞嶺活下去就很難了，哪還有心力去做這些。我們在海南島待了半年，司令才下令部隊回臺灣。

教導總隊之經歷證言，亦可見於李雲漢的回憶錄：「陳孝祖先生和劉安祺上將，是山東流亡學生的大家長，也是大恩人。民國三十七、八年間，如果不是陳先生提議，劉先生核可，適時於青島成立青年教導總隊來收容我們這些流亡學生，帶我們到臺灣來，我們不可能有今天。」載：李雲漢，《懷元廬存稿之二：懷德與憶往》（臺北：新銳文創，2018）

7 1949 年 6 月 1 日青島市守軍奉令撤守，劉安祺率隊登輪撤退來臺，6 月 7 日抵達基隆，短暫補給後轉進南疆，於 6 月 21 日抵海南島的榆林港。總隊先寄居當地的海軍第四診療所，7 月 1 日第十一綏區各部隊劃分駐地，青年教導總隊被分配到離港 9 公里的金雞嶺駐紮。部隊奉令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一兵團，青年教導總隊自 8 月 1 日起改稱第二十一兵團幹部訓練班學生總隊。資料來源：金雞嶺學友會，《金雞嶺憶往》（不詳：金雞嶺學友會自費印刷，1987），頁 29。

8 1949 年 6 月 1 日青島市守軍奉令撤守，劉安祺率隊登輪撤退來臺，6 月 7 日抵達基隆，短暫補給後轉進南疆，於 6 月 21 日抵海南島的榆林港。總隊先寄居當地的海軍第四診療所，7 月 1 日第十一綏區各部隊劃分駐地，青年教導總隊被分配到離港 9 公里的金雞嶺駐紮。部隊奉令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一兵團，青年教導總隊自 8 月 1 日起改稱第二十一兵團幹部訓練班學生總隊。資料來源：金雞嶺學友會，《金雞嶺憶往》（不詳：金雞嶺學友會自費印刷，1987），頁 29。



我們這些流亡學生總共有兩批，我們這批是最後從青島撤退的，另一批當時集中在河南，後來移轉到廣州。我們到金雞嶺後，劉安祺司令到了廣州，派了一個中校要去把廣州的流亡學生也接到金雞嶺，沒想到他們已經先被帶到澎湖。我聽說澎湖的那個司令官脾氣非常蠻橫，只要違背他的命令，他就會下令把人捆綁後丟下海。¹⁰

(三) 正式落腳臺灣

1949年12月，我們奉令回到臺灣。輪船先停靠高雄港，下船後再搭火車前往臺中。先駐紮在中華路上的一間國小，我記得國小前面就是一間商職。¹¹ 那時候政府已經不允許部隊自行訓練幹部，劉司令沒辦法，只好把有通過體格檢查的人送去鳳山的幹訓班，其他

沒通過檢查的人就改送到孫立人將軍¹²轄下的幼年中隊去訓練。¹³

我因為視力不好，沒有及格。部隊當時有徵詢我們這些沒通過檢查的人意見，看是要去幼年中隊，還是由他們協助安排其他出路。我原本想改去康樂隊，當時康樂隊的老師很有名，一位是寫〈保衛大臺灣〉歌曲的李中和¹⁴，另一位是臺大音樂系的教授徐永政。

9 翻拍自：金雞嶺學友會，《金雞嶺憶往》，頁 29。

10 即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七一三事件。截至 1949 年 3 月山東流亡校師生有 19,998 名。同年 4 月，共軍渡江，各校匆促南撤。其中約有 7 千名師生於 1949 年 6 月遷往澎湖，以半讀書半訓練方式安置於澎湖防守區司令部成立的子弟學校。後因軍方強制將學子們編入軍伍，引起反彈，雙方爆發衝突，此即「713 澎湖事件」。事件後，學子們不滿軍方的粗暴對待，常於私下往來書信中多有抱怨，被政治單位查檢出後更是淪為軍中鬥爭把柄。全案牽連甚廣，遭捕師生共有百餘人，並有 45 名涉案情節重的師生送往臺北審判。事件最後，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等 7 人遭處死刑，餘者則發配內湖新生總隊接受感訓。資料來源：黃翔瑜，〈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的發生及處理經過（1949-1955）〉，《臺灣文獻》60:2（2009 年 6 月），頁 269-308。

11 疑為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

12 孫立人（1900-1990），安徽人。是少數畢業於美國軍校的高階將領，曾任國軍新三十八師師長、陸軍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等職。二戰期間，協助美、英作戰，更於援緬作戰中立下重要戰功。在國民黨政府尚未遷臺之前，便已在臺灣的鳳山成立軍官訓練學校、女青年大隊及幼年軍，培育我國軍事人才。其後，因國民黨內部派系構陷，被指控意圖兵變（即孫立人兵變案，亦名郭廷亮匪謀案），被判處長期拘禁於臺中寓所，直至病逝。資料來源：朱泓源，〈官方檔案與歷史真相——孫立人叛亂檔研析〉，收錄於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臺北：國史館，1998），頁 1959-1993。

13 鳳山的幹訓班即陸軍軍官學校臺灣軍官訓練班，成立於 1947 年 10 月。後因各軍官訓練班相繼成立，遂改稱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由司令官孫立人兼班主任，唐守治為副主任。1950 年，蔣介石令陸軍官校在臺復校，便以第四軍官訓練班班址為校址，改制成為陸軍官校。資料來源：朱泓源，〈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950）〉，收錄於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 437-471。

14 李中和（1917-2009），江西人。畢業於福建音專，後受音專校長蕭而化邀請擔任總務主任。1949 年隨裝甲兵團司令部遷移來臺後投入軍中音樂，作有大量

可是隊長江萬里不同意，他最後把我跟另兩位同學張一民、張賀齡都留了下來。隊長派學識好的張一民去管文書，張賀齡管武器，而我則負責伙食採買。

由於我們從青島離開後一直都沒領到薪水，這次再到臺灣後，司令官就上文給政府，要求撥發積欠的薪水。在此之前我們的開銷都是司令自掏腰包，拿自己的錢出來支應。不過因為當時臺灣又宣佈了舊臺幣兌換新臺幣的政策，¹⁵ 所以我們實際拿到的錢也不多。

（四）部隊改編：五十軍砲兵營

韓戰爆發後（1950），部隊改編，我們被編入五十軍砲兵營，移駐干城營區。平時部隊一樣出操，定時會有師對抗演習，演習時我負責開車載指揮官。吉普車上配置了有線電、無線電，有線電是用來聯絡陸軍，無線電則是聯繫空軍的 F-84、F-86 戰機。每次演習為期大概都是一週，我們會住在成功嶺。因為是實彈上陣，常有死傷，像我記得有一次開在我前面的吉普車翻車，整輛車翻覆在路邊田裡。駕駛雖然沒有大礙，但人被壓住、臉朝下，沒辦法呼吸到空氣，被田土活活悶死。

之後，我們從干城移防到苗栗，先駐紮在大同國小，之後再移到鶴岡國小，最後移轉到桃園八德。當時政府派了很多學生兵前往戰線支援，我們五十軍雖然沒有，但我們平時的訓練變得更緊密，像是手榴彈投擲訓練全都是真槍實彈地來。我記得有次在臺中演習，上頭要我們倆倆做投擲手榴彈訓練，當對方把手榴彈拋過來，對面的人就趕快再丟出去並找遮蔽。其中，參與的無職軍官大隊裡有 3 個老資格的軍官，他們一直覺得上頭給的手榴彈是假的、不會

爆炸，態度很敷衍。教育長知道後很生氣，把他們叫到面前訓斥了一頓，然後要當場檢查手榴彈究竟是真是假。他們接過來看後都不敢說話，摸摸鼻子說自己知道錯了。後來他們大隊還自掏腰包出錢幫大家加菜。

（五）萌生退伍念頭

我當時有個升官機會，只要去臺南的砲兵學校受訓 6 個月，結訓後就能升准尉。但在部隊裡的生活辛苦不說，更是漂移不定。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感覺，拒絕去臺南受訓，並以眼睛不好為由申請退伍。不過當時那怕是因病要申請退伍，部隊還是會想盡各種辦法測試，不會輕易核准申請，像我當時就收到進一步去臺大醫院檢查眼睛的要求。

儘管部隊收到報告，證實我的眼睛視力真的不好，但長官還是要我先去宜蘭的療養大隊休養，觀察一段時間再決定是否同意。我當時從桃園搭火車到宜蘭的大坡，待沒多久，陸軍總部就派來了一名中校，說要來挑選恢復情形許可的人回部隊做文書。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選上，然後被派往總部管空軍營養部的文書檔案。

我在總部待了半年（1955），老同學提醒我這年度最後一批的

愛國歌曲，總數逾 2 千首。著名歌曲有《先總統蔣公歌》、《領袖萬歲》等。
資料來源：林采韻，〈作曲家李中和和去世享年 93 歲〉（2009 年 12 月 4 日），
《中國時報》電子版，2021 年 10 月 25 日下載，<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091204000749-260115?chdtv>。

15 1949 年 6 月 15 日，臺灣省實施幣制改革方案。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兩億元，兌換率訂為新臺幣一元：舊臺幣四萬元，保持美元連鎖制度，五元：一美元。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公報》38：夏：62（增刊）（南投：臺灣省政府，1949），頁 770-774。

退伍申請就要截止了。我趕緊跟張中校反應，表達希望能讓我回到療養大隊，不過他不接受。我只好再往上向處長報告，表示自己的眼睛真的不好，還拿出了當初臺大醫院開的眼科證明。後來處長才下令要我歸建療養大隊，並要張中校帶我回去後再另外擇員回總部做文書。

回到宜蘭的療養大隊後我申請退伍，當時負責最後審查的是兩個上校，一個空軍、一個海軍。他們看申請退伍的人都是年輕士兵，為了不讓我們聽懂他們在講什麼，還刻意用英語對話。當我拿出眼科證明時，他們依舊不相信，又找了一名中尉醫官來問話。醫官看了報告後，用他的專業證實了我的眼睛問題確實不適合部隊等等。總而言之，我費了很大一番功夫才終於在 1956 年退伍。

1955、1956 年退伍的軍人可以拿到兩萬元，其中的一萬元是美國政府為了鼓勵臺灣的部隊汰換年紀大的不適任軍人，從美援相對基金¹⁶提撥退伍津貼；臺灣政府也相應提撥一萬元。但當時主事的蔣經國把美國給的那份津貼挪去做建設，像是蓋石門水庫、開闢中部橫貫公路與蘇花公路等工程。因此，我退伍時真正領到的錢只有新臺幣 490 元，還有一個部隊發的臉盆、一件軍用毯子、一支牙刷和一條牙膏。



三 退伍後的林業職涯

(一) 輔導安置

1955 年退伍的那批人，被統一安排到各機關做工友，我們這批 1956 年退伍的人，就由輔導會替我們媒合新工作，像是修公路、去退輔會轄下的農場，又或者是榮工處等。原本承辦人要安排我就近去桃園的埤塘當養魚工，但我想說自己眼睛不好，要是一不小心掉進埤塘裡怎麼辦，便拒絕對方。因為我有駕照，承辦人又說不然把我安排去公路局開公車。我跟他說可是我就是眼睛不好才退伍，怎麼還會安排我去做這種工作呢！

承辦人一時間也沒轍，於是他想了想後對我說：「要不然你去林務局幫忙種樹、砍草好啦。」不過這次對方拒絕，林務局那邊的人回覆說「這個（人）眼睛不好，我們不要！」我們承辦人的反應非常機靈，立刻反問對方：「但他可以在苗圃種樹、拔草啊！而且他又不是完全看不到！」對方支支吾吾了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只好答應。

最後（1956）我們有 120 個人被安置在林務局的竹東林區管理處¹⁷，60 個派往大溪，60 個派往大湖，我是被派往大湖的其中一個。

16 美援的整體規劃作業係由美國的「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 簡稱 ECA）與「行政院美援運作委員會」（簡稱美援會）共同運作，而各項建設中所投入的資金可分成「直接金援」（Direct US Dollar Aid）與「相對基金」（Counterpart Fund Aid）兩種形式。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深化臺灣核心文現典藏數位化計畫，2021 年 10 月 25 日下載，https://www.lib.ntu.edu.tw/doc/CG/resources/project/drapexbi01/page_db_01.html。

17 即今新竹林區管理處。前身為設於 1926 年的新竹出張所，1943 年改稱新竹山林事務

我們到大湖後，工作站又再把我們拆成兩組，30 個派去象鼻，30 個派去二本松。我在二本松組，林務局當時派卡車載我們從大湖到司馬限（林道），司馬限再進去往二本松沒有路，只能自己走上山。¹⁸

（二）協助大湖站二本松地區造林

我們主要的工作是砍草、種樹和開防火線。我們會在造林的每個區塊統一開設一條防火線，防火線大概長 15 公尺、寬 5 公尺。種樹的話，我記得當時都是種杉木。在山上工作很辛苦，住在很簡陋的工寮，吃飯也得輪流煮，連食材都是大家輪流從山下挑上來。以前我家境好，從來沒幹過這種粗工。像當時大伙從司馬限走路上二本松時，一半的人都到山頂上了，我卻還在半路。也因為這樣，輪到換我挑菜煮飯時，我想到要再走那一趟山路就頭皮發麻，只好咬牙把自己存的一兩黃金拿出來，請人代替我做。那時金價一兩 200 元，我們是計件工資，一天其實賺沒多少錢。

後來我實在做得太累了，就寫信給一個在苗栗電信局工務課當課長的結拜兄弟，跟他說我退伍了，現在在山上工作。他回信給我，我就請了假下山專程去他家找他。見面後，他對我說我這樣太辛苦了，不如安排我去苗栗廣播電臺工作。以前我在部隊雖然做過通訊，但部隊的電信安裝很簡單，不像廣播電臺那樣複雜，便婉拒了他。沒想到他立刻說「沒事！我支援你！」他太太看我們這樣也不是辦法，就說她哥哥在石油公司當科長，當晚就直接帶我去找她哥哥，對方答應說可以幫我安排到裡頭做工。

我很高興，趕回山上收行李並報告大湖站的李蓀桃主任。沒想到主任不答應讓我離開，他說我一年的輔導安置期未滿，不可以申

請調動，我很不高興，決定自己收行李走人。準備下山的那天，有個也被安置在大湖的同袍來找我，他說主任派他來安撫我，轉告我工作站準備從 60 個安置輔導的榮民裡招考 4 個正式職的保林隊員，要我好好準備去考試。但我根本完全不懂造林那些知識呀，怎麼去考？我就沒打算理他，一樣自己收拾行李要走。走下山的路上同袍一直跟我說考試重點，我說奇怪他幹嘛跟我講這些，沒想到他跟我下山後就直接把我帶去考試，考試的內容正是他路上跟我說的那些。

(三) 正式考上保林隊員

憑著一路上臨時聽來的知識，我竟然也順利考上只招考 4 名的保林隊員，那大概是 1957 年的事。當時另外 3 個人都有加入國民黨、只有我沒有，因此當資料送到人事室時，人事室主任還問說為什麼招了一個沒入黨的人。李主任立刻替我說話：「入黨隨時都可以！不礙事！」便派了一個同事去山上找我，要我趕緊下山辦入黨。就這樣，我有驚無險地成為保林隊員。

1. 坪林分站 (1957-1961)

我先被派到坪林分站，跟著比較資深的同仁上山學習保林的相關

所。戰後初期林業管理政策多有變革，該單位一度劃歸新竹縣政府管理，直至 1950 年才又改屬林產管理局管轄。1960 年，林產管理局正式改稱林務局，該單位名稱業正式確立為竹東林區管理處。1987 年，再改制易名為新竹林區管理處。下文所稱之管理處、處本部等皆指此單位。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1 年 10 月 25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Intro>。

18 象鼻、二本松兩處皆係大湖工作站轄區內的兩處地點，位置坐落於今苗栗縣泰安鄉。而司馬限林道則係大湖事業區及大安溪事業區內的主要幹線之一，路線由大湖向東延伸直達大安溪 33 林班，而後又延長至 37 林班銜接大鹿林道西支線（已廢棄），並為雪霸國家公園雪見遊憩區的重要聯絡道路。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 年 10 月 25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3291>。

知識。除了巡山，我也會幫忙收租，一些行政上的事情他們也喜歡叫我去做，像是送公文、參加會議等等。主任說因為我會做事，懂禮貌，每次出差回來都一定會向他報告，他能夠很放心地把事情交給我。

也因為我常出差，我都開玩笑說「一年 365 天我大概有 360 天在出差」。我當保林隊員的月薪是 370 元，但再加上出差費的話，我一個月可以領到一千多元。比如說大湖到卓蘭的交通路費單趟是 3.5 元，來回就是 7 元。如果當天來回的話，一天的膳食補助是 15 元，過夜的話是 2 天 25 元，住宿費另外核支，但我每次出差都不會報住宿費，因為我想說去也是住在大湖工作站的招待所、沒有另外花錢，就不用再報支了。後來主任看到出差單，問怎麼過夜的差



圖六、任職坪林分站時，與同仁出差留影。畫面最左為林遠德主任，最右則為劉桂仁先生
／劉桂仁提供

假沒有申請住宿費，我老實跟他講，他還唸了我一頓，要我就照實申請。

2. 卓蘭站（1961-1969）

1961年，坪林、卓蘭兩個分站升格為工作站。原來的坪林站林遠德主任調往卓蘭，林主任對我很信任，也把我調去卓蘭，負責管理那邊移撥安置的30個榮民。我在卓蘭基本都是待辦公室，不用再巡山，只要監督那30個榮民有沒有好好開墾分配給他們的土地。他們幾乎都是種果樹，像是枇杷、梨子那一類的水果。榮民們都住在工寮裡，大概分成五、六戶。

我跟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他們彼此也都很團結、不會吵架，更不會發生越界開墾的事。印象中只有過一次，內灣里那裡的榮民因為截斷果樹田的灌溉用水，讓隔壁的老百姓氣得告上法院。林遠德主任叫我盡快處理掉這件事，我當然照辦。我先到現場看了一下，發現對方其實也有錯，他的工寮已經越界興建，佔到國有林班地。我便跑去跟他商量，我說「你的工寮建地侵佔到國有林班地，你也犯法了！要不然我們各退一步，你撤銷對那個榮民的告訴，然後把工寮拆走，我就當作沒發現這事。若是你堅持要告他，我只好也舉發你侵佔國有林班地，把你移送法辦。」對方嚇到，自己摸摸鼻子就去撤銷告訴。

就我所知，這些榮民後來年紀大了，有人選擇把土地還給政府，改領退伍津貼，另外找地方養老；也有人繼續耕作，當然也有人中途就選擇不種果樹，去找其他工作。

3. 大湖站（1969-1971）



圖七、開闢司馬限林道之側影／劉桂仁提供

1969年，我再調大湖，當時大湖站的主任是陳溪洲。陳主任對我很好，他大學畢業、高考及格後就分發到坪林分站，現在算是再次遇見，而且他變成了我的主管。我記得當時大湖站的編制有4個組：總務、造林、林產、林政。

我到大湖的第一個任務是管理開建司馬限林道的五、六十個榮民。當時司馬限只從大湖通到司馬限，司馬限到二本松是在我任內完成開建與拓寬。不過業務規劃主要還是由承辦人負責，我只負責管理榮民，所以其他比較細節的路線劃定、經費這些我就不清楚了。我記得這個工程不到一年就完成，工程很順利。

之後，我被派到司馬限當檢尺。當時司馬限的林班地都是開放私人廠商來標售。他們砍伐完後會報告管理處，管理處再派員去現場檢尺紀錄木頭的長度、胸寬直徑。我的工作就是依照樹種丈量完砍伐下來的木頭後，從A0001編號紀錄到A1000，A編完就換B，



圖八、檢尺工作時之留影／劉桂仁提供



圖九、與同仁攝於大湖山上的集材索道現場／劉桂仁提供

以此類推。我每天記錄完後會向管理處報告，管理處再呈報林務局。就我的印象來說，比較有印象的是一個水里人叫葉鴻鵬，另外一個是苗栗人，叫傅翔明。而司馬限這邊砍伐的木頭則以鐵杉、牛樟和其他闊葉樹雜木為多，很少檜木、扁柏。至於用途的話，我只有聽他們說砍伐下來的廢材會賣給王永慶在彰化的工廠，¹⁹但他那間工廠拿這些廢材做什麼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而堪用的用材會製成什麼用品，這我也不是很清楚，不過應該就是建材、家具那些吧。

現場的檢尺丈量登記完後，管理處的承辦人會再拿紀錄去核對原木，確定沒問題後會在木頭上打「放」字鋼印，廠商才可以把木頭搬上運材車。從司馬限林道往山下開後會先經過大湖檢查站，檢查站人員會依照搬運單再核對過一次，不會隨便放行。經過大湖後，無論往北往南，汶水、卓蘭都各有一個檢查站，因此可以說是層層關卡，管理相當嚴格。卓蘭檢查站在往東勢的大橋邊，汶水的檢查站在汶水橋下往泰安方向的路邊。

後來換了新主任，新主任人品不好，貪錢。我不甩他那一套，他就也直接跟我點名，但理由講的非常好聽，說他覺得我是總務人才，正好觀霧的總務被記過調職，有了職缺，不如就調我過去接吧。我這次沒再那麼生氣，但一樣直接地跟對方說，我的調令是處本部直接下令，我遵照處的指示。我的話應該真的讓他恨得牙癢癢，卻又拿我沒轍，所以最後他也只能把我調去轄區最遠的北坑巡山。

從大湖要去到北坑得花兩天時間，第一天走司馬限到二本松過夜；隔天，天還沒亮就得出發，這樣才趕得及在下午三點多到北坑。以前大家都不願意去北坑，說那裡的宿舍鬧鬼。北坑宿舍是以前日

本式的木頭房子，山上晚上很冷，日夜溫差很大，房子的木頭便因為熱脹冷縮，使得木板在晚上時發出軋呀軋呀的聲音。我還記得當時跟我一起駐守的另個同仁，晚上嚇到不敢睡，就只有我大膽地下床去找聲音的來源。

調到北坑後，有一次我在司馬限上遇到以前合作過的管理處同仁，他是當時負責到現場檢驗、蓋放行鋼印的人。他遇到我時很意外，他聽說我被調回大湖了，怎麼還會在山上工作。我笑笑地只說「一言難盡」，他對我非常好，立刻說等他回處本部後會立刻幫我反應這個問題。結果隔天他回去後沒多久，主任就和顏悅色地跑來



圖十、大湖檢查站／劉桂仁提供

19 王永慶於 1947 年開始投入木材生意。初始只收購原木，委託製材廠加工生產。1949 年創建茂木材行。1951 年再設開南木業公司、新茂木業，分別生產合板、家具等不同商品。資料來源：姚惠珍，《孤隱的王者：臺塑守護之神王永在》（臺北：時報文化，2015）。

司馬限找我，說他打算申請裁撤北坑分所，問我有沒有想回山下工作。我這人非常有個性，也笑笑地跟主任說「不用啊，我在山上很好！」然後，第二次我又在司馬限遇到處本部的那個同事，他一看到我後非常生氣一直數落主任的不是。過沒多久，我就收到處本部來的調令，將我調往大湖檢查站的調令。

因為我的考績連3年都評為甲等，有資格調任檢查站，所以便被派先後去大湖、汶水檢查站。會有這個規定最主要是要對檢查站人員的品性操守有一定要求，畢竟每根木頭都是一筆收入，要是人員勾結業者，隨便放行，那機關就虧大了。而說到大湖檢查站，那可是當年我與陳溪洲主任一起勘查，共同討論後才決定蓋在那的呢。檢查站已經拆除了，原址就在現在的大湖國中往司馬限林道的路旁。

4. 職涯最大衝突

我在大湖站大概待了兩年，陳溪洲主任調去新竹處當經理課課長，新調來的主任待人處事很不好，好色又愛錢，會暗示同仁要賄賂他，不然就在工作上刁難人。我不接受他的那一套做法，一毛錢都不給，他竟然就濫用職權要把我調去大溪工作站。而且一起調動的另外50個人，不是考績有問題，就是因為業務上的錯誤，只有我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就被調動，這樣的調令竟然通過了！我知道後真的非常生氣，立刻先請以前的朋友幫忙太太在省立苗栗醫院找了個工作，算是安頓好家裡後，便氣沖沖地搭車去處本部，要找處長談判。我當下真的是豁出去了，拚上一條命也要為自己討個公道！

到處本部時先遇到了陳溪洲課長，他看我臉色不好便出聲關心我怎麼了。我在氣頭上，只回他一句：「你明天看報紙就知道了！」他立刻有所警覺，一直安撫我、要我不要做傻事。當時處長辦公室的斜對面是安全室主任辦公室，安全室主任是一位情報局退伍的上校。他在我衝進處長辦公室的前一秒喊住了我：「劉桂仁你過來！找處長不需要先通報嗎！不懂規矩嗎！先來我辦公室，跟我說是怎麼回事！」

進到他辦公室後，我一五一十地向主任報告。主任聽完也安撫我，說他知道這件事是我受委屈了。後來陳溪洲主任也來找我，說要派車送我回大湖，並叫我等他，他會幫忙處理。但後來我的調令還是沒有變動，一樣得到大溪工作。不過陳溪洲課長對我真的非常好，每3個月都會專程派人來找我，關心我的近況，並開導我說一有機會他就會想辦法把我調回大湖。

5. 大溪站（1971-1973）

我在大溪也待了大概兩年，負責巡山，像是拉拉山、角板山，甚至是三光那裡（桃園縣復興鄉）的林班地。當時從大溪搭車到三光要花費兩個小時，非常偏僻。大溪那邊的盜伐非常猖獗，我報到後沒多久，工作站主任就特別交代我要尤其注意黑道介入的問題。有一次還真的就遇上了。

那次是同事發現公路上有奇怪的運材車，他便找我一起去盤查。我這個人向來公事公辦，沒在管對方身分，當下就請他們出示搬運單。他說他撿的這些是附近的漂流木，不是林班地砍伐下來的木頭。我立刻告訴他們：「依照法律規定，漂流木是距離河床地

500 公尺以內，你們在的公路位置已經超出這個距離。若你們沒有辦法拿出搬運單，我就必須依法通報將你們移送法辦。」

之後，我收到法院的出庭作證通知，要從工作站出發去法院，一走出來就看到對方派人請我上車一起去法院。我當下很冷靜，跟他們的人說我自己搭公車去就好。到法院後，他們堵在大門口，要我等等開庭時少講話。我淡淡地回對方說：「我應該說什麼就說什麼。」於是，開庭後法官問我是否能作證國有林班地確實被盜伐，我也只是如實說：「請檢察官實際到現場走一趟，就能證明事實為何，也不需要我作證什麼。」他們（指黑道）一聽，個個百口莫辯，最後確定判刑。不過時間過太久了，我現在不記得他們的名字，只記得發生在大溪站任內。

6. 三義站（1973）

過沒多久，我又調到三義。三義那邊的林木都是不太值錢的雜木，很少盜伐案。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工作站旁邊有家很大的雕刻工廠，他可能跟政府有合作，因此會有一些犯法的軍人被派去那個工廠做雕刻，軍方還派了一個中尉排長負責管理。

另外還有一件事是有次陳溪洲課長陪新上任的處長²⁰來巡視。陳課長一如往常很關心我、跟我打招呼，然後調侃我說：「這是新來的處長，你怎麼沒跟長官打個招呼？」我平時不太會跟高層接觸，當下很不好意思地跟處長問好。之後陳溪洲課長跑來跟我說，他已經幫我在處長面前講好了，很快就可以幫我調回大湖。我聽到這個消息真的非常高興，很謝謝陳課長。

7. 再回大湖（1974-1989）

果不其然，沒有一個月，處本部的調令就直接發了下來。我調回大湖檢查站。再後來，因為職務輪調的關係，再調汶水檢查站，最後（1989）我就在汶水任內退休。

我這一路走來遇到非常多好長官，他們都非常照顧我；但也因而為我招來了許多是非，再加上我的個性又是這樣，其實我在職場上過得很辛苦。



圖十一、大湖工作站同仁合影／劉桂仁提供

20 就時間點推算應為張雨峯，任期為 1973 年 5 月至 1978 年 8 月。資料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1 年 10 月 26 日下載，<http://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四 個人婚姻與退休後的生活

(一) 因緣際會下的婚姻

我太太叫曾阿還，她爸爸也是林務局的員工，在大湖站任職。我們算是同事介紹，然後在大湖站李蓀桃主任的撮合下結婚（1960）。我們婚後有 3 個孩子，2 女 1 男。

李主任對我們非常照顧。我剛結婚時，太太跟我一起住在坪林那邊的宿舍。坪林的宿舍沒有水電，晚上要點煤油燈，還得走 20 分鐘的路去附近的河壩挑水。太太為了節省挑水的功夫，乾脆都在河壩邊洗好菜，家裡的水缸水只用在煮飯和洗澡。從大湖走到坪林大概要 3 個半小時，後來（1961）岳父說他平時不住大湖街上的宿舍，就要我太太搬過去。於是，我們就搬到了現在長照中心附近的林務局宿舍。那是間日本時代的宿舍，房子雖然不小，但得跟另戶人家共住，一人分一半。生活上不太方便，加上孩子們漸漸也大了。等工作站附近的宿舍蓋好後（1966），我就申請改到一間 10 坪的宿舍，比較大一點。之後再換到旁邊 15 坪的宿舍（1971），並且一直住到現在。

(二) 記憶中的大湖市街

以前進司馬限得經過兩道崗哨，崗哨由保安司令部派員駐守，有兩排的兵力。崗哨和檢查站算在附近，位置就在現在的大湖國中附近，那塊地以前是 16 林班。學校最早蓋在市場那邊，後來為了擴展空間才把林地上的樹木都砍掉，改遷到現址。日本人也曾把神社蓋在那。而現在的大湖工作站位置以前是保安司令部的辦公室，



圖十二、劉桂仁先生與曾阿選女士的結婚照（正中間兩位）／劉桂仁提供



圖十三、四代同堂的全家福合影／劉桂仁提供

是一層樓的平房。保安司令部裁撤後，原建築才改為工作站，又過了一段時間再改建成兩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築。

舊山林管理所時代的大湖分所辦公室在現在的消防局隔壁，那裡還曾有 4 戶宿舍和招待所。而現在工作站旁的消防倉庫以前則是日本時代的製腦工廠，後來機器搬走改建成員工宿舍，現在只剩下一戶人家還住在那。因此有一半的空間就又改建成了倉庫，拿來存放消防用具。

(三) 山上二三事

大湖以前人少，山上很多奇怪的事，常發生魔神仔把人牽走，我自己有次就遇過。晚上我在巡視時突然眼前一黑什麼都看不到，我當下就知道不對勁了，立刻停下腳步，冷靜等待視線恢復。之後等我再張開眼睛，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到了懸崖邊，差點就摔下去。

我聽我太太講，她爸爸以前在大溪工作站時也有遇過類似的事。有次他們同事幾個人一起幫忙揹東西要上角板山，途中走累了停下來休息，有個人說自己不累要先走，沒想到等所有人都上山後，竟然沒看到他，最後還出動警察、山青一起找，但依舊找不到人。後來實在沒辦法，他們只好把附近村莊供奉的炁公請出來，幾個人扛著小轎滿山繞。炁公的轎子最後停在一顆大石頭前，而且轎身不斷往石頭上撞。儘管大家都不相信人會在裡面，但還是找了師傅和工具來把石頭搬開。

沒想到石頭搬開後，人真的在底下的洞穴裡。對方有點神智不清，一直說遇到一個好心人，請他吃好多東西，有紅龜粿、草仔粿，甚至還有雞腿。後來炁公的乩童往他肩上一拍，他開始嘔吐，吐出

牛大便、螳螂腿那些東西。因此，我太太常說，她爸爸從小就叮囑他們上山絕對要穿鈕釦上衣，然後最上面那顆釦子不要釦，這樣才不會被魔神仔牽走。

(四) 退休生活

我在 1989 年退休，偶爾會去臺北找太太，算大湖、臺北兩邊跑。當年為了孩子上臺北讀書（1974），她覺得讓他們一直寄居在舅舅家裡也不是辦法，過了三、四年後就去臺北工作。她託人先在榮總找了個臨時工的缺，等榮總開出正式的員額缺後再去報考，正式成為醫院職員。2003 年她從榮總的營養部退休後，我們才算正式回到大湖定居。我當兵的時候可說是走遍全臺灣，我發現大湖是最好的地方，不僅颱風地震少，天氣不會太冷也不熱，治安也是一等一的好。大湖街上有警察局，鄰近的汶水、卓蘭也都各有分局或派出所，真發生了什麼壞事匪徒也跑不掉。而且這個地方人情味濃，不排除外，上個街買菜，攤販、鄰居都會主動打招呼。我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兩岸開放探親後（1987），我一退休便立刻提出申請。原本想在前一年（1988）就先回去，但因為我還沒退休，身分不被允許前往中國。等退休後再回去時，我爸爸媽媽已經過世了，剩兄弟姊妹，我們當時有拍一張照片留念。這讓我很遺憾，自己終究晚了一步。而最讓我遺憾的是，小時候我跟著爸爸住灘坊，但因為他工作忙，我們相處的時間非常少。之後我來到臺灣，再回到老家時他們都過世了，我甚至連親手倒一杯茶給他們都沒有過。活到這把年紀，有時候還是不免會想，當年是不是就不該來臺灣。



圖十四、返鄉探親時的兄弟姊妹合影，由左至右分別為：劉桂仁先生、其姊、其兄與其弟
／劉桂仁提供



金雞嶺學友會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合影留念 2011.6.1

圖十五、金雞嶺學友會聚餐合影（2011）／劉桂仁提供

另一方面，我也一直都有參加我們金雞嶺同學會（即金雞嶺學友會）。每年6月1日我們會在臺北的國軍英雄館聚餐吃飯。為什麼會選6月1日這一天呢？這是因為我們當年就是這一天自青島上船，儘管不幸遇上颱風，但卻非常幸運的死裡逃生，順利來到臺灣。為了紀念我們都是青年教導總隊的子弟兵，才特地選這天聚餐。以前每年聚餐都要開到二十幾張桌，同學們加上各自的眷屬，來參加的人非常多，場面相當熱鬧。一年一年過去，去年聚餐只剩下三十幾個人，這還是加上了家眷的人數。讓我不得不感慨啊。今年（2020）因為疫情的關係，聚餐只能取消。

（五）對林業工作變化的感想

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林務局現在跟從前的變化很大。以服裝來說，我們以前上山工作一定是穿規定的工作服，回到辦公室後一定是穿西裝。現在就不一樣了，不管去山上還是在辦公室，都穿自己的衣服。雖然也沒有不好，但以前統一服裝，看上去比較有一致性之外，人也比較精神。

另外讓我感觸最深的大概就是贓木的處置方式。以前抓到盜伐後，贓木通常會在一個月內完成公告標售，而且提撥一部分所得作為保林獎金，也因為有獎金鼓勵，大家更有幹勁做事。現在林務局的規定改變，贓木後續的處置變得比較複雜，那些木頭就只能一直堆放在倉庫裡。我覺得很可惜，那些很多都是好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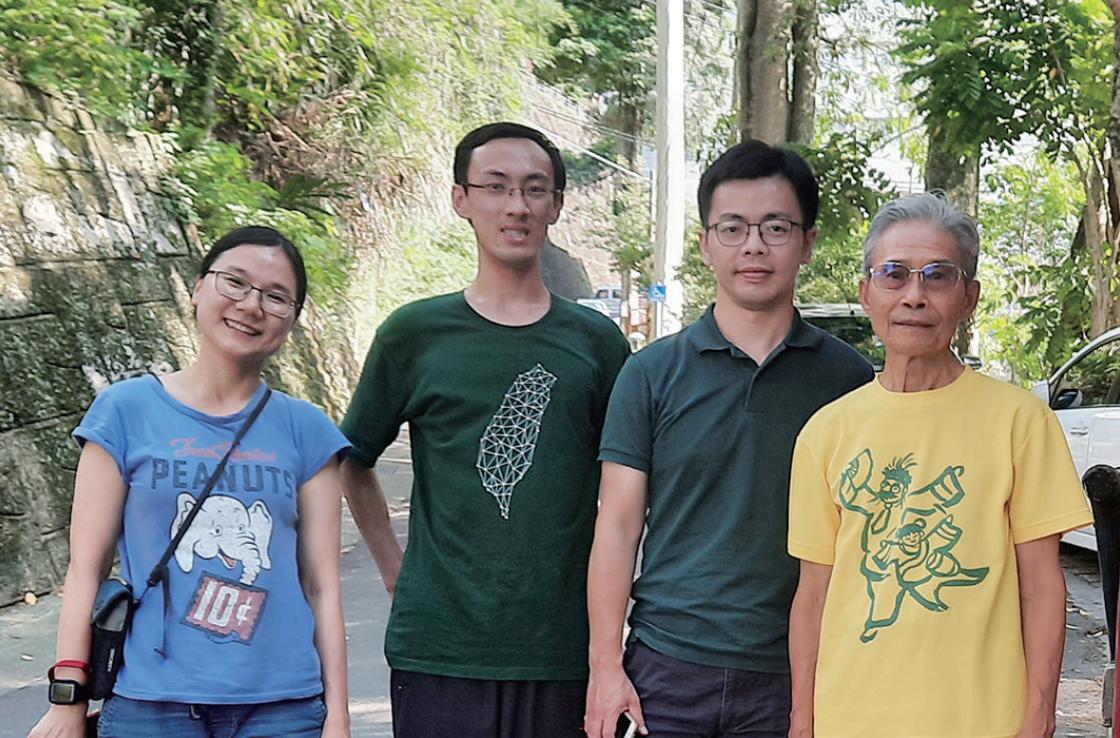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張乾榮先生

訪問紀錄

| | |
|------|--|
| 時間 | 2020年6月1日上午10:00至12:00 |
| | 下午02:00至04:00 |
| | 2020年8月5日上午09:30至11:30 |
| 地點 | 新竹縣竹東鎮環山路1號 竹東鎮立圖書館外、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41號 竹東林業展示館 |
| 使用語言 | 國語、客語 |
| 訪問 | 張家綸、張雅綿、張嘉顯、陳瑞琪 |
| 記錄 | 陳瑞琪 |



訪問結束後團隊成員與張乾榮先生之合影
自左起分別為助理張雅綿、張嘉顯與計畫協同主持人張家綸

受訪者簡介

張乾榮，1937 年出生，新竹新埔人。1957 年通過新竹山林管理所考試，被分發至竹東分所內灣工作站任林產物檢查站。隔年入伍服役，兩年後退伍歸建秀巒工作站。1997 年因服務期滿退休，期間歷任竹東處（新竹處）內灣、秀巒、檜山、觀霧、上坪與竹東工作站，主要負責造林監工。另，因個人的攝影專長，肩負處內的攝影紀錄之責，也因而收有相當多早年造林工作現場的照片。另一方面，也因長年服務於新竹地區，對地方林業發展瞭如指掌。退休後，接受新竹處育樂課楊瑞芬股長邀請，於 1998 年加入森林環境解說志工，服務迄今。著有《新竹林業圖說》一書。



一 家族與個人生平

(一) 家世

我叫張乾榮，1937年12月出生，老家在現在的新竹縣新埔鎮。我的祖先在清朝時期自廣東省嘉應州梅縣遷徙而來，到臺灣後就在新埔定居了下來。雖然我不太清楚祖先是以前如何維生，但我想我們的家境應該不錯，因為我曾祖父張元清¹曾率民勇支援平定戴潮春之亂。²朝廷為了表揚他，還發來公文並賞賜銀兩，要曾祖父拿去做一面牌匾作為獎勵。也因為不是直接賞賜牌匾，而是由我們自行請工匠製作，所以匾額上的立字與落款，都是遵照縣衙公文指定模式不得逾越，同時還附蓋一方關防大印，必須刻在匾額正中央上方，以彰顯出處與榮耀。匾額中央由右到左4個字「急公好義」，上款是督辦臺北軍務候補道區為，下款是「淡北粵庄守備道原道區義守張元清立。同治二年九月。」

此外，曾祖父當時蓋了新埔街上第一座四合院，同時也是當時的唯一一座。那座四合院的屋頂採用了燕尾脊，造型非常美麗。沒

1 張元清，曾任新埔街董事。見文獻彙整記錄原文：「陳朝綱以貢生身分，會同新埔街總理彭澄清、張林超，董事張元清，保正范輝光，貢生張雲龍、潘榮光、藍茂青，監生黎獻邦、藍彬，鄉保郭煥明、蘇文生暨眾紳士、舖戶等，為新埔地區的安寧，向淡防同知稟告立『示禁賭博碑』。」資料來源：簡美玲等，《知識、教育、人觀及其變遷：兩個北臺灣客家家族史研究，1800-1950》（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2008），頁911。

2 戴潮春於同治元年（1861）舉事反清，粵、閩義民軍為保護竹塹鄉民，兵分四路出征。其中，張元清為新埔堡長，率領第四軍。詳可見：曾春鏐，〈新埔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2），頁92-93。



圖一、懸掛於新埔老家的牌匾／張乾榮提供

想到卻被有心人士一狀告上衙門，說是平民百姓怎麼能使用象徵官員身份的燕尾脊。不過後來官吏一查，發現我們祖上竟然曾出過中憲大夫，這樣一來，屋舍使用燕尾脊不算牴觸法令，這個意外也才平安落幕。

正因如此，曾祖父發現功名能保護家族免於一些意外事故，所以非常鼓勵祖父張金水報考秀才，甚至特意把他送到龍潭一位從唐山過來的名師，楊修樓的學館學習，楊修樓老師住在聖蹟亭附近。據聞，我祖父這個人做事雖然比較慢，但是個細心的人。科考在臺南舉行，以前交通又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方便，參加考試的路程費用很可觀。由於曾祖父對祖父抱有相當大的寄望，在這一方面的花費上向來全力支持。

我聽說以前的考試制度是當場批閱試卷，並且現場直接決定通過的錄取人員。祖父由於動作慢，是全場最後一個交稿的人。當他交卷時，當年度的錄取名額已滿，但他的卷子寫得實在好，考官們決定要超額錄用，不過要求他的老師要聯名擔保這個學生的品性學問，並且要繳交 30 兩銀元的費用。拿出 30 兩銀元對我們家而言不是難事，可是楊修樓老師想都不想地直接回絕，說自己從來不幫任何人做擔保，要我祖父下一科再考。

本來祖父也想說那就來年再戰吧，沒想到就此與科舉功名錯過。回到龍潭的書院後，祖父原本要詢問楊修樓老師要再怎麼準備科考。想不到楊修樓老師竟然對他說：「從你的面相上看來，你沒有當一流讀書人的命！儘管如此，你還是可以往二流讀書人的路子走。」祖父聽了非常沮喪，當下就決定不如返鄉繼承家業，便命人立即收拾行李回新埔。回到老家後，曾祖父聽完事情的來龍去脈與轉折後也很懊惱，覺得自己又不是拿不出 30 兩銀元，怎麼楊修樓老師個性就這麼倔，但他仍舊希望子孫能夠成為讀書人，因此還是把祖父趕回書院學習。

不得不再回到龍潭的祖父只好改和楊修樓老師學習醫術。學醫有成後，他常會到廣和宮³的乞丐寮義診。有次乞丐寮裡有個婦人

3 位於竹縣新埔鎮中正路 608 號，主祀三山國王、廣澤尊王。新埔當地有特殊的元宵「罵街」文化，街頭街尾會分做兩個陣營，於元宵夜聚在廣和宮前將諷刺對方陣營的詩句，或張貼於花車上或直接當場吟唱。戰後初期，因地方仕紳反對，特殊的花燈文化逐漸沒落。2011 年，新竹縣政府和新埔鎮公將新埔元宵燈會和天穿日結合一起慶祝，成了新埔特有的巨型移動花燈踩街秀，並被客委會列入客庄十二大節慶之一。資料來源：〈200 多家三山國王廟信徒大聯誼 新埔廣和宮廟慶 藝陣鬧街〉，《中華日報》，2015 年 10 月 31 日，第 B06 版。

病倒了，祖父替她看完病後要她放寬心，一定會治好她的病。說完他就去街上最大的藥局問對方能不能給與免費的藥材，他不需要昂貴的藥草、一般常見的草藥即可，他願意用義診代替費用。

也因為如此，祖父有許多珍貴的中醫脈象相關的手抄本流傳下來。我當兵時，爸爸常叮囑我在軍中間時就多翻翻祖父流傳下來的脈象紀錄。他總是唸說我的記性比我二哥好，放假回家時還會特別抽考我。可惜當時不太感興趣，多半只是應付了事，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深感後悔。如果當時能遵從父親的期望，認真誦讀中醫典籍，諸如秦越人《難經脈訣》（脈學部）、《瀕湖脈學奇經攷》、《本草》、《湯頭歌訣》等。至少現在老了、比較知道要怎麼調養照顧自己的身體狀況。

說起我祖父張金水，他的名字由來可是有典故的呢！古文中有句話說「金生麗水，玉出昆江」故他自號麗江。禮記亦曾提過君子必佩玉，因為玉能防身，一旦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玉能先代為承受。同樣的，黃金也有辟邪的效果。這兩句話就是指出這兩種珍寶的生產地，我想也代表著曾祖父對子孫的祝福吧。

（二）家庭生活

我爸爸名叫張國民，他有5個兄弟。我媽媽叫何香妹，她娘家在龍潭的八張犁。她本身也算大戶人家出身，平地田地有5甲、山上的樹林包含茶園則有近十甲，家裡還雇有4位長工幫忙。

我父母育有6個孩子，3男3女。我是鬍子，最上頭的是大姊，其次則是大哥、二哥、二姊與三姊。由於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在我記憶裡的父母都很慈祥，但他們對待我哥哥姊姊們似乎相當嚴

厲。我爸爸常講說「桌上教子，床上教妻」，教子為人何事該做、何事不該做，教妻如何與妯娌和睦相處，如此才能家和萬事興。

我父母信仰佛教，對我們未來的工作沒有太大要求，只叮囑我們有兩種生意絕對不能碰：第一是開藥鋪，第二是賣五穀雜糧。早年人們常說「播鉢一動，豬肉幾碗公。」大意就是在說商人為了貪圖利益，買賣時會動手腳。藥鋪販賣藥粉時，會將藥材磨成粉販售，不良的業者可能就會混合不同的成份以降低成本、說真方賣假藥；而五穀雜糧在買賣上更是容易出現魚目混珠、偷斤貪兩的情況。

我大哥原本在臺北當庭丁，也就是類似門衛的工作。後來他轉作裁縫，先在新竹市學師3年，出師後返鄉開業。他做的西裝在我們新埔街上非常有名，不過他發現自己做的西裝不夠挺，便又跟新埔街上的一位福州師父從頭學習。這次再學出師後，技術真的已經算得上是一流水準，做出來的西裝都相當筆挺，線條抓的非常好，而且不會太僵硬，人穿上去後顯得更有精神。我人生第一套西裝就是我大哥做的，之後我們家裡人的西裝也都是大哥親自製作。直到現在，我都還穿著大哥做給我的西裝褲，而且衣服一樣好穿。我今年（2020）已經83歲了，可見我大哥一手的好功夫。

我二哥張乾淋在庄役場工作，領有配給，所以就算後來戰爭爆發，我們家的生活相較其他人來說還是比較寬裕的。我三姊幼時就送給六家的一戶鍾姓人家當養女，她的養父相當具有繪畫天份，還曾去日本的攝影學校求學。學成歸國後，在西門町經營光裕照相館。

（三）求學生涯

儘管我曾生活在日本時代，但進入新埔國民學校⁴就讀一年級時（1944），因為戰爭的緣故，讀不到半年，學校就被軍方徵收作為青年軍的訓練場，所以我們後來就在街上的家祠與宮廟間輪流上課。上課時，都是由高年級的學生帶著低年級學習。隔年，臺灣光復，學校才恢復正常運作。也因為這樣，我的日語能力反而是成年出社會工作後，由我二哥教我的。

升上二年級後，學校多數都是外省老師。雖然也有幾位本省老師，但他們也得從ㄅㄆㄇ開始學起，我記得每週都會有兩名本省老師輪流上臺北學習。在學校唸書時，我最害怕遇到原籍廣東的老師上課，因為老廣的口音最重，無法正確發音、有聽沒懂。

國民學校畢業後（1950），我順利考取新埔中學。⁵我對兩位老師印象深刻，其中一位是教授歷史的白鴻烈老師，白老師在課堂上曾說「20世紀會是中國人的世紀」，就現在的發展看來，白老師當年可說是相當有遠見。另一位則是音樂老師，他本身也是新埔人，是一位年輕且和善的老師。受到他的影響，引發了我對小提琴的興趣。出社會工作後，我還特別存錢到新竹市街上的琴韻樂器行買了一把小提琴，花了我兩個多月的薪資呢！琴韻的老闆人真的好，做生意非常誠實，他說我的小手指太短，會壓不到琴弦練不好，學了兩年我就放棄了。

（四）婚姻生活

我在1961年結婚，太太名叫楊艷香，她是關西人。她的堂姑姑是我同事，當時我們都在（新竹山林管理所）竹東分所。她覺得



圖二、與夫人楊艷香女士之婚照／張乾榮提供

我跟她姪女年齡合適，有年就問我願不願意兩個人認識一下。我們交往 5 年才結婚，我都開玩笑說自己是歷經了 5 年抗戰。

我還記得訂婚那天，新娘奉茶完我們按照習俗吃湯圓。湯圓有

4 即今新竹縣新埔國民小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新竹國語傳習所新埔分教場，設於 1897 年 3 月，假新埔文昌廟辦學。同年 10 月，更名新埔公學校，仍假新埔文昌廟上課。1904 年，地方仕紳捐款集資，於街東集義亭左側興建 4 間教室。1931 年，校名改稱新埔旭國民學校。戰後，校名更為新埔國民學校。1965 年，校名再改為新埔國民小學。資料來源：李木榮等，《百週年校慶專刊》（新竹：新竹縣新埔國民小學，1998），頁 26。

5 即今新竹縣新埔國民中學。戰後由地方人士籌設，由時任鎮長潘錦淮策畫，商定以原日人學校充當臨時校舍，並將校名訂為新埔初級中學。1946 年 10 月 26 日舉行開學典禮，招收第一批學生。1967 年，奉命增設縣立新竹一中高中部新埔分班。1968 年，響應省辦高中政策，高中分布結束。隔年，因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改制為國民中學。資料來源：新竹縣新埔國民中學校網，2020 年 6 月 24 日下載，<http://www.hpjh.hcc.edu.tw/p/412-1010-3.php?Lang=zh-tw>。

紅白兩色，我想和太太生一對雙胞胎，便刻意每勺都舀兩色湯圓，每一口吃兩個，紅白各一個。媒人婆看我的樣子，以為我歡喜過頭還調侃我，我便刻意地稍微大聲地邊吃湯圓邊說出自己想生雙胞胎的願望，逗得全場一片笑聲。可惜沒有如願，我跟太太一共育有 3 個男孩，可惜沒有女孩子。

（五）攝影相關

我個人會對攝影感興趣便算是與姊姊的養父有關。我還在唸初中時，寒暑假期間會到臺北找姊姊玩。姊姊養父一家人對我都很好，生意好的時候就會叫我進暗房當助手，把定影盆內的相片翻一翻，時間到了就撈起來放進漂水盆清洗乾淨之後，即可進行使用烤相箱把相片烤乾。就這樣幫著幫著，我玩出了興趣。

現在的照片能用數位輸出列印，以前卻是得進暗房調配藥水沖洗。相紙曝光後要放入顯影劑，藥劑不能多也不能少，得迅速均勻地蓋過紙面，之後還得做好定影，一張照片才算是大功告成。此外，儘管知道相紙大小與顯影液之新舊有一定比例可以遵循，但要拿捏放大相紙的軟硬調號數的不同，唯有依靠試紙才能掌握成敗。這個過程對我來說相當有趣且迷人。

1965 年我擁有第一部自己的相機，我就這樣自己開始摸索學習，直到開始訂閱《攝影雜誌》，⁶ 才算是比較有系統化學習。《攝影雜誌》歡迎讀者投稿，會有專業的評審寫評，我便積極地投稿，從中學習。之後，我也開始參加地方、中央等各地的攝影比賽，漸漸地有了一番成績。⁷



二 一輩子的林業人

初中畢業後我先在家裡幫忙，後來是新竹山林管理所工作的溫錫文課長告訴我，所方有意招募造林監工，建議我有意願的話可以報考。溫課長算是我家的老世交，從祖父那一輩開始我們兩家就有往來了。他現在住天母，對竹東林場的業務相當熟稔。

我還記得造林監工考試的時間是在 1957 年 5 月初，放榜後於月底分發。我通過考試後，先到新竹山林管理所報到，再被分派到竹東分所後轉派內灣工作站。當年管理所位置和現在的新竹林區管理處相同，只是當時管理所的外觀還是日式老建築。

（一）新竹山林管理所內灣工作站（1957-1958）

當時內灣並無處分伐木作業，只有採伐林班桂竹，因此尚無造林工作。報到後，我被指派到林產物檢查站，跟隨兩名前輩學習林產物檢查的相關程序。當年內灣站主任名叫莊阿妹，他是內灣人。他原先在樟腦局工作，樟腦局裁撤後（1952）便被歸併入新竹山林

6 《攝影雜誌》由香港博藝集團有限公司（Pop Art Group Ltd）以繁體中文出版，總編輯為伍振榮。1987 年 4 月創刊，以月刊形式發行，報導最新的攝影器材及介紹多種攝影技術及潮流為主。其後，因紙媒式微，於 2017 年宣布紙本休刊，轉發展網路業務，改經營網路媒體《Photonews 攝影日報》。資料來源：徐昉晉，〈30 年歷史《攝影雜誌》休刊 總編伍振榮：從來沒當作生意〉，《香港 01》，2017 年 9 月 7 日，2020 年 7 月 6 日下載，<https://reurl.cc/1xN7G8>。

7 1972 年攝影雜誌特選獎、1983 年富士彩色全國公開賽首獎、1990 年愛克發黑白全國公開賽首獎、多次全省美展優選及入圍、臺南市美學展優選、南瀛美展入選及新竹美展首獎等。亦出任相關比賽評委。2002 年參加英國皇家攝影學會 ARPS 榮銜甄試，以一組 15 幅的黑白人物為題的作品通過甄試。資料來源：羅浚濱，〈攝影家張乾榮活到老拍到老〉，《中時電子報》（2019 年 05 月 19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下載，<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519001518-260405?chdtv>。



圖三、張乾榮先生於內灣檢查站之留影（1957）⁸

管理所內灣工作站。

當時竹木業商會向管理所承標林班樹木，得標者會將伐採林產物以卡車裝運搬出，我的工作就是核對卡車上的原木、樹種數量是否與林產物搬運單的記載一致。林產物搬運單是一式四聯的紀錄單，上頭記有樹種、末端直徑、長度與材積。測量時，我們是用一支桂竹製的長尺、有4.2公尺長，尺上每一公尺就有一個刻痕標記。原木在測量直徑時，若木頭是圓型的就只需測量一次，但若是較偏橢圓型就得測量兩次後取平均值。

林產物除了原木外，竹林的竹子、林下的姑婆芋葉、菊花藤等等也都能算。桂竹除了能製作成農具、蓋房子和農舍，也是早年製

作工地鷹架的主要用材。而姑婆芋葉則主要送往臺北果菜市場，用來包裝魚肉等。當時每天的貨量大概是一、兩臺卡車的姑婆芋葉。

林產處分進行每木調查工作，會同時進行預伐區的面積測量工作。測量員使用羅盤儀做導線測量、記錄，配一名測桿手、持桿並拉測量繩，測桿末端則綁一面約 40 公分的四方形紅白旗作為測量員的測點目標。在測桿手的前方有兩、三名測線砍伐工，砍除線內防礙視線之障礙木竹及雜草，線路寬約 1 至 1.5 公尺，以利測量工作進行。測桿手還要負責插上一支長約 80 公分高的測點小木樁，作為羅盤儀的準確插點，並逐支編寫號碼。測線砍伐工作歸他指揮，並選擇適當的測點以利工作順利進行。還有一名界木員跟隨測量員身邊，受測量員指揮設立界木。當預伐區面積測量完成之後，則回到辦公室繪製縮尺比例六千分之一比例的展開圖，展開圖的閉合誤差如果符合法定誤差率（三百分之一）的容許精度內，修正誤差即可，若是超過容許誤差率就必須重新實測。

在每木調查過程，（樹木）胸徑只要超過 10 公分就要列入調查對象。發現貴重木時，除了記錄之外，也要在樹幹離地面 20 公分以下、接近根株之處烙打查字鋼印。而測量樹木的胸高直徑時，則是以離地面 130 公分左右作為測量基準點，如果林木生長在斜坡上，量測時務必在立木的上緣量起才算正確。

為了明顯區別出測量區域，我們會在測量路線選好 10 至 15 公分的生立木，在其主幹高度 150 公分以下削除一片約莫 30 公分長

8 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9），頁 57。

的樹皮，再用紅漆編寫號碼作為界木，好方便人員作業時一眼望去就能知曉區域範疇。削除時一定要削到木質部，以防樹皮癒合，因此不能只是去除外層樹皮。此外，值得一提的也是每木調查的界木標識是以紅色油漆為之，跡地檢查時的鋼印是用黑色印泥（跡字印），使用封字鋼印的話一律限用紅色印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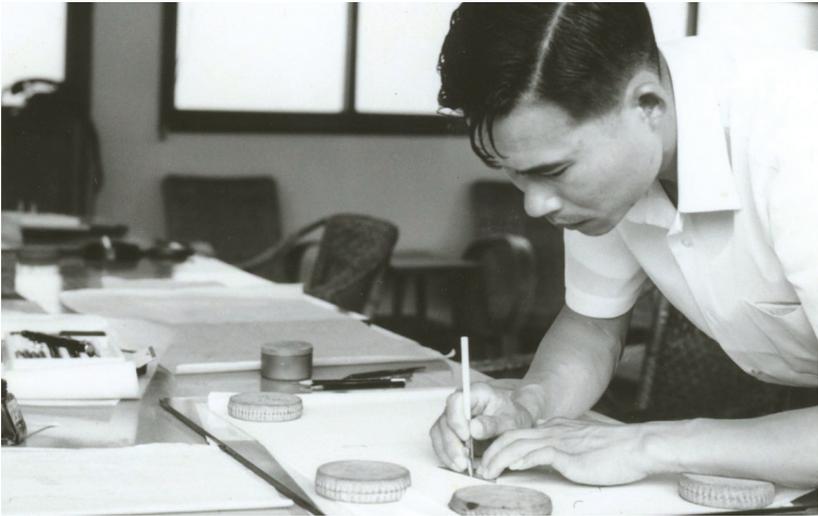
每木調查進行時，我們通常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上工，下午3點左右收工，趕在5點也就是天黑前回到工寮。通常這種工作時間都頗富彈性，還要考慮調查地點與工寮位置。若是兩者距離較遠，就會早點上工早點收工。收工回到工寮後，大家會先洗澡、吃飯，之後各小組就拿起工具書來換算今天的調查成果，每種樹的材積有多少。等計算工作完成後，全部交給隊長做總計，一整天的工作才算是全部結束。接下來的時間就看個人要怎麼使用，多數人不是相約打麻將就是玩四色牌，也會有人單純湊在一起喝酒聊天。整體而言，晚上9點會結束所有活動，上床睡覺。

（二）中途插曲：軍旅生涯

我在內灣工作剛滿11個月（1958）收到了兵役通知，便暫別職場入伍從軍。我抽到的是陸軍，先在關東橋新兵訓練營受訓兩個月，然後被分發到臺北六張犁兵工廠，學習汽車的四級保養，修理車輛的油電路故障如何排除、更換零件等。當時金門砲戰剛開打，很幸運我被調到六張犁，3個月後再調往龍潭九龍村的四五一運輸群第五營第一連，位置就是現在國軍八〇四醫院。我還記得部隊長官正好「一黑一白」，一位是黑振援排長，另一位則是百姓士官長。3個月之後我又被調到運輸群指揮部，負責文書收發。當時的指揮



圖四、每木測量工作側影（1990）⁹



圖五、每木測量完成後回到辦公室繪製量測圖表之側影／張乾榮提供

⁹ 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頁 45。

官名叫董一平，董指揮官說話鏗鏘有力，容易讓人感覺嚴肅，但他私底下其實一位待人和善的好長官。

服兵役時，讓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的植樹節，輔導長派我前往位於龍岡的軍團部領取樹苗。其實要種松樹的最好時間要在苗木尚未發芽前，也就是在農曆 12 月左右，但當我們抵達軍團部操場，我看到一把把的松樹苗都長出了 3 至 5 寸的新芽，我愣住了。3 月份所有的植物都長出了新芽，此時種植松樹苗不易成活。我向帶隊的士官長報告，我之前是在林務局工作，我懂得如何挑選眼前的松樹苗。士官長接納我的建議，立即集合各連的公差同袍，聽我說明如何挑選比較短小健康的松樹苗。

回到運輸群指揮部，我考量到九龍村一帶的土壤屬於酸性的黃土，較無養分，便馬上找帶隊的士官長，說明我對這批松樹栽植的方法。士官長馬上召集早上領樹苗的同袍到指揮部來聽我說明植樹方法，我請求指派兩名較年輕力壯的充員兵，馬上各取一把圓鍬做挖植穴種樹示範。同時又派 6 人帶著小圓鍬、臉盆到營房外面的相思樹林鏟挖落葉層腐植土，連同落葉一併帶回做為培植土。植穴寬度與深度各 50 公分，種植後在植穴周圍插滿小竹桿、高於松苗，可擋強風與太陽。6 個月之後，軍團部到各營區調查植樹節舉辦的綠美化植樹競賽結果，運輸群榮獲第一名。不僅全群官兵得到新的毛巾與汗衫作為獎勵，指揮官得知主要是由我負責植樹相關事宜後，還特別給了我 3 天的榮譽假。

（三）歸建秀巒工作站（1960-1963）

2 年後我退伍歸建管理所，這次被分派到秀巒工作站。時間點

上，正好遇見了林業一元化的政策實施，竹東林場與新竹山林管理所整併合一（1960）。編制上，原來的分所被裁撤，改成立工作站。秀巒工作站成立時，竹東處的長官允諾由工作站主任黃阿清自己挑選轄下的成員，黃主任便點名要我加入。黃主任是新竹北埔人，住在竹東街上的員工宿舍。他原先是在樟腦局任職，樟腦局於 1952 年併入林務局後改到林務局工作。

秀巒站當時有 12 位同仁，編有林產、造林與林政 3 個組別，我擔任造林監工兼出納。我會另外兼任出納工作的原因則在出納每



圖六、任造林監工時，攝於石鹿派出所前（1968）／張乾榮提供

個月都必須前往新竹市的臺灣銀行提領薪資，黃主任便說「年紀最輕，腳力最好」，由於我是當時所有同仁之中年紀最輕的人，所以就被交辦了此項業務。

而林產處分採伐作業結束後的伐木跡地就交由造林接手，接著進行造林預定地面積測量，然後公開招標造林承包工作，造林新植之樹苗由林管處提供。人工造林共有 3 步驟：整地、栽植、刈草。整個秀巒站的造林區域大概有 200 公頃，造林監工有 3 位，由站主任分配好各個監工的轄區。

自 1965 年臺灣省施行林相變更開始，國有林地人工造林，以針葉樹為例，每公頃栽植 2,500 棵，故於整地時就要拿捏好行距寬度 2.5 公尺。栽植過程必須保持株與株之間的距離（株距），以 1.6 公尺為準。林相變更期間使用的造林苗木都來自林管處的苗圃，共有 3 個。第一個苗圃位在竹東上坪里的上坪苗圃；第二個苗圃則位於大鹿林道 13 公里上方的大坪苗圃，這個苗圃屬於固定苗圃；第三個苗圃是在觀霧地區的觀霧苗圃，它和上坪苗圃都屬於臨時苗圃。竹東林管處有鑑於大坪苗圃無法供應觀霧地區廣袤面積的造林苗木，因此在大安溪事業區第 48 林班直營伐木跡地，於當時觀霧工作站下方開闢 8 公頃的臨時苗圃，全面積以白色塑膠袋育苗，是竹東處第一次採用新的育苗方法，膠袋口徑 10 公分。

當時有培育一部分的臺灣二葉松，¹⁰ 一個膠袋放 3 粒種籽，採三角形放置，6 個月之後拔除兩棵較弱小苗木，留下健壯的 1 棵以待成長作為造林栽植之用。第二代的育苗膠袋口徑約 8 公分左右，在膠袋下端兩側各打 3 個約 0.8 公分的水孔，以防積水。到了第三



圖七、上坪苗圃 (1963)¹¹



圖八、大坪苗圃 (1973)



圖九、觀霧苗圃 (1967)

10 中名為臺灣二葉松，學名為 *Pinus taiwanensis* Hayata，為松屬松科的喬木。全島低至高海拔，常成純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4月8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07006290>。

11 圖七、圖八、圖九皆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頁98。

代的膠袋口徑是 6 公分，高度仍舊約為 12-14 公分，這點始終沒變。但，在膠袋接近底部約 5 公分的位置往上沿著周圍預留排水孔，上下相對、共有 6 個 0.5-0.6 公分小口徑圓孔。

林務局的育林規則規定，凡是造林栽植，不論裸根苗、膠袋苗的植穴寬度一律 50 公分見方。若是栽植裸根苗，以苗高 30 至 40 公分為例，植穴深度必須挖到 30 公分。開挖植穴時，先把表土的腐質層扒放在植穴外側，等到樹苗放進植穴內，回填挖起的實土踏緊之後，才把腐植土覆蓋在植穴上面。在種樹過程尚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稱作「提根」，當樹苗放進植穴回填實土尚未踏緊之時，用 3 隻手指輕輕拈著苗木頂端，輕微地往上拉，好讓苗木的根群伸直、不讓它捲曲，苗木才能順利向下伸展扎根。

在當時，竹東地區 2,000 公尺上下的造林樹種多是針葉五木：扁柏、香杉、肖楠、紅檜和臺灣杉。不過也會視生長環境的不同，改種少量的松類。而 1,500 公尺以下的造林樹種以日本種的柳杉為主，其中又以吉野杉為大宗，秋田杉為輔。因為秋田杉的樹幹較尖，略為小於吉野杉，所以吉野杉能多 30% 左右的生產材積。另一方面，儘管也會栽種福州杉，但福州杉的質地較軟，硬度沒有吉野杉那麼好，做成的加工製品有限，所以種的數量也比較少。

中國杉早年是隨著福州移民的移入而進入臺灣當地的生態圈，而日本柳杉則是官方刻意的引進成果。兩地的生長環境相比，日本由於緯度較北，柳杉的生長速度較慢，約莫要 25 至 30 年才能成材。然而，在臺灣種植的柳杉卻通常只需要 15 年就能成材，也因為這樣，日本本土的柳杉會相對較結實點。

另一方面，其實林務局在 1960 年代就設有採種園。我們會在造林地上尋找生長得特別高大、枝幹沒有大側枝、樹幹筆直且樹冠漂亮的立木作為精英樹，也就是採種母樹。我記得當時大概是在羅山的 80 至 86 林班就選取了三十幾棵精英樹。當時主要鎖定的培育目標是柳杉，畢竟從日本進口苗木的成本比較高，若能成功本土培育，便能省下不少費用。可惜就連續 3 年的試驗裡，如此採集的種子發芽率都不高，我印象中似乎不到 2%、甚至似乎只有 0.2% 而已，後來便作罷。

秀巒最初的造林面積不大，約莫三、五十公頃，地點在軍艦岩再上方、新光部落西側左右，我記得那裡似乎是隸屬大溪事業區的 59 林班。當時的造林樹種以柳杉為主，少部分如 110 林班會改種赤楊木。¹² 赤楊木是一種落葉喬木，又叫「水柳柯」、「肥料木」。會有這種別名則是因為它的樹冠層能吸收空氣中的氮素，轉換於根部產生根瘤菌，進而改善土壤土質。它也是樺木科裡唯一能產生氮素的植物。

在 1963 年以前，造林工作屬於包工制，承包商即為工頭（領工），他必須自己招募工人並每天點工記錄旗下工人的出缺勤；1967 年以後，林務局的沈家銘局長將其改為監工制，工頭與工人都成為林務局的聘僱人員（非正式編制內的乙技）。¹³ 像現在竹東

12 中名為臺灣赤楊，學名為 *Alnus formosana* (Burkill ex Forbes & Hemsl.) Makino，為樺木屬樺木科的喬木。分佈於全臺海拔 400-3,000m 之地區，經常形成純林。屬原生種。資料來源：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2020 年 8 月 12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05001010>。

13 林務局考量到領工比價制度的弊端時出，於 1963 年將轄下各直營伐木林管處之計件



圖十、張乾榮先生現場解說示範苗木培育

街上一元行的老闆范來福先生就是以前林管處的一家造林包商，因為常有業務上的往來，我們之間還有聯繫，平時我都稱呼他「阿福哥」。他是相當盡責的包商，絕對不偷工減料，也會很嚴格地要求工人的做工品質，不會敷衍了事。

另一位讓我記憶深刻的包商工頭叫鄧水發，他是苗栗人，約莫五十幾歲，平時住在高嶺工寮。他底下的工人也都非常有規矩，不會便宜行事。當然也有糟糕的包商工頭，但我認為這種事其實也要靠我們監工人員本身多付出一點時間與體力，才能把造林工作做好，並不完全是包商的責任。這些工頭當時的年紀大概落在四、五十歲，因此現在（2020）大多數人都都已經不在了。

除此之外，1961 年我在秀巒站服務時還有一件讓我印象深刻

的事。那年端午節前夕的晚上，¹⁴ 一位造林募工人跑來找我，支支吾吾地說因為隔天就是端午節了，但他們都還沒拿到工資，大家家裡都等著薪資好過節，所以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想來問我能不能幫忙。他其實已向工作站黃主任請示過這個難題，主任說只要張乾榮能幫忙就可領到工資。不過因為隔天就是禮拜六，銀行只營業到中午，但秀巒到新竹市區一趟的路程遙遠，幾乎要花費一整天，除非當下立刻連夜下山趕到內灣搭頭班火車，不然根本不可能順利在隔天中午前到銀行領錢。



圖十一、採種員工作情景（1986）¹⁵

工資發放改為監工制，直接由各林管處發放工人薪資，免除工人們再遭中間一層剝削。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三章 五〇年代大事記，2020年8月12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2.htm。

¹⁴ 據查，應為1961年6月16日。

¹⁵ 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頁66。

我聽完他的話後想了想，覺得一來自己的腳程要趕夜路沒有問題、路也算熟，二來我出身佛教家庭，並不怕夜晚行經山區的墓園。考量完各層面的問題後，我承諾會幫他解決這件事，就去向主任報告我的盤算。主任聽了直說我很大膽，但他不放心讓我一個人趕路下山，便對募工人黃旺秀說要一名腳程較好的工人陪我下山，募工人便指派了工人周庭光和我同行。

以前的山路沒有路燈，只能用手電筒照明。為了避免手電筒半路沒電的窘境發生，我還帶了第二支手電筒預備。下山時，由於手電筒的亮度、照亮範圍有限，再加上山路狹小，走到一面是懸崖的路段時我都會謹慎地先踏踏腳下、確定踩的是實心地面再跨出下一步。沒想到走在我後面的周庭光竟然失足不小心跌下去！當下我很緊張，趕緊探頭向崖下望去大喊他的名字。幸好他跌得不深、大概六、七公尺左右，人落在一處小土臺、長滿小灌叢的位置，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要他別趕著上來，就在原地先休息一下，等確定自己的狀態比較好了，再想辦法把他拉上來。把人拉回路面後，我趕緊要他再檢查一下身上有沒有比較嚴重的傷口。幸好他只有手腳有些微挫傷，比較嚴重的是腳扭傷，沒辦法跟我走路下山了。我覺得人是跟著我出來的，我得負起責任，便告訴他別擔心之後的傷藥問題，我會負起責任。剛好我父親就是中醫師，能夠幫忙開藥調養身體。但因為他沒辦法再走路，所以我們商量好，我請他就先在原地休息，等天亮後再走到高嶺派出所，跟補充物資的挑夫一同下山，我繼續趕路。

我下山後成功地趕上頭班火車到新竹市，臺灣銀行的位置就和現在一樣。順利領取到大家的工資 3 萬元後，我到新竹客運站準備搭車回新埔，我和工頭約在新埔街上碰面。我坐在車站裡候車時，有個年輕人走進來，他褲子裡的口袋塞滿鈔票，嘴裡講著客家話，大意是說他想去寶山，不曉得要在哪個窗口買票、什麼時候才有車。我當時並沒有多想，只是熱心地上前帶他到相對應的窗口買票，還告訴他往寶山的車要等一段時間，要他坐著等等後就又回到自己剛才的位置上。

沒想到這時突然有個男人坐到我旁邊，我往旁邊移、他也跟著我移動。我覺得很奇怪就向他看，他就小小聲地用客語對我搭話，他說剛剛我幫忙指路的那個年輕人家裡很有錢、在新竹市街上經營布莊。家裡平時給他很多零用錢，他人又傻傻的，會拿去隨便花，反正也是被他隨便花掉，不如我們一起聯手「賺點零用錢」。我一聽，覺得這個人實在很夭壽（ieu' su），便想找平時會在車站附近巡邏的憲兵或警察抓他。但那天不曉得為什麼，一個軍人或警察都沒看到，所以我不再搭理對方，等車來了我就直接上車。

但等我坐上回新埔的客運後，又仔細想了一遍剛才發生的事，我愈想愈不對勁，那兩個人極有可能是串通好的，若是我的念頭歪斜，可能我就成了被打劫的人。要不然哪有這麼巧的事。說不定我從銀行領錢出來時，他們就已經盯上了我。想到這裡我就一身的冷汗，當下更是緊緊抱住自己裝錢的深咖啡色背包，也慶幸自己未曾動過歪念頭。不然不僅要賠錢，人可能還會因此受傷也不一定。

(四) 內灣工作站 (1963-1964)

葛樂禮颱風過後 (1963) 我改調到內灣工作站。由於內灣的造林工作較少，我便被指派負責林產業務。我還記得我被調到內灣站後，管理處林產課的蕭課長說因為沒見過我，要我寫個簡歷給他，就當作報告。我當時心想，怎麼明明我只是個造林監工還要寫簡歷呢？但沒辦法，也只能寫了。

我負責標售林產物主要是颱風過後的漂流木及風倒木，林管處給工作站的權限是 30 立方公尺以下的材積工作站可自行標賣，超出規定的就要報請管理處，由林產課處理後續的標售事宜。標售價格亦依照當月的牌價標準，依樹種與材積計價。以漂流木為例，颱風過後工作站內負責林政業務的同仁會派巡視員去巡視內灣到尖石一帶的河川有無堆積漂流木，有的話就再派員至現場檢尺，記錄木材的胸高、總長度、可用材長度等，並打上紅色的封字鋼印作為標記，待回到工作站後再彙整記錄呈報管理處。不過，那怕總材積在權限內，我們還是會透過處的林產課公告標售日期。

這種漂流木大多是櫟木或殼斗科的樹木，總材積一般而言也都不多。會來標的都是資本額比較小的業者，需求量較大的業者會直接到管理處的貯木場標木頭。以我經辦的印象來說，當時有位在內灣經營洗煤泥的業者古均城先生就常來標，再轉手賣給內灣街上的 2 家製材所。

至於煤礦用地的歸還造林工作，轄區的煤礦地申請人主要是新竹煤礦和復興煤礦。他們在承租煤礦用地後，因為要開設礦坑，所以會先報備管理處預計開設多大的坑口、剷除坑口附近多少的林

木。管理處再指派工作站同仁到現場調查，紀錄剷除的樹種、材積，以及最重要的，確認業者的剷除範圍有無必要。確認無誤後，業者就能以障礙木清除的名義砍伐坑口附近的林木。至於日後的復原造林，其實也都是礦坑口附近的造林復原而已，範圍不大，我經辦的業務量也不多。

1964年，農委會邀請美國的森林專家一同考察，他們認為臺灣的森林有老齡化的趨勢，建議我國應推動林相更新。¹⁶ 中央接受了這個建議，便下令依照美國專家著手進行相關政策的研擬。最初開始計畫的名稱叫做「林相改良」，卻遭到了很大的反彈，反對者認為既有的林相並沒有不好，一再提出質疑。不過中央對這個計畫的執行頗為堅持，為了減少這些聲浪，才又把計畫名稱改成了更加中性的「林相變更」。

我因而奉命調派溪頭參與育林訓練一週，學習採種、育苗整地、栽植、修枝、疏伐與林地測量等等相關技藝。我記得受訓場地是向臺大實驗林所商借，並非林務局本身的訓練中心，訓練課程的講師都是國內各大學森林系教授。

沒想到在結訓的前兩天我收到了調動公文，指示我結訓後以儲備人員先調檜山工作站，所以結訓後我就先到檜山站找工作站主任洪水發先生報到。我那時剛攜家帶眷搬到內灣宿舍，才安定下來，還自己花錢請泥水匠把廚房挪到外頭，騰出空間整修做為臥室，準備接我母

16 1965年1月至1976年12月，在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計畫下，我國推行林相變更的工作。計畫執行12年，共變更林相38,723公頃。資料來源：李桃生，〈農業100年精華—百年林業承先啟後〉，《臺灣林業》第37卷第6期（2011年12月），頁3-19。

親過來以盡孝道，此時內心實在不願意，但也只能無奈接受。

（五）檜山工作站、觀霧工作站（1965-1968）

到檜山站報到後，洪主任跟我說檜山目前超產，伐木工人即將下山準備年，現場沒什麼能交代我處理的業務，要我先在山下待命，等來年開春天穿日後再上山工作。在此之前，只要每週六到他家察看公文有無急件就好。洪主任是南部人，當時住在竹東鎮長春路上的第一組宿舍。

過完年（天穿日的第二天），洪主任指示我隔天早上和他一起到林場的大門口搭 15 號的運材卡車去 Mokili（即觀霧）。但我只在檜山待了一天，第二天洪主任對我說：「檜山工作站這邊沒給你安排工作，因為你是儲備人員，新工作站馬上就要成立了，你還是住到觀霧那裡比較方便。」接著遞給我一張便條紙，叫我交給酒保管理員林麒麟就好。當年初開闢完成的大鹿林道泥濘不堪，竹東到觀霧單程一趟要花 2 小時。當時竹東處約有 15 部運材卡車，由於卡車最主要的功能不是載客，所以搭順風車上山的員工都相當克難地站在裝載原木的車棚上，或是用麻袋塞滿稻殼的稻殼包充當坐墊，這可是當年搭運材卡車上山的高級享受。

Mokili 以前是原住民的狩獵地，日本時代曾劃有隘勇線、規劃理蕃道治理，從苗栗象鼻延伸到新竹的觀霧、石鹿、秀巒，最後通到桃園的三光、巴陵。戰後，被選定作為林相變更基地，並且在 1965 年正式成立工作站。設站後的主任是陳宏謨先生，而 Mokili 第一個執行林相變更的處女地就在觀霧東線林道入口，有二十幾公頃的草生地，然後是大鹿林道本線 17 公里五十幾公頃的伐木跡地。

一開始，觀霧工作站本身暫時利用日本時期的日警駐在所舊址，建築體是夯土牆，一部分已坍塌，屋頂用七、八塊大帆布蓋住防漏。第一批工作人員約有二十幾人，大家都一起睡在大通舖上。1966年，新蓋了力霸鋼架和浪型石棉瓦的正式辦公室、員工宿舍等。不過，林相變更工作完成後，因應林業政策轉型，工作站所有的建築物改建成了如今供遊客過夜住宿的觀霧山莊，並也在東線林道入口處整建了雲霧步道供人遊覽。

最初，觀霧工作站尚未成立，我就賦閒在山上。福利社的酒保林先生就問我何不去山裡找香菇，還教我採過香菇的木頭要用木棍輕輕地多敲幾次，遇到下雨後很快就會又長香菇了，我每天都在山裡跑來跑去找香菇。有一天，在找香菇過程，我在樹蔭裡面發現有兩座三角形、疑似土堆的堆置物，高約4公尺，「究竟是何物？走過去看看吧」，我內心這麼想。這兩堆物體都長滿了五節芒和火炭母草，撥開之後才知道是2堆長2公尺、6寸見方的木材。2月，觀霧工作站成立之後，我向陳主任報告，陳主任要我帶他到現場瞭解一下。陳主任用腰刀劈了幾片聞一聞，便說這些都是紅檜角材，後來這批還堪使用的角材就被拿來蓋山上的工寮。

之後，我被正式任命，擔任 Mokili 的造林監工，底下並有4個通過林相變更造林監工招考進入林務局的高農畢業實習生。為了執行林相變更，林務局曾大舉徵才。第二年我又調到觀霧東線林道的15公里處，仍帶著4名實習生協助監工。由於當時才剛砍伐完沒多久，所以第一批交地的伐區面積大約只有三、五十公頃，第二年以後我負責的區域就有一百八十多公頃了。不過，第一批交付的造林

地其中有幾分地因為是砂岩地，不適合林木生長，所以就被扣除。

臺灣當時的造林樹種以柳杉為大宗，這種樹的苗木栽植後成活率高且生長快速，再加上臺大森林系的王子定教授¹⁷大力推動。1970年初，中興森林系的教授也喊出應推廣種植本土樹種，農復會有位組長也很支持，造林樹種這才慢慢增加，適地適木。以觀霧來說，後期也開始改種臺灣杉、香杉、扁柏或紅檜。我個人對此也相當支持，但並非抱持著排他性，而是單純認為也應該多多推廣本土樹種的念頭。至於松類，當時較多種植於註銷地的造林上，例如二葉松、樺山松或五葉松。

陳主任待我非常好，我曾告訴他若有機會想調下山服務，因為我想把老家的母親接出來到內灣宿舍就近照顧。陳主任說他完全能明白我的心情，答應我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把我調下觀霧。因此，我在觀霧工作時非常認真，可以說是把工作當成個人事業般奮鬥。舉例來說，造林工人們早上出工時，我一定就跟著他們一起上工；傍晚下工前，我通常提前他們半小時左右離開，為了要避開人群先洗澡。早上出門時我們都帶著便當上工，夏天天氣熱還好，到了冬天，便當到了中午整個都是冰冷的。造林現場又不像伐木工地能在集材機附近放一個老舊的50加侖汽油桶做成的克難式鐵桶爐，可以燒開水、保溫便當。通常造林工班，包括我在內，就是直接吃冰冷便當，長期下來，因此患了胃病。

我當時不以為意，胃痛了就到西藥房買成藥止痛。我前後共吃了3種日本胃藥，一種吃沒效了就再換下一種。陳主任很關心我，他說我那麼年輕，怎麼一直吃藥，應該要去照X光檢查才對。我

拗不過他的好意，後來就到新竹市大同路上的一家 X 光診所照 X 光。當時全新竹市只有這一家診所可以照 X 光，負責看病的醫生叫張常滿，張醫師是湖口人。經過檢查後，張醫師說我的病灶在十二指腸。我還記得他當時直接秀出了 X 光片告訴我，一般正常人的十二指腸是扁平的圓角三角狀，我的卻接近長橢圓形。這種情況雖然沒有立刻危及性命的可能，但還是要好好治療。他建議我要從飲食方面著手，避開生冷、刺激性或是外型堅硬的食物，然後開了一張不曉得是瑞典還瑞士藥的處方箋給我。他說這種藥新竹買不到，



圖十二、觀霧站的造林監工現場（1967）¹⁸

17 王子定，江蘇人。南京金陵大學森林學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1949 年受傅斯年邀請，應聘於臺大森林學系任教職至退休。曾擔任森林系第四任系主任，任期為 1955 年 8 月至 1959 年 7 月。資料來源：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fo.ntu.edu.tw/zh_tw/orgj/org；王浩，《關於生物學的 100 個故事》（臺北：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 159-160。

18 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頁 97。

得到臺北買，我便託住臺北的姊夫幫忙買。那種藥真的很有療效，我在張醫師的指示下服藥一年半後，十二指腸的異狀完全康復。後來曾有罹患同樣毛病的朋友想跟我要那張處方箋去買藥，可惜後來我聽說那家藥廠已經退出臺灣市場。原因是臺灣有人仿冒該藥廠的品牌，做得幾可亂真，因而退出臺灣市場，真的很可惜。

此外，我記得同事之中有一位畢業於宜蘭農校的郭科長，他本身是新竹北埔人，做事就像日本人一樣、相當嚴謹，大家都叫他「老日本仔」。至於比較有印象的造林包商，我記得第一年在太極山道 17 公里處執勤時，有個承包人叫黃明秀，是關西人；第二年改調到觀霧東線 15 公里處執勤後，有個包商叫陳光明，他是臺北人，是新竹山林管理所退休的森林警察。

(六) 上坪工作站 (1968-1989)

觀霧的林相變更執行得很成功，第二期林相變更即將在羅山地區開工，我就在 1968 年 3 月被調到了上坪站，擔任第二期的林相變更造林監工。而會有這個機會被調下山，則是因為當時上坪站的主任陳春灶先生來觀霧考察，我們正好遇到。他覺得我工作非常嚴謹、整地整得很好，又剛巧輪到上坪要展開林相變更作業，當下便邀請我到上坪工作。觀霧站的陳宏謨主任知道這個消息後也很為我高興，欣然同意。我自己更高興能有機會下山，終於能完成心願，將母親接到家裡奉養。搬離內灣的宿舍後，先後在竹東搬、租了幾次，直到 1975 年才搬到竹東街上的宿舍居住至今。

再說回工作。在上坪服務期間，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四。首先，因為我本身有攝影專業，所以我也肩負林管處的影像記錄責任。不

管是每年一度的育林成果檢驗，或者是處內的各種大小事，都由我負責攝影。像我就曾自己騎著 YAMAHA 越野車從家裡出發，沿著臺三線公路經三灣、向西切至頭份，然後由大尖山向南轉入大湖，經二本松抵達大安溪事業區第 35、36 林班地林相變更造林地拍照記錄，那趟路單程就要 250 公里。不過以前我都是拍多少就繳回核銷多少，沒有想到可以自己留一份負片當備檔留存。直到 1990 年後，我才突然省悟自己可以另外花錢多沖洗一份，一方面是作為個人攝影作品留念，另一方面也能為自己的職涯做個紀念。現在回頭要再去找以前的記錄時就很困難了，尤其山上的工作站有裁撤整併，很多檔案移來移去最後都找不到，非常可惜。我自己手上保存最完整的是早年的育苗工作記錄。

其次，約莫在 1970 至 1980 年間，局本部指派我協助局本部造林組的承辦人侯永華先生參訪調查全國的造林成果，由我負責拍照記錄造林現場。我們大都在 10 月至隔年 1 月出差，全臺 13 個林管處都要巡視一圈。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次是在臺東的關山處看見了チーク（Chiku，柚木）造林地。儘管一直都有聽說チーク是其中一種造林的闊葉樹，但那是我第一次實地看見チーク幼齡木造林地。那些樹木當時大概已經是五、六年生，樹高約莫到常人肩膀高度。另一件就是在臺中的大甲處見識到了他們自冷藏倉庫提領出針葉樹的種子準備播種育苗，以及於現場得知了他們正在製作一種能供農林兩用的培植土。他們似乎在壤土裡混入了不同介質，使這種新的培育土不僅能保持土壤的鬆軟度，還能同時兼具保水性，解決了育苗時棘手的土壤排水問題。



圖十三、上坪林產物檢查站現況／本團隊拍攝

也因為我有這個機會跟著侯永華先生到各地考察各林管處的造林成果，連帶也使得我自己在造林監工的本業上更加精進，知道要注意哪些問題。因此，竹東處連續十幾年都獲得造林優等獎，我也因而獲頒了十幾年的績效獎金。這是完全在意料之外的收穫。除此之外，我也在這段時期奉命前往東部，提供花蓮處、關山處和玉里處攝影技術方面的指導建議。

第三，每年在秋末初冬時段「育林督導團」會到各林管處抽檢造林工作成效。督導團的成員是林務局造林組的組長、各科科長及相關承辦人，林務局還會邀請省府農林廳長官並林業試驗所的專家與臺大森林系、中興森林系、嘉義農專、屏東農專等相關領域的教授們一同參與；再加上林管處處長、副處長、造林課長、各股股長、業務承辦人，以及工作站的主任、監工、承辦人等等，整團約莫三、四十人左右，陣容相當龐大。我會對這項業務印象深刻，原因

就在於上坪站連續 6 年都「雀屏中選」，被抽中為督導抽查對象。每當育林督導團抵達林管處之後，先到會議室聽取簡報，然後進行抽籤。如果轄管區有 5 個工作站，就有 5 支籤放在一個筆筒裡，由抽查隊長親自抽籤，抽中了某個工作站，林管處立即以電話通知，準備明天陪同前往某林班先抽查當年的新執造林地成活率多少、植栽株數是否合乎規定等等。接下來就會察看二、三、四、五、六年生造林地，如果這個工作站有苗圃的話，會一併抽查。而大鹿林道的大坪苗圃則是每年必到之地。

第四，以前我們（林管處）要向省府農林廳或育林督導團做業務簡報時，都是採用最傳統的方式，在壁報紙寫上滿滿的報告內容，由該項業務課長一張張地翻、詳細報告。到了 1970 年代後期，我向林管處造林課造林股李遠欽股長建議，對於育林督導團的簡報方式宜改為使用幻燈片，以幻燈機播映更為詳細明晰。李股長回應說「正好我也想改用幻燈片，那麼就朝這個方向進行準備吧。」沒想到此舉大大獲得林務局長官們的讚賞，自此之後全臺的林管處都改用幻燈片做簡報，而負片則作為公文檔案資料。

（七）記憶中的香菇寮事件（1969）

我在上坪站服務時，曾聽聞過秀巒站因取締原住民私自在國有林地砍伐林木栽種香菇而發生的不幸意外。殺害工作站員工的兇手邱家榮是原住民籍的逃兵，他逃回家鄉後不敢回家住，偷偷住在山上的工寮。平時，部落族人會在山上劃分區域各自種香菇。不過，當時臺灣還沒有能栽種的香菇菌種，原住民們都是去林地裡尋找適合的殼斗科樹木，像是卡氏櫛、又稱長尾柯，此樹砍倒

之後置於原地兩個月，下過雨再用木棒輕敲樹皮，很快就會長出香菇。但這是在國有林地上的私自盜伐行為，會遭到林管處取締。邱家榮與他的族人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憤而決定殺害取締他們的工作站員工林從森。

我聽秀巒站的員工說，邱家榮選擇殺害林從森的地點是一處陡坡，當他低著頭正要爬上最後一角的坡坎剎那，就被守在此處的兇手一刀狠準地砍斷了脖子。當天晚上吃晚飯之時，他們才發現林員



圖十四、育林督導團現場抽查 (1976)¹⁹

未歸，工作站主任就發動同仁們至他負責的轄區找人。找了整晚都沒看見人影，隔天早上只好報警處理，但找了整整一個月都沒有下落，連林員的屍體都沒找到。後來因為時間久了，該處平坦的土層有點下陷，有一位協尋的巡視員發現此處土層不對勁，才挖到了林從森的屍體和斷得乾淨俐落的頭顱。

而大家之所以會懷疑兇手是邱家榮，則是因為他平時就是問題人物，經常鬧事。後來因為邱是蛙人部隊的現役軍人、又是逃兵，更是危險人物，警方便通報警備司令部。派出所當時其實有先去工寮找他，但沒發現他的蹤影，是靠跟蹤替他送飯的弟弟才發現邱躲藏的小工寮，不過邱當時不在，警方便大規模動員人力追緝。軍警在緝捕時曾用大聲公勸他投降，邱還是沒有出現，國防部便發佈了格殺勿論令。最後，邱在追捕過程中被擊斃。至於他有沒有共犯，我就不清楚了。要知道比較詳細的狀況，或許可以詢問當時工作站對面的店鋪老闆劉永德先生。

不過因取締原住民砍伐國有林地樹木種香菇而受傷的事件也曾發生在上坪。1976年，陳春灶主任動員上坪工作站員工上羅山地區，取締原住民盜伐國有林地樹木種香菇，在取締過程，陳主任便不小心誤踩了原住民事先設計好的陷阱，傷口好幾個月才痊癒。泰雅族人能夠很精準地預測人的步伐，把用鋸刀磨銳的鐵釘釘在一塊小木板，然後埋在向下走的下坡段獸徑裡，去刺傷走過的人的腳掌。他們也會放箭，透過計算一般人行走時會閃避哪幾棵林木的慣性去架設發射箭的機關，再於地上拉好細繩子，然後鋪上葉子偽裝，使經過的人不小心觸發而受傷。就我的記憶裡，就曾有過2名因為巡山取締香菇寮而受箭傷的同仁。但沒有死亡案例，通常都是誤觸陷阱而受傷。

19 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頁131。

(八) 竹東工作站 (1989-1997)

1989年，竹東林管處更名為新竹林管處，轄下的觀霧、上坪、內灣整併為竹東工作站。第一任主任是謝瑞濱先生，謝主任本身是臺中東勢人。我的工作為協辦森林育樂業務，承辦人是黃雲鳳先生，具體的工作內容像是觀霧森林遊樂區的安全設施維護、大霸尖山登山路線安全設施維護等等。

至於我會投身生態解說工作，得先從局本部重視這一塊業務的緣由說起。局本部的育樂組長楊秋霖先生有句名言：「林務局無罪，罪在無口。」楊組長認為林務局應該向社會大眾主動溝通，讓社會大眾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因此，他大力提倡在職人員的解說訓練，積極推動森林育樂，並自告奮勇擔任解說培訓的講師。1992年，



圖十五、任解說志工，於解說值勤時之身影（2016）／張乾榮提供

我也因此奉令參與了林務局於中興大學蕙蓀林場舉辦的森林植物調查及解說訓練班，學習各種導覽解說技巧。我非常欽佩楊秋霖先生的遠見與見解，他本身是林業技師，他的專業知識令人讚嘆，相當深厚。

1997年1月，我在新竹林區管理處服務屆滿40年退休。隔年5月，林管處正好要招募第二期國家森林環境解說志工，時任育樂課楊瑞芬股長邀請我加入，我便參與迄今。

三 竹東的林業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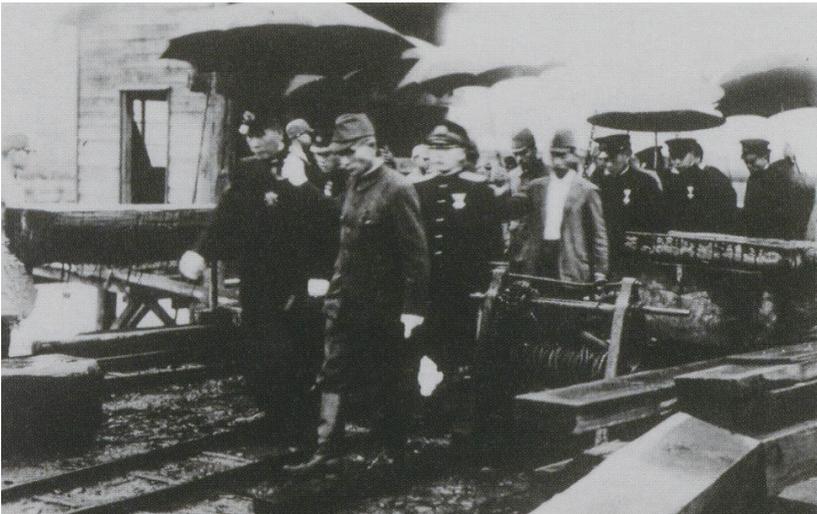
就我所知，竹東的林業開採可以追溯到日本時代的植松會社。²⁰ 植松會社擇定了香杉山作為第一個伐木基地，因而在錦屏地區架設了索道，用以將原木送往山下的土場。到錦屏土場後，再用臺車推至尖石後改以牛車運往內灣，再經過南河上坡路段。由於原木的重量相當可觀，會向南河當地的農家借用耕牛協助拖運，多少會補貼一些費用，所以相當受到地方農民的歡迎，有些農家就多飼養幾頭牛做為副業。原木拖到十份寮後，改用臺車經九讚頭再岔入芎林地界的五龍、鹿寮坑，並在王爺坑口以45度角橫切穿越頭前溪，直接送抵植松會社的大本營、製材廠、貯木池、貯木場。

植松會社的經營人叫平戶吉藏，他把竹東的林木事業交給他的

²⁰ 詳可參見：曾寶貞，〈殖民時期的竹東林業與地方社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得力助手山田植榮打理。2012年，植松株式會社創辦人平戶吉藏的外孫大川敬藏受邀來臺灣參加同學會，順勢展開了童年的尋根之旅。竹東鎮公所便找上我，希望我能當翻譯陪同參觀竹東林業館（同年10月26日）。一開始我本來想婉拒，畢竟我只讀了日本小學一年，臺灣就光復了，要我做林業專題翻譯解說必定漏氣失敗。後來鄉公所的人跟我說：「張先生請放心，對方聘請一位專業口譯人員陪同，公所這邊主要是希望我能作為嚮導人員。」我這才答應。

也因為這樣的機緣，我結識了大川敬藏先生，進而得知更多關於他們家族的故事。原來他們一開始是住在臺北的陽明山，後來是因為戰爭爆發，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所以才舉家疏開（soo-khai，疏散）至竹東。大川先生說他很懷念那段與外祖父一同住在竹東的日子，以及和朋友一起在頭前溪玩水等等的快樂時光。語末，他很感



圖十六、時任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巡視植松工廠（1940）²¹

嘆最後因日本戰敗而遭遣送回日本，當時他還只是一介初中生而已。

我們聊得很投緣，當下並約定好下次在竹東再見。隔年，大川先生再次隻身來臺，這趟單純的私人行程我們終於有更多的時間能夠一一走訪他的童年。我帶他拜訪了往昔的日式宿舍群、林業館（昔日植松材木店位於竹東的出張所，戰後改成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的工務課辦公室）。原本我還想帶他去尖石鄉嘉樂村的蒲羅灣、羅山的麻依巴賴，看看日本時代的伐木地，可惜時間不夠，最後沒有去成，只有帶他走訪錦屏土場而已。滄海桑田，已非當年錦屏土場的輪廓矣。此行曾寶貞女士亦同行，她是當時再竹東林業館的翻譯人員。

大川敬藏先生返抵日本後，時隔不到兩周，寄來了感謝信，並說明林業館裡展示的那張照片：「照片裡的高階軍人就是第十八任的臺灣總督長谷川清，一旁幫他撐傘的正是植松會社的主任山田植榮。」我收到這封信非常感動，又多知道了一點竹東的林業歷史。

也是這個機緣讓我認識了工研院的曾寶貞女士。她本身的碩士論文與林業相關，我們後來時常互相交流、向對方請益。

四 退休後的生活規劃



退休後（1997），我除了擔任觀霧森林遊樂區的解說志工，每月認養兩個解說時段，同時也在新竹林管處管轄的內洞、滿月圓、

21 翻攝自：張乾榮，《新竹林業圖說》，頁 14。



圖十七、於大霸尖山留影（1999）／張乾榮提供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拉拉山森林保護區、內灣林業展示館服勤值班。平時我也會和朋友四處走走。2015 年新竹文化局準備舉辦林業特展，請我當顧問，籌備了三、四個月，我們四處借展林業採伐工具，並請老前輩製作木馬放置於展場展覽。展場內架設了縮小版的運材索道，木馬載滿原木，附件工具一應俱全，形成了一個立體的展覽空間。除此之外，我還提供了 120 張照片一併展出，在縣史館展出 10 個月。收展之後文化局才想到要出書的問題，就來找我談合作，他們願意替我出版一本新竹的林業攝影集。為了這本書，我在 2016 年還多次上山補拍照片，想呈現出大喬木生態的時間變化感。最後，我一共提供了 333 張圖片，我並另外撰寫了說明文字作為輔助說明。只是沒想到後來新竹文化局因為經費有限，要

刪減圖片，我堅持不能刪減圖片，我寧可不收取圖片使用費，才順利爭取到完整出版。關於這本書的書名，文化局原先取名《林業圖說》，我建議前面加上新竹改為《新竹林業圖說》，文化局同意了。

現在，我打算參考《新埔鎮誌》，重新編寫自己的家族史。之後我會前往新埔鎮公所取材，並勤跑新竹縣史料館，冀望能遂我心願。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主 編 / 洪廣冀
訪 問 / 洪廣冀、張家綸、陳瑞琪、張雅綿、李聲慶、何伊喬、顏翊卉
記 錄 / 陳瑞琪、李聲慶、郭惠珍、張嘉顯
編 輯 / 陳瑞琪、張雅綿

發 行 人 / 夏榮生
出 版 者 /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300191 新竹市中山路 2 號 03-5224163
<https://hsinchu.forest.gov.tw/>

初 版 /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I S B N / 9786267454633 (PDF)

封面設計 / 日籽生活設計 朱婉萍 <https://www.dailyseeddesign.com/>

版型設計 / 兔子的右腦設計有限公司 <https://rabbits.com.tw/>





ISBN 9786267454633 (PDF)